武俠世界



$2.00

633

女黑俠木蘭花又來了！



女黑俠木蘭花
故事之五十五




金廟奇佛 魏力・著

與讀者睽別已久之「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作者魏力在暫時擱筆之後，構思新作，將已完成，新作故事結構更新穎、更複雜，更曲折、更緊張、更動人，實屬非同凡响的作品，敬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大狂俠（一期完俠情巨型小說）
劍炁鎮羣魔　武林驚遽變
勇闖怒龍嶺　絕壑鴻門宴
玄功懲狂客　血洗引翠宮……宇文瑤璣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七十二將相（無毒丈夫續篇）
三寸留情　不空耍潑……孫玉鑫　103

金猱神劍（新派武俠中篇連載）
劍幕重重湧　杖風虎虎生……冷如冰　117

啞謎血劍（兩期完俠情中篇）◁下▷
血劍刀血仇　情絲縛情侶……江陽　13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獅吼
天涯何處尋知己……秦紅　58

流星、蝴蝶、劍
鐵漢嬌娃生死情……古龍　69

天殺星
一朝權在手　便把令來行……慕容美　75

絕情拾三郎
眞情求一死　拒愛怕桎梏……曹若冰　81

殘梅俠影
趙洛陽　菩提遇險……高皐　89

紙　刀
假死避凶神　求生拜吉星……高庸　97

鏢　旗
巾幗勝鬚眉　聖地隱寶藏……臥龍生　111

梅龍毒鳳
一片丹心挽浩刦
半面竹符退淫蛟……王復古　145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情小說

大狂俠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劍炁鎮羣魔

月朗星稀，碧空如洗的夜晚！

雖然是六月天，三伏酷暑蒸人，但入夜之後，在那山高林密之處，吹過一陣山風，依然透出一股涼意！

這裏是廬山大漢陽峯的絕頂。

約莫在初更過後，這靜寂的峯頭，寂然映着那初昇的皓月，打峯側林石暗影之中，突地冒出一條人影！

這人的動作，十分矯捷，雖然由他現身之處，離那峯頂遠達百丈，而且山勢陡峭，幾乎都是削壁懸岩，但他手足併進，那消片刻時光，便已抵達了峯頂。

此人身軀修長，舉手投足，都十分洒脫，看年紀，大約只有廿出頭，穿了一件銀白長衫，在月色之下，格外顯得耀眼。

在他左肘之中，却挽了一個小小的包袱。

他上得峯頭，先迅快地在四週巡行了一遍，這才緩緩回到峯頂正中的一塊大小約在五尺見方的青石之上坐下，慢慢的打開帶來的包袱！

解開包袱之中，只有三樁事物！

那是一件灰布長衫，一柄斑爛古竹摺扇，和一具垂有三綹長髯的薄薄的人皮面具！

白衣少年目光在這三樁事物之上一轉，竟然不由自主的泛起了一絲笑意，拿起那件灰色長衫，在身上比了一比，瞧瞧長短，到還合身，這才抬頭打量了一下月色，自語道：「時光已差不多了！我也該奐上衣衫，等候他們前來報告這一年中的善功、劣跡了……」

話音未已，白衣少年已將身上銀白長衫脫下，換上那件灰色長衫，並且將人皮面具戴好，左手取過摺扇，然後將先前所着衣衫包好，塞在青石之下，才端端正正的在那青石當中，盤膝坐定，閉起雙目，運功調息！

這時映着月色看上去，適才本是長眉入鬢，十分俊秀的少年，此刻已然變成一位面色蒼白，頷下三綹長髯拂胸的古稀老人。

敢情那張人皮面具的手藝，製作得十分精巧！除非有人事先隱身在旁，窺見了這白衣少年的更衣經過，否則，決然無法看出絲毫破綻！

也不知過了多久，天色約在二更左右，那坐在石上的假老人，驀然睜開了雙目，向左側峯沿凝眸望去。

只見兩個人頭，正由那峯下向上探了出來。

他沒有喝問，睜開的雙目，又重新閉上。

那兩個人頭，却探上峯來，原來是兩位武林人物。

他們的年紀，大約都在四十出頭，當先的一位，穿的是一套月白短打，腰間插了兩支長僅尺許的金槍。

另外的一個，則穿了一身黑衣長衫，沒有携帶任何兵刄！

這兩人上得峯頭，向那坐在石上的灰衣老人深深一揖，也沒有說話，便避到丈許之外，就地坐了下去。

這時，又有一人，上了峯來。

此人身體魁梧，雖然年紀比先前的兩人要大，但神態舉止，都比那兩人顯得要矯健，八成是武功比那兩人要高！

這人上得峯頭，走到灰色老人身前，抱拳一禮，也沒有說話，便退到先前兩人身邊，坐了下去。

峯頂已共有四人，但却沒有人開口說話，看樣子，到好像還在等着什麼人，是以才會如此安靜！

約莫又過了些個更次，天色已是二更三刻，只聽得打峯頂之下突然傳來了一聲高亢入雲的長嘯之聲！

隨着這聲長嘯，陡然又有兩條人影如飛而來！

嘯聲甫落，兩人已在峯頂現身！

這兩個人年紀都在六十開外，其中之一穿了一件杏黃長衫，髮挽宮髻，腰懸寶劍，脚下則踏着一雙草鞋；另一位則穿了一身白袍，身軀高大，但却躬着腰，顯然乃是個駝子！

這白袍駝子的手中，抓了一根長約丈許的鐵杖，其形宛如兒臂，如說重量，八成在一百八十斤出頭！

兩人上得峯來，看也不看那坐在一旁的三人，神情嚴肅的大步向盤膝而坐的灰衣老人走去，一個抱拳，一個拖杖，向那灰衣老人施了一禮，却由那持杖的白袍禿頂駝老人開口說道：「言大俠，區區石元坤和寒山鐵龍兄依時到達，但不知那紅髮魔女季小梅季姑娘是否已然來過了？」

石上的假灰衣老人，直到此刻方始睜開眼來，冷冷接道：「沒有，兩位少安毋躁，一旁坐下，等到三更再說吧！」

白袍駝老人皺了皺眉道：「這魔女年年遲到，眞是可惱得很……」

他口中雖在埋怨，但人却依着灰衣老人所言，和那黃衫老人向後退了三尺，然後面向老人，坐了下去。

此刻，打小漠陽峯的方向，正有一條人影，向大漠陽峯飛馳而來，看他奔行之快，輕功之好，當眞極爲驚人！

不過，在這人影的身後，却還另外有一名夜行人綴着！

也不過眨眨眼之間，前行這條人影已上了大漠陽峯頂。

香風拂鼻，竟是名妙齡少女，立在灰衣老人身前。但奇怪的却是，後面那人可並未跟來！

灰衣老人雙目緩緩睜開，在這一頭紅髮耀眼的嬌媚少女身上一轉，撇嘴笑了一笑，冷冷問道：「妳來了？」

這紅髮少女生的甚爲嬌美，聞言柳眉一剔，格格的發出一串笑聲，道：「老前輩，今年小女子又遲到了！」

灰衣老人冷冷的哼了一聲，沒有答她的話，却向早已來到的五人招了招手，乾咳了一聲，喝道：「過來！」

駝老人，黃衫老人，以及那坐的甚遠的三人，全都應聲走了過來，垂手肅容，分立在老人坐石之前！

灰衣老人目光在六人身上一轉，眼見他們那等恭敬神態，不由得在心中暗笑；但他口中却是嘿嘿一笑道：「濁世三兇，綠林二煞，加上江湖一霸，可都到齊了？」

駝老人冷冷一笑道：「齊了！言大俠可要聽我們把這一年來行走江湖的經過，說將出來麼？」

灰衣老人點頭道：「老夫如不要聽，又何必每年要你們來此一晤！」

語音一頓，轉望着駝老人說道：「濁世三兇之中，你大漠駝翁石元坤的口齒比較好，還是由你先說吧！」

「大漠駝翁」石元坤畧一沉吟道：「石某這一年中，只在江湖中行走了一個月，殺了三個人，兩名是北邙啞道黃光全的屬下，一名是丐幫孟津渡口搖渡的子弟！」

灰衣老人沉聲道：「丐幫弟子可是當殺麼？」

石元坤道：「這名丐幫弟子在孟津渡口惡意敲搾過渡客商，石某看他不慣，這才下手將他殺了！言大俠如是不信，只消差人問問孟津渡口的百姓便知！」

灰衣老人點點頭道：「很好！你且退下！」

石元坤應聲閃開一步！

這時，那腰懸寶劍的「寒山一怪」鐵龍已抱拳道：「言大俠，鐵某這一年中既未行善，亦未行惡，一直呆在蝸居，但不知言大俠信也不信？」

灰衣老人道：「你也退下！」

看來灰衣老人倒是相信了！

紅髮少女突然格格一笑道：「言老前輩，可是輪到妾身了麼？」

灰衣老人道：「不錯！」

原來這紅髮少女正是石元坤先前所說的「紅髮魔女」季小梅，她在灰衣老人話音一落之際，立卽嬌笑道：「言老前輩，妾身如果說沒有做壞事，只怕你老人家不信！」

灰衣老人道：「不錯，老夫正是不信！」

季小梅柳眉一揚，笑道：「老前輩，說眞的，在你老這位名列武林四奇之首的『孤峯野客』面前，妾身可眞是越來越不敢說話了……」

敢情這灰衣老人的身份，竟是武林四奇之首，稱作「孤峯野客」的言旡忌，怪不得連濁世三兇都如此服貼呢！

孤峯野客言旡忌哼了一聲道：「季姑娘，有什麼大奸大惡之事，你還是早說的爲妙！別叫老夫等的不耐，那可就有妳好看的了！」

季小梅嬌媚的一笑道：「老前輩莫氣，妾身這就說……」

她語音畧畧的一頓，接道：「妾身這一年之中作了一樁好事，保全了一名少婦名節！」

言旡忌道：「往下說！」

季小梅道：「但壞事嘛，却作了三件！」

言旡忌道：「那三件？」

季小梅道：「頭一件，是殺了一名華山派的弟子！」

言旡忌冷笑一聲，道：「那華山弟子犯了當死之罪麼？」

季小梅道：「他麼？見色起意，對妾身失禮，自然容他不得！」

言旡忌道：「第二件呢？」

季小梅道：「傷了武當一位道長！」

言旡忌怒道：「妳爲何專與六大門派中的人作對？」

季小梅道：「那牛鼻子六根不凈，言語不遜，惱了妾身，自然要將他重創了！」

言旡忌哼了一聲道：「第三件呢？」

季小梅格格一笑道：「是第三件麼？老前輩，妾身不想說了！」

言旡忌道：「那必是大惡之事了！」

季小梅道：「不是！老前輩一定要我說麼？」

言旡忌道：「不說也成，但你可莫想離此一步便是！」

季小梅伸了伸舌頭，嬌嗔道：「那怎麼成？妾身……」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才又道：「老前輩，這樁事說來十分奇怪，妾身只因無意中撞破了一個武林少年，狠心弒師的慘劇，終於，惹來了一場慘刦！」

言旡忌道：「倘是如此，那也不算壞事了！」

季小梅大眼一霎，低聲道：「在妾身而言，也許不算得惡事，但在那位武林少年而言，豈不是一樁壞事麼？」

言旡忌皺了皺眉道：「姑娘，你可是想戲耍老夫麼？」

季小梅故作驚恐道：「妾身怎敢……」

她退了半步，接道：「老前輩，妾身認爲是壞事的原因，乃是我當時一怒之下，便將那白衣少年一劍殺死，未曾探知他弒師之後，冒充他師父的原因啊！」

言旡忌混身似是一震！

但因他臉上戴了人皮面具，是以他們也瞧不出這石上的老人，曾經變色，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季小梅語音一落，人卽退了兩步！

她右手按在脅下劍柄之上，顯出一副凝神戒備之色！

言旡忌沒有其他的表示，只點了點頭，道：「姑娘，妳果然冒失了一些！」

他不等季小梅再說什麼，便向那身軀高大紅袍老人道：「韓伏波，該你說話了！」

這紅袍老人乃是號稱「江湖一霸」的「五湖龍君」韓伏波，此時聞言，連忙上前一步，抱拳道：「老前輩，韓某這一年之中，刦取了二十七條大船，殺了三十四條人命，每一條船上人貨，韓某都事先打探淸楚了，不是貪官污吏，便是土豪劣紳，這等人就是多殺幾個，老前輩你也不會反對的了！」

言旡忌嗯了一聲，道：「你先退下去吧！」

韓伏波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向後退開兩步。

白衣短打的漢子和黑衣漢子同時上前，齊齊開口道：「南七省綠林盜首金槍白無常李冲，北五省綠林老大飛刀無敵盛公望叩見言老前輩！」

敢情這兩人竟是南北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

言旡忌道：「兩位這一串作了多少殺人越貨之事？」

白衣短打的李冲陪笑道：「沒有多少！但李某却救了一位孝子，成全了一位節婦！」

言旡忌望着盛公望道：「你呢？」

盛公望道：「盛某作了十件善事，刦取了一趟貪官的鏢銀，足足有三十萬白銀，是以一年中沒作別的任何打家刦舍之事！」

言旡忌冷冷的哼了一聲，道：「看來六位果然

有着洗心革面的心意了！」

六人互望了一眼，道：「不錯！這都是老前輩威德感化而致……」

言旡忌嘿嘿一笑，道：「六位此言，只恐言不由衷吧！」

其中五人，聞言都是一怔！

只有季小梅格格一笑道：「言大俠，別人說的話我不曉得，但我說的，可是一句不假啊！」

言旡忌皺眉道：「姑娘，老夫可不是指的一個人呢。」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如果老夫猜想的不錯，你們必是心中對老夫恨入骨髓了！」

季小梅嗯唔了一聲，沒有說出什麼！

但「寒山一怪」鐵龍却乾咳了一聲道：「這個……鐵某等可就有些不敢了！」

言旡忌仰頭看了看月色，沉聲道：「六位，老夫要你們每年六月十五日來此一聚，算算已有幾年了？」

「大漠駝翁」石元坤接口道：「這是第五次，算來應是第六個年頭了！」

言旡忌忽然哈哈一笑道：「不錯，是有六個年頭了！諸位可覺着有些厭煩此會了？」

六人心中一動，想不出言旡忌此言何意，是以也沒有人願意開口說話，連那季小梅都覺得有些意外的驚訝！

言旡忌睹狀，又道：「老夫不想責怪你們，你們只管把心中所想的說出來便是！」

「大漠駝翁」一昂禿頂，道：「言大俠，眞要我們說？」

言旡忌道：「自然是眞的了！」

「大漠駝翁」石元坤嘿嘿一笑道：「既然言大俠不以爲忤，石某人覺得，言大俠以武功壓制我等，拘束我等行爲，實是令人心中不快！」

他此言一出，其餘幾人頓時爲之變色！

但奇怪的却是，言旡忌並未動怒，淡淡接口道：「石兄心中不忿，那也是人情之常，老夫並不意外！」

他目光一轉，向另外的五人道：「五位呢？」

「寒山一怪」鐵龍立卽接道：「鐵某比石兄更甚！總覺得你言大俠管的這樣子事，有些多餘！」

言旡忌笑道：「多餘麼？爲什麼？」

鐵龍道：「言大俠本是閒雲野鶴之身，爲了我等六人，每年都要守在這大漠陽峯上，豈不是有些得不償失嗎？」

言旡忌大笑一聲，道：「鐵兄之言，未嘗無理！不過……」

他忽然沉吟了一陣，方始接道：「老夫如今已是八十出頭之人，縱然再想學那閒雲野鶴，也沒有什麼名山大川可以再供老夫遊走的了……」

他言下之意，天下名山大川，似已全都被他走遍！

「紅髮魔女」季小梅揷口道：「言老前輩，有一樁事，不知你老想過沒有？」

言旡忌道：「什麼事？姑娘請說！」

季小梅道：「如是我們六人合力同心，聯手向閣下討教，這勝負之數，只怕你言老前輩也沒有辦法預知吧！」

言旡忌雙肩聳動，笑道：「姑娘此言，大有道理！」

石元坤陡然大笑道：「言大俠，季姑娘此言，不但有理，而且十分中聽……」

言旡忌冷冷的看了石元坤一眼道：「石兄是想試上一試麼？」

石元坤道：「不須試了！」

言旡忌道：「爲什麼？石兄不敢麼？」

石元坤道：「不是，只因這勝負之數，石某早已知道了，試它作甚？」

言旡忌道：「可是認爲老夫必敗？」

石元坤哼了一下，沒有說話！

季小梅却道：「言大俠能够自知，不愧四奇之首！」

言旡忌目光在六人身上一轉，陡然仰天發出一陣長笑！

他這陣大笑，聲震四野，只驚得數里外林中的宿鳥，紛紛振翅而起，同時，却也給另外一個隱身崖下的夜行客，帶來一個可以移動身體的機會！

言旡忌笑聲一頓，雙目寒光暴射，凝注着六人，道：「你們既知老夫無法勝過你們聯手，爲何這些年來，却不會反抗老夫，而作出這等忍氣吞聲的受命之態？」

季小梅掩口一笑，道：「這原因言大俠不知道麼？」

言旡忌道：「老夫正是不知！」

季小梅看了石元坤一眼，道：「其實，說穿了十分簡單，以你言大俠的一身武功，在這場激戰之中，最後雖然要敗，但我等六人之中，只怕至少有一半會喪命你手！」

石元坤接道：「關鍵便在此處了，言大俠明白了麼？」

言旡忌笑道：「在你們而言，只要能將老夫擊斃，此後便可爲所欲爲，這等便宜事，不知六位爲何却遲遲不肯下手呢？」

鐵龍道：「言大俠，石兄已然說了，這關鍵所

在，便是我們之中，要有三人喪命尊駕之手，可惱的是，咱們人人想活，所以才便宜了言大俠，苦了我等自己了！」

鐵龍話音一落，言旡忌混身爲之一震！

原來，他們這番話并非恫嚇之言，實情杲也如此！

是以，言旡忌少不得也在心中暗暗吃驚了！

季小梅這時笑了一笑，接道：「一旦我等覺得你言大俠逼人太甚之時，只恐這一塲血戰，就要難免了！」

此女言詞咄咄逼人，叫言旡忌心頭大爲光火！頓時冷冷一笑，道：「姑娘，你別太得意！就是今天動手，又有何妨？爾等如是不信老夫足可將你們一一擊斃，不妨聯手試上一試！」

言旡忌忽然動怒，却也叫這幾位魔頭，吃驚不小！

「五湖龍君」韓伏波連忙陪笑道：「老前輩言重了！韓某五年來，可從未有過這等想法……」

李冲，盛公望也齊齊接道：「不錯，老前輩不必對我們綠林道上的朋友生氣，我們可從來不曾想與你老作對！」

他們三人如此洩氣，只把「濁世三兇」聽得連連搖頭，頓足，季小梅更是忍不住從鼻孔中發出冷笑！

言旡忌睹狀，也不由得在心中暗笑這三位綠林大盜，竟是如此膿包，不過，他口中自然不會說將出來的了！

他目光一轉，向石元坤道：「石元坤，天下有很多事都會出人意表之外，你是信也不信！」

石元坤大笑一聲道：「言大俠之意，可是別有所指？」

言旡忌道：「不錯！」

他語音頓了一頓，忽然仰天發出一陣長笑，接道：「不瞞六位說，老夫當眞是對於守在廬山大感不耐了！」

他話音剛落，季小梅立卽接道：「尊駕之意，可是要取消這每年一度的聚會麼？」

言旡忌道：「姑娘杲然聰明得很，老夫正是此意！」

季小梅笑道：「那很好啊！妾身首表讚同！」

石元坤，鐵龍，以及那李冲等三人也是臉露喜色，齊齊說道：「言大俠此言當眞？」

言旡忌大笑道：「當然是眞的！」

季小梅道：「這麼說，妾身明年不必來到江西了？」

言旡忌道：「當然！」

他語音一頓，接道：「不過……」

鐵龍道：「不過什麼？莫非言大俠還有什麼條件？」

言旡忌道：「那還用問麼？老夫如是沒有下文，又何必沉吟，思考呢？」

季小梅格格一笑道：「我說呢，言大俠怎會忽然大發慈悲，敢情是還有下文，依妾身看來，只恐很麻煩吧？」

言旡忌笑了一笑，沒有回答！

石元坤却道：「言大俠，有什麼條件，可否說出來讓石某等人斟酌一番？」

言旡忌道：「有何不可。」

目光迅快的在六人身上一瞥，哼了一聲道：「老夫想廢去你們武功，使你們無法再幹爲非作歹之事！」

他此言一出，六人全都呆了！

足足過了半炷香之久，却無一人接口說話！

言旡忌皺眉道：「怎麼啦？你們這等不言不語，莫非默認同意由我擊破你們眞炁了麼？老夫可要挨次序下手的了……」

言旡忌這麼一逼，他們可不能再緘默了！

石元坤嘿嘿一笑，擺着禿頂道：「言大俠，你……此舉不嫌過份了一些麼？」

言旡忌冷笑道：「老夫認爲還太仁慈了一些哩！照你們過去的行爲，就算被老夫一一處死於此，也不爲過！」

鐵龍揚了揚眉，道：「如是我等不肯束手被制呢？」

季小梅這等時刻，却依然能够笑出聲來，尖聲道：「言大俠，你心中十分明白，倘是你想毀去我們六人武功，必將迫得我們六人聯手，與你作最後一拚啊！」

言旡忌道：「老夫怎會不知？要妳多此一說作甚？」

季小梅冷笑道：「你知道便好，咱們六人眞是放手與你一拚，死的恐怕不是我們，而是你這位孤峯野客了！」

言旡忌大笑道：「老夫縱然埋身大漠陽峯頭，爾等六人只怕必將全部在此陪葬了！」

言下之意，似是有着十成把握，可置他們於死地！

石元坤聞言，不由得嘿嘿一笑，一頓手中那粗重的鐵杖，接道：「不見得！」

「飛刀無敵」盛公望陡然大笑道：「石老前輩，言旡忌欺人太甚，我等受他的氣眞是受够了！與其每年這等兢兢業業，過得提心吊胆，倒不如今天跟他拚了算了！」

他這幾句話，道盡了在場六人的心情，「五湖一霸」韓伏波，「金槍白無常」李沖兩人同時大聲喝道：「盛兄說得是……」兩人竟同時撤出隨身兵刃，準備動手！

言无忌沒有看他們三人，却是向石元坤道：「石元坤，你最好拿定主意，是聯手與我一搏，還是束手待我破去你們武功？」

石元坤顯然也是難以作出決定，他沉吟了一陣，方始接道：「這個……依石某人之意，最好從長計議……」

他本已有些動怒，但聽得言无忌問他，他却又猶疑不定，下不了和「孤峯野客」言无忌一拚的決心了！

季小梅突然笑道：「石老，你莫給言大俠嚇唬住啦！據妾身猜想，聰明如言大俠之人，他不會跟我們拚命的！」

言无忌冷冷的看了她一眼，哼了一聲道：「丫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季小梅冷笑道：「言大俠不明白麼？妾身之意，認爲你不會冒險與我們一拚！」

言无忌道：「爲什麼？只怕是老夫不信你們敢拚哩！」

季小梅妙目微轉，格格一笑道：「言大俠，有許多事如是揭穿了，那就不大好看了！」

言无忌聞言，怔了一怔，冷哼道：「妳胆敢如此放肆，那必是有着什麼靠山了！」

季小梅道：「言大俠這話好生教人難解啊！妾身又能找出何等靠山强過你言大俠呢？這不是笑話麼？」

鐵龍接道：「言大俠，武林之中，傳言你身染重疾，但今日一見，言大俠的神情，毫無不適之處，想必是武林中傳聞失實了！」

季小梅這時忽然笑道：「那可不一定！」

言无忌大笑道：「老夫是否身染重疾，六位難道還瞧不出來麼？倘是六位想欺負老夫這有病之身，那也容易的很啊！」

季小梅道：「言大俠，你別以爲我們不敢出手，這幾年來，我們也曾下過一番苦功，在一起研究過不少時日……」

言无忌聞言，心中大吃一驚！

他還眞沒有想到，這六個人會聚在一起研究武功！

是以，他忍不住失聲道：「老夫不信！」

鐵龍皺眉道：「季姑娘，有許多事，不是妳一人作主便可說出的，像這等聯手合擊之事，妳怎可輕易說出？」

石元坤笑道：「鐵兄，季姑娘已然說了，責備她又有什麼用？到是言大俠要廢除我等武功之事，還是應該先行解決才好！」

鐵龍道：「石兄之意，咱們只有放手與他一拚了？」

「大漠駝翁」石元坤此刻彷彿決心已下，應聲道：「不錯！」

他目光轉向言无忌，道：「言大俠，如果你眞要廢去我等武功，那是逼的我們只有出手和你一戰的了！」

言无忌在他們說話之時，心中就在盤算，是否應該立即攤牌，將這六人解決，這時聞言，立即接道：「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顯然，他已作出了決定！

石元坤一頓鐵杖，向後退了三步。

鐵龍，季小梅，李沖，盛公望，韓伏波等五人也同時向後退開，站成了一個扇形的形態，各自取出兵刃！

當下却是由石元坤開口說話道：「言大俠，我們已然準備好了！」

言无忌緩緩的由石上站了起來，深深的吁了一口大氣，一探手，打腰間取出一支軟劍，迎風一抖，朗聲一笑，道：「這些年老夫從未痛痛快快的與人動過手，今天可是難得的很，老夫手下不會留情，你們可得小心了……」

話音一頓，縱身一躍，落在六人身前。

石元坤雙手一掄鐵杖，說聲道：「五位小心了！據老夫所知，言大俠這支軟劍，乃是在武林兵器譜中列爲第四名的神兵利刃，千萬不可大意容它碰到你們手中刀劍！」

季小梅揚了揚手中韮葉劍，笑道：「石老，晚輩這把劍你老認得麼？」

這等時刻，她還有此等閒情，實是出乎諸人意料。

但衆人却在聞言之後，忍不住掉頭向她手中寶劍望去，甚至連那位「孤峯野客」言无忌，也不例外！

石元坤白眉聳動，失聲道：「姑娘，妳……拿的可是天虹劍？」

「天虹劍」三字入耳，諸人又是一震！

季小梅微笑道：「你老眼力當眞不凡，晚輩手中之劍，正是名稱天虹，俗稱『飛韮』的武林第一窄劍！」

「大漠駝翁」石元坤道：「此劍在兵器譜列名第五，較之言大俠的軟劍，排名要低上一名，不過，像這等神兵利刃，即使排名相差很近，那也沒有多大分別了……」

語音一頓，接道：「既然姑娘有此利兵，今日一戰，到可使我們減除不少顧慮了……」

言无忌冷笑道：「你們可以動手了！」

李沖雙手各握了一支短短的金槍，這時大喝一聲道：「笨鳥先飛，李某發難了……」

雙槍一舉，唰唰直向言无忌刺去！

他這一動手，盛公望一舞金刀，韓伏波斜斜出劍，立即也分從兩邊向言无忌攻了過去。

言无忌哼了一聲，手中軟劍電閃一掃而出。

一股强勁無比的眞力湧了過來，李沖等三人兵刃，離那言无忌尚有尺許遠近，便如遭重擊的幾乎脫手飛去！

這光景只把三人驚得連忙飛身後退！

顯然是，言无忌武功之强，大大出乎他們想像之外。

不過，李沖等三人剛剛一退，「大漠駝翁」石元坤一揮鐵杖，宛如山河怒瀉一般，直向言无忌掃去！

「寒山一怪」鐵龍的寶劍，「紅髮魔女」季小梅的天虹韮葉劍，也同時晶光閃現，齊齊攻出了一招！

他們三人出手，威力大是不同，言無忌劍上眞力雖强，却也無法像對付李沖等三人般，將他們震退！

李沖等三人喘了一口氣，頓時又揮動手中兵刃，從側面攻上前來。

他們自然知道，自己的兵刃，決不能與言无忌的那支軟劍相觸！

而季小梅則仗着手中「天虹劍」也是前古神物，不懼對方軟劍，故而每一招攻出，都專門找上言无忌的軟劍！

再加上「大漠駝翁」石元坤的鑌鐵杖既粗又重，六人聯手攻勢之强，一時只殺得言无忌心中暗暗吃驚！

但他一身功力，確是不凡，雖是身受六人圍攻，却在十招過後，想出了適當的應對之方來了！

六人之中，似是以李沖和盛公望的武功較低，因此，他打定了主意，要在五招之內，先將這兩人擊傷！

心念既定，手中軟劍倏然間一變招勢，一招「推窗望月」，擋開季小梅，石元坤的兩般兵刃，接着，發出一招「風捲狂葉」，直向李沖和盛公望掃去。

他這一招對付盛、李二人，乃是志在必得，故而劍上眞炁貫注，大有無堅不摧之勢，容得李沖和盛公望發覺，言无忌劍上的眞炁，已然透體而來！

兩人悶哼了一聲，同時往後倒去！

季小梅凝目望去，只見兩人的眉目之間，現出了一絲血滴！

石元坤臉色大變，失聲道：「無形劍炁？」

言无忌軟劍一揮，哼了哼道：「不錯，你才明白麼？可要老夫也賞你一劍？」

石元坤雖然發現言无忌已然練就「無形劍炁」，但他吃驚之色，也不過只是那一刹那，聞言反而笑道：「言大俠，你莫以爲『無形劍炁』便可將石某等人嚇倒啊！」

語音一頓，揮杖攻出了一招！

季小梅天虹劍一揚，接着格格嬌笑道：「不錯，你能够傷得了李沖，盛公望，但你想傷我們，還辦不到……」

鐵龍和韓伏波沒有接口說話，但兩人手中的兵刃，却也同時發出，向言无忌攻去。

言无忌心中暗暗吃驚，他發出無形劍炁，但是十分冒險之事，指望經此一招，可將他們四人鎮住，罷戰求和，但不料結果並不如他所想，四人不但未曾被嚇住，反到下了決一死戰之心，對言无忌而言，這可是極大的威脅了！因爲無形劍炁最耗眞力，除非自己再能一劍將四人同時傷了，否則，只要留下一人，自己必將因眞力用盡而死於對方手中！

他事先並未想到，石元坤這老狐狸會深慮及此，方始冒險出劍，將李、盛二人重創在地，此刻石元坤等四人聯手再戰，竟然不把個人生死放在心頭，言无忌頓感事情大大的不妙了！

但此時此境，迫的他別無選擇，只有憑仗本身功力，與他們一拚了！

非到萬不得已，他可不敢再妄發無形劍炁了！

五人重燃戰端，這光景與先前有些不同！只見石元坤的鐵杖和季小梅的天虹劍，威力之强，刹那間似乎陡增一倍有餘。

言无忌先前的氣勢，已然不見，敢情他適才那一劍，已耗去他四成眞力！

若果讓他有機會調息半個時辰，他就不會如此狼狽了！

三十招過後，言无忌的情形，越來越有些不妙了！

手中軟劍的攻勢，已被季小梅的那支天虹劍的一再壓制，言无忌幾次想將鐵龍和韓伏波的兵刃削斷，都因季小梅適時出劍相架，使他無法如願！

眼看再有廿招，言无忌必將慘敗大漠陽峯頂，非但一世英名全將斷送，甚至連性命也不易得保，言无忌心中暗暗盤算了一番，終於牙齦一咬，作了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決定！

他打算再冒一次險，拚一次命，縱然不能將四

人同時除去，至少，他有把握爲武林多除去兩三個魔頭！

決心一下，他的劍勢忽而一變！

只見他刷刷搶攻三招，將四人逼向正面一丈方圓之內，陡地大喝一聲，長劍當胸一抱，這才閃電般向外一揚！

如果有人眼力極強，不難發現由言旡忌劍尖之上，發出了一絲絲細如人髮的白氣，指向四人的胸腹部位！

石元坤似是不曾料到言旡忌眞會破釜沉舟的捨命一擊，當下奮力揮動鐵杖，大喝了一聲，道：「諸位小心，護住胸腹要緊……」說話之間，飛身退了丈八。

季小梅，鐵龍，韓伏波三人也變色揮劍，紛紛向四下裏散開！

如論輕功身法，四人之中自是以季小梅最好，是以她身形一動，立即退出了三丈有餘，妙的是，她根本不再停留，飛身下峯而去。

石元坤揮杖之間，只聽得他悶哼了一聲，斜斜的蹌踉了七步之遠，方始站穩了腳，低頭向鐵杖望去！

這一剎那間，石元坤臉色大變，雙手一鬆，那兒臂粗細的鐵杖，竟然斷爲兩截，跌落在那峯頂之上！

他沒有敢再多看一眼，身子一轉，由南面跳下峯去！

鐵龍和韓伏波的光景就有些不對了！

兩人雖然已閃身退開，但却未曾脫過言旡忌「無形劍炁」的鋒銳，退開不到三步，便雙雙立足不牢，栽倒地上！

言旡忌這一劍只傷了對方兩人，自然是不如意料之甚，但結果却將「大漠駝翁」石元坤，「紅髮魔女」季小梅驚走，則未嘗不是不幸中大幸！

因爲這時如果他們不走，只消走上前去，輕輕一掌，便可取了言旡忌的性命！

言旡忌長長的噓了一口氣，吃力的坐了下去，連軟劍都未曾纏回腰際，便閉上了雙目，儘自調息起來！

地上躺着四個人，看來都似已然死去一般，半晌不見他們動靜！

大漠陽峯頭，一片寂靜，彷彿連一個活人都沒有了一般！只有言旡忌的呼吸，在夜風中粗重的吐進吐出。

就在這時，突然一條人影，如飛躍上峯頭！

她紅髮垂肩，身裁嬌小，手中提了一把寶劍，望着山頂的言無忌只發着冷笑，緩緩走了過去。

敢情正是那「紅髮魔女」季小梅去而復轉！

很顯然，這魔女的智慧不但比別人高，而且在她先前的表現之中，已然充份流露出，她比別人知道的事也多了許多！

這時她居然胆敢重回大漠陽峯頂，那必是有着極大的把握，判定言旡忌在發出第二次「無形劍炁」之後，已無再戰之力！

她十拿九穩的向言旡忌行去！

瞧她臉上的那種得意的冷笑，便可看出，她此刻該是多麼開心，多麼得意！

其實，她心中也正在盤算，武林四奇之一的「孤峯野客」言旡忌，終於會落到自己手中，那該多麼叫人難以相信？

即使她明知眼前這個言旡忌不是眞的，但若非言旡忌出了什麼差錯，或是已然物故，又怎會弄出個武功不比言旡忌稍遜的年輕人來冒替呢？

此間不會再有第三個言旡忌出現了！

季小梅冷笑着自語，手中那支天虹劍離開趺坐調息的言旡忌已然不足兩尺的距離，只要她騰身出劍，必可將言旡忌一劍刺死！

但她沒有！

因爲她與一般人也有相同之處，那便是好奇之心！

季小梅的心意，想先點住對方穴道，然後再揭穿言旡忌的本來面目，最後，方始下手，來處理對方！

她的設想自然是很好，只是，她却忽畧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她於二更不到時分，躲在峯側偸窺言旡忌僞裝之時，早已然有人釘上了她！

而她到三更之前，改道經由別處，裝作方始趕來大漠陽峯時，那人也曾跟在她身後趕了過來，一直隱身在旁，未曾露面！

季小梅不知自己乃是螳螂捕蟬之身，而言旡忌自然也不會料到，更也無力阻止季小梅竟會去而復轉！

就在季小梅天虹劍一伸，點向尙在調息之中，彷彿業已覺察到有人要暗算自己，而又無法自保，混身起了巨大震撼的言旡忌臉前之際，突然，一股季小梅生平從未見過的指風，嗤的一聲，擊中了她的腕脈，天虹劍噹的一聲，跌在地上！

季小梅驚呼之聲尙未出口，只見一名身穿淡藍長衫翩翩佳公子般的少年，由崖邊的草石之中，緩緩的攀上了峯頭！

這藍衫少年的臉上，充滿了笑意，正一步一步的向季小梅走了過來。

他的年紀約在二十歲出頭，但從他能在數丈之外，出指襲人的功夫來看，似乎與他的年紀不大相

信！

季小梅眼看着他走到自己身前丈許，竟然還不曾想到是逃走好，還是拾起地上的「天虹劍」與他一拚好！

就在她猶豫未決之間，那藍衫少年已經站在她身前五尺之處，只要他一伸手，便可將季小梅一掌擊倒！

不過，藍衫少年並未出手！

他哼了一聲，笑道：「季姑娘，在下並未點你穴道，相信妳還有再戰之能，是不是？」

季小梅聞言，迅快的彎下身子，拾起地上的「天虹劍」，冷冷的問道：「你是什麼人？可是言旡忌的同黨？」

藍衫少年笑道：「在下是誰，不勞動問，言大俠因爲兩次發出無形劍炁，眞力大損，坐地調息之間，姑娘妳竟然上前暗算，未免有失妳紅髮魔女的身份吧？在下認爲妳如果想與言大俠分出勝負，那也得等他眞力恢復之後，再行動手才是！」

季小梅自然不會相信藍衫少年之言！

她柳眉一揚，冷冷接道：「連個名姓都不敢說出來的人，有什麼資格教訓別人？」

語音一頓，揚了揚手中「天虹劍」接道：「你想跟姑娘動手麼？只怕你還不知道姑娘手中的寶劍厲害吧？」

藍衫少年笑道：「區區一支『天虹劍』，又值得吹噓什麼？在下就算用一枝枯竹與你動手，諒你也奈何在下不了？」

季小梅皺眉道：「你很會吹牛，是不是？」

藍衫少年道：「區區有生以來，從未說過一句大話，姑娘如是認爲在下吹牛，那又何不出劍試上一試呢？」

季小梅畧一沉吟，突然揚了揚手中寶劍，道：「姑娘自然要試的了！不過，你最好先摘下一段枯枝！」

藍衫少年笑道：「姑娘，有一樁事，在下可得先行說明白！」

季小梅道：「什麼事？」

藍衫少年道：「在下若是勝了，姑娘可得應允在下一件大事！」

季小梅怔了一怔，問道：「大事？是什麼大事啊？」

藍衫少年道：「什麼大事，在下此刻還不想說將出來，只看你季姑娘，願不願意接受這等條件而已！」

季小梅原就不信對方能仗着一截枯枝，擋得了自己「天虹劍」的鋒銳，因此想也不再想，接道：「好吧！」

藍衫少年這才畧畧的側了側身子，向丈許之外的一叢樹林舉手一招，只聽得克喳一聲，一段長有二尺五六的樹枝，飄飄然飛入那藍衫少年手中！

這一手凌空攝物，彈指斷枝的功夫，只把季小梅看得呆了半响！

她從出道以來，可還是第一遭看到了這等神奇武功！

枯枝入手，藍衫少年却是笑了一笑道：「姑娘，妳可以動手了！」

季小梅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揮了揮手中寶劍，沉聲道：「你……剛才這一手功夫，叫做什麼名堂？」

藍衫少年一笑道：「佛門大挪移法，姑娘見多識廣，那必是聽人說過的了！」

季小梅冷笑道：「法術之事，根本無憑，公子莫想騙的了妾身了！」

口氣之中，對這位藍衫少年已然改了稱謂，而且也透出了七分客氣！

藍衫少年道：「姑娘，這佛門大挪移法，並非法術，姑娘不信，則也有着幾分眼力！」

他語音一頓，接道：「姑娘如是不想動手，在下則不勉强，不過，區區要求之事，姑娘還得應允才成……」

季小梅不等他說完，忽地格格一笑道：「誰說我不想打了？」

忽然寶劍一揮，直向藍衫少年刺出一劍！

藍衫少年笑了一笑，斜斜飄身閃開！

季小梅皺了皺眉，道：「公子爲何不敢出手招架？」

藍衫少年笑道：「在下貿然而來，說情說理，自應禮讓一些了！」

季小梅聞言，心中大大不受用，怒道：「誰要你來禮讓？」

唰的一聲，第二劍閃電般刺了過來。

藍衫少年右手一提那段枯枝，眞炁凝運，當眞向那季小梅手中的可以切金斷玉的劍上敲去！

季小梅心中暗道：「你這是找苦吃了……」

敢情她不信藍衫少年眞能保的住枯枝不被自己的寶劍削斷！

她思忖之間，枯枝和寶劍已然碰到了一起！

剎那間，季小梅陡感虎口一震，右臂一麻，天虹劍竟然把握不住，脫手飛出了三尺許之外，落地有聲！

頓時，一根枯枝，已然指在她咽喉之前！

藍衫少年嘿嘿一笑，道：「如何？區區的枯枝，可沒有斷啊！」

季小梅整個的人都呆了！

她半晌沒有敢動一動！

顯然，這藍衫少年的武功之高，是她生平所未曾見，將她驚的呆了！

藍衫少年揮動了一下枯枝，接道：「姑娘，妳可是不服氣麼？如果妳心中不信，不妨再來一劍試試！」

言下之意，那是要她拾回劍再打一次了！

季小梅沉吟了一下，道：「不錯，妾身正想再試試公子的手中枯枝！」

嬌軀一擰，便待向落劍之處行去。

藍衫少年突然笑道：「且慢！」

那枯枝向前一伸，將季小梅擋住，接着道：「姑娘想借拾劍的機會遁走，只怕妳這個主意就打錯了！」

季小梅臉色一變，站在那裏沒有敢移動！

原來她的心思，眞被這藍衫少年說穿了！

但她口中却道：「妾身豈是那等人？」

藍衫少年道：「那可不一定，區區不得不小心一些！」

他說話之間，枯枝一抖，身形宛如巨鳥一般向落劍之處飛去，拾起天虹劍之後，方始緩步走了回來。

敢情他已然盤算到，紅髮魔女季小梅如果想逃，她一定得帶了她的這支寶劍一道逃走，只要自己取到了天虹劍，在未曾還她之前，她十成有九成不會走開！

藍衫少年心機之深，果然不同凡响！

季小梅心中暗暗吃驚不已，但此刻却也沒有什麼花樣可出了！但她相信，這少年決不會搶走她寶劍！

藍衫少年走到她身前，將天虹劍揷在她身前地上，笑道：「姑娘可以取劍再試一遭了！」

季小梅持劍在手，出於藍衫少年意外的搖了搖頭，嬌笑道：「公子，不用再試了！如果公子有什麼吩咐，只管說出便是！」

看來，她是認輸的了！

藍衫少年微微一笑道：「姑娘果然聰明！否則，這支天虹劍再敢發出，在下定會將它震落到大漢陽峯下的萬丈絕壑之中，不易尋到的了！」

季小梅聞言，心中暗叫僥倖不已！

只是，她口中却道：「公子，你……幾時來到這大漢陽峯頭的？爲何連言大俠都不曾發覺？」

藍衫少年大笑道：「不瞞姑娘說，在下跟在姑娘身後已來回奔波了兩趟了！」

季小梅嚇的伸了伸香舌道：「眞的麼？」

藍衫少年道：「姑娘曾偷窺言大俠在此換着衣衫，那時在下便躲在姑娘身後不遠之處！只是姑娘不知道罷了！」

季小梅道：「你……也曉道這位言大俠是假冒的麼？」

藍衫少年笑道：「當然知道的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不過，在下却已認出，這位假扮言大俠的少年，所用的武功，正是言大俠家數，八成便是言大俠的傳人了！」

季小梅沉吟道：「那也說不準，也許……」

藍衫少年道：「姑娘不用亂猜，再有一刻時光，這位兄台便可醒轉，到時一問，就可明白其中原因了！」

季小梅嫣然一笑道：「不錯……」

她緩緩的還劍入鞘，就地坐了下去！

藍衫少年抛却了枯枝，負起雙手，仰頭打量着天色，陷入沉思之中！

武林驚遽變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光，那閉目調息的言旡忌，突然吐出一口大氣，伸手拾起「天柔軟劍」，一躍而起。

藍衫少年適時大笑道：「言大俠功力盡復了麼？如此之快，眞是可喜可賀得很！」

言旡忌雙手抱拳，深深一揖道：「多謝兄台護法相救，大恩大德，曲江陵終身不敢忽忘！」

他突然自稱「曲江陵」，顯然他果眞不是言旡忌了！

由於他坦誠相對，使得藍衫少年也已明白，他剛才雖然在調息運功，對於身外事物，却是全都知曉！

當下他微微一笑道：「曲兄好說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曲兄，瞧你武功，必是言大俠一脈相傳，但你却扮成了孤峯野客言大俠模樣，莫非言大俠有了什麼變故麼？」

曲江陵長長嘆了一口氣道：「不錯，家師因爲苦練『歸元神功』，不愼之下，岔了一口眞氣，以致行動不便，才要兄弟假扮他老人家，來此與這些魔頭相會……」

這時，季小梅也站了起來，並且走到了兩人身前。

曲江陵目光在她身上一轉，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魔女，妳的心腸很毒辣啊！」

季小梅格格一笑道：「雙方既是仇敵，心腸不毒，豈不要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麼？李冲等人，死在你的無形劍炁之下，又該怎麼說呢？」

她如此反問，到使曲江陵一時無言以對！

但藍衫少年却道：「季小梅，曲江陵兄台殺死李冲等人，乃是用光明正大的武功，幾曾似你，竟是偷偷的跑了回來，想趁人無力還手之際，暗中下手呢？」

季小梅怔了一怔道：「你……很能說話啊！」

藍衫少年笑道：「這也算不得什麼會說話，明眼人誰也看得出來的！」

曲江陵這時抱拳道：「這位先生貴姓大名？救命之恩，在下却不敢遺忘……」

藍衫少年道：「在下方石寒！」

敢情他乃是方石寒？

曲江陵他是未曾聽過方石寒之名，客套的笑道：「原來是方兄，失敬了！」

季小梅却皺了皺眉頭！

但她沒有說話！

因爲她彷彿聽到過這三個字，但印象中却又甚爲模糊。

方石寒笑道：「曲兄好說，但不知言大俠目下情況如何？」

曲江陵道：「家師的病情不重，只是行動有些不便而已！多謝方兄關懷了！」

方石寒目光在地上四人身上一轉，道：「曲兄，這四位可是已然無救了？」

曲江陵道：「江湖大惡之徒，死也不足爲惜，方兄可是想把他們救活麼？」

方石寒笑道：「在下之意，如是他們尚未死去，那就不妨救活他們的好！」

曲江陵道：「兄弟出劍之時，並未存心致他們於死地，是以此刻他們尚未斷氣，不過……」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再有一個時辰不予解救，他們就無法重返陽世了！」

方石寒笑道：「曲兄可否看在薄面，饒他們一死？」

曲江陵一陣大笑道：「方兄之命，兄弟敢不聽從。」

他畧一停住笑聲，又道：「只是……」

季小梅冷冷一笑道：「姓曲的，你可是想拖過施救的時間麼？」

曲江陵皺眉道：「姑娘，妳莫要不忿，曲某如是安了這等心意，又怎麼會應允方兄饒了他們的一條狗命呢！」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曲兄，季姑娘之言，你不要放在心上了！」

曲江陵微微一笑，道：「兄弟自然是不會放在心上的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然後迅快的在那四人身上，各自拍了一掌！

只見那本是閉住了氣的四人，同時發出了呻吟之聲！

曲江陵自衣襟之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瓷瓶，倒出四粒綠豆大小的朱紅丹丸，分別塞入那四人的口中去！

方石寒笑道：「曲兄，他們那一身功力，是否受損了不少？」

曲江陵道：「兄弟這無形劍炁，不比家師，收發自如，只有七成功力，傷了他們，只怕對他們的功力，大有影响的了！」

方石寒笑道：「那很好！否則兄弟就要出手先行制住他們穴道了！」

語音一頓，向季小梅說道：「姑娘，妳如帶有金創藥物，不妨在他們傷口塗抹一些，免得傷口脹膿！」

季小梅皺了皺柳眉，但却依言掏出了金創藥，在那四人的傷口之上抹了少許！

「寒山一怪」鐵龍的功力，在四人中算是最高，丹丸藥力行開，不消片刻，便已睜開雙目，站了起來。

他目光在方石寒身上一轉，向季小梅道：「姑娘，這位是誰？」

季小梅道：「鐵老，你們四位的性命，可是這位方公子一句話救活了！否則……此刻你們只恐已進了森羅寶殿了！」

鐵龍怔了一怔，道：「他……方公子莫非是姑娘的幫手麼？」

季小梅格格一笑道：「我有這麼大的面子？鐵老眞會損人啊！」

鐵龍看看方石寒，顯得有些兒茫然！

適時，李冲，韓伏波，盛公望等三人，也悠然醒轉，站了起來。

曲江陵哼了一聲道：「鐵龍，你們本有可死之罪，但這位方公子爲你們講情，要老夫饒你們不死，老夫看在他的面子上，應允救活你們，不過，老夫要告訴爾等，你們雖然留下了性命，但武功比不上從前了！」

四人聞言，同時呆了一呆！

鐵龍雙肩聳動，口齒嗡動，似是想說什麼！

季小梅忽然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鐵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們還是謝謝這位公子，快些下山去吧！否則，言大俠改了主意，可就沒有好處了！」

敢情曲江陵並未在四人之前暴露眞實身份！

而季小梅也未揭穿於他。

鐵龍等四人互望了一眼，到也知機的很，同時向方石寒抱拳一禮，各自檢回兵刃，一言不發，下山而去。

看得他們已然去遠，季小梅忍不住格格一笑道：「方公子，你眞是大量啊！」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這又算得什麼？經此一刦，在下相信他們也不敢再作多少惡事了！」

曲江陵這時很快的除去了臉上的人皮面具，脫下披在外面的灰布長衫，露出他那十分英俊的面貌來。

季小梅看的嬌呼了一聲，道：「曲公子，你……很年輕嘛！」

曲江陵皺起劍眉道：「季姑娘，在下的年紀，與妳沒有什麼關係吧？大漠陽峯頭的約會，到此爲止，往後，你們也不再用來赴會了，曲某就請姑娘代爲轉告他們，要他們最好是連半件惡事也不要再作，否則，曲某不會再饒他們一次了！」

他這幾句話，說得很重！

季小梅只聽得爲之一怔，足足過了好一會兒，才道：「曲公子之意，是令師往後不會再在這大漠陽峯頭，等我們前來向他們報告一年行踪了？」

曲江陵道：「不錯！」

季小梅忍不住格格一笑道：「那敢情好！」

曲江陵冷笑道：「季姑娘，曲某要妳代爲轉告之事，千萬莫要忘記了！」

季小梅道：「妾身記下了！不過……」

曲江陵道：「不過什麼？」

季小梅道：「別人妾身都可以傳得到，只有那大漠駝翁石老，妾身只怕傳不到話了！」

曲江陵沉聲道：「曲某不信你找不到他！」

季小梅忽然長嘆一聲，道：「曲公子，妾身說的是老實話！」

曲江陵道：「他……他不是住在大漠之中的麼？」

季小梅道：「以前便是，但今日之後，就不是了！」

方石寒笑道：「這是什麼緣故？他莫非是搬家了？」

季小梅道：「石元坤不會搬家，但他却去了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

方石寒笑道：「遙遠地方？什麼地方還能遠的過他住的大漠？」

季小梅道：「據石元坤相告，他此番見過言大俠之後，便要去到南荒一帶！」

曲江陵道：「南荒？他去那裏作甚？」

季小梅道：「好像是要找一椿寶物！」

方石寒笑了笑，道：「南荒之地，會有些什麼寶物？」

季小梅道：「石元坤之死，妾身自己也不好多問了！只是，妾身也曾聽人說過，當年狂人高野的『血魄魔功』和『化血神刀』都已在南荒出現。」

方石寒聞言，心中一震！但他口中却沒有說什麼話！

曲江陵却道：「血魄魔功曲某到是聽得家師提起過，乃是魔道中第一奇功，倘是眞的出現，千萬不能落入那石元坤手中呢！」

方石寒笑道：「那是自然了！」

季小梅道：「石元坤此刻八成已然去了南荒，曲公子，只要那魔功落入他的手中，你這『無形劍炁』，八成也無法與他抗衡呢！」

曲江陵哼了一聲道：「曲某不信！」

季小梅格格一笑道：「你不信麼？到時只怕係曲大俠會明白，也會後悔了！」

曲江陵看了方石寒一眼，道：「方兄，你……聽說過高野其人麼？」

方石寒笑道：「聽說過！」

曲江陵道：「血魄魔功當眞很高明？」

方石寒笑道：「不錯，果然是十分高明的一種魔功，一旦練成，曲兄的無形劍炁，當眞是無法尅制得了他！」

曲江陵皺眉道：「方兄如此說法，那自然不會是假的了！只是……」

他沉吟了一下，接道：「不知武林之中，可有什麼武功能尅制的了這種魔功？」

方石寒笑道：「想必有！」

曲江陵聞言一怔，道：「聽方兄之意，到似也未曾聽說過那種武功可以壓制這等魔功的了？」

方石寒笑道：「令師言大俠學冠天人，如果問問令師，也許能够知道！」

曲江陵失笑道：「是啊！兄弟幾乎忘記了家師了……」

他笑聲一頓，向季小梅道：「姑娘，妳可以走了！」

季小梅嫣然一笑：「妾身正要告辭……」

她妙目在兩個少年人身上溜了兩溜，這才一擰嬌軀，如飛般下山而去。

曲江陵收拾好了衣衫，這才向方石寒抱拳道：「方兄，請隨兄弟去見家師！」

方石寒笑道：「理應前去拜見！」

曲江陵道：「兄弟爲方兄引路……」

兩人迅快的轉身，向左側峯下山而去。

× × ×

這是一棟看來極爲惹眼的茅舍！

它倚着大漠陽峯的主峯，搭蓋在一處斜坡之坡上。

門前，是一片高聳矗立，下臨無際的懸岩，對面，則是滿眼青葱的山石，到這懸岩茅舍的途路，只有一條，那便是沿着大漠陽峯左側行來的山路！

曲江陵領着方石寒進了茅舍，在當中那間小堂屋中坐定，自己立卽提着那包衣物，進到左手那間房中。

方石寒坐定，正待打量這茅舍之內的陳設，只見曲江陵已閃電般闖了出來，向方石寒沉聲道：「方兄，家師不見了！」

方石寒聞言，怔了一怔，道：「言老前輩不見了麼？房中可曾留下手示？」

曲江陵道：「沒有？」

方石寒皺眉道：「這就奇了！言老前輩不是行動有些不便麼？」

曲江陵道：「可不？除非……」他突然住口不語！

方石寒沉吟道：「不會吧？」

其實，他委實也有些拿不定主意，看樣子，到似言大俠眞可能被什麼人劫持去了！

曲江陵恨恨的道：「方兄，除了被人劫持行動，家師連門外也不願意去的啊！」

方石寒道：「爲今之計，曲兄似乎要先查出是什麼人下手了！」

曲江陵道：「不錯……」他頓了一頓聲音接道：「方兄稍坐一刻，兄弟且再入內查看一下……」

轉身向內室行去。

方石寒自然不會坐等，他也站起身子，在這小小客堂之內找尋綫索。

兩人找了半天，可說什麼也未找到！

曲江陵大爲喪氣，但方石寒却道：「曲兄，以令師言大俠而言，雖然在措手不及情況之下，他也要留下一些綫索讓我們查出來的！」

曲江陵道：「可不？兄弟正是奇怪……」

方石寒想了一想道：「曲兄，令師如是常日盤坐床上，他如留有什麼暗記，必在床上了！」

曲江陵聞言，頭也不回，又轉到左手的那間房內。

方石寒跟在他的身後，進入了這間小小的雅室，只見曲江陵正站在一張靠牆的木床邊，怔怔的發呆。

方石寒道：「曲兄，有什麼發現麼？」

曲江陵長嘆一聲道：「方兄，家師果然被人在脅制之下，劫持去了！」

方石寒問道：「是什麼人？言老可曾留下姓名來？」

曲江陵道：「沒有……」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不過，家師只用指力在床板上刻下一個石字，難道是石元坤幹的好事麼？」

方石寒搖頭道：「難道……」

他這時已看到了木床上有個入木不深的石字，但他心中却在想，石元坤似乎不大可能，因爲，石元坤根本不會料到那大漠陽峯頂的老人，乃是他弟子所假冒。

曲江陵却道：「方兄，如果不是石元坤，家師這石字又有什麼同意？」

方石寒俯下身子，在床上又看了一會兒，這才接道：「曲兄，這不止是個石字呢！」

曲江陵怔了一怔道：「方兄發現了另外的字蹟麼？」

說話之間，也伸過頭來。

方石寒道：「令師言老前輩，在這個石字之下，還寫有什麼字，只是力量不够，我們瞧不清楚而已。」

曲江陵仔細的在那床板上察看，足足過了盞茶之久，方道：「方兄，這下面的一個字，到似是峽谷峽字呢！」

方石寒道：「曲兄，這不是峽字，如果兄弟看得不錯，這個字應是一個城字，而且，下面的兩個字，彷彿是遺書二字呢！」

曲江陵皺眉道：「石城遺書麼？」

方石寒道：「不錯！曲兄可曾聽得令師提過這石城遺書四字？」

曲江陵道：「有過一回，家師曾提及石城遺書四字，不過，兄弟却想不起這事與家師突然失踪，會有什麼關係？」

方石寒道：「曲兄，令師在被人挾制之時，還要留下這四個字，其中必有極大的道理，曲兄不可等閒視之……」

曲江陵沉吟了一陣，道：「方兄，這石城遺書之事，家師雖對兄弟提起過，但究竟其中有什麼關聯，兄弟却是一時難以想的出來……」

他語音未已，方石寒已道：「曲兄，有一椿事，只恐你並未想起來吧？」

曲江陵道：「什麼事？」

方石寒道：「那石城遺書，武林中甚少傳說，八成令師知道其中秘密……」

曲江陵聞言，呆了一呆道：「這個……」

方石寒道：「如是兄弟想的不錯，八成令師言老前輩便是因爲知曉石城遺書之事而被人脅制離開此地的了！」

曲江陵剎那間宛如大夢初醒，失聲道：「是了！方兄，兄弟想出其中道理來了！」

方石寒道：「什麼道理？曲兄快快說出！」

曲江陵道：「家師似乎說過，這石城遺書，乃是藏在南荒某一處所在，天下知道之人，一共只有五位……」

方石寒道：「那五位？」

曲江陵道：「除了家師，還有風塵三俠和武林盟主鄭天心等四人！」

方石寒心中一動，心中暗忖道：「原來他們都知道……」

但他口中却道：「曲兄，令師可曾說過，這石城遺書的內容，是些什麼？」

曲江陵道：「大概是一種極為難練的武林失傳武功，否則，家師也不會那等閉口不願多談此事的了！」

方石寒這時心中已然有了決定，八成，是什麼人來把言無忌脅迫去尋找那「石城遺書」去了！

他畧一沉吟，接道：「曲兄，兄弟覺得，令師言老前輩突然失踪之事，必然與『石城遺書』有關了。」

曲江陵點頭道：「不錯，兄弟這時也想明白了！八成是什麼人想取得石城遺書，才會來此將家師弄走……」

方石寒笑道：「曲兄，為今之計，咱們必得設法查明石城遺書藏儲之所在……」

曲江陵道：「怎麼查呢？」

敢情他竟亂了方寸！

方石寒笑道：「這到容易！」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曲兄既說武林盟主知道，兄弟到是有法子可以向他查問！」

曲江陵道：「方兄認得武林盟主？」

方石寒道：「認得，曲兄不用操心了！咱們只消跑一趟湖南衡山，就可得知令師的下落了！」

曲江陵道：「如此不是太麻煩方兄了麼？」

方石寒笑道：「曲兄，不瞞你說，兄弟此番來到廬山，正是奉了家師之命，求見言老前輩，送上一封書信，不見到言老前輩，兄弟又怎生向家師交待呢？」

曲江陵一怔，道：「方兄的師長，不知是那一位？」

方石寒道：「家師釋諱上聖下心！」

曲江陵聞言呆了一呆道：「原來方兄是聖心大師的傳人麼？家師對聖心長老的過去許多神奇之事，說了不少，兄弟可說心儀久矣！今日得見方兄，眞是難得的很……」

方石寒笑道：「曲兄好說了……」

語音一頓，接道：「曲兄，你何不趕快收拾一番，咱們也好動身？」

曲江陵笑道：「方兄說的是，兄弟這就料理一下，也好動身。」

方石寒退出那間臥室，轉到茅屋門外，也不過畧畧打量了一下四週景物，曲江陵已鎖好了門，走了出來。

兩人遂不再躭擱，立卽下山，向湖南的方向而去。

第三天一早，便自到了衡山縣境。

兩人打了尖，就向奔向座落在衡山紫蓋峯下的「大慈山莊」。

方石寒領着曲江陵進了「大慈山莊」，出來相見的不是「武林盟主」鄭天心，而是盟主屬下執法二曹中的另一位天曹「鐵心天曹」屠琅和盟主的閨女鄭雨嵐！

方石寒暗道不好，但他依然鎮定的為他們引見，鄭雨嵐一聽曲江陵乃是「孤峯野客」言无忌的弟子，不由得粉臉變色，失聲道：「曲公子，令師去了南荒，怎的你……沒有同去？」

曲江陵聞言，呆了一呆，道：「姑娘怎知家師去了南荒了？」

鄭雨嵐柳眉一皺道：「曲公子，令師親筆致函家父，邀得家父前去南荒相會，怎的曲公子却似完全不知呢？」

曲江陵怔怔的望着方石寒道：「方兄，這中間……只怕又有了變故了！」

方石寒道：「不錯！其中定有原故……」

鄭雨嵐却大為奇怪的接道：「方大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方石寒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姑娘，這事說出來，只怕姑娘又要担心了……」

鄭雨嵐道：「方大哥，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何必如此吞吞吐吐呢？」

「鐵心天曹」屠琅也笑道：「方少俠，有什麼話還是直說的好啊！」

方石寒沉吟了一下，方道：「這事在方某看來，必是有人在中間搗鬼了……」

當下，把大漢陽峯頭發生之事，簡畧的說了一遍。

鄭雨嵐聽得果然花容失色，大聲道：「方大哥，照你這麼說，我爹和言老前輩一定是落入什麼人設下的圈套之中了！」

「鐵心天曹」屠琅沉聲道：「大概姑娘猜的不錯，這事可不能等閑視之了……」

語音一轉，接道：「方少俠，你和曲少俠來此，本是想打聽言兄下落，而盟主却接到了言兄的親筆函件，方始兼程趕去南荒，足見言兄去了南荒，那是不會錯的了！」

方石寒道：「晚生也是這麼想……」

他忽然轉向鄭雨嵐道：「姑娘，言老給令尊的那封信，不知姑娘可曾見到過？」

鄭雨嵐道：「爹爹給我讀過，小妹並未見到那封信寫的什麼！」

方石寒皺眉道：「這麼說來，令尊遠去南荒，將要落足何處，你也不會知道的了？」

鄭雨嵐道：「可不？」

方石寒道：「姑娘，據在下所知，在那南荒地帶，藏有一套武林秘笈，叫做『石城遺書』，盟主忽然應約而去，八成於此有關……」

鄭雨嵐一呆道：「石城遺書？小妹怎地未曾聽得家父說過呢？」

方石寒提出「石城遺書」之意，正是想探探鄭雨嵐的口氣，聽她是不是知道「石城遺書」之事，如是知道，八成可從她口中找出鄭天心落足之處，此時，聽她這般回答，不由得大為失望，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原來姑娘也不知曉，這可眞麻煩了！」

鄭雨嵐道：「方大哥，你說家父與那石城遺書有關，那是聽什麼人說的？」

方石寒笑了笑，道：「曲兄所說，自然不會有假了！」

鄭雨嵐大眼一睞，向曲江陵道：「曲公子，你又怎麼知道的呢？」

她這等質問的口氣，明明是對曲江陵有些不大信任，但曲江陵却並未在意，聞言只淡淡的一笑，接道：「乃是家師所言，姑娘不用疑心了！」

鄭雨嵐道：「曲公子見外了！妾身決非會有惡意，只不過是奇怪，家父對此事，怎會連我也不曾告知而已！」

曲江陵道：「姑娘，武林中知曉石城遺書一事之人不多，除了家師和鄭盟主而外，大概只有風塵三俠了！倘是鄭盟主隨便說出，此事又何須如此保持機密呢？」

他語音一頓，接道：「家師突告失踪，兄弟趕來，本是想向盟主打聽那石城遺書可能收藏在南荒何處，如今連鄭盟主也走了，豈不叫兄弟心中大為着急麼……」

鄭雨嵐沉吟一刻，道：「咱們何不找找那風塵三俠呢？」

方石寒笑了笑，道：「要找那風塵三俠，談何容易？」

鄭雨嵐道：「為什麼？」

方石寒道：「他們行踪飄忽，怎生去找？更何況……」

他畧畧一頓，接道：「此事只怕也沒有時間容我們去找那風塵三俠啊！」

鄭雨嵐急道：「方大哥，依你之見，又該怎麼辦才是啊？」

方石寒道：「必要時只有先去南荒一行，看看能不能找出什麼綫索了！」

曲江陵道：「方兄，事不宜遲，要去，咱們就早一點動身好！」

方石寒笑道：「那是自然！」

他語音畧畧一頓，又道：「不過，在下認為，如果就這麼前去，未免有盲人騎瞎馬之危，最好，我們找到一些可資參考的綫索才是！」

鄭雨嵐道：「方大哥，風塵三俠如何？」

方石寒笑了！他搖頭道：「姑娘啊！剛才兄弟不是說過了麼？那風塵三俠的難找，只怕比前去南荒尋找盟主還要難呢！」

曲江陵道：「方兄，事到這般地步，兄弟以為還是先去到南荒好！」

「鐵心天曹」屠琅接道：「不錯！曲少俠之言，老朽一萬個同意！」

方石寒道：「屠兄，雷大俠呢？」

屠琅道：「雷兄和盟主一道走了！」

方石寒道：「原來雷大俠也去了麼？只不知盟主還帶了什麼人？」

屠琅道：「除了雷兄，只有盟主的大弟子『摘星手』謝不凡賢侄一人！」

方石寒笑道：「如此說來，盟主既有三人同去，一路之上，必會留下形跡的了！」

鄭雨嵐道：「是啊！方大哥，咱們可以去尋得了！」

方石寒畧畧的沉吟了一下道：「姑娘的心情，兄弟省得，只是，在下想……」

鄭雨嵐道：「方大哥，你想什麼呢？」

方石寒道：「兄弟覺得，對方既然敢將『孤峯野客』言前輩和鄭盟主兩人誑去，必然是有着十分詳盡的計劃，而且……」

他忽然沉吟不往下說！

鄭雨嵐道：「方大哥，你為什麼不說了？」

方石寒道：「不是我不說，而是兄弟忽然想起一樁事情來了！」

鄭雨嵐道：「什麼事？」

方石寒道：「兄弟原是担心我們去的人少了，怕鬥不過對方，但忽然間我想起來，如是我們能通知一下丐帮楊帮主，也許他能為我們安排一下，減

少我們很多麻煩！」

屠琅大笑接口道：「有道理，如能够得到楊帮主相助，咱們一入南荒，八成便可找到盟主下落的了！」

鄭雨嵐妙目一轉，道：「屠叔叔，你趕快派人通知一下丐帮好麼？」

屠琅道：「使得，老朽這就前去。」

鄭雨嵐容得屠琅轉身離去，立即要下人們爲方石寒和曲江陵準備應用之物，自己親自爲兩位少年英俠把盞。

約莫是未時三刻左右，三騎快馬，打衡山紫蓋峯下的大慈山莊，奔了出去。

馬上三人，乃是二男一女，他們當然是方石寒，曲江陵和鄭雨嵐了！

顯然，三人的目的，乃是向南荒進發，怪的却是「鐵心天曹」屠琅，並未與他們一道南行。

三人心中，都十分焦急，是以，一路之上，除了直到了人疲馬乏，非要歇下來不可，他們寧可多趕上一程！

足足走了半個多月，這一天，三人已然到了雲南境內的宣威城外。

就在三人打算入城的刹那，突然，方石寒如有所見，一勒馬韁，向曲江陵說道：「曲兄，你和鄭姑娘在此少等一刻，兄弟有事，要到那邊去轉上一轉……」

不等兩人應答，便自勒馬向官道左側的一處林木中奔了過去。

鄭雨嵐呆了一呆，道：「曲兄，這方大哥如此神秘，不知有了什麼發現？」

曲江陵畧畧的想了一想道：「如果兄弟猜的不錯，八成有人在遞什麼消息給他了！」

鄭雨嵐道：「曲兄，如果眞是如此，他又何必不要我們同去呢？」

曲江陵笑道：「這個……區區可想不明白了！不過，兄弟認爲，方兄此舉，必有深意！」

鄭雨嵐嬌滴滴的一撇嘴，道：「什麼深意，你反正是帮着他說話就是了！」

敢情，這一路行來，他們之間已然脫畧了形跡，相處的十分融洽，是以，此刻聽鄭雨嵐的語氣，竟是像在撒嬌！

曲江陵淡淡一笑，道：「姑娘，兄弟並沒有帮方兄說話，其實，以方兄爲人而言，他不會是那等瞞着別人去做什麼私事之人……」

鄭雨嵐格格一笑道：「曲大哥，我也沒有說他是那等人啊！」

她這一聲曲大哥，把曲江陵叫的心中大大一震，但他迅快的笑道：「姑娘……」

他下面的話，還未出口，只見方石寒已催馬奔來。

曲江陵連忙的問道：「方兄，你可是看到了什麼？」

方石寒道：「雷鳴雷大哥留下了暗記，咱們不用進那宣威城中了！」

鄭雨嵐一怔道：「爲什麼？方大哥，你瞧瞧天色吧，不是快黑了麼？」

方石寒道：「不錯，但雷大哥已爲我們安排了安宿之處了！」

鄭雨嵐道：「眞的麼？」

曲江陵笑道：「雷大俠怎會知曉我們幾時來到呢？他安排的住處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方石寒道：「雷大哥爲人，十分仔細，他既是留下暗號要我們前去，必是早就有了計較了！」

鄭雨嵐笑道：「方大哥，雷大叔的暗記，是指向什麼地方？」

方石寒道：「就是那片林木的東首……」

曲江陵顯然觀察得十分仔細，闖言笑道：「方兄，那東面乃是一處廟宇，莫非要我們去那廟宇中麼？」

方石寒笑道：「不錯！」

語音一頓，勒轉馬頭，接道：「咱們早些前去瞧瞧，也許……」

他忽然住口不語，拍馬疾行而去。

曲江陵看了鄭雨嵐一眼，微笑道：「姑娘，請啊！」

鄭雨嵐這時心情大爲開朗，因爲旣是雷鳴留下了暗記，足見自己的爹爹果然到了南荒一帶的了！而且，至少在目前尚未發生什麼不幸之事！

當下嬌笑一聲，催馬跟着方石寒身後而去。

三人穿過了樹林，便到了那東面的一處廟宇之前。

方石寒一躍下馬，便向山門行去。

曲江陵却打量了一眼，發現這座廟宇，竟是供的彌勒佛的「彌勒禪院」。

這時，他和鄭雨嵐也跳下了馬來，雙雙走到立在山門之前的方石寒身畔。

方石寒回顧了兩人一眼，道：「久久無人應門，只怕這廟宇乃是空的呢！」

曲江陵笑了笑，道：「方兄，待小弟入內看看如何？」

語音一頓，不等方石寒回答，便丢下馬韁，一躍越過了矮牆，落入廟內。

山門刹那間被他由內打開，三人拉馬而入。

越過長達三丈左右的前院，便是一進大殿，留

下馬匹，上得台階，入目所見，盡是塵封的蛛網，彷彿久已無人打掃。

方石寒眉頭一皺，沉聲喝道：「有人麼？」陣陣回聲，由三面彈了回來，過了半晌，却是未見有人出現！

鄭雨嵐柳眉一揚，道：「方大哥，你……沒有看錯那暗記吧？」

方石寒道：「當然不會！」

語音一頓，突然大步向神案之前走了過去。

陡然間，他臉色一變，大喝一聲道：「兩位快過來！」

曲江陵、鄭雨嵐應聲走了過來，低頭向那放置香燭諸物的石桌之上看去，不由得也同時的臉色大變！

敢情在那石案之上，有人以金剛指力，刻下了十個寸許見方的大字，寫的是：「欲尋鄭天心，速來怒龍嶺。」

曲江陵一怔道：「方兄，這……不會是那雷大俠留下的字跡吧？」

方石寒道：「當然不是了！雷大哥怎會用這等口氣來對待盟主呢？」

鄭雨嵐道：「方大哥，這又是誰留的呢？」

方石寒搖頭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啊！看來只好先找到那怒龍嶺才是了！」

曲江陵搖頭道：「方兄，有一樁事，兄弟可是大大的不解了！」

方石寒道：「什麼事？」

曲江陵道：「雷大俠如是指示方兄來此，又怎會惹出了對方之人在此留字呢？」

方石寒笑道：「曲兄，此事叫兄弟也想不出其中的原因何在，除非……」

鄭雨嵐道：「除非什麼？」

方石寒道：「除非雷大俠和鄭盟主的行動全都落入對方的算計之中了！」

鄭雨嵐臉色大變道：「方大哥，我爹和雷大叔的處境可是很危險麼？」

方石寒道：「那也不一定……」語音一頓，轉身向殿後行去。

曲江陵，鄭雨嵐不約而同的隨他向後面奔了進去。

這廟宇一共只有兩進房舍，後面的一進，已然傾圯了一半，兩廂的房屋，也都塵封寂寂，全廟不見半絲人影！

三人回到大殿，方石寒長嘆了一聲道：「姑娘，咱們還是先找怒龍嶺吧！」

鄭雨嵐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

她此刻，方寸似是已亂，竟然連話也難得多說了！

曲江陵却沉吟了一下道：「方兄，依小弟之見，咱們只怕先要找找丐帮門下子弟才好！」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曲兄之意，到與兄弟不謀而合，看來還得去宣威城中走上一趟了！」

三人拉馬出了那「彌勒陀寺」，便向宣威城而去。

他們找了一家客棧住下，由方石寒獨自出外，看看找不找得到丐帮中子弟。

直到二更過後，方石寒才回到了店中。

兩人迫不及待的向方石寒詢問，方石寒却長嘆一聲道：「那怒龍嶺實在的地點，連丐帮門下也不太明白，不過，據他們說，也許那怒龍嶺的地點在極南的南荒玉龍山之中……」

曲江陵闖言沉思道：「玉龍山？在下好像聽得家師提過這個地方！」

鄭雨嵐急問道：「眞的麼？曲大哥，你引路好麼……」

曲江陵不等她再多說，立即笑道：「姑娘，那玉龍山在雲南共分兩處，一處在麗江附近，另一處則更遠，家師提及此山之時，並未指明何處，而且，在下也未曾去過麗江一帶，如何前去，只怕還得要靠方兄了！」

方石寒道：「這到不難，反正咱們明日再走，今晚再向店家打聽一下便是！」

× × ×

第二天一早，三人便依着店家的指示，由宣威南行，直奔東川，捨却官道，直向康藏邊境的麗江行去。

過了車洪江，山野就十分難行，三人只得捨却了坐騎，改成了徒步！

他們雖是走的比常人快了兩倍，但一日一夜，也不過只能走上百里左右。

直到第五天，他們才趕到離麗江尚有百里的向雲坪。

這是一個小鎭，鎭外不遠，有一個似大的湖，叫做離海，他們在向雲坪打了個尖，便直向中江進發。

過了金河江，已然到了黃昏時分，進了中江鎭內，方石寒深深的吁了一口氣道：「曲兄，鄭姑娘，咱們今夜不能再趕了！」

曲江陵皺眉道：「方兄，百里路程不到，爲何不多趕一程呢？」

方石寒搖了搖頭道：「反正到不了玉龍山，咱們又何必夜間在山中冒險，還是找個人家，借宿一夜吧！」



方石寒發出精純指力把三幪面人點倒，驚動正向寺中窺探的幪面人，直向樹林處奔逃。

鄭雨嵐笑道：「方大哥既然這麼說，想必不會錯的了！曲大哥，咱們就在中江住一夜吧！」

方石寒笑了一笑，引着兩人在鎭上走了一轉，只見他忽然來到一間茅屋之前，舉手向門上輕輕敲了三下。

木門呀然一聲拉開，只見一名年約八十出頭的老人，探出頭來。

方石寒抱拳道：「老丈請了！」

那老人怔了一怔，道：「公子是……」

方石寒道：「在下是『鐵面天曹』雷大俠的朋友，特來拜見老丈，並想借宿一宵……」

那老人忽地笑道：「可是方公子麼？老朽等了好多天了！快快請進！」

方石寒道了謝，當下和曲江陵，鄭雨嵐跨步入內。

老人陪着三人在小小的茅屋中坐下，一名十六七歲的少年，捧出來三盞熱茶，老人笑道：「方公子，老朽這荒居沒有什麼好欵待三位，淸茶淡飯，尙祈莫要見怪！」

方石寒笑道：「冒昧拜訪，實是打擾的很！沒請敎老丈怎麼稱呼？」

老人笑道：「老朽趙寒！」

方石寒一怔，道：「老丈是華山慶福處士趙前輩？」

趙寒笑道：「不敢，老弟聽過賤名麼？」

方石寒道：「久仰大名了！今日一見，當眞幸甚……」

語音一頓，爲曲江陵和鄭雨嵐兩人畧畧作了一番介紹！

趙寒笑道：「原來是盟主鄭兄千金，難得啊！難得！」

他目光一轉，向曲江陵道：「曲老弟呢？是那位高人的子弟？」

曲江陵抱拳道：「家師人稱孤峯野客……」

趙寒一陣大笑道：「武林四奇的弟子，老朽失敬了」

曲江陵道：「不敢當，老前輩過獎啦！」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趙老，雷大哥在一路之上都留有暗記，唯獨第一道暗記留在那破廟之中，口氣十分怪異，不知爲了何故？趙老如是見過雷大哥，想必是知道的了！」

趙寒笑了笑，道：「這個麼？雷老弟人到是說過了！」

鄭雨嵐忍不住問道：「怎麼說的？」

趙寒道：「據雷老弟說，那乃是一個迷局，其目的乃是使得對方手下之人不會在路上爲難於你們而已！」

鄭雨嵐呆了一呆道：「怎麼會？」

趙寒笑道：「他用這等口氣刻石留字，使對方手下人誤以爲乃是出諸他們上司之手，自然就不會找你們生事了！否則，你們怎能平安抵此呢？」

方石寒笑道：「這到是眞的！雷大哥行事，眞正叫人佩服的很！」

曲江陵道：「趙老，雷大俠可曾在你老面前提過家師的去向？」

趙寒笑道：「言大俠麼？那雷老弟彷彿曾提起過！」

曲江陵道：「但不知道家師可是與他們走在一起？」

趙寒道：「這個……雷老弟並未說明！」

方石寒笑道：「曲兄，令師眼下，只恐怕尚未與鄭盟主聚首呢！」

趙寒道：「三位不必着急，老朽與那雷老弟見面之時，據雷老弟相告，那鄭盟主心中已然知曉了對方身份……」

鄭雨嵐忙問道：「眞的麼？但不知道那些人是誰？」

趙寒微笑道：「據雷老弟說，那具名之人，雖是言大俠，但實際主持此事之人，八成會是風塵三俠！」

鄭雨嵐聞言，呆了一呆，說道：「是風塵三俠麼？」

趙寒道：「想必不會錯的了！」

方石寒聞言搖頭道：「趙老，雷大哥和鄭盟主八成也錯了！」

趙寒道：「怎見得？」

方石寒道：「趙老，不瞞你說，那言大俠出書邀約鄭盟主之事，乃是受人所逼，究竟是什麼人脅制了言大俠，在下等來此，便是爲了此事！」

趙寒聽得一怔道：「言大俠是被人脅制之下，具名約請鄭盟主趕來南荒的麼？這……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了！」

他沉吟了一下，接道：「方老弟，這事看來好像甚是痲煩，是不是？」

方石寒道：「可不？否則在下也不會如此匆忙的趕來南荒了！」

趙寒皺眉道：「如此說來，那雷老弟可還沒有想到言大俠乃是被人所逼，因此，他們眼下的處境，到是十分危險的了！」

方石寒道：「可不？」

鄭雨嵐道：「趙老前輩，家父和雷大叔現在何處？老前輩可否指引一條明路？」

趙寒凝思了一陣，道：「姑娘，令尊和雷老弟此刻的行踪，大概已然到了麗江縣中了！」

鄭雨嵐顯然情緒甚是激動，聞言接道：「老前輩，有一處怒龍嶺，不知可是在玉龍山中？家父和雷大叔，莫非便是要去玉龍山？」

趙寒點點頭道：「不錯！他們正是要趕去玉龍山……」

鄭雨嵐不等趙寒把話說完，便道：「方大哥，咱們幾時動身啊？」

方石寒笑道：「明天一早！」

這時，那位少年已和一名老婦人捧來了菜飯，趙寒笑了一笑，向三人道：「你們一定餓了，先吃些東西果腹，也好早早歇息一番，明天一早，老朽陪你們同去麗江便是！」

語音一頓，一面讓三人入座，一面爲三人介紹，原來那位老婦人正是趙寒的老伴柳大娘，那位少年，則是趙寒的幼子趙冲。

幾人畧畧客套了幾句，便狼吞虎嚥的，吃了個飽。

一夜却也無話，次日一早，三人便在趙寒的引路之下，向麗江縣城進發。

當日申時左右，四人便到了麗江。

趙寒領着三人，進了麗江縣，竟是直趨一家門面不大的當舖。

四人在那朝奉的接待下，來到當舖後進的一間小小花廳之內，只見一位年約五十出頭的胖子，緩步打裏間走了出來，向趙寒抱拳爲禮。

趙寒爲他們引見，方石寒這才知道，這位面團團的胖子，竟是武林中甚爲有名的「南疆商隱」龍逸！

龍逸對於三人的來歷，也甚爲驚訝，當下哈哈大笑一聲，道：「原來是三位少年英俠，龍某眞是

失敬了！」

賓主坐定以後，小厮送上普洱香茗，趙寒輕咳了一聲，道：「龍兄，雷老弟來過了沒有？」

龍逸目光在三人的身上一轉，說道：「已經來過了！」

鄭雨嵐忍不住問道：「龍老前輩，他們現在何處？」

龍逸道：「三天前尚在龍某店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們說是要去玉龍山……」

方石寒笑道：「果然是去了玉龍山了！」

鄭雨嵐接道：「龍老，家父可曾說去那玉龍山中的什麼地方？」

龍逸道：「沒有！」

這時，曲江陵却道：「龍老前輩，那玉龍山中，可有一處怒龍嶺？」

龍逸看了他一眼，笑道：「老弟，你……到過那玉龍山麼？」

曲江陵搖頭道：「沒有啊！」

龍逸道：「不錯，玉龍山的第二主峯，就叫怒龍嶺，不過……」

他忽然搖頭一笑，不往下說！

趙寒不由得接道：「龍兄，你爲何吞吞吐吐的不往下講了？不過怎樣呢？」

龍逸道：「那怒龍嶺乃是玉龍山第一險境，不容易上得去！」

趙寒笑道：「咱們也上不去麼？」

龍逸道：「不錯！」

趙寒不禁皺眉道：「龍兄在此住了已有二十年，想必是去過的了？」

龍逸道：「去過！只是並未上得了那座削立千仞，無處立足的怒龍嶺！」

方石寒道：「龍大俠也上不去，足見這座怒龍嶺八成眞是一處天險絕境了！」

聽他言下之意，便是相信了龍逸之言！

鄭雨嵐粉臉變色，說道：「方大哥，倘是龍老前輩之言當眞，雷大叔和我爹爹，又怎麼上得了去呢？」

龍逸笑道：「姑娘，盟主和雷兄如是要去怒龍嶺，龍某可是有些不信了！」

趙寒沉吟了一下，道：「龍兄，也許……那怒龍嶺有可以攀登之處也不一定吧！」

龍逸搖頭道：「決無可能，除非……」

他拍了拍挺出的肚皮，又道：「除非有人從山頂上垂下一根鐵索！」

方石寒笑道：「那怎麼可能？既是無人上得去，當然無法由上面垂下鐵索來的了！」

鄭雨嵐芳心焦慮無比聞言接道：「方大哥，不管怎樣，我們應該先去找找我爹才是啊！」

方石寒道：「那是自然！」

他目光轉向龍逸，接道：「龍大俠，盟主和雷大哥來此之時，可有別人同行？」

龍逸道：「沒有！」

曲江陵接口道：「家師呢？他沒有在麗江現身麼？」

龍逸道：「言大俠麼？龍某未曾見到！」

曲江陵皺眉道：「這就奇了……」

龍逸接道：「曲老弟，令師也來了嗎？」

曲江陵道：「可不？莫非……」

方石寒不容多說，立即接道：「龍大俠，此事可說全由方大俠而引起，料不到的，那是雷大哥和鄭盟主顯然並未向你說明啊！」

龍逸道：「龍某隱居南荒，本就不想多問武林之事，盟主不說，那是沒有什麼奇怪之處，何況，兄弟根本就沒有問過他們來此作甚呢？」

他語音一頓，接道：「看來這南荒地面，一定是出了什麼大事了！」

方石寒笑道：「大事不一定，這可能是很麻煩而已？」

龍逸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方老弟，這南荒一帶，一向都十分平靜，想不到忽然熱鬧起來，龍某隱居的願望，當然再也難以維持下去的了！」

方石寒笑道：「打擾龍大俠，實在心中不安！無奈此事關係重大，無法不驚動你龍大俠，尚望龍大俠恕罪！」

龍逸道：「方老弟見外了！你老弟言下之意，似是還有什麼話要向龍某查詢，是不是？」

方石寒道：「區區正有此意！想龍大俠居此長久，玉龍山如是有什麼奇材異能之士，別人不知，龍大俠一定不會不知的了！」

龍逸搖頭道：「方老弟，龍某雖然在這裏住了二十年，但却從未聽說玉龍山有過什麼傑出的武林人物……」

方石寒道：「龍前輩已說沒有，那一定是眞的了！」

他回顧了趙寒一眼，道：「趙老，看來那脅制了言大俠之人，八成是來自中原地帶的了！」

趙寒道：「老弟想得與老朽一般！」

龍逸皺眉道：「趙兄，中原武林道上，有什麼人竟有這大的胆子？」

趙寒道：「難講的很！利之所趨，人人爭之若鶩，何況又是爲了武林秘笈石城遺書呢？此事在見到盟主之前，咱們似是不用多費猜疑了！」

「南疆商隱」龍逸點了點頭，道：「趙兄說的是，此事似是要等見到言大俠之後，才能窺見端倪的了！」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趙老，就晚輩之見，要想見到言大俠，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呢！」

曲江陵道：「方兄，不論結果如何，本人認爲，正是先設法找到家師才是！」

方石寒道：「那是自然！但關鍵却在，如不先將盟主找到，只怕絕對無法找到言大俠！」

他語音一頓之間，鄭雨嵐忽然尖叫道：「方大哥，咱們這就動身前去玉龍山不好麼？現在天色還早的很啊！」

方石寒沉吟未答，曲江陵已搶着接道：「是啊！咱們何不早些動身呢？也許……」

方石寒一見兩人的神情，便知自己如再阻攔，說不定他們就會獨自行動，當下慨然道：「也好，咱們連夜去到玉龍山也好……」

他作了決定，頓感心頭一鬆。

那龍逸却呵呵一笑道：「四位如此心急，倒是大出龍某意外，但此事關係重大，龍某就是想留四位盤桓一陣，只怕也不大可能了！」

曲江陵笑了笑道：「龍大俠盛意，曲某等心領了！」

方石寒也微微一笑道：「龍大俠可願與我等同往？」

龍逸聞言，淡淡一笑，說道：「老弟，龍某本有此心，只是，明日午時之前，龍某却無法離開麗江！」

趙寒道：「爲什麼？」

龍逸道：「說來不怕趙兄見笑，兄弟這個當舖的門面雖然不大，但生意却是甚爲興盛，明日午時之前，野人山有一位大客戶要來和兄弟商討一椿大生意，如果成交，兄弟至少可以賺上十萬黃金，所以兄弟不能離去。」

趙寒一怔道：「十萬両黃金麼？」

龍逸道：「可不？」

趙寒搖頭道：「趙某一生，連一萬両金子也沒見過，這等大數目的交易，在兄弟聽來，可眞有些駭人聽聞了！」

龍逸笑道：「野人山藥材極多，龍某常與他們交易，其中大宗買賣，便是藥材了！至於當舖，那不過是兄弟捨財之處而已！」

方石寒聞言一怔道：「捨財？莫非龍大俠的當舖，是免息收當各種物件麼？」

龍逸道：「老弟，你說對了一半，龍某這家當舖，不但免息，而且還免受抵押之物！」

趙寒笑道：「信用當？」

龍逸道：「不錯！」

方石寒道：「龍大俠一片善心，實叫人欽佩的很！」

龍逸笑道：「老弟，這也算不得什麼，龍某常常一年中只做一兩椿大生意，而其盈利所得，足够龍某免息借貸此間朋友十年有餘，錯非龍某有一片貪心，就算把全年利潤拿出十分之一，此間朋友少不得人人成爲巨富了！」

趙寒哈哈一笑道：「龍兄不失爲商本色，老朽是敬佩的很！」

龍逸道：「趙兄莫要過獎，明日黃昏之後，老弟定將趕到玉龍山與諸位相會。」

趙寒道：「如此正好！我等告辭了！」

當下四人辭別了「南疆商隱」龍逸，出了麗江城，向西北的五龍山趕去。

夕陽落山，晚風漸起，四人脚程極快，不消一個時辰，便已到了玉龍山中。

勇闖怒龍嶺

那怒龍嶺的形狀，龍逸已然向他們提過，是以四人並不費事，便找到了怒龍嶺的所在！

不過，這時天色已黑，眼前所見，只是一片寂黑的岩石，不見一棵樹木。

方石寒仰頭打量了一下那壑立千仞的山勢，長長一嘆道：「龍大俠沒有說錯，這怒龍嶺果然十分險惡，簡直是無人立足之處……」

曲江陵道：「方兄，咱們今晚，只怕無法攀登了？」

方石寒道：「休說今晚，就算是明日白天，咱們恐怕也無法攀登啊！」

鄭雨嵐道：「方大哥，我爹和雷大叔是否到了此處，怎的不曾見到他們呢？」

方石寒道：「這個……只怕雷大哥和盟主已然上了這怒龍嶺的絕頂了！」

鄭雨嵐道：「怎麼會？這怒龍嶺的山形，方大哥不是說無法攀登麼？」

方石寒笑道：「表面上固然如此，但實則並不一定無法攀登啊！別人不說，兄弟相信，那龍逸八成就攀上過這怒龍嶺。」

趙寒道：「老弟，你……這是何意？」

方石寒道：「趙老，在下覺得那龍逸的爲人，大大不可信任！」

趙寒道：「老弟看出什麼徵兆了？」

方石寒道：「他言過其實，使人不得不心中生疑！而且他不肯與我們同來，其中就有原因……」

他此言一出，三人無不爲之一怔。

鄭雨嵐道：「方大哥，他那裏言過其實了？」

方石寒道：「他誇言明日一樁買賣，可以淨賺十萬黃金，便是不可能之事。」

趙寒笑道：「對啊！老朽就是有些不信！」

方石寒道：「趙老，以常情而言，藥材的利潤，又能有多少？十萬兩黃金，那又要買賣多少藥材呢？」

趙寒道：「就算利潤很高，也不會高過二成，十萬兩黃金利潤，豈不是要作上五百萬兩以上的交易麼？」

方石寒道：「可不是，就在下的看法，這等地帶，決不會有這麼大的交易可做！」

鄭雨嵐道：「方大哥，照你的看法，莫非這龍逸的爲人，甚是可疑麼？」

方石寒道：「不錯！」

幾人說話之間，已然轉到一處山峽。

突然，曲江陵手向不遠處一指，道：「方兄，那邊好似有燈……」

方石寒聞言之際，目光也已瞧到近處有着一盞隱約的燈火，閃滅不定，當下接道：「咱們過去看看！」

展開身形，如飛般奔去。

三人一言未發，隨在他身上跟去。

兩地距離，不過十里左右，眨眨眼之間，四人便已趕到那燈火之處。

臨近一看，原來是一處隱在林木中的小廟。

敢情離開了怒龍嶺，便到處皆有樹木。

四人停身廟前，畧一打量，便由方石寒大步上前，扣打門上的銅環！

過了沒有一會兒，山門呀然拉開了一半。

一名年約五十出頭的老和尚，探出頭來，目光灼灼的在黑暗中閃動，喝道：「什麼人？」

方石寒目力過人，一瞥之間，已然瞧出這位衣着甚是破爛的老和尚，不是等閒之人，因此一笑接道：「大師父，在下等乃是山行迷徑之人，特來借宿……」

那和尚緩緩的把山門全部打開，向方石寒身後三人打量了一眼，道：「施主一行是四人麼？」

方石寒道：「不錯！大師父行個方便吧！」

和尚一笑，合十道：「施主們請入內便是！」

方石寒道了一聲謝，招呼了趙寒等三人，一同隨着那和尚跨入山門之內。

這廟宇不大，山門內只有丈許寬的一個天井，天井的盡處，便是大殿，大殿之後，只有兩三間矮房，大概是客房和廚房。

一行人入了佛殿，那和尚笑了一笑道：「四位施主請到客房坐坐吧……」

竟然領着四人向左手的一間小廳走去。

小廳內點了一盞長明燈，甚爲昏暗，但在一張方桌的後面，却坐了一人。

方石寒一見，不禁爲之一怔。

急行兩步，抱拳道：「方石寒見過楊幫主！」

敢情此人乃是丐幫幫主「千里神乞」楊騰。

楊騰呵呵一笑道：「老弟，你才來麼？老夫計算行程，你至少應在兩天之前抵達才是啊！」

方石寒一面爲他們引見，一面笑道：「不瞞幫主說，錯非是鄭姑娘同行，在下只怕到的還要早上兩三天呢！」

楊騰和趙寒等畧畧見禮，接道：「老弟，屠琅呢？一路行來，莫非你沒有碰到他麼？」

方石寒道：「沒有啊！屠天曹可是與幫主一道來到了南疆了麼？」

楊騰道：「可不？五天之前，屠兄要去迎候你們，不知怎會與你們錯過了？」

鄭雨嵐緩展柳眉，道：「幫主前輩，那屠伯父會不會出了什麼岔子？」

楊騰道：「難說……」他沉吟了一下，接道：「按理，他大概不會與你們錯過，除非你們不曾由麗江這一路而來！」

趙寒道：「兄弟等正是由麗江而來！」

楊騰道：「這就奇了！」

他目光一亮，接道：「趙兄等人在麗江之時，可曾去過『南疆商隱』龍逸那裏？」

趙寒道：「去過了！」

楊騰道：「屠兄下落，龍逸沒有對你們說起過麼？」

趙寒道：「沒有！」

楊騰臉色一變道：「沒有？他……莫非也未見到屠兄嗎？這怎麼可能呢？」

方石寒道：「幫主，那龍逸的爲人，在武林中口碑如何？」

楊騰道：「他麼？介乎正邪之間！」

語音一頓，楊騰臉色一沉，接道：「老弟，你問此話，可是認爲這位商隱大有問題麼？」

方石寒道：「晚輩正是覺得他有些可疑！」

當下把見到龍逸時經過，畧畧說了一遍！

楊騰冷冷一笑道：「老弟，你不說，老夫到不覺得什麼，經你一提，到叫我想起來了……」

趙寒道：「那龍逸隱居南疆廿年，到底再打的什麼主意，確是大有叫人不解之處，幫主來此之時，可曾跟他碰過面麼？」

楊騰道：「當然見過了！否則，老夫也想不出他有可疑之處了！」語音一頓，接道：「六日前老

夫與屠兄見他之時，問他鄭盟主可曾來過，他推說不知，但當老夫要他同來玉龍山之時，他竟然推說第二天有着大生意要做，居然和對你們所說的相差無幾，足見他乃是信口胡言的了！」

方石寒笑道：「幫主，那屠天曹如果去到龍逸處等候我們，只恐已中了他的道兒了！」

趙寒道：「楊幫主，趙某認爲，像龍逸這等口是心非之人，咱們何不先將他解決掉呢？」

楊騰冷笑一聲道：「那是自然饒他不過的了！不過……」

鄭雨嵐道：「幫主叔叔，不過什麼？難道你老還下不了手麼？」

楊騰道：「那到不是！老夫之意，在屠兄下落未曾查明之前，咱們不可冒失行事！」

方石寒道：「幫主前輩，鄭盟主的下落，可有消息？」

楊騰道：「沒有！」

鄭雨嵐臉色慘變，叫道：「方大哥，我爹會不會也被那龍逸做了手脚！」

方石寒搖頭道：「姑娘莫要激動，龍逸胆子確大，但我諒他還不敢動腦筋動到盟主身上……」

說話之間，那老和尚已經着兩名小沙彌，送了四碟小菜和一鍋稀飯上來。

五人一面吃，一面商量着今後行止，直到三更方罷。

鄭雨嵐因爲是女兒之身，獨自佔了右手那一間廂房安歇，其餘幾人，則都在佛殿中的蒲團上調息打坐。

四更過後，方石寒突然一驚而醒！

他輕輕的拉了一下身旁的曲江陵，用傳音之術道：「曲兄，外面有人！」

曲江陵一躍而起，就待向外奔去，但方石寒怎會容他冒失，一用力，將曲江陵拉了回來，又道：「曲兄，少安毋躁，你且把楊幫主等人叫醒，兄弟先出去瞧瞧……」

語音一落，立即騰身縱上大殿的正樑，順着那木簷，慢慢向殿外的屋簷行去。

他宛如一隻貓般，翻上了大殿屋脊，然後沿着右面的屋角，落入廟外。

只見他急如一溜烟般的向遠處而去，奔行了約有里許，這才掉回頭向小廟而來。

當他離開小廟的小門尚有十丈左右，立即發現，在那小門之外的雪地上，站了三個身穿夜行衣的大漢。

另外有一個身着長衫之人，此刻正蹲在小門右側的圍牆之上，向內張望！

方石寒淺笑了一聲，暗道：「他們胆子果然不小，我如不能够將他們留下，那眞是要被他們恥笑了！」

心中轉動着念頭，人已緩緩的向前移動。

直到離那站立三人尚有丈許遠近，這才停下身子，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凝聚了全身功力，出指向那站立的三人遙遙發指！

方石寒一身精純的功力，這時可充分的表現出來了。

一眨眼之間，那站立的三人，竟被方石寒迅快發出的三指所擊倒。

三人倒地之聲，雖然驚動了那蹲在矮牆上面的人，他畧一回顧，不禁呆了一呆，但他却十分機警的一閃身，不向同伴倒地之處落下，而是斜斜掠起丈許，直往右面的樹林中躍去。

方石寒冷哼了一聲，立即展開絕頂輕功，風馳電掣一般的追去。

三十丈不到，方石寒已與那人相差不足丈五遠了！

他怒喝一聲道：「閣下再不站住，可莫怪方某出手取你性命。」

那人一聽方石寒的聲音，竟然立在身後，不由得大吃一驚，立即止步不前。

他迅快的轉過身來，目光電一般射在方石寒身上。

方石寒怔了一怔！但他立即大笑道：「果然是你們這一夥人啊……」

敢情這人乃是龍逸當舖中的朝奉！

方石寒語音一頓，又接口道：「閣下怎麼樣稱呼？」

那朝奉冷冷接道：「區區麼？惡朝奉黃刮皮，你沒有聽人提過麼？」

方石寒到眞是沒有聽人提到過他，當下笑道：「無名之輩，方某自是不用打聽了！」

黃刮皮嘿嘿一笑道：「娃兒，你乳臭未乾，却是口氣不小啊！」

方石寒道：「姓黃的，那龍逸現在何處？鐵心天曹屠琅大俠，可是被他們囚禁了？」

黃刮皮笑道：「不錯，屠琅太不識好歹，龍大哥已將他點了穴道，囚起來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至於龍大哥，他此刻已然進了那小廟，只恐你同來之人，全都中了他的道兒了。」

方石寒聞言心中一震，但他并未聽到廟內有什麼動靜，是以心中又大爲釋然，冷冷一笑，道：「黃刮皮，你別吹牛了。」

黃刮皮道：「娃兒，你若不信，爲何不立即去

廟中查看一下？」

方石寒道：「方某自然要回去查看！不過，少不得要勞動閣下一同前去，你想溜麼？那可辦不到了。」

黃刮皮閱言一怔！

他想不到這少年人竟是如此精明，自己本想騙他回廟，居然被對方識破，惱羞成怒，臉色一沉，喝道：「娃兒，你自大的很啊……」

突然一揚手，只見三縷白光，電閃射來。

兩人相距已不過六尺，一旦出手，在黃刮皮心想，自是可將對方擊倒了。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却是方石寒武功之高，高得大大叫他吃驚不已。

僅是那呼吸頃刻之間，方石寒已飛身而起，打黃刮皮的頭上一飛越過。

黃刮皮也甚為機警，眼見方石寒向自己身後落去，當即立地旋身，雙掌併出，向方石寒拍出。

他只是忽畧了一點，方石寒在飛身而起之際，已然想到黃刮皮會向他出手，故而右手已發出一股掌力，黃刮皮兩掌剛自拍出，陡感呼吸一緊，頓時，立脚不牢，被方石寒的掌力迫得向後一連退了七步！

方石寒冷笑了一聲道：「黃刮皮，你這些花樣最好莫在我面前耍……」

語音一頓，大步上前，一把抓住了黃刮皮的右腕。

黃刮皮臉色大變，驚聲道：「你……你要怎麼樣？」

方石寒笑道：「領我去把屠琅接來此處！」

黃刮皮大為着急的道：「那怎麼成？龍大哥會要了我的命啊！」

方石寒冷笑道：「你如不去，方某立刻便要你死！」

黃刮皮怔了一怔，道：「你……不會吧？」

顯然，他一點把握也沒有了！

方石寒道：「區區為何不會，那龍逸如果眞在廟中，他必然無法出來的了！」

黃刮皮閱言，將信將疑，道：「眞的麼？莫非……廟中之人，并未入睡？」

方石寒道：「當然沒有睡，否則在下又怎會知曉爾等到來。」

黃刮皮被他此言提醒，心中果然不再存疑，當下接道：「方公子，既然如此，在下便領你去見屠天曹便是。」

方石寒道：「很好，咱們早些前去麗江……」

黃刮皮道：「那屠天曹便是囚在此山之中，咱們不用去到麗江了。」

方石寒閱言，有些感到意外，接道：「原來就困在此山之中麼？」

黃刮皮道：「可不？」

方石寒道：「快些領路……」

黃刮皮當下不再說話，轉身引了方石寒向那怒龍嶺的左側山麓行去。

兩人來到那峯麓的一處峭壁旁邊，只見黃刮皮伸手在石壁上一人高之處一按，頓時呀然一聲，露出一個可容一人進出的門戶來。

方石寒道：「這是什麼所在？」

黃刮皮說道：「龍逸藏物之所，也是他囚人之處！」

說話之間，引着方石寒向門內行去。

雖是在黑暗之中，方石寒依然看的很遠，只見那石門之內，乃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在甬道的盡頭，有着一點光亮。

黃刮皮在前，緩緩而行，方石寒在他身後有三步之外，如果黃刮皮想弄什麼鬼，他只消一伸手便可將他先行點倒在地。

兩人走了約莫里許遠近，那前面光亮已可瞧的十分清楚，敢情乃是一盞氣死風燈！

黃刮皮走到那盞燈下之後，回頭向方石寒說道：「方公子，由此入內，便是龍逸囚人藏物的石庫了。」

方石寒目光所見，那燈下丈許之外，果然又有一道門戶，黃刮皮正用雙手向那石門上的一個突出來的門環上按了下去。

方石寒凝神戒備，如果黃刮皮想搗什麼鬼，他自信尚有避開的機會。

黃刮皮雙手一按之下，那石門吱呀一聲，接着便是一陣鐵鍊轉動的聲响，石門慢慢的向內拉開。

一縷光綫，由門中射了出來。

黃刮皮當先向內行去。

方石寒揚了揚劍眉，緊緊隨在黃刮皮的身後，跨入石門竟然是一所大廳般的所在，兩丈高的石頂之上，掛了一盞十分明亮的長明燈。

大廳的後段兩側，各有一個門戶，門戶之內，十分幽暗，瞧不出究有多深。

方石寒哼了一聲道：「黃刮皮，那屠天曹可是囚在這大廳後的石洞之中麼？」

黃刮皮道：「不錯！」

他指了指右側的門戶，說道：「就在這石洞裏面了。」

方石寒道：「有沒有看守之人？」

黃刮皮搖頭道：「沒有！」

方石寒閱言一怔，詫道：「沒有？不怕他逃走麼？」

黃刮皮笑道：「屠天曹穴道已被制住，怎能够逃走？」

方石寒吃了一驚道：「他如是穴道被制，又沒有人看守，豈不要餓死了麼？」

黃刮皮道：「怎麼會？龍逸每隔一天，便要來此一趟，雖然給屠天曹的食物不多，但至少不會容他餓死！」

方石寒不再多問，喝道：「快快領我去見屠大俠。」

黃刮皮應了一聲是，領着方石寒向右手的門中行去。

入內約莫丈許，只見兩側又各有一道門戶。門戶之上，開了一個尺許大小見方的小洞。

黃刮皮在昏暗的燈光之下，打開左邊的一道石門，只見乃是一間只有丈許大小的石室，室內的地上，躺着那位鐵心天曹屠琅。

方石寒伸手先制了黃刮皮一處脈穴，這才俯下身去，打懷中掏出一顆固本培元的靈丹，餵入屠琅口中，這才探手拍開屠琅被制的穴道。

屠琅長嘆一聲，翻身坐起。

方石寒微笑道：「屠老前輩，你……你不妨事麼？」

屠琅目光在方石寒身上一轉，道：「老弟，那龍逸呢？你們見到了他沒有？」

方石寒道：「見到了！不過，在下對他的為人甚是不恥，故而幸未着了他的道兒！」

屠琅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道：「老朽不察，幾乎送了一條性命，老弟能看出他的奸詐，眞叫老朽佩服的很……」

方石寒道：「老前輩可曾見到了盟主？」

屠琅道：「沒有！」

他想了一想道：「楊幫主寄身怒龍嶺側面的山廟之中吧！不知老弟曾與他見過面？」

方石寒道：「見到了！」語言一轉接道：「屠兄，此間不是善地，如果你方便行動，咱們先回那山廟之中吧！」

屠琅道：「很好，老朽并無不適，除了飢餓以外，可說一切正常。」

說話之間，人已站了起來。

他目光忽然狠狠的盯在黃刮皮的身上，又道：「老弟，此人也不是什麼好人，你打算如何處置他呢？」

方石寒笑道：「留他在此，等那龍逸到來。」

「鐵心天曹」屠琅道：「那怎麼可以？此人可饒他不得……」

這時，黃刮皮竟大叫道：「方公子，你可千萬不能將小人丢在此處啊……」

言下之意，顯然十分害怕！

方石寒即向屠琅道：「屠兄，你大可放心，那龍逸八成已來不了此間了。」

屠琅道：「為什麼？」

方石寒道：「如果在下料的不錯，那龍逸八成已為楊幫主等人拿下了。」

屠琅道：「那很好啊！咱們到可以不担心他會被龍逸救走了。」

方石寒目光一轉，兩人迅快的出了那山中石洞，到了那分道的大廳，他忍不住低聲道：「屠老，咱們要不要把這石洞察看一下？」

屠琅道：「老弟，咱們此刻只怕不宜再多躭擱了，還是先回那小廟中如何？」

方石寒畧一沉思，知道屠琅之言，并非無理，當下接口道：「也好，反正知道了這地方，隨時可以再來。」

兩人出了石洞，依照那黃刮皮的手法，將石門掩上，這才回轉那小廟。

進得廟來，已是四更過後，但楊騰等人，并未歇息，似是正在等他們回來。

不過，屠琅居然同時而來，倒也大大出乎了衆人的意料之外。

方石寒把此行經過，畧畧的說了一遍，只聽得衆人大為驚訝不已。

曲江陵適時把廟中發生的事情，也向方石寒作了一個說明，原來正如方石寒所料，那龍逸果然是獨自前來，不過，有些出人想像的，則是他們并未將龍逸拿下，結果仍是容他走脫了。

方石寒閱言，暗道不妙，屠琅可就忍不住掉頭向外行去，口中喝道：「龍逸既是逃走了，那黃刮皮留在那石洞之中，大不妥當，待老夫先去將他斃了……」

方石寒忙道：「屠老且慢……」

屠琅道：「黃刮皮如被龍逸救走，咱們的底細，豈不會都揭穿了麼？老弟留住老夫，究竟是何意思？」

方石寒道：「晚輩之意，應是大家同去！」

屠琅閱言一怔，道：「全去麼？為什麼？」

方石寒道：「且等到了那裏再說吧！」

他回頭向楊騰道：「楊幫主，你老要不要去那石洞中察看一番？」

楊騰笑道：「當然要去！」

當下他喚來那名僧侶，囑咐了幾句，這才一笑而起，道：「方老弟，咱們走……」

一行六人，在屠琅引路之下，迅快的向那座石

洞而去。

他們行動極快，不消片刻，便已抵達了那石洞之前。

不過，那原已被方石寒和屠琅關閉了的石洞大門，此刻竟然大開。

方石寒一見，臉色不禁大變，皺眉道：「這石洞大門，怎地開了？」

語音未已，人已向那石洞之內奔去。

曲江陵，趙寒，屠琅三人，更是毫不怠慢，隨在方石寒身後，如飛般跟入。

楊騰和鄭雨嵐雖然慢了半步，但也和他們相距不足五尺。

六人身軀剛自入洞，那道石門宛如有人操縱一般，迅快的關上，石洞之內，頓時顯出一股陰森氣氛！

方石寒一馬當先，向內而行，直向那甬道盡頭的燈亮之處而行。

但他目光所及，只見那前面的石門，却是緊閉着。

屠琅搶先一步，便待向那石門之上推去。

突然，丐幫楊幫主大喝一聲道：「屠兄不可冒失。」

屠琅伸出去的手，驀地收了回來。

但他口中却道：「幫主為何喝阻？」

楊騰道：「屠兄，如果本座料想的不錯，在你和方老弟轉去之後，這兒已然有人來過，并且，還安排了什麼陷阱，等待我等自己誤觸……」

屠琅皺眉道：「這……怎麼可能？」

他話音未已，陡地打洞中傳來一陣森森冷笑之聲。

這笑聲來的非但突然，而且彷彿是由四面八方同時傳來，叫人摸不清發笑之人，究竟是藏身在何處。

屠琅聽得笑聲，話音一頓，大喝了一聲，道：「什麼人？」

他喝聲方歇，那冷笑之聲，也已然斂去。

接着，有人低聲道：「能够識破本公子安排之人，想必是大有來歷的了！何不報上名來，且容本公子衡量衡量你的份量？」

楊騰聽的連連皺眉，心中暗自忖道：「聽說話之人的口氣，好像年紀不大，但不知道他是什麼路數……」

心中轉動念頭，口中却道：「老夫丐幫幫主楊某人，你聽說過沒有？」

那低沉的聲音哼了一聲道：「原來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這就難怪了！」

那聲音微微一頓，又道：「不過，憑楊幫主之名，可還沒放在本公子眼下！」

屠琅顯然大感忍耐不住，怒喝一聲，叱道：「你是什麼人？藏頭露尾，逞什麼英雄，吹什麼大氣呢？」

楊騰也乾哼了一道：「閣下口氣不小，但不知是那方高人，可否現身一見？」

方石寒在他們說話之時，一直凝神閉目，冥心垂首，看樣子，乃是想找出說話人的藏身之所！

只是，對方正是隱藏得十分奇妙，任由方石寒全神貫注，也竟察不出絲毫痕迹來。

楊騰話音一落，那人立即接道：「楊幫主，那姓屠的作過本公子階下之囚，實在不配與本公子答話，如果他胆敢再信口胡言，恕本公子不回答你們了！」

屠琅聞言，只氣得七竅生烟，正待破口大罵對方，楊騰連忙道：「屠兄，莫因私怨誤了鄭兄安全啊！」

這句話對屠琅可是起了極大的作用！

他終於强自忍下了怒意，長嘆了一聲，低下頭去！

這時，那低沉的聲音立即傳來道：「屠琅，你能從善如流，低頭自嘆，足見尚有羞恥之心！也不愧是武林盟主手下的二大天曹之一了！」

方石寒聞言，不由得一呆，暗道：「莫非這人眞有隔山窺人的功夫麼？他怎地彷彿親眼見到我們的行動呢？」

忖思間，楊騰已接道：「閣下好像對咱們行動，瞭如指掌一般，可是閣下能看得明白咱們的舉動麼？」

那低沉的聲音道：「不錯，本公子正是瞧得明明白白，是的，本公子奉勸你們莫想打什麼歪主意，未得本公子同意之前，你們想離開石洞，只怕不大容易的了！」

一直沒有說話的方石寒突然大笑道：「尊駕好大的口氣，區區就不信你能困的了我們！」

那低沉的聲音道：「你是什麼人？這兒有你說話的餘地麼？」

敢情他對方石寒有些瞧不起！

方石寒大笑道：「在此之人，人人皆有發言地位，閣下別太自大才好！」

那低沉聲音道：「你年紀不大，說話到也很傲，本公子到是十分喜歡像你這等人，咱們何不交個朋友呢？」

方石寒道：「你想的很好啊！不過，在下至少要先看看你的誠意如何！」

那人失笑道：「什麼誠意？本公子到眞不知道

你指的是什麼了！」

方石寒道：「很簡單，第一樁，你得現身讓我瞧瞧你長的什麼樣子！其次……」

那人大笑道：「相親麼？閣下很可笑啊！」

方石寒冷聲道：「在下並不覺得可笑，如果閣下長的是倒吊眉，三角眼，在下就無法與你交往的了！」

那人道：「你放心，本公子雖非如同玉樹臨風，但一向却也風流自賞！你且說出你那第二件事是什麼吧！」

方石寒道：「第二件麼？區區先要明白，咱們的立場，到底是敵是友，其間相差多少距離！」

那人道：「其距離不過是一念之間而已！」

方石寒道：「第三……」

那人道：「還有第三麼？」

方石寒道：「不錯，這第三樁，可是十分重要了！」

那人大笑道：「請講！」

方石寒道：「咱們來此用意，乃是為了查探那『南疆商隱』龍逸的下落，閣下可願將他交將出來麼？」

那人聞言，似是正在考慮，半晌沒有作答。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怎麼？閣下如是難作決定，咱們不妨暫時擱下此事，你先出來吧！」

那人道：「却也使得，不過……」

他話音頓了一頓，又道：「本公子在未曾看出你們到底有什麼能耐之前，還不便現身！」

方石寒皺眉道：「閣下毛病不少啊！」

那人道：「本公子對你們已是十分客氣了！否則，只怕你等人人都已陷身絕境了！」

方石寒哈哈大笑，道：「好說！閣下到是狂的很！」

那人應聲傳來一陣大笑，道：「不錯！本公子的名號，正是沾了一個狂字，如是不狂，又怎能使人稱『南荒狂俠』呢？」

「南荒狂俠」四字，對他們都十分陌生，方石寒看了看楊幫主，楊騰搖了搖頭，顯然，此人如果不是什麼後生之輩，那便是從未踏入中原一步了！

方石寒心中暗暗琢磨了一下，笑道：「閣下如果以狂而自傲，在下到是有些不服氣了！」

那人冷冷一笑道：「本公子已知你也很狂，不過，本公子向來是遇狂更狂，你如果想試試狂人的味道，本公子定可叫你滿意！」

方石寒道：「那敢情好，閣下有什麼手段，不妨先使出來瞧瞧！」

那人呵呵笑道：「本公子想先請教你的大名，你敢不敢說出來？」

方石寒笑道：「有何不可？在下姓方，草字石寒，閣下必是不會知曉的了！」

那人忽然哦了一聲道：「你就是方石寒？怪不得有這等過人的胆量了！」

聽他言下之意，彷彿知道方石寒的一切了！

方石寒吃了一驚，口中暗道：「他怎會知道我的來歷呢？俗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了解我，而我對他可謂懵然不知，試問這個仗要怎麼打下去呢？」

尋思之間，只聽得那人又道：「南海傳人，狂妄一些，並無不可，但你既然入我洞中，只怕也不容易出去的了……」

方石寒不再猶豫，大笑了一聲道：「閣下的名姓，可否見告？至於出不出得你這座石洞，在下到不太關心！」

那人聞言，接道：「本公子名姓，並無不可告人之處，不過，你們如想知道，至少要等到出了石洞，或我進了這重門戶之後才成！」

方石寒沉聲道：「很好，咱們就這麼約定！」

他語音一頓，立即向楊騰笑道：「幫主，咱們是退出洞外，還是向內攻去？」

楊騰笑道：「當然入洞了！」

方石寒道：「好，晚輩遵命向內進攻！」

身形一轉，大步向那緊閉的石門行去！

楊騰道：「老弟小心……」

方石寒笑道：「晚輩曉得……」

他伸手向那石門之上按去！

那石門的開關，似乎與外面的大門有些不同，是以方石寒這一按並未按開！

方石寒目光一轉，突然伸手由腰際拔出一柄七首般小刀，認準了那石門的縫隙，運力揷了進去！

鄭雨嵐嬌聲道：「方大哥，小妹這兒有一柄削金斷玉的寶劍，你要不要用？」

方石寒搖頭道：「不用了！」

只見他右手動力一撥，那石門突然發出一陣卡察之聲，顯然方石寒手中的利刃，已然割到了石門上的鉸鏈！

楊騰大步上前，舉手一掌，向着石門之上拍下去！

衆人耳中只聽得轟然一聲，那石門竟是應手向內跌倒過去！

石門一倒，那先前說話的「南荒狂俠」哈哈大笑道：「方兄台，你這支七首很犀利啊！本公子沒有料到，你竟有這等神兵利器，看來這石洞困你不住了？」

方石寒笑道：「不敢當，閣下客氣了！」

語音一頓，接道：「咱們已然進了這道石門，閣下總該報出名號，現身一見了！」

「南荒狂俠」笑道：「本公子姓柴，單名一個弘字，你們之中，可有認得柴某的麼？」

方石寒搖了搖頭，尚未說話，楊騰已大聲道：「你姓柴麼？隱居南荒之地，如有姓柴的高人，想必與那號稱『苗疆一道』，武魔柴大痴前輩總有些關係吧？」

柴弘沉聲說道：「楊幫主，你認得那位柴王爺麼？」

楊騰道：「楊某幼年時代，見過柴前輩幾次！但這四十年中，却是未曾謀面了！」

柴弘道：「王爺近三十年只在苗疆和南荒一帶行走，你沒有見到他，那自然不足為怪的了！」

楊騰道：「柴兄台，你與武魔前輩，怎麼樣稱謂？」

他這麼說，似是已認定柴弘與柴大痴有關係的了！

柴弘沉吟了一下，接道：「不錯，柴某與王爺乃是父子關係！」

楊騰微微一驚，說道：「原來是柴公子，失敬了！」

柴弘冷冷道：「幫主不用客氣，柴某這半生來，可從來不以先父餘蔭創名，幫主最好少提先父之事吧！」

楊騰道：「柴前輩莫非過世了麼？」

柴弘道：「不錯！先父已在年前過世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楊幫主，柴某想向你領教，你們不遠千里而來，為了什麼？」

楊騰笑了笑，道：「柴兄弟真的不知還是假裝的呢？」

柴弘道：「柴某當然是不知道的了！」

楊騰忍不住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柴兄弟，你可曾見到了武林盟主鄭天心鄭大俠？」

柴弘道：「見到了，又如何？沒見到，又如何呢？」

楊騰道：「當然有差別了！」

柴弘道：「怎樣的差別？幫主何不說出？」

楊騰道：「如果你沒有見到鄭盟主，咱們少不得要多費一番心血，來查明鄭盟主的下落，反之，那咱們就可以找你問那鄭盟主下落便是！」

柴弘道：「原來如此……」

楊騰道：「柴兄弟到底見到鄭盟主沒有？」

柴弘笑道：「目下尚未見到！」他語音一頓，

鄭雨嵐不禁大聲道：「我當……他現在何處？」

柴弘哈哈一笑道：「原來姑娘是鄭盟主的千金麼？幸會了！」

他一直未曾現身，居然口稱幸會，足見他必是有什麼特殊的方法，可以看得見場中諸人的了！

鄭雨嵐叫道：「柴公子，我當……那龍逸已經見過了他老人家，你怎會還沒有見到呢？」

柴弘道：「本公子如是和他們見了面，結果只怕要叫姑娘傷心了！」

鄭雨嵐道：「為什麼？」

柴弘道：「這中間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明白，姑娘還是莫問的好！」

方石寒接道：「柴兄，你肯不肯現身與兄弟等見上一面呢？」

柴弘道：「此非其時也！」

方石寒道：「那要到什麼時候？」

柴弘道：「怒龍嶺上！」

方石寒皺眉道：「怒龍嶺？這麼說來，閣下便是那劫持了言大俠的主謀之人了？」

柴弘笑道：「方兄，你莫非直到此到才明白麼？本公子以為你早就應該猜想出來了呢！」

方石寒長長的吁了一口大氣道：「柴弘，你把言大俠怎樣了？他現在何處？」

柴弘說道：「很好，待如上賓一般，你大可放心！」

曲江陵忍不住大吼道：「姓柴的，你劫走了曲某恩師，可知曲某不會放過你麼？」

柴弘道：「你是言旡忌的弟子嗎？」

曲江陵冷笑道：「姓柴的，如你不將我恩師早早送出來，曲某跟你拚命！」

柴弘大笑道：「你師父尚在本公子手中，說出這等話來，不怕本公子對你師父不利麼？」

曲江陵聞言，吃了一驚，心中暗忖道：「可不是麼？我此刻如不忍耐，只怕他真會對恩師不利的了……」

一想及此，立卽接道：「柴兄，如是你肯將在下的恩師送回，兄弟對你可就感激不盡了！」

柴弘哼了一聲道：「這才像人說的話……」

這時，丐幫幫主楊騰突然冷冷接道：「怒龍嶺乃是天下奇險之地，龍逸曾說，無人能夠攀登上去！你要老夫等人在那怒龍嶺上見面，想必是閣下知曉那上嶺的路徑了！」

柴弘笑道：「不錯……」他語音忽然一頓，又道：「楊幫主，你別打算在本公子口中套出上嶺的方法，反正你們如想見到鄭天心，和言旡忌，那至少要仗恃自己的本領上嶺才成！」

敢情這柴弘精明的很，楊騰的計謀，竟然被他一語就道破了！

楊騰聳肩一笑，沒有答話！

鄭雨嵐却噘起了小嘴，冷笑道：「好……你就瞧瞧姑娘有沒有辦法上得了怒龍嶺！」

柴弘呵呵一笑道：「不錯，本公子正等着你們上嶺相會，不過，在下却有一個期限，如是明日午時之前，你們還到不了怒龍嶺，結果會有什麼變化，本公子可就不敢預言了！」

他言下之意，那無疑是充滿了威脅！

鄭雨嵐聞言，尖聲道：「你放心，明日午前，我們一定趕到嶺上！」

柴弘冷冷道：「由此刻到明日午時，還有十五個時辰，希望你們好好的想想辦法，如今本公子去了……。」

方石寒大喝一聲道：「柴兄請稍待……」

但柴弘却並未回答，顯然已經走了！

曲江陵恨恨的一跺脚，道：「方兄，這人已然去遠了！」

方石寒冷笑道：「只怕未必！」

他話音一落，陡地冷哼一聲，接道：「柴兄，你雖然不曾回答，但兄弟却知曉你並未離去，其實，你去與不去並無關係，在下已然明白了登上怒龍嶺的路徑了！」

他此語一出，果然又傳來了柴弘的話聲道：「你怎麼會知道，本公子不信！」

敢情他真個未曾離去。

方石寒道：「閣下為何沉不住氣了？莫非你就不曾猜到，方某此言，並不十分可靠麼？」

柴弘在方石寒的語音落後，過了好久，方始接道：「方兄到是不顧吃瘧啊！兄弟剛才譏諷了你一句，想不到你竟然等着報復柴某一番……」

他狂傲的口氣，似乎收斂了不少！

方石寒笑道：「好說！彼此彼此而已！」

柴弘道：「方兄適才喝阻柴某離去，可是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方石寒道：「不錯！」

柴弘道：「既然有話要說，方兄為何遲遲還不說呢？」

方石寒道：「在下要說之話，十分簡單，只是想向柴兄請教，你脅制了言大俠，並且要言大俠下書邀約鄭盟主，用心究竟何在？」

柴弘笑道：「方兄當真不知麼？這可叫柴某完全不相信了！」

方石寒朗聲一笑道：「如此說來，你柴兄果然是為了那『石城遺書』，才將言大俠脅擄來到南荒的了？」

柴弘道：「正是！正是！方兄不失為聖心大師的傳人，高明的很……」

曲江陵立卽大聲道：「柴兄，明日午時，家師會不會上那怒龍嶺去？」

柴弘道：「當然會！」

他語音一落，接道：「方兄，你要問的話，可是已然問完了麼？」

方石寒道：「問完了！閣下要走，請便！」

柴弘道：「如此柴某少陪！明日午時之約，到也希望諸位莫要忘記才好！」

一陣長笑之聲突起，但却漸漸的退去，然後消失。

方石寒又等了一會，笑道：「楊幫主，這一會他是真的走了！」

楊騰道：「方老弟，你說有了登上怒龍嶺的辦法，這話到底是真是假？」

方石寒道：「當時不是真的，但此刻晚輩却已然有了眉目了！」

楊騰笑道：「怎麼會？」

方石寒笑道：「晚輩那麼說的原意，不過是想查証一件事，那柴弘不察，說了出來，晚輩自然是有了眉目了！」

曲江陵大是開心，接道：「方兄，你既然知曉攀上怒龍嶺的途徑，咱們何不早些去看看呢？」

方石寒笑道：「這個……老弟還得找出進口之處才成呢！」

楊騰聞言一怔道：「進口之處？難道那怒龍嶺不是從山麓向上攀行麼？」

方石寒笑道：「上山那有不從山麓開始的呢？只是，攀登怒龍嶺，必有一條秘徑，如果晚輩猜的不錯，這條秘徑，有八成是由山腹之中，穿向山嶺……」

鄭雨嵐一怔道：「是在山腹中有條秘道麼？那怎麼可能呢？」

楊騰道：「方老弟，你是怎樣猜出這上嶺的道理，乃是打那山腹中去的呢？」

方石寒道：「怒龍嶺四面懸岩峭壁，如想上去，雖說不易，但像晚輩和在場諸位，如是能夠仗藉兩柄利刄，交換插入山石之中，必能攀登的了！」

楊騰道：「不錯，老朽曾經想及此，因而對那龍逸之言，認為不大可靠！」

方石寒笑道：「他如言旡忌言大俠以那不良於行之身，也能上得怒龍嶺的話，在下相信，柴弘必有登山路徑！」

曲江陵道：「有道理！但方兄怎知入山是由山腹呢？」

方石寒接道：「曲兄，令師雖然不良於行，但如有人扶持，走上幾里路石階，那麼是不會有什麼困難吧？」

曲江陵道：「卽使無人撐扶，家師也能走上幾里！」

方石寒笑道：「在下想向柴弘求証的，也便是這一點！除非言大俠不上怒龍嶺，否則，那通道必在山腹之中！」

鄭雨嵐搖頭道：「不對吧！言大俠既能上山，如果怒龍嶺某一處隱蔽地帶有着暗道，那不是一樣麼？」

方石寒道：「怒龍嶺四週，均已察看過了，如有上山道路，咱們豈會發現不了？唯一可能，那就是這條上山秘道，乃在山腹之中！」

楊騰道：「方老弟之見，老朽同意！」

屠琅這時大聲道：「方老弟，你說得很有把握，但不知你已否找到了入口的門徑藏在那裏？」

方石寒似是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道：「屠老英雄，那入口之處，只恐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呢！」

屠琅一呆道：「就在這山洞之中？」

方石寒道：「有此可能！」

鄭雨嵐大眼眨動，向四面看去，笑道：「在那裏呢？這石洞之中，可是還有什麼暗門嗎？」

屠琅忽然頓足道：「是了，那囚室的另一面，還有一條通路，也許其中有那通道呢？」

方石寒道：「在下所疑，也正是那條甬道！」

楊騰等人，先前未曾來過此間，自然不知洞中究竟有那些甬道，自是無從置喙，到是曲江陵有些沉不住氣，接道：「方兄，你既有所發現，何不就去查查看呢？」

方石寒道：「兄弟也正在這麼想……」

屠琅笑道：「老朽帶路！」

轉身大步向內行去。

一行人跟在他身後，很快的來到囚室之前的岔道！

屠琅指着右側道：「便是這條甬道了！」

曲江陵身形一閃，就待向內行去，方石寒右手一伸，笑道：「曲兄且慢！」

曲江陵一怔，問道：「爲什麼？方兄有何見教麼？」

方石寒笑道：「曲兄不知此間底細，還是由兄弟先行入內才是……」

不等他們回答，當先舉步行去。

楊騰向趙寒低聲交代了一句，搶先半步，跟在方石寒身後，踏入了甬道。

依次，是曲江陵，鄭雨嵐和屠琅等三人！

趙寒一人，守在甬道的入口，未曾入內。

敢情楊騰適才吩咐於他，乃是要他不要跟隨入內，以免那柴弘斷了他們的出路！

却說方石寒一馬當先，進了甬道，前面約莫卅餘丈，突然眼前一亮，赫然發現，自己竟然站在一間大廳之中。

這間大廳，佔地約有七丈左右寬廣，高度不下兩丈，存身其中，眞似進了少林寺的大雄寶殿一般寬敞！

方石寒心中一面暗暗稱奇，一面却不住四處打量，只見這大殿中空空蕩蕩，什麼擺飾也沒有，更怪的是，除了入口而外，別無門戶出路！

顯然，這是一處絕境了！

但方石寒怎會相信？

他忍不住發出一聲冷笑，適時，楊騰在旁道：「方老弟，這大廳很神奇啊！」

方石寒笑道：「不錯，看來簡單，實則奧秘，帮主想是已有所見了吧？」

楊騰道：「沒有，無非覺出不大對勁而已！」

他語音甫落，曲江陵接道：「帮主，這座大廳，空無一物，又有什麼不對勁呢？」

楊騰笑道：「曲老弟，這大廳彷彿是個口袋的底兒，照理不應是沒有作用吧？如果這兒是盡頭，爲何却是空白呢？至少，柴弘可以用作自己的住處吧？」

曲江陵似有所悟，笑道：「是了！這座大廳，恐怕暗中還有通往別處的門徑！」

鄭雨嵐格格一笑道：「楊大叔，說不定要上怒龍嶺，便是由這廳中起步呢！」

楊騰道：「大有可能！」

他看看洞頂的一顆明珠，又道：「方老弟，這顆明珠，很名貴，看來柴弘可富有的很呢！」

方石寒道：「有了龍逸爲他理財，他之富有，自是不足爲奇了！」

語音一頓，扭頭向曲江陵道：「曲兄，咱們先查查這四壁的石壁，每人一面，兄弟就負責頂上和地下……」

語音一落，便低下頭去，仔細的察看。

楊騰，屠琅，曲江陵和鄭雨嵐等四人，則分別向四面石壁查看。

這時，方石寒已然將地面查看完畢，身形一閃，便向大廳的石頂之上攀去！

只見他右手握着那把短小的戒刀匕首，微微一用力，便揷入了石中，將身子懸在那半空之中！

他一塊一塊的查看，終於被他瞧出了一處石紋，有些不同！

他換了一隻手握刀，騰出右手，在那大小約有五尺見方的白色石塊上按來按去！

地上四人！全都抬起了頭來，鄭雨嵐笑道：「方大哥，你找到機關了？」

方石寒笑道：「也許是……」

他語音未已，突然耳中傳來一聲卡嚓，那五尺見方的石塊，陡然向方石寒揷刀的方位移動過來！

方石寒吃了一驚，連忙一沉身子，拔出戒刀，落下了地來。

鄭雨嵐拍手道：「找到了……」

方石寒身形剛剛落地，只見那石頂之上，已然發現了一個五尺見方的門戶，並且緩緩的垂下一道軟梯！

曲江陵一言未發，伸手握住軟梯，便向那石洞中爬上去，鄭雨嵐也快的驚人，幾乎是同時，也上了軟梯！

方石寒皺了皺眉頭，飛身一躍，竟是直向那一個方洞中穿了進去！

他雖然是遲起身一步，但却與那曲江陵幾乎在同時進入了石頂的洞中。

方石寒身子入洞，立卽一伸手，向那洞口的石塊一按，側着身軀落脚，踏着了實地！

曲江陵，鄭雨嵐兩人，則是順着軟梯，自然而然的落脚在那洞中！

三人剛自抬目打量眼下存身所在，那丐帮楊帮主，和「鐵心天曹」屠琅，也已順着軟梯，攀了上來。

石洞之中，竟又有一間石室！

石室大小只有丈五，但却開了四道通往他處的門戶！

絕壑鴻門宴

方石寒揚了揚劍眉，沉聲道：「帮主前輩，這兒共有四道門戶，咱們是否要逐一查看一番呢？」

楊騰道：「當然要看的了！」

當先舉步，向左邊的第一道門戶行去！

這時，曲江陵也向右手的一道門戶行去。

屠琅，鄭雨嵐竟也不約而同的奔向另外兩道門戶！

只有方石寒獨自一人站在中央，仰頭想着什麼大事！

那室中四道門戶，此刻已被四人同時打開，出乎意料是，四道門戶之後，並未發現可以通往山頂的路徑！

敢情，那只是四間臥室！

每一間的陳設，都是一樣，一張石榻，一座丹鼎，外加一張小小的石欖！

四人在室中各自轉了一圈，個別退到外間，方石寒適時一笑道：「楊老，那四間石室，只怕沒有什麼可疑的事物吧？」

楊騰道：「不錯！」他語音一頓，接道：「老弟，你問的這等有把握，莫非已然想出其中關鍵了麼？」

方石寒道：「晚輩還不敢確定，但如眞有通往山頂的山中秘徑，就晚輩看來，那似乎應該別有操縱機關！」

楊騰道：「老弟如是看出來了，那就爽爽快快的說將出來吧！」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帮主看見這室中的光亮來自何處麼？」

這一問，到是把楊騰問住了！

他抬頭四望，却沒有發現一盞燈，或是一顆明珠！

但是，這石室雖然深在山腹之中，不但通風良好，而且，還並不十分昏暗！

很明顯，這地方定有發光的處所！

不但楊騰發怔，連曲江陵等人，這時也在發呆，每個人都在尋找那光亮來自何處，怪的是找它不到！

楊騰搖了搖頭，笑道：「老弟，你問的極有見地，只不知這光源究竟來自何處？」

方石寒舉步上前，走到那石室正面，察看室中唯一的一樣裝飾，高約三尺寬有尺許的大理石屏風，笑道：「在這裏！」

楊騰等人有些不信！

不過，很快的，他們却又相信了！

因爲方石寒走到鄭雨嵐之前一站，果然，在方石寒身後的牆上，就現出了他那高大的身影！

鄭雨嵐不由得笑道：「原來這座石屏風也會發光麼？眞是叫人難以相信！」

她口中雖說難信，實則已然信了！

方石寒身形一轉，走到了屏風的一側，道：「楊老，這屏風與石牆之間，相距只約三寸，其中也有道理！」

楊騰道：「什麼道理？」

方石寒道：「掩住了一道門戶！」

楊騰大喜道：「眞的麼？」

方石寒道：「自然是眞的了！」

說話之間，他已伸手向那屏風之上按去。

楊騰喝道：「老弟當心！」

方石寒笑道：「不妨事，晚輩猜想之中，那柴弘決不會再在這屏風上作什麼手脚！」

說話之間，雙手同時在屏上摩挲不已！

鄭雨嵐低聲向楊騰道：「大叔，這座屏風，怎會自己發出光亮的呢？難道這大理石也會無光自明麼？」

楊騰笑道：「當然不是了！據爲叔猜想，這大理石只怕是假的……」

語音未已，方石寒也笑道：「楊老，這面屏風，乃是空心老倌，其中藏了一顆龍眼大小的一顆明珠呢！」

只見他雙手在屏風的反面向下一拉，頓時耳中傳來了一陣鐵輪滑動之聲！

衆人齊齊抬目望去，那屏風的後面石牆，已緩慢的露出一道可容一人出入的門戶來。

曲江陵一閃身，走了過來，道：「方兄，容兄弟前面開路如何！」

方石寒笑道：「且慢……」

這時，那屏風竟也向左側滑行了三尺遠近。

一切設計得十分精巧，因爲屏風如不移開，三寸距離，只怕任何人也無法擠的過去了！

曲江陵在那屏風挪開之後，立即搶先跨入洞內去。

鄭雨嵐，方石寒，屠琅，和楊騰也依次走了進去！

洞內很黑，但在這幾人看來，依然可以瞧出丈許之外的事物，是的，他們走的到也很快！

約莫走了十丈距離暗處過後，眼前突然一亮。

衆人目光所及，只見自已等人置身在一間甚是雅緻明亮的小廳之內！

廳內有一個人，坐在當中的太師椅內。

五人剛自踏入，那坐在太師椅中的人，已站了起來，朗聲一笑道：「諸位才來麼？龍某奉命候駕很久了！」

敢情此人正是「南疆商隱」龍逸！

屠琅可見不得他！這時一見，不由得臉色大變，怒喝一聲道：「姓龍的，你這卑鄙的傢伙，屠某上了你的當，險險送了一條老命，今天可饒你不得的了……」

舉手一掌，橫擊而出。

龍逸那胖大的身軀一閃而起，避開了屠琅一掌，哈哈大笑道：「屠兄，你遠來是客，所以兄弟讓你一招！」

話音一落，向方石寒道：「方老弟，龍某的主人，要龍某在此候駕，如果老弟同來之人，個個都像屠兄這等莽撞，叫在下是還手好？還是不還手好呢？」

方石寒笑道：「這個閣下不用心中不安，區區請屠大俠不再動手便是！」

轉頭向屠琅抱拳道：「屠老，你且息息怒，要出氣，不妨等到上了怒龍嶺再說吧！」

屠琅恨恨的道：「便宜了他……」

方石寒笑道：「多謝屠老海量了！」

這時楊騰長眉一揚，冷冷一笑道：「龍逸，這些年來，楊某人只道你眞在這等南荒地帶經商，不再與武林人物過往，但萬萬想不到的，却是閣下竟然跑到如此邊遠的地區，作了人家的奴才，看來，你到是賤得很啊！」

這幾句話罵的不輕，可是，龍逸根本不曾放在心上，反到呵呵大笑道：「帮主好說，龍某本來就只够做奴才的料，否則，龍某也不會離開中原，避地南荒了！」

笑聲一頓，接道：「楊帮主，你譏諷龍某，龍某并不生氣，但龍某要告訴你一句話，龍某乃是因爲主人看重方老弟，不許龍某在方老弟面前無禮，否則，龍某也要回敬你幾句，只恐對你面子上不大好看了！」

楊騰被他說的怔了一怔！

龍逸說的不假，如果眞的他要回敬幾句，對自己而言，確實是不怎麼光彩！

是以，刹那之間，他竟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了！

方石寒瞧出了楊騰的窘態，忙道：「龍大俠，令主人可是柴弘？」

龍逸道：「不錯，龍某的主人正是柴公子！」

方石寒道：「他現在何處？」

龍逸道：「柴公子此刻已不在這洞內了，方老弟如想見他，必得等到明日，攀上那怒龍嶺上才行了！」

方石寒道：「也好，但不知怒龍嶺是否就從此處向上攀行？」

龍逸道：「正是由此上山！」

他話音一落，接道：「柴公子已要龍某在這裏爲五位準備了酒菜，五位不妨小飲一番，然後歇上一宵，明晨龍某自當爲諸位領路上山便是！」

除了方石寒，楊騰等人無不聽得呆了一呆！

他們决未想到，柴弘還會這等接待他們！

不過，他們心中明白，既然對方作了這等決定，要不同意，似是不大行得通的了！何況對方既說明日引他們上嶺，想必也不會有假，當下楊騰也不等方石寒作什麼決定，便笑道：「好的很，楊某正好餓了！」

他如此回答，別人又怎能反對呢？

龍逸聞言大笑道：「楊帮主果然豪爽的很，究竟不愧中原第一大帮的帮主！」

語音一頓，向小廳的左面一道門戶行去，到了門口，笑道：「五位請隨我入內用餐……」

方石寒笑了一笑，當先舉步而入。

曲江陵等四人也跟了過去，進得門來，竟是一間陳設得很樸實的書房，三面壁間都是書架，只是

，每一架上都掩了櫥門，上了鎖，瞧不出書架內裝的是什麼書！靠近裏層，則是一張長長的書案和一飾燈，外側則擺着一張方形石桌，和七個石凳。

五人入內坐下，龍逸順手將書案後方的牆上垂下的一根綾綢帶拉了一下，過不了一會，便有兩名少女，由外面捧着食用之物而來。

敢情都根黃綾綢帶乃是叫人之用。

使他們奇怪的是，這些食用之物，都是熱的，這山腹之中，又怎能生火煑飯呢？

儘管他們心中有了疑念，但却無人詢問！

飯後，五人便在書房中打坐調息，龍逸則在房相陪，楊騰并要他把趙寒也一併請了進來，因爲楊騰相信，柴弘所表明的態度，使他已不用再担心什麼暗算了！

否則，他們豈肯食用龍逸準備的酒菜！

一宿無話，第二天辰時左右，六人在龍逸引路之下，出了那間書房！

回到外間小廳，龍逸領着六人進入了左側的一道門戶，沿着一條斜斜的甬道向上行去。

約莫走了五里不到，忽然外面有了天光！

這可是更叫人驚奇了！

敢情幾人已置身在一處山谷之中了！

向上望去，怒龍嶺近在眼前，至多不過還有百丈高低而已！

鄭雨嵐忍不住嬌呼了一聲道：「這兒怎麼會有山谷呢？眞想不到啊！」

方石寒笑道：「這怒龍嶺到也是一處絕地，竟然山嶺之中，還有一座山谷，造物之奇，眞叫人不可思議的很！」

龍逸道：「這怒龍嶺還有一個名稱，叫做藏龍谷，只怕你們都沒有聽到過吧？」

楊騰道：「如是聽到過，咱們也不會這等驚訝了！」

這座山谷佔地不大，寬約三丈左右，最長的地位，也不過六丈不到，如是由上面望下來，大概像是一個土井！

靠最遠的山邊，有着一間茅屋，正有炊烟冒出，敢情乃是煑飯的所在！

在幾人立身的對面山壁上，用白石砌成了一行石階，直達山頂，雖然甚爲陡削，但至少可以攀登了！

靠左的一面，則山勢不陡，并且有兩道羊腸小徑，通往山上，顯然，時常有人由那邊上上下下。

龍逸容得幾人把環境看明白了，這才笑道：「這白石階道，乃是柴公子和龍某等人上山所用道路，至於屬下弟子，如要上山，就得由側面的小徑行走了！」

經他一說，衆人才大爲恍然！

不過，方石寒心中也暗暗吃驚，心中忖道：「看來這柴弘手下還有不少人手，咱們可得多加小心才成……」

沉思之間，楊騰已大笑道：「龍兄，咱們一行，應由何處上嶺？」

龍逸笑了笑道：「當然是由石階拾級而上！請啊！」

說着，便當先向那登山石級走了過去！

曲江陵，鄭雨嵐兩人不約而同的一閃身，搶到龍逸的身前，向山上奔去。

接着，楊騰，屠琅，趙寒和方石寒也依次而行，龍逸則跟在最後。

百丈距離，自是眨眼即到，一行人上得怒龍嶺頭，不由得又是一怔！想不到這由下面望上來應是十分險峻的尖峯，結果却大謬不然，嶺上反而極爲平坦，由山谷這一邊的邊沿，到另一邊的懸岩，足足有七八丈寬窄！

而且，除了朝東的那一面留下了很大一片空地而外，另兩面却擺設了不少石桌石椅，供人歇坐。

靠北的一面，則聳起一塊外觀似是一方巨石般的石屋，高有兩丈，整個石屋的大小，約有九丈見方！

龍逸向那石屋旁邊，靠西方的桌椅一指道：「方老弟，你們且請在此小坐，到了午時，柴公子便會前來了！」

方石寒道：「不必費心了！方某等既來之，則安之，龍大俠有事，不妨請便！」

龍逸笑道：「龍某奉命陪同方老弟，自然不會再有別的事情了！楊兄不用對龍某下那逐客之令，須知龍某此刻乃是主人啊！」

鄭雨嵐目光一轉，接道：「我們也不會偸走這山上一草一木，你釘在這兒幹嗎？」

龍逸大笑道：「做主人的如果不陪客人，柴公子怪下罪來，龍某可担當不起呢！姑娘，妳就忍耐着一點吧！」

鄭雨嵐噘起小嘴，賭氣不再作聲。

但屠琅却哼了一聲道：「龍逸，那鄭盟主現在何處？怎的一直不曾聽你提起過他？」

龍逸笑道：「這事休說龍某根本不知道，就算龍某知道，恐怕也不便說出呢！」

屠琅臉色一變，似是就要發作，適時方石寒微微一笑，接道：「龍大俠，區區有一句話一直想問，不知龍大俠能不能回答了！」

龍逸對他到是極爲友善，忙道：「方老弟有話，請問便是！」

方石寒道：「從龍大俠口中，使人知道，那柴弘手下似是有着不少人手吧？」

龍逸道：「那是自然的了！」

方石寒道：「柴弘可是這南疆一帶的什麼帮會的首腦人物麼？」

龍逸道：「那到不是，不過……」

他沉吟了一下，方道：「引翠宮威震南天，屬下自然是很多的了！」

方石寒道：「聽龍大俠之意，那是說柴弘乃是引翠宮的主人了？」

龍逸笑道：「算得上是……」

楊騰忽然皺眉道：「引翠宮？這名稱老夫到似是聽人提起過！」

龍逸笑道：「引翠宮別人或許沒有聽到過，但楊帮主如是也沒有聽說過，那就未免說不過去了！引翠宮主人，雖然不常前往中原，但貴帮子弟，天下滔滔，處處皆是，知曉引翠宮之名，都是應當的啊！」

楊騰道：「龍兄過獎了！我丐帮子弟雖多，但向來不大多管閒事，即使楊某不知道引翠宮，也算不得什麼丟人之事！」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此刻是什麼時候了？」

屠琅道：「大概是巳時過了！」

楊騰向龍逸道：「龍兄，貴主人幾時上來？」

龍逸道：「柴公子說過午時，那自然就是午時了！」

方石寒笑道：「龍大俠，在下還有話還沒有問完呢！你口中所稱的引翠宮，主人又是誰？」

龍逸道：「這個恕龍某無法回答了！」

方石寒道：「爲什麼？」

龍逸道：「越出龍某可能回答的範圍，龍某怎好說出呢？」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引翠宮座落何處？」

龍逸道：「就在這玉龍山中！」

方石寒道：「玉龍山如有一座引翠宮，怎會我們幷沒有見到呢？」

龍逸笑道：「引翠宮如是隨便可以找到，那也不會這有麼大的威望了！」

方石寒道：「在下見過了柴弘，到很想去見識那引翠宮一番，龍大俠，你可否先爲向宮中之人先容？」

龍逸道：「何必找我呢？方老弟，只消向那柴公子說一聲，他如首肯，就可以了！」

方石寒笑道：「多謝指點了！」

敢情方石寒已然在心中盤算過了，聽龍逸言下之意，有很多事，他根本不能說得出來，如果多問，那也沒有什麼用處了！因此，倒不如不問更好！

適時，鄭雨嵐似是有些不耐煩，嬌軀緩緩站起來，便向石屋走去！

曲江陵對她好像極爲關心，一見她起身，便也離座，隨在她身後，向那石屋的門前，走了過去。

龍逸皺了皺眉，却是沒有喝阻！

這時，兩人已然到了那石屋的矮門之前，鄭雨嵐畧一遲疑，看了看曲江陵，伸出玉手，就待向門上推去！

曲江陵笑了一笑，道：「賢妹小心！」

敢情，他們的稱呼都改了！

鄭雨嵐嬌笑一聲道：「曲兄放心，小妹自會當心……」

就在她玉手剛剛觸上石門，龍逸忽然喝道：「姑娘不可冒失！」

鄭雨嵐雖然很任性，但她幷非莽撞的人，聞言立即縮回玉手，向龍逸道：「這裏面可是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麼？」

龍逸搖頭道：「不是！」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這座石屋之內，除了柴公子而外，龍某等都不知其中情形，姑娘如想入內，最好等那柴公子來後，再看不遲！」

鄭雨嵐似乎不大相信。

不過，方石寒却笑道：「鄭姑娘，妳和曲兄快快回座吧，天已快近午時了！咱們縱有任何疑竇，也不必急在這一時三刻的了！」

鄭雨嵐到也聽話，當下和曲江陵兩人立即走了回來。

楊騰仰頭看了看天色，道：「龍兄，天已接近午時了，那柴弘爲何還不曾來到？」

龍逸道：「想必快了……」

他語音未已，突然一聲長笑，由崖下傳來。

龍逸道：「來了！」

站起身來，神情恭敬的退了一步，垂手而立！

瞧着他這等神態，方石寒心中有些納悶，暗道：「這龍逸對柴弘如此恭敬，眞有些過份了！」

他雖然這麼想，但他却也暗自警惕，柴弘若無過人之處，怎會叫龍逸對他如此敬服與畏懼呢？

沉思之間，一道白影，由崖下冒了上來，然後飛舞而落！

這是一手不平凡的輕功！

他由崖下躍起足足有五丈多高，但落在衆人之前，却是纖塵不起，聲息毫無！

若非有着過人的輕功，焉能如此？

方石寒目光一亮，盯向來人！

只見這位身着白衫的來人，年紀比自己大不了幾歲，面容白皙，長髮挽在頭頂，不冠不帶，錯非他露了那一手輕功，眞叫人以爲他是一位文人雅士呢！

雖然只看了這一眼，方石寒對他却有了三分好感！

他覺得此人臉上幷無狂相！

而且，也沒有兇相！

白衣人身形落地之後，目光烱烱的先在幾人身上一轉，突然，向楊騰一抱拳道：「柴弘見過楊帮主！」

他如此客氣，倒是大出楊騰意料之外。連忙抱拳道：「不敢當，尊駕就是柴……公子麼？」

他口中柴弘兩字本要脫口而出，但一想到對方的謙虛神色，不由得話到口邊，改稱了一聲公子！

柴弘笑道：「帮主好說。」

目光一轉，向方石寒微笑說道：「兄弟見過方兄。」

方石寒笑道：「柴兄不用客氣……」

語音一頓，正要爲他引見同來之人，柴弘已笑道：「方兄不必引見，柴某在石洞中已然知曉幾位大名了。」

跟着，一一和屠琅等見過禮！

柴弘的謙遜之色，弄得大家心中無不暗暗作怪，甚至連那一肚子火氣的屠琅，都有些不好意思先發作。

柴弘這時一面肅請幾人坐下，一面向龍逸道：「龍兄，要他們送上酒菜來。」

他對龍逸的稱呼也極爲客氣，但龍逸聞言却是甚爲恭謹的高聲道：「屬下遵命……」

一轉身，向峯下疾行而去。

柴弘這時又是一笑道：「山野之地，可沒有什麼好東西招待諸位，請莫見怪才是。」

楊騰大笑道：「公子好說，打擾很多，老夫等心中已是不安得很了。」

方石寒也笑道：「柴兄，你不用客氣了。」

柴弘笑道：「這不過是柴某畧爲畧盡地主之誼，算不了什麼！」

曲江陵皺了皺眉頭道：「柴兄，你說家師會在怒龍嶺上，怎地此刻尚未現身呢？」

柴弘笑道：「曲兄稍安毋躁，言大俠這時已在來此的途中了。」

鄭雨嵐大眼一陣眨動，接道：「柴公子，我爹呢？」

柴弘大笑道：「鄭盟主自然也會前來的了。」

說話之間，只見龍逸已領着兩名少女和四名大漢，抬上來了一席酒菜，擺設在一張石桌之上。

柴弘紛請衆人入座，酒過三巡，舉杯向方石寒道：「方兄，有一件事，叫柴某老是不解，不知方兄可願說明？」

方石寒笑道：「柴兄有何見教？」

柴弘道：「方兄本是南海高僧門下，不知怎會牽入江湖恩怨之中？」

方石寒笑道：「柴兄此言差矣。」

柴弘道：「那裏不對了？」

方石寒道：「武林人物，少不了就要捲入是非圈中，際此江湖動蕩洶湧之秋，兄弟又怎能獨善其身呢？」

柴弘笑道：「其實，柴某不明白，乃是方兄怎會也來到了南荒！言大俠，鄭盟主，與你幷無特殊關係，你又何必跋踄萬里，不惜爲了生命之險，爲他人出頭。」

方石寒笑容一歛，正色道：「柴兄，天下人管盡天下事，何況兄弟的恩師曾發下宏誓，要兄弟代他老人家完成十萬善功，爲江湖除暴，爲武林伸張正義，正是大功法果，兄弟如是捨而不爲，如何向恩師交代呢？」

柴弘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麼說來，方兄是一定要與兄弟站在敵對的立塲了？」

方石寒道：「事非得已，柴兄見諒了。」

柴弘點點頭，說道：「各信其理，怪不得方兄了。」

他語音一頓，又擎杯敬了在座諸人一盞，這才向龍逸道：「龍兄，把言大俠等三人請出來。」

衆人聞言，無不一怔！

敢情，言無忌等三人，就在峯頂之上麼？

沉思之間，龍逸已向那石屋行去。

只見他在那門上輕輕扣了三下，石門立即呀然而啓！

一名白衣少女，探出頭來，低聲問道：「什麼事？」

龍逸笑道：「小鳳姑娘，柴公子有請言无忌和鄭天心，雷鳴三位出外相見！」

喚作小鳳的白衣少女應了聲知道了，便閃身縮回石門之內。

不多時，在兩名黃衣少女引導之下，白髯垂胸的言无忌，和武林盟主鄭天心，「鐵面天曹」雷鳴三人，緩步走了出來。

瞧他們的神色，似是有些不忿，但衣衫整潔，精神旺盛，顯然那柴弘所說對他們甚爲禮遇之言，幷非假話。

三人剛自現身，鄭雨嵐，曲江陵已同時跳了起來，飛奔過去。

「爹……」

「師父……」

他們兩人齊齊高呼，鄭雨嵐撲在乃父懷中，曲江陵則曲膝跪在言旡忌身前，一時，竟擋住了言旡忌等不能前行。

言旡忌苦笑了一聲，道：「徒兒起來，有什麼話，少時再說！」

鄭天心則撫着鄭雨嵐頭髮，道：「孩子，苦了你了。」

方石寒這時也奔過去，曲江陵連忙為他引見，言旡忌看了看他，讚許的一笑，道：「為了老朽之事，驚動了老弟台，眞眞叫人不安……」

方石寒笑道：「老前輩好說了！些許効勞，也算不得什麼……」

笑說之間，幾人已來到席前。

柴弘起身肅容入座，兩名黃衣少女，則退了回去。

言旡忌，鄭天心，雷鳴三人坐定以後，先與楊騰等人見過了禮，這才由言旡忌向柴弘喝問道：「閣下將老夫弄來此間，就避不見面，今天可該交代明白了吧？」

柴弘堆起滿臉笑容，道：「言老問的好，柴某自是應該有表白的了。」

言旡忌道：「你最好說的好聽一些！」

柴弘道：「那是自然的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鄭盟主可是也如言老前輩一般的想法麼？」

鄭天心道：「不錯！」

柴弘微微一笑道：「兩位乃是一代大俠，名滿天下的前輩，柴某這次請了你們來此，目的何在，柴某相信你們應是早已想到了才是。」

言旡忌哼了一聲道：「柴弘，倘非老夫一身功力尚未恢復，你這幾句話就會招下一頓痛苦。」

柴弘笑道：「是麼？柴某記下了！」

言中之意，大有譏諷之心！

不過，言旡忌反到幷未被他這句話所激怒，只是沉着臉說道：「你少耍花樣了！快快回答老夫之言！」

柴弘冷聲道：「言老，你非要柴某親口說出來麼？」

言旡忌道：「可不是？老夫就是要你自己說出來！」

柴弘道：「好吧，柴某就說出來吧！」

他晷晷一淸語音，接道：「這次把你請來，自然是為了那石城遺書了！」

雖然這是大家早就想到的答案，但此刻聽入耳中，依然有些兒刺耳驚心。

言旡忌看了鄭天心一眼道：「鄭兄，你是怎麼來的？」

他此言一出，方石寒却感到不解了。

莫非他們同囚此一石室之中，都還沒有見過面麼？否則，言旡忌何出此言呢？

鄭天心聞言，則面色一變，道：「言兄，那手扎不是你寫的麼？」

言旡忌道：「什麼手扎？我……」

他忽然目光射向了柴弘道：「柴弘，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柴弘笑道：「言老，你還不大明白麼？這鄭盟主乃是接到你的手書，應約來此的啊！」

言旡忌道：「我幾時寫過……」

忽然間，他似是想起了什麼，道：「柴弘，你到是計智過人的很啊……」

柴弘似是大感得意的笑道：「不敢，言老前輩眞是過奬了！」

言旡忌長嘆了一聲道：「柴弘，你把我寫給齊伯玉的信沒有送出去麼？」

柴弘道：「沒有！其實，要你寫信為齊伯玉天王，乃是一個圈套，無非想借用你的筆跡而已！再說，引翠宮之事，齊天王也管不了啊！」

方石寒心中一動，暗道：「齊伯玉那劍王宮，難道與引翠宮有什麼關聯麼？」

但他口中可沒有說將出來。

言旡忌搖頭道：「想不到啊……」

他充滿了歉意的向鄭天心道：「鄭兄，看來是兄弟誤了你了！」

鄭天心的胸懷何等磊落？聞言笑道：「言兄不必自責了，只要他們有心要把兄弟弄來，除了模仿言兄筆跡之外，還是有其他的辦法可行，這又怎可怪到言兄身上呢？」

言旡忌長吁一聲道：「多謝鄭兄諒解……」

柴弘笑道：「鄭盟主，你果然不愧身為武林盟主之尊，有風度得很……」

鄭天心笑道：「事有本末，理有是非，這事不是言兄之過，我怎能怪他？如果老夫眞要怪罪於什麼人，只怕就是你老弟了！」

柴弘笑道：「不錯，惹起事端，果然是我！你老到是說對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只是，如說罪魁禍首，那可幷非柴某呢。」

方石寒一笑揷口道：「不是柴兄，莫非是那引翠宮之人麼？」

柴弘笑了一笑，未置可否，看了鄭天心一眼，接道：「鄭盟主，據在下所知，那『石城遺書』藏書的所在，天下只有幾個人知曉，而言大俠和你鄭盟主就是幾人中的兩位，而且是最具關鍵性的兩位，柴某請你們來，只望兩位能夠合作……」

鄭天心冷哼一聲道：「你想要找到那『石城遺書』麼？」

柴弘道：「若非為了石城遺書，柴某又怎會委曲諸位來此？」

他語音一頓，接道：「如果兩位合作，事情就十分簡單了！」

聽他說話的口氣，一直不甚嚴厲，而他自稱狂俠，未免使人瞧不出狂在那裏了。

言旡忌雙眉聳動，搖了搖頭道：「柴弘，有一件事，只恐你不曾想到。」

柴弘道：「什麼事？」

言旡忌道：「那『石城遺書』關係了武林的劫運太大，老朽和鄭兄，怎會輕易透露其埋藏的所在呢？」

鄭天心大笑道：「不錯，言兄說的，也正是老夫的心意，什麼都好商量，唯有這事，老夫不會合作。」

柴弘道：「兩位眞個決心如此麼？」

鄭天心道：「這不是決心的問題，而是老夫等根本不予考慮。」

柴弘皺了皺眉道：「這眞是遺憾的很了，兩位這麼看重石城遺書，叫柴某覺着難以向宮主交代，事情的後果，豈不有點兒痳煩了麼？」

此人言行，出乎意料的得人好感，連言旡忌，鄭天心同是被他騙了或是利用手段威脅過的人，都對他生不出多少敵意，遑論方石寒等人了。

柴弘話音一落，鄭天心立卽接道：「柴老弟，你說的宮主，她是何人？」

柴弘道：「當然是引翠宮的宮主了，盟主可知道她麼？」

鄭天心沉吟了一下，說道：「引翠宮宮主，老夫到是知道，不過，據老夫所知，她不會介入此事的。」

柴弘微微一笑道：「為什麼？」

鄭天心道：「這個麼？因為引翠宮主人『妙法夫人』黃羽仙與老夫乃是故舊之交，她的為人，老夫明白。」

「妙法夫人」四字入耳，方石寒不禁在心中一震！暗道：「原來引翠宮主乃是上一任武林盟主『三拳無人過』孟三全的夫人，眞正是出人意外的很了。」

在場之人，除了言旡忌，全都和方石寒有着同等的想法，是以，一時間，個個臉上都充滿怔怔的神色。

但是，柴弘却笑了！

他搖了搖頭，緩緩說道：「鄭盟主，這一回，你錯了。」

鄭天心沉聲道：「老夫錯在那裏？」

柴弘道：「盟主之錯，錯在不知引翠宮的主人，已然換了一位。」

鄭天心一呆道：「不是妙法夫人麼？」

柴弘道：「可不？」

言無忌臉色微微一變道：「柴老弟，那引翠宮的主人，而今是誰？」

柴弘道：「妙法夫人的嫡傳弟子齊文翠！」

鄭天心失聲道：「齊伯玉的小女兒？」



方石寒自鄭天心和楊騰中穿進，戒刀直指高姥姥眉心。

柴弘道：「正是這位齊姑娘。」

言旡忌接口道：「妙法夫人呢？她……她莫非死了？」

柴弘道：「兩年之前，便已過世了。」

瞧他臉上的神色，似是有些悲寂，彷彿對於妙法夫人之死，甚爲哀痛！

言旡忌，鄭天心也同時低頭，長長一嘆！

方石寒這時接道：「引翠宮換了主人之事，柴兄何時得知？怎地竟然無人通知鄭盟主呢？」

柴弘道：「柴某知道之時，妙法夫人已經入殮了，至於爲何不通知鄭盟主，這却不是柴某所能決定，齊姑娘也許是認爲無此必要吧！」

方石寒搖頭道：「不對！想那妙法夫人乃是上任武林盟主孟大俠的妻子，孟大俠交卸武林盟主，偕同妙法夫人走去南荒，別人不悉，鄭盟主却是知道，什麼人都可以不通知，如果不通知鄭盟主，那就在情理上講不通了。」

鄭天心接道：「孟兄過世之時，老夫也曾接到過訃聞，老夫本想踵門弔唁，只因那訃聞上未寫地址，使得老夫未能親覗老友入土，一直引爲生平憾事，此番孟夫人過世，齊文翠連通知也不發，未免叫人不安了。」

柴弘道：「鄭大俠，這些話問我，沒有用處，你老還是留着問那齊姑娘吧！」

鄭天心道：「當然要問的了，只不知那齊文翠現在何處？」

柴弘笑道：「未見石城遺書之前，齊姑娘不會與各位見面的了。」

鄭天心聞言，大爲不快，道：「柴老弟，這可是那齊姑娘說的麼？」

柴弘道：「不錯！」

鄭天心道：「那……這一切都是齊姑娘所主使了？」

柴弘道：「也不錯！」

鄭天心道：「她好大的胆子！」

柴弘忽然笑道：「更不錯！」

他這等回答，只把方石寒聽得忍不住笑了！

言旡忌忽地吁了一口氣，道：「柴老弟，你是一切聽命於齊姑娘，是麼？」

柴弘道：「正是！」

言旡忌道：「齊文翠又聽命於誰？」

柴弘先是一怔，繼而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也許……她幷未聽命於他人吧！」

言旡忌冷冷一笑道：「你可是由衷之言？」

柴弘道：「言大俠，柴某半生來，最大的好處，便是不說假話！」

言旡忌沉吟道：「這可是奇了……」

鄭天心道：「言兄，你……不信那齊文翠能做出這等胆大妄爲之事麼！」

言旡忌道：「兄弟正是覺得奇怪！那齊文翠的一身武功，並不足以使她生此狂想……」

鄭天心皺了皺眉道：「言兄，如果這事眞是齊文翠一手所掀起，那……八成是她有了什麼別的遇合了！」

言旡忌點一點頭，說道：「兄弟懷疑的，正是這一點……」

他目光陡然射向了柴弘道：「老弟台，令尊見過齊文翠麼？」

柴弘道：「見過！」

言旡忌道：「那是什麼時候？」

柴弘道：「老宮主尚未過世之前！」

言旡忌想了一想道：「那不大可能的了！」

顯然，他疑心齊文翠得了武魔柴大痴的什麼傳授！但他聽說武魔見到齊文翠是在妙法夫人未死之前，頓時覺得，自己的猜想，不大可能了！

柴弘笑道：「言大俠，那齊姑娘的武功，不是得自先父，你老在這一點上多用心思了！」

鄭天心道：「言兄，倘若柴老弟所說都是實情，只恐齊文翠包藏了什麼禍心呢！」

言旡忌道：「可不是麼？」

但他語音一頓，立卽又道：「使老夫不解的是，柴老弟這等聽命於她，不知又是爲了什麼？」

柴弘忽然笑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言老還是不要追問的好。」

他笑容一斂，接道：「兩位最好還是商量一下，那石城遺書之事，究竟作何打算？」

言旡忌看了鄭天心一眼，道：「鄭兄，事情有些複雜了！」

鄭天心道：「咱們只消提綱絜領，不也就單純了！」

方石寒這時笑道：「柴兄，兄弟有一句話，想向你請教！」

柴弘道：「什麼話？方兄請說無妨！」

方石寒道：「聽柴兄言下之意，那石城遺書，你們勢在必得的了！」

柴弘道：「方兄說對了！兄弟正是這麼想！」

方石寒道：「但如言鄭兩位前輩硬是不說出那藏書所在呢？柴兄又有什麼辦法？」

柴弘笑道：「據兄弟所知，鄭盟主和言大俠似是不會不說！」

鄭天心皺眉道：「老弟怎會這麼有把握？」

柴弘道：「設非有這等把握，晚輩又怎會貿然行事呢？」

方石寒沉吟了一下，道：「柴兄，如是言鄭兩位前輩不爲任何威脅所制，你又能有什麼辦法？」

柴弘陡然哈哈大笑道：「不會的！就兄弟所想，言大俠，鄭盟主一定會講出來的了！」

言旡忌冷哼了一聲，說道：「老弟太小看了老夫了！」

柴弘道：「那到不是小看兩位，而是柴某掌握了使兩位非說出不可的契機在手！」

這句話，他說的似是極爲肯定，只聽得言旡忌和鄭天心兩人大爲惑然！

柴弘掌握了什麼契機？

只是一時竟是想不透其中道理何在！

而曲江陵，鄭雨嵐則因長輩在前，不便挿口，而方石寒陷入了沉思之境，顯然在摸索思考着什麼重大問題，刹那之間，滿座之人，並無一人開口說話！

足足過了盞茶時光，楊騰忽然哈哈一笑道：「言兄，本座則是猜出他那所謂契機是什麼了！」

言旡忌道：「是什麼？」

楊騰道：「必是他已在兩位身上做了手脚！」

言下之意，不啻是說，言旡忌和鄭天心的性命，已掌握在柴弘手中，所以，柴弘才會那等的有把握！

言旡忌道：「不會吧！」

鄭天心笑道：「倘僅技止於此，老夫相信，柴兄的手法，决然要失靈的了！」

柴弘道：「柴某如是要在兩位身上做什麼手脚，又何必等到今天？」

他語音一頓，接道：「其實，柴某所謂兩位不得不應允的原故，無非因爲眼下的形勢是，你們一行人，若是想重回中原，則必須將石城遺書所在說出！」

二老聞言，尚未接話，屠琅已忍不住道：「閣下說的什麼鬼話？咱們難道自己沒有長着腿，回不去中原麼？」

柴弘道：「屠天曹，許多人都長了腿，但他們爲何上不了這怒龍嶺？」

屠琅冷哼了一聲道：「是了……你是想仗恃武功，將咱們留下，是麼？」

柴弘笑道：「是又如何？」

屠琅陡然怒道：「如何？老夫先考較考較你，夠不夠格說這種話！」

身形一閃，便站了起來。

柴弘笑道：「你要動手？」

屠琅道：「不錯……」

舉手一掌，拍了過去！

柴弘端坐未動，屠琅的掌力挨到他胸前尺許，竟然如遇銅牆鐵壁一般，只震得他手腕一麻，倒退了一步！

鄭天心目睹此情，心中一驚，忙道：「屠天曹快快退下！」

言旡忌却縱聲一笑道：「柴兄獨子，果然傳了他的衣鉢了！這一身修羅炁功，少說也有九成火候，毋怪閣下敢在老朽等人面前炫露了！」

柴弘笑了一笑道：「言大俠過獎啦！」

他笑容一收，向在座諸人一掃道：「還有那一位想試上一試？」

他一直都未曾表現過狂態，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那麼彬彬有禮，溫文儒雅，但仔細想來，就不難發現，他這些溫文禮遇，可說是狂傲的昇華；原來，他把這幾位中原一流高手，完全不曾放在眼中！

這時，雷鳴忽然大喝一聲道：「狂俠之名，果然有他的道理，雷某不才，正想試上一試！」

話音未已，抬手發出一指。

兩人間距離，約在六尺，這一指雖然凌空發出，但指力之强，破空有聲！

柴弘依然端坐未動，只是笑了一笑道：「雷天曹的金剛指，已能洞石穿金，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流的武功了！」

他口中在稱讚別人，實際上不啻在譏諷別人！

因爲，雷鳴這一指，對他有如泥牛入海，指力到了他身前，便化爲無形了！

雷鳴臉色一變，怔怔的坐在當地！

鄭雨嵐大大奇怪，大聲道：「爹，這是什麼武功？不還手居然化解他人的攻擊？」

鄭天心道：「嵐兒，修羅炁功，在武功中號稱『萬力不侵』，除非你一身功力高出具有修羅炁功之人三倍以上，否則休想傷的了他！」

鄭雨嵐道：「兵刃呢？」

她右手已然準備撤劍了！

鄭天心道：「不可冒失！嵐兒，你不是他的對手！」

鄭雨嵐似是不信，寶劍已然撤到手中！

適時，曲江陵却大喝道：「師傅，弟子想用師門武功鬥他一鬥……」

言旡忌道：「不用了！你……敵他不過！」

曲江陵一臉不服之色！

他眼見鄭雨嵐已然拔出寶劍，頓時，忍不住也解下自己身上的「天柔劍」來。

柴弘平靜的笑了一笑，道：「兩位最好莫動兵刃，否則，定要後悔莫及了！」

鄭天心這時喝道：「嵐兒，把寶劍回鞘！」

鄭雨嵐雖然心中不願，但她却不敢有違父命；慢慢的收回長劍，口中却道：「爹，爲什麼不讓女兒動手呢？」

鄭天心搖了搖頭道：「妳不知其中道理，自然難怪，爲父昔日見識過武魔柴大痴施展修羅炁功，不動兵刃之人，頂多是近不得他身，一旦動用兵刃，結果就會鬧出流血慘劇了！」

鄭雨嵐聽得呆了一呆，曲江陵却皺眉道：「盟主前輩，這修羅炁功莫非是邪法麼？」

鄭天心道：「那也不是，不過，修羅炁功最大不同於各種罡氣功夫之處，便是在於對尖銳利箭，反應强烈，刀劍之類兵刃，遇到修羅炁功，就會如同磁石相引一般，反到聽任施展修羅炁功之人指使，反而傷了自己之人了！」

曲江陵怔得一怔，方石寒已笑道：「天下竟有這種武功麼？晚輩到有些不信了！」

鄭天心道：「老弟不信，乃是常情，錯非當年老朽親眼見過，如今若有人對老朽這麼說，老朽也不會相信了！」

方石寒看了柴弘一眼道：「柴兄，那『修羅炁功』，當眞如此神奇麼？」

柴弘笑道：「傳言也許過甚其詞，不過，足以傷人，那到不假！」

方石寒微微一笑，接道：「在下到想試上一試，柴兄可願指教？」

柴弘畧畧感到有些兒意外，揚了揚眉，道：「方兄這又何必？」

方石寒笑道：「柴兄，眼下的僵局，總得有人打開才是！兄弟不揣冒昧，想冒險一試，柴兄莫要推拒了！」

柴弘臉上神色有些陰晴不定，久久沉吟不語！

楊騰大笑道：「柴老弟，你爲何沉吟？可是不敢與聖僧傳人動手麼？」

柴弘哼了一聲，兩道劍眉，忽然聳起，看樣子，好像就要發作。

但他很快的又堆起了笑意，接道：「柴某在想，如果方兄不愼受傷，就有悖先父的遺命了！」

他忽然冒出這麼一句話，到是大出衆人意料！

鄭天心忍不住道：「令尊過世之時，莫非交代了老弟什麼話麼？」

柴弘道：「不錯！」

他向方石寒一抱拳道：「先父遺命，柴某可以與天下武林中任何人動手，却不許兄弟與南海聖僧一脈爲敵！所以方兄要與兄弟動手，叫兄弟好生爲難了！」

方石寒聞言，不禁感到這事果然有些麻煩，當下沉吟道：「依柴兄之言，莫非要兄弟放棄一試的念頭麼？」

柴弘道：「固所願也！只是不便啓齒而已！」

方石寒嘆了一口氣道：「柴兄，這事兄弟可能要有方台命了！」

柴弘道：「方兄，你也來到南荒，實在是大出兄弟判斷，兄弟與方兄打一個商量，不知方兄肯是不肯？」

方石寒道：「什麼商量？」

柴弘道：「請方兄暫時下山，住在龍兄店中，三日後，兄弟再登門奉請方兄來此謝罪！」

方石寒笑道：「這算什麼商量呢？辦不到！」

柴弘臉色一變，道：「方兄硬要兄弟作那不孝之人，未免太過份了！」

方石寒道：「柴兄，這事關係武林盟主，不啻關係了整個武林，兄弟怎可置身事外呢？倘是柴兄與我易地而處，只怕也不會就此退出的了！」

柴弘長長一嘆道：「事在兩難，眞叫兄弟難以決定的很啊……」

楊騰笑道：「柴老弟，老夫爲你借箸代籌，只不知你願不願接受？」

柴弘道：「幫主有何高見？」

楊騰道：「與咱們結成朋友，放棄取到石城遺書的野心，豈不甚妙？」

柴弘拿起一杯酒，笑道：「不成！楊幫主的盛情，柴某心領了！」

他忽然向龍逸點了點頭，道：「龍兄，看來一切唇舌均屬多餘的了！」

龍逸笑道：「屬下早就說過，想勸說他們這些老頑固，那比登天還難，公子不信，眼下事態可是跟屬下先前料想的一般麼？」

柴弘大笑道：「我只是盡了心意，求其心安而已！龍兄，他們既是如此頑固，我也不用再有什麼顧忌了……」

龍逸大笑道：「公子早該下這等決心了！」

他忽然閃身而起，向石屋內行去。

柴弘揚了一揚手中酒，向六人道：「諸位不妨多喝一杯，多吃一口，少時也好多有氣力動手！」

直到此刻，他的態度才明朗化了！

而且，他這種溫和的目中無人口氣，叫人聽來，十分難堪！

楊騰看了鄭天心一眼，道：「盟主兄，咱們可要分派一下人手？」

鄭天心笑了笑道：「暫時不必！除非他們還有別人……」

話音未已，只見由那石屋之中，魚貫的走出來一大羣人。

玄功懲狂客

爲首的，是龍逸！

隨在龍逸身後的，赫然正是「大漠駝翁」石元坤。

曲江陵、方石寒見到了他，不由得同時一怔，敢情石元坤也是引翠宮的屬下，怪不得他竟然溜走後不再回頭呢！

而且，方石寒也想到了言旡忌八成是被他弄來南荒的！

石元坤身後，還有五人。

他們是四女一男；男的方石寒認得，乃是華山長老「天縱劍」諸葛元！

四女可就一個不識了！

諸葛元會在這夥人中出現，顯然大出在場諸人料想，鄭天心正想與諸葛元招呼，耳中忽然聽得有人傳言道：「鄭兄不妨多罵兄弟幾句，千萬不要與兄弟招呼套交情！」

敢情，這正是諸葛元向他傳話，鄭天心何等老練，閻言立即雙眉一揚，向言旡忌道：「言兄，想不到華山派居然出了敗類，眞叫兄弟難過的很！」

言旡忌吁了口氣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這也是沒有辦法事先逆料得到的啊！」

他話音一頓，忽地戟指石元坤道：「石元坤，老夫赦過你三次不死，你却趁老夫行動不便，將老夫弄來南荒，早知你是這等人，老夫當日也就不該留下你的性命了！」

石元坤冷冷一笑道：「那是你的事，石某也並未向你求過饒啊……」

應答之間，他們已然來到了席前！

柴弘向他們擺了擺手，道：「你們且坐下！」

龍逸和二男四女，便在另一張石桌上坐定。

柴弘這才向鄭天心等人笑了一笑道：「盟主，引翠宮對那石城遺書，志在必得，依我看，你還是說出藏書所在，保住一行人性命吧！」

敢情，他以死來威脅人了！

鄭天心哈哈一笑道：「柴弘，休說你不見得能置我等於死地，就算你能，也嚇不了老夫……」

柴弘冷笑道：「痛痛快快的一死，當然難不倒諸位了！不過，若是那死，比活還要難時，只怕你鄭盟主也會忍受不了的呢！」

鄭天心怒道：「你敢作弄老夫麼？」

柴弘冷笑道：「爲友爲尊，柴某自當敬重於你了！但如一旦爲敵，只怕少不得要得罪你武林盟主的了！」

鄭天心道：「柴弘，你莫以爲那『修羅炁功』當眞天下無敵，須知老夫就不見得畏懼！」

柴弘淡淡一笑道：「柴某人並未說過尊駕畏懼，尊駕又何必如此飛揚浮躁起來呢？」

他這句話說的不輕，只聽得鄭天心臉色大變！乾咳了一聲，就待發作，鄭雨嵐已搶先嬌聲叱罵道：「柴弘，你胆敢頂撞我爹爹，瞧瞧姑娘會不會饒你……」

纖手一揮，連連發出三指。

柴弘幾曾將她的指力放在眼中？冷冷一笑，道：「鄭姑娘，柴某決無傷妳之心，妳最好是坐在一旁，莫管令尊之事……」

適時，曲江陵已然站起身子，和鄭雨嵐併肩而立。

鄭雨嵐的三指，沒有起得了作用，方石寒劍眉微微一揚，向鄭雨嵐說道：「姑娘，柴弘交給在下了吧！」

話音一落，他已移身而起，緩步走到了柴弘的身前。

柴弘仍然坐在石凳之上，只是抬頭看了方石寒一眼，冷冷一笑道：「方兄，你是決心攬下這樑子了？」

方石寒點頭道：「不錯！」

語音一頓，接着又道：「咱們一共八人，柴兄在座的，也有八人，如果要動手，則也分配的十分恰當！」

柴弘搖了搖頭道：「不瞞方兄說，在座除了你和楊幫主之外，他們自然都不能眞正動手了！」

方石寒一怔道：「爲什麼？」

柴弘道：「引翠宮之人，已命令使女丫頭，在他們身上弄了一點手腳！」

方石寒聽得大惑不解，冷笑道：「幾時做的手腳？爲何在下和楊幫主身上又沒有影响呢？」

柴弘微笑道：「這個……說出來，當然方兄不信了！」

方石寒道：「天下奇事甚多，在下到也不會不信！除非……你們在酒菜之中，弄了什麼鬼，否則咱們又怎會上當呢？」

柴弘大笑道：「如果酒菜之中下毒，在座諸位又怎會覺察不出？」

方石寒道：「不下在酒菜之中，這毒又何從下起？」

柴弘道：「方兄，這怒龍嶺上，說穿了，應是無處無毒，只要引翠宮主人要想向什麼人下手，只消要人在石屋中按一下機鈕，便可叫人不知不覺中將毒烟吸入口中，或是將毒粉沾上皮肉……」

方石寒總算明白了其中因果，敢情這山頭上的

地下，佈滿了噴筒之類施毒的用器，這等設計，却也眞正狠毒！

不過，使他不解的，是自己和楊幫主爲何不曾中毒！

是以，他冷笑了一聲道：「柴兄，倘是這怒龍嶺上果眞有着這等安排，爲何在下和楊幫主又不受其害呢？」

柴弘大笑道：「楊幫主身爲丐幫幫主，身上懷有辟毒至寶天蜈內丹，用毒對他無效，那是必然之事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至於方兄……你居然也不怕毒物，連兄弟也覺得大爲不解，莫非方兄服用過什麼可避萬毒侵身的靈藥之類的藥，那就是方兄身上也有什麼驅毒避辟的藥物！」

方石寒聞言，不由得笑了！

敢情他不但本身不怕毒，而且還帶了一柄可避萬毒的「戒刀」在身，他們暗算不了自己，到也不足爲奇了！

但是，他可沒有說出來！

因爲，這一瞬間，雷鳴，屠琅，趙寒三人已連聲怒喝而起，向柴弘圍了過來。

鄭天心雖然較爲鎮定，但也不禁連連變色喝道：「柴弘，你們居然如此下流，算是老夫瞎了眼，看錯了！」

柴弘一面戒備，深恐方石寒突然出手，一面却大笑道：「鄭盟主，兵不厭詐，乃是千古不易之理，用計下毒，又有什麼不可呢？」

方石寒哼了一聲道：「不錯，兵不厭詐，咱們就算不怪你下毒吧！但柴兄莫要忘記，至少咱們一羣人中，還有方某和楊幫主不怕你們的毒物！閣下如想將咱們一網打盡，那只怕還辦不到呢！」

柴弘笑道：「這個麼，方兄未免太自大了吧？憑你和楊幫主，豈是柴某和屬下之敵？不過，柴某直到眼下，還是希望方兄不要介入此事！」

方石寒微微一笑道：「柴兄，你不用再想勸說於我了！」

語音一頓，向鄭天心道：「老前輩，你們可要試試能不能提聚眞氣，作那孤注一擲，將他們全部拿下？」

鄭天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老朽已然試過了！我們所中的毒，雖然不甚強烈，但却別有一種功效，使得我們無法將眞炁凝聚，與人動手！」

柴弘笑道：「不錯，齊宮主所用的毒物，也正是要你們無法動手而已！」

敢情，鄭天心等人適才已暗中運過了氣，發現眞炁無法凝聚，自然是無法奢談動手了！

但這時曲江陵却哈哈一笑道：「方兄，兄弟好似不曾中毒呢！」

方石寒大喜道：「眞的麼？」

曲江陵道：「兄弟眞力凝練，似並無不妥之處啊！」

言旡忌淡淡一笑道：「徒兒，你身佩天柔軟劍，劍柄之上，嵌有一顆辟邪避毒明珠，自然是萬毒不侵的了！」

曲江陵聞言怔了一怔，心想，原來這天柔劍居然還能辟毒，眞是從未想到，當下連忙解下軟劍，大步走到言旡忌身前，道：「師父，你先佩上吧！也許可以解毒啊！」

言旡忌笑道：「沒有用了！避毒珠可以辟毒，但却並不足以解毒，徒兒，還是你拿着，免得也受了他們暗算，折了我們實力！」

曲江陵一時似是感得大爲難以決斷，拿着那支軟劍，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鄭天心也道：「言兄說的甚有道理，曲賢侄，不要再考慮了！」

柴弘對於曲江陵竟然身懷「天柔劍」，不懼萬毒一事，大感意外，臉色一沉，向龍逸喝道：「龍兄，先將他們中毒之人拿下！」

龍逸應了一聲，正待喝令石元坤等人動手，丐幫幫主楊騰已先發制人，身形一閃，搶在言旡忌身前，大笑道：「鄭兄，快和趙兄等走到這一邊來，待兄弟擋住他們！」

其實，不用楊騰喊叫，鄭天心，鄭雨嵐，雷鳴，屠琅和趙寒等五人，已然迅快的走到言旡忌一處來了！

方石寒，也移身走了過來，頓時，等於三人將言旡忌等人圍在核心，柴弘等想衝過來，正眞不容易！

龍逸目睹此情，一時倒不敢輕舉妄動，看了柴弘一眼道：「公子，咱們要不要硬闖？」

柴弘沉吟了一下，道：「方石寒由本公子親自對付，你和石兄，諸葛兄分別對付楊幫主和曲江陵四位姑娘，找空隙用暗器傷那鄭天心等人！」

他雖是在緊張情況之下，仍然指揮若定，頗有大將風範，只看得方石寒忍不住在心中連連稱讚，也不禁深深爲他誤入岐途可惜！

龍逸等人聞言，立卽應了一聲是，他當先舉步，向曲江陵行去。

敢情他可是聰明的很，楊騰身爲丐幫幫主，武功自然十分高強的了！是以，他選擇了曲江陵！

可是，他這回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曲江陵一身武功，幾乎已盡得言旡忌眞傳，龍逸找上他，眞正是煞星照命，自討苦吃！

石元坤與龍逸的想法又正好相反，他已然吃過了曲江陵那劍炁的苦頭，這番自然不想再和他動手，一旦聽得龍逸要自己對付曲江陵，當下忙向諸葛元道：「諸葛兄，咱們去收拾那叫化頭子……」

不等諸葛元應話，便迅快的向楊騰行去！

同時，右手一揚，掌力已告發出。

諸葛元笑了一笑，也移步到楊勝身側，沉聲道：「楊帮主，恕小弟得罪了！」

拔出長劍，作了個姿式，却未發出！

敢情就是他揮劍領發之際，那龍逸已然傳來一聲悶哼，身子凌空而起，向後退了丈五左右，方始落地站住！

諸葛元眉頭一皺，向石元坤道：「石兄，你快去照顧龍兄，楊幫主交給兄弟了！」

這時楊騰正好回敬了石元坤一掌，石元坤吃他震得氣血翻騰，也幾乎當場出醜！

憑心而論，他可未曾想到楊騰一上手就施展了丐幫絕學「大降龍掌」力，石元坤本想偷襲，不料楊騰武功精進之速，使他大感心寒！

一驚之下，聽得諸葛元要他退開，却也正中下懷，立卽應道：「楊騰大降龍手已有十成火候，諸葛兄可要小心了！」

身子一轉，他奔向了龍逸奔去。

諸葛元見那石元坤已走，這才左手一亮，向楊騰一推，道：「楊兄看仔細了，兄弟這是新近練成的天星掌……」

楊騰一抬眼，只見諸葛元的掌中隱隱的有兩個字，竟是「臥底」！

頓時，楊騰暗暗放了心，但他口中却道：「老夫早就看明白了！今天老夫可要代侄女清理一下門戶……」

於是拍出一掌！

刹那間，兩人便打在一起。

這時，石元坤已扶起了龍逸，敢情龍逸乃是傷在曲江陵的無形劍炁之下。

曲江陵眼見危機四伏，是以一出手，也施展了絕招，用了五分眞力，發出無形劍炁，龍逸在不察之下，果然上了大當，身受重傷！

石元坤心中暗暗吃驚，不過口中却道：「龍兄，你……莫非傷在他無形劍炁之下麼？這小子年紀不大，怎會練就了無形劍炁呢？」

龍逸只點點頭，連話都不敢回答！可見得他這一下當眞捱的不輕了！

石元坤迅快又將龍逸扶着向石屋走去，口中同時向四女道：「四位姑娘，你們分兩個人去對付那小子……」

四女中立卽有兩人應聲向曲江陵奔去。

石元坤扶着龍逸，閃入了石屋之中。

曲江陵自是不曾把二女放在眼中，他不像對付龍逸那等一上來便施展「無形劍炁」，而是揮動了「天柔劍」，將二女逼在丈許之外，無法近身。

方石寒與柴弘還未動手。

敢情柴弘雖然手中撤出長劍，方石寒也將那短戒刀取出，而兩人因爲都知道對方不是弱者，誰也不肯輕易冒失先攻。

龍逸動手一招，便自負傷退走，對於柴弘可說是一大打擊，使得他在心理上，對方石寒又高估了三分！

就在他倆各自手持兵刃，凝目相對之際，那奉命伺機用暗器傷人的兩名少女，竟然慢慢向方石寒這邊走來。

方石寒心中一動，暗道：「如是讓他們之人聯手，可就對我大大不利了！」

轉念及此，他突然大喝一聲道：「柴弘，小心了！」

戒刀陡然一揮，一股凌厲無匹的寒氣，順着刀鋒，電閃擊出，直取柴弘胸前「華蓋」大穴而去！

柴弘對於方石寒可是極爲留心，見他戒刀出手，立卽一橫手中長劍，在胸腹間迅快的揮動成一片劍網！

在他的想法，可借劍上眞力，擋住方石寒刀鋒銳氣，然後再找機會，回手攻擊，反刺對方穴道！

但他却不會想到的，則是方石寒不但本身的武功過人，而那柄戒刀，更是素有天下第一刀之稱的「七絕戒刀」！

是的，他雖然利用劍上眞力，化解了方石寒刀勢，但他仍然覺出，有一縷極細的寒意，襲上自己期門穴部位！

頓時，他劍眉一鎖，閃身橫移三尺。

口中大喝道：「方兄，你……你這把刀有些邪氣！」

方石寒冷冷一笑道：「邪氣可沒有，但却有一股正氣！」

說話之間，第二刀隨手發出！

這一遭，他是對準了那兩名緩緩行來的少女！

試想，連柴弘都不敢擅攖其鋒，那兩名少女，又怎能承受得起方石寒這戒刀上所發出的內家眞力呢？

柴弘大概也料到這一點，目睹此情，連忙大喝道：「兩位姑娘小心……」

但他還是遲了一步！

兩名少女眼見方石寒刀光一閃，凌空指向自己等兩人一劃，當卽本能的各自揮動玉手，拍出了一

掌。

結果，可就奇了！二女沒有發出驚呼，也未重傷倒地！只是，她們舉起玉手，剎那間竟是放不下去，挺立的嬌軀，則釘在原地，連一動也不能動了！

這光景只看得柴弘大吃一驚，道：「方兄，你……把她們怎麼了？」

方石寒笑道：「制了她們穴道而已！」

柴弘哼了一聲道：「出手一刀，憑那刀上眞力，你可將這兩位姑娘制住而不傷人，柴某還是頭遭見到！方兄這一手，高明的很啊！」

方石寒道：「柴兄可是不信麼？」

柴弘笑道：「區區豈能不相信？只不過，區區有些不解，方兄與兩位姑娘，相距七尺，眞力拿揑得恰到好處，足能制住穴道，而不傷人，只想這把刀不是尋常之物吧？」

方石寒大笑道：「不錯！」

他語音一頓，接道：「柴兄自稱狂俠，想必也見聞十分淵博的了！區區這柄小刀，不知你可知曉，它是何刀？」

這一問，顯然把柴弘問住了！

他沉吟了好一陣，彷彿忽然想起來了一般，向方石寒笑道：「方兄，柴某猜出來了！」

他說猜出來了，很夠技巧，因爲，至少可以表示出，他並沒有什麼把握，而卽令錯了，那也不太丟人！

方石寒目光一轉，笑道：「請說！」

柴弘道：「以方兄的身份，你所用的刀，自然是人間稀有之物了！因此，兄弟猜想，這把刀可能是……」

他故意的頓了一頓，方道：「號稱天下第一刀的七絕戒刀！在武林兵刃譜中，這把刀傳聞是排名第一，是麼？」

方石寒不由得大爲高興！因爲他覺得柴弘的一切，都是出人意料的高明，這等人如能使他改邪歸正，那眞是武林中一大福音！

不過，他也心中有些担憂，如果像他這種人，一旦陷溺於邪道之中，也可說是武林中的一大刦難了！

這一瞬之間，他心中又有了一個決定，儘自己的可能，也要使這位自命爲狂俠的少年人，皈入正途！

因此，他哈哈一笑道：「柴兄見識之廣，叫兄弟好生佩服！」

他揚了一揚手中戒刀，又道：「不錯，兄弟這柄戒刀，正是七絕刀！此刀妙用極多，柴兄想必也知道的了！」

柴弘道：「這個，兄弟也聽到一些，據說此刀能辟邪，避毒，降魔……」

方石寒道：「刀稱七絕，這只是三絕啊！」

柴弘笑道：「方兄，不瞞你說，另外四絕，兄弟當眞的不明白了！」

方石寒道：「一刀在手，酒色財氣不沾，此刀本是佛門至寶，故而另外有此四大功效，合起來稱爲七絕了！」

柴弘笑道：「原來如此麼？難得的很……」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不過，兄弟當要向方兄討教一番！」

方石寒皺眉道：「柴兄，你……」

柴弘微微一笑道：「方兄，在下號稱狂俠，爲人自是少不了要狂幾分了！」

方石寒道：「以柴兄之能，狂上幾分，也不爲過，不過，就在下一日來所見，柴兄爲人，還談不上狂吧！」

柴弘道：「在你方兄面前，兄弟自然不怎麼狂殺了！但如換了別人，兄弟可就不同了！兄弟的狂態，只怕天下無人受得了呢！」

方石寒大笑道：「柴兄，區區有一點淺見，不知你柴兄願不願意接受？」

柴弘苦笑了一聲道：「方兄，不管你有什麼高見，那也得等到兄弟向你討敎，而且勝了兄弟之後再說吧！」

方石寒聞言，心中雖然有些不快，但口中却道：「柴兄，你何必一定要考較兄弟呢？」

柴弘沉吟了一下，方始道：「事非得已，得罪了！」

一揚手中長劍，「唰唰」二聲，直向方石寒刺過來。

方石寒豈敢大意？七絕刀一振，迎向柴弘長劍撩去。

柴弘的長劍那敢碰他的寶刀，回手一撤，劍招倒翻而下，腕底生風，斜斜的刺向了方石寒的左脅而去。

方石寒笑了一笑，道：「柴兄，咱們這樣動手，未免太不公平了！」

七絕刀一壓，又敲向了柴弘劍身！

柴弘怔了一怔，退了一步，道：「那裏不公平了？」

方石寒道：「兄弟手中所握，乃是天下第一利器，豈不是不公平麼？」

柴弘道：「依方兄之見呢？」

方石寒說道：「請柴兄借我一支長劍，咱們再戰！」

柴弘大笑道：「好啊，方兄看來比兄弟還要狂妄三分呢！但恭敬不如從命，兄弟這就等方兄換一支劍便是！」

方石寒知道他的用意，不肯由他借一支劍來，乃是爲了避嫌，君子有成人之美，當下向鄭天心道：「老前輩，借你老佩劍一用如何？」

鄭天心笑道：「有何不可？」

當卽解下身畔佩劍，抛了過來。

方石寒接劍在手，微笑道：「柴兄，可以動手了！」

柴弘微微一笑，道：「方兄，這回該你先出招了！聖心禪師的『心禪慧劍』，兄弟曾聽先父提過，只恨無緣見識，今天方兄可莫要藏私啊！」

方石寒皺眉道：「柴兄，你把兄弟的底子摸的十分清楚啊！看來柴兄倒是個有心之人了！」

柴弘笑道：「不敢當，方兄抬舉兄弟了！」

方石寒劍眉聳動，一揚手中長劍，笑道：「柴兄，有僭了！」

晶光湧現，一招「佛投寒江」，看上去只是輕飄飄的，向柴弘劃去。

但柴弘乃是個大行家，越是這等招數，就越是使他提高了警覺，長劍一震，挽起七朵圓圓的劍花，喝道：「好劍法！」

唰唰一聲，挺劍向方石寒出劍撩來。

方石寒眼見柴弘守中有攻，出劍力道深沉，心中暗暗叫好，右腕眞力微運，倏慢的劍勢，突然間變得疾逾奔馬！

「噹」的一陣脆響聲入耳，兩支長劍，一觸而開。

顯然，這一招兩人誰也未曾佔先！

柴弘身形畧一閃動，一式「風捲秋葉」，長劍橫掃，削向方石寒左肩部位，左手揑訣，點向方石寒右耳！

一招兩式，使的有如星丸亂擲，使人目不暇給之感。

錯非對手乃是方石寒的話，那可眞是不容易應付了。

方石寒長劍再挑，脚下展開遊踪步，幌了一幌，便將柴弘攻勢撩開，左手學着柴弘一般，順手拍出一掌！

這一掌，力道不大，但正好將柴弘逼得非向一邊退出三步不可，否則，也是可叫他肋骨劃上幾下了。

柴弘一退，方石寒立卽揮劍進擊！

這一搭上手，兩人各逞高强，劍勢之快，眞力之深，已使坐着石凳上的幾位當代高人，都看得呆了！

言旡忌嘆了口氣道：「鄭兄，當年大痴兄的劍法，似是不及他兒子這麼高明呢！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老了啊！」

鄭天心笑道：「不錯，柴大痴一身武功，包羅萬象，只因他嗜武成狂入魔，才會有武魔之名，但他在劍法上的造詣，那還算不得怎樣高明！眼下他這位令郎居然能有如此成就，只怕別有遇合了！」

言旡忌笑道：「八成與齊伯玉有關！」

齊伯玉號稱「孤劍天王」，言旡忌的說話，也不見得不對，因爲柴弘至少與引翠宮主齊文翠有着相當淵源！

雷鳴這時挿口道：「言老，那柴弘的劍法，並非齊伯玉的路數，倘是在下看的不錯，則是有些像南北雙仙中鄭老人的『驚天劍法』路數！」

言旡忌一怔道：「驚天五劍麼？」

雷鳴道：「正是！」

鄭天心笑道：「賢弟一言提醒了愚兄，他這招『有鳳來儀』，正是仙吾大哥的驚天五劍中一式變化而來……」

敢情那武林中的南北雙仙，號稱「南劍」的「南華隱士」鄭仙吾，乃是武林稱之「大悲神劍」鄭天心的堂兄！

至於另外一位，則是「北杖」「北邙駝翁」孟長庚了！

這兩位老人，久已不問世事，是武林中的晚一代人物，都對他們不大知曉！

甚至連鄭雨嵐都不知道她還有這位大伯！

是以，她不禁向乃父笑道：「爹，女兒還有位伯伯麼？」

鄭天心笑道：「不錯！不過……」

他長嘆了一聲，接道：「你大伯早已歸隱，所以，你才不曾見過！」

鄭雨嵐笑道：「爹，這次回轉中原，我們去看看他老人家好麼？」

鄭天心笑道：「爲父也正有此心，嵐兒，你這位大伯的劍法，比爲父高深得很，只是柴弘怎會學會了他的劍法，眞是奇怪得很啊！」

言旡忌笑道：「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柴大痴深懷各家之長，焉知不是他錄下這套劍法，留給了他的獨子呢？」

鄭天心點頭道：「不錯，有此可能！」

說話之間，耳中忽然傳來曲江陵暴喝之聲！

敢情他久戰二女不下，心中大感不耐，一急之下，頓時提聚全身眞力，暴喝一聲，發出了「無形劍炁」！

言旡忌的「無形劍炁」，在武林中稱爲一絕，

雖然曲江陵只有七成火候，但一旦發出，仍是厲銳無比，二女剛自驚呼了一聲，便已被「無形劍炁」重創，雙雙脫手拋劍，倒在地上！

引翠宮方面，本是必勝之局，但因未曾料到曲江陵也未中毒，一步之差，此刻，竟是成了一敗塗地！

二女一旦倒地，曲江陵也吁了一口氣，趺坐地上調息！因爲他兩次施展「無形劍炁」，眞炁也大大受損！

楊騰和諸葛元，打起來看來十二分激烈，不時雙掌互擊，發出拍拍之聲，但鄭天心已然瞧出，兩人打得雖狠，實際上可就沒用上眞力，就算兩人任何人捱上一百下，也不要緊。

相反的，則是方石寒與柴弘之戰了！

他們口頭上和和氣氣，稱兄道弟，客氣得很，但這時兩人劍招之迅疾，招式，凶險，當眞是稍有不愼，便可血流五步！

三十招過去，兩人仍未曾分出高低！

雷鳴看得暗暗皺眉，低聲道：「盟主，方老弟一直未盡全力，他如此對待柴弘，直叫人有些不解了！」

鄭天心笑道：「賢弟，愚兄大概已看出方老弟心意何用了！」

雷鳴道：「什麼心意？」

鄭天心道：「惺惺相惜，不忍下手！」

雷鳴一怔，道：「柴弘乃是引翠宮的第二位主人，方老弟這等對待他，恐怕到頭來無非妄費心機而已！」

鄭天心笑道：「那也不一定，就愚兄看來，這柴老弟的心性，並不怎麼壞！」

雷鳴道：「盟主，就小弟看來，柴弘的心機很深，尤其是他以狂爲名，表面故作不狂，實際上，可狂的很……」

屠琅接道：「雷兄弟，他不算狂吧！」

雷鳴道：「屠兄，如果他不狂，有什麼人胆敢在這些高手之前，表現得如此從容？甚至在此之前，明明已將我等軟禁，而又不暗作手脚？在兄弟看法，他可算得上是天下第一狂人了！」

屠琅笑道：「在愚兄看來，毋寧說他是第一傻瓜！」

雷鳴忍不住笑道：「屠兄，狂人與傻瓜之間，也不過相差一線而已！」

鄭天心笑道：「不錯，是狂人，也必是傻瓜，否則他也不會狂了！而且，諸位又幾曾見過聰明人發過狂態？」

言旡忌哼了一聲，說道：「鄭兄之言，大大有理……」

他嘆了一口氣，道：「兄弟當年便是旣狂又傻，才會想到要將那三兇二煞感化過來，如是兄弟早將他們致於死地，也就再不會有今天這慘况了！」

鄭天心大笑道：「言兄最大慈悲宏念，自然算不得是狂，也算不得是傻了！」

言旡忌苦笑道：「鄭兄不用安慰小弟了！兄弟那等做法，實際上乃是婦人之仁啊……」

他語音未已，只聽得柴弘大喝一聲道：「方兄，你小心了……」

寒光陡盛，劍影千萬，刹那間宛如一天光雨，突然罩了下來！

原來柴弘也是久戰方石寒不下，大爲焦急，竟然飛身而起，冒險施出遊龍在天身法，橫擊而下。

這種招式，說起來除非施展之人有着絕對制勝的把握，否則，結果就會正好相反，落得個必敗之局！

柴弘如此冒險，似是已到孤注一擲地步了！

方石寒此刻如想傷他，自然是易如反掌，但他並不曾想到傷害他，是故對於這一招，却也難以應付！

時間，已不容他多想，長劍一揚，竟也飛身而起！

這是方石寒的厚道之處，因爲，他可以不用飛身而起，仗着自己精純的定力與禪功，運劍與柴弘硬拚一次。

但他却想到了這一硬拚的結果，不是自己擋不住對手的一擊而身受重創，就是柴弘攻勢受挫，被自己的劍上震力反擊而亡！

方石寒沒有絕對的把握可以在還手一擊之時，不將對方致於死地，是以，他只好採取改用另一對策！

如此一來，方石寒自己却冒了很大的危險，倘是柴弘身形畧爲一偏，很可能便將鄭天心等人傷在劍下！

不過，柴弘果眞不愧很狂，他眼見方石寒也自騰空而起，立卽眞力一收，抱劍向下一沉，落在地上！

同時，皺眉道：「方兄，你爲何不與兄弟硬拚了？」

方石寒見他不曾趁機偷襲鄭天心等人，心中大爲高興，笑道：「柴兄，不是兄弟不願，而是一旦你我全力一拚，結果必將有人受傷，甚至喪命，那又何必呢？」

說話之間，身形已自落下地來。

柴弘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道：「方兄，你倘是不屑與兄弟全力一拚，此間之事，又如何了斷？何况……」

他指了指二傷二死的四位姑娘，又道：「區區只怕無法向宮主交代吧！」

方石寒心知他的話必有所指，當下畧一沉吟，道：「依柴兄之見，非得見過眞章不可了？」

柴弘道：「不錯！」

方石寒聞言，呆了一呆，道：「柴兄之意，是定然要與兄弟拚出勝負的了？」

柴弘道：「當然的了！否則，幾位只怕下不了這怒龍嶺了！」

方石寒回顧了諸人一眼，點了點頭，道：「兄弟明白了……」

他沒有再多說明白竟究是什麼，揚了揚手中長劍，接道：「也好，兄弟就讓柴兄滿意……」

唰唰一聲，攻出一劍！

這一招劍勢，有如長江大河，滔滔而下，氣勢之猛，涵蓋之廣，較之柴弘方才的一劍，有過而無不及！

柴弘喝了一聲道：「好！」居然雙手握劍，向上迎了過來！

他這等招架，乃是以劍作刀，招式之奇，得未曾見！

方石寒淡淡一笑，長劍下擊之勢未改，容得他雙手握劍揚起之後，突然劍勢迅快的一沉，向柴弘的劍上敲去！

柴弘本就打算與他全力拚上一招，眼見他長劍下壓，立卽毫不猶疑的向上撞去。

「噹」！

一陣金石交擊之聲入耳，兩人竟而同時站立不動！

敢情方石寒乃是用上了一個粘字訣，把兩人的長劍，粘在了一起。

柴弘用力向上推了一推，却未將方石寒長劍震開。

但方石寒也未再用力，一時之間，看上去好似兩人都是勢均力敵，不分上下！

但此時只有柴弘心中有些明白，方石寒至少尚有三成眞力，未曾施展！

他咬了咬牙，陡地大喝一聲道：「撒手！」雙手猛地一推，用上了所有的力道，想將方石寒的長劍震脫！

但方石寒却笑了一笑道：「不見得……」

右臂一沉，只見晶光乍閃，血光迸現，柴弘悶哼了一聲，向後一連退了八步！

一片鮮血，打他胸前洒出！

血洗引翠宮

方石寒終於重創了柴弘！

這位武功高不可測的「南荒狂俠」，居然受此重創，到是大出言旡忌，鄭天心等一干人的意料之外！

特別是他的傷勢，胸前出血，使人看來怵目驚心！

方石寒皺了皺眉，道：「柴兄，承讓了！」

柴弘左手捂住傷口，咧嘴苦笑了一聲，突然向諸葛元道：「諸葛兄請住手！」

諸葛元聞言，大聲應了一聲是，揚手一掌，將楊騰迫退半步，一閃而回！

他看了看柴弘，忙道：「柴公子，你的傷勢不輕，可要兄弟扶你入內？」

柴弘搖頭道：「不用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向方石寒道：「方兄劍法高明，叫柴某十分敬佩，今日之局，兄弟自是不便再談其他，但幾位如想離開玉龍山，只怕還得見過齊宮主才成……」

方石寒笑道：「齊宮主現在何處？」

柴弘道：「自然是在引翠宮中了！」

方石寒笑道：「柴兄可否指點一下那引翠宮的所在？兄弟也好前去拜會！」

柴弘蹌踉了一下，道：「你制住的兩位姑娘知道地方，方兄只消放開她們穴道，她們自會引方兄等前去了！」

方石寒道：「多謝指點了！」

他表現的風度，使人激賞，眼看柴弘在重傷之下，却未再出手，這不啻是饒了柴弘一次不死的大恩！

柴弘心中又怎會不明白？

方石寒話音一落，他已忍痛鬆開按在胸前的手，用雙手握劍，向方石寒一揖道：「兄弟急待裹創，失陪了！」

在諸葛元扶持之下，緩緩轉身，向那石屋中行去。

方石寒笑道：「柴兄，兄弟去見那齊宮主之時，尚盼柴兄美言一二！」

柴弘聞言，在石屋門前轉身應道：「方兄大可放心，兄弟自會爲你安排一番……」

一矮身，進了石屋。

諸葛元也跟了進去，不過，他在進屋之前，却以右手在門邊地上按了一按，拼指了一指，似是要方石寒注意！

方石寒身形一長，電射而出，只見諸葛元手按之處，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白紙包，他立卽拾了起來

，放入懷中。

雖然他此時還不知道這白紙包中的是什麼，但他料想得到，諸葛元這麼做，必是有他的深意！

方石寒轉身回到那兩名少女之前，迅快的在兩人命門穴上各拍了一掌，活開了她們被封的脈穴，沉聲道：「兩位姑娘聽淸楚柴公子的話了吧？那引翠宮何在，尙須兩位姑娘指引我等前去！」

二女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位身着黑色長裙的立卽接道：「柴公子之命，妾身等自當遵守……」

她語音一頓，似是有什麼話要說，但却又似不願說出般的搖了搖頭，緊閉櫻唇，不再多說！

方石寒皺了皺眉道：「姑娘可是還有什麼話想講麼？」

那黑衣少女又搖了搖頭。

但她身邊的紅衣少女却說道：「不錯，玄影姊姊正是有話要說，但是她怕說將出來，方公子會不同意！」

方石寒說道：「我同不同意，與兩位又有什麼關係？姑娘何不說出來聽聽，也許在下並不會拒絕呢！」

那叫做玄影的黑衣少女沉吟了一下，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不過妾身等乃是敗兵之將，眞是有些不大好意思說出口來罷了！」

方石寒說道：「既然事情不大，你們還是快說吧！」

玄影苦笑了一聲，道：「敝宮主御下極嚴，妾身等敗在公子手中，承蒙公子不殺，這份恩德，妾身等自是感激，但妾身等如是引領公子等人前去宮中，只怕妾身姊妹仍將難逃殺身之禍……」

方石寒道：「爲什麼？柴公子不是交代了妳們麼？」

玄影搖頭道：「柴公子雖然交代了妾身，那也是等於要妾身姊妹以身相殉啊！」

方石寒怔了一怔，道：「柴弘知道要妳們引領前去，齊文翠必將致妳們於死地麼？」

玄影道：「柴公子當然知道啊！」

方石寒一時大感爲難，他自然不願爲了這一點小事，犧牲了兩人性命，當下皺眉道：「可有什麼最好的法子好想呢？比如……」

他話音未已，楊騰已接道：「方老弟，老夫到是想到了一個辦法！」

方石寒道：「什麼辦法？」

楊騰道：「反正咱們此處去了引翠宮之後，必會將齊文翠拿下，在齊文翠未曾成擒之前，這兩位姑娘不用露面，不就解決了麼？」

方石寒笑道：「是啊！我怎會沒有想到呢？」

他目光一亮，向二女道：「楊帮主之言，兩位姑娘是否同意？」

玄影想了一想道：「但妾身等總得引着諸位前去呀！」

方石寒笑道：「那到不一定！妳們只要把引翠宮何在，告知在下，咱們不會找它不到，兩位只要找一個地方隱藏，等引翠宮瓦解之後，就可以出來行走了！」

玄影聞言大喜，嬌笑道：「妾身遵命！」

當下，把引翠宮的地點，詳細的在地上畫了出來。

方石寒默記在心，接道：「兩位打算隱身在何處？」

玄影道：「山脚之下，有一戶農家，妾身很熟，我們就到那裏去躲上一陣子吧！」

話音一落，拉了那位紅衫少女，便下了怒龍嶺而去。

方石寒目送二女離去，這才打懷中掏出諸葛元留下的小紙包，走到楊騰身前，道：「帮主，這是諸葛前輩留下之物，想必是大有深意的了！」

說着，遞了過去。

楊騰接過紙包，立卽打開，只見紙包之中，一共包了三顆只有綠豆大小的黑色藥丸。不過，紙上却還有一行字跡，說明這三顆藥丸，乃是解毒之藥，用水化開，可供十人解毒之用，諸葛元特別指明，此丸可解引翠宮各種之毒！

方石寒一見這是解藥，自是大喜，連忙到山廟中廳裏，取來一碗淸水，由楊騰將解毒丹丸投了兩顆在碗中，餵給鄭天心等六人服下。

楊騰行事，可謂十分仔細，他發現旣是三丸可解十人之毒，眼下只有六人中毒，用上兩顆，當然够了！

留下一顆，無非是備作不時之用！

鄭天心等服下解藥，調息了個把時辰，所中之毒，果然一掃而盡，天機舒暢，精神氣力，都已正常！

言旡忌第一個緩緩立起，笑道：「諸葛老弟的解毒靈丹，果然有效，老朽覺着，此刻氣機舒坦已極！」

鄭天心笑道：「不錯，兄弟也有同感……」

接着，雷鳴，屠琅，趙寒和鄭雨嵐也都紛紛立起！

只有那曲江陵尙在閉目調息！

言旡忌走了過去，看了看這位心愛的徒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孩子一連兩次施展無形劍法，雖是眞力大損，但坐息如此之久，尙不復原，莫非也中了什麼暗算麼？」

方石寒聞言，心中一震，連忙疾步走了過來，探手按上曲江陵的背穴，一言不發，閉目運氣！

約莫有半炷香之久，方石寒方始揮手而退！

而曲江陵却也適時吐了一口大氣，欠伸而起！

他雙手抱拳，向方石寒一揖道：「多謝方兄相助了！」

方石寒笑道：「曲兄言重了！兄弟雖然不出手相助，至多再有半個時辰，曲兄就可以恢復了！些須小事，又何必言謝！」

語音一頓，不等曲江陵再說什麼，便向鄭天心道：「老前輩，咱們此刻便去引翠宮麼？」

鄭天心看了看天色，接道：「不過申時甫過，咱們前去正好趕上晚餐呢！」

話音一落，人已當先舉步！

不過，他只走了兩步，便回頭向方石寒道：「老弟，那引翠宮怎麼走法？」

敢情，他老人家可沒看淸楚二女所畫地圖！

方石寒笑道：「晚輩爲諸位引路！」

當先轉身，向那石屋中行去。

楊騰笑道：「怎麼？那引翠宮把這石屋當作了入口麼？」

說話之間，衆人也矮身進了石屋。

× × ×

方石寒一馬當先，進了石屋，依着二女指示的路徑，經向右邊一道門戶穿行而過。

門後，乃是一條向下伸展的梯道。

一行人沿着石級而行，約莫走了四里遠近，便見到了一座門戶，由門戶中望將出去，乃是一片天光。

方石寒飛步奔了出去，只見停身之處，却是一座小山谷，谷中芳草如茵，繁花似錦，風景甚是不惡！

楊騰等人，依次出來，鄭雨嵐忍不住嬌笑道：「這兒奇景可眞不少呢！」

楊騰目光一轉，笑道：「方老弟，那引翠宮可是在這山谷之中麼？」

方石寒道：「不錯！」

他指了指前面不遠之處的山峽，又道：「轉過那座山峽，大槪就是到翠宮的所在了！」

話音一落，直向那山峽行去。

果然正如方石寒所言，山峽的後面，正是別有天地，遠遠看去，却見眼前乃是一片半山中的平原，里許之外，却有一座建築的十分宏偉的宮殿，佔地約有數畝，畫棟雕樑，飛閣流丹，倘非親眼所見，眞難叫人相信，在這等山谷之中，竟有如此華麗的房舍。

言旡忌打量了四週一眼，笑道：「引翠宮建在此處，眞乃是使人稱絕，不過，如就兵書而言，這等地帶，應該是屬於最最下等的絕地！」

楊騰道：「正是！言兄之言有理，引翠宮的主人如非太狂，就是太笨了一些！」

雷鳴笑道：「從那柴弘身上便可看出來了！他們只怕不是笨，而是一向自大慣了，才會如此之狂罷了！」

方石寒這時微微一笑道：「不管他們是笨還是狂，咱們既然來了，那就得進去瞧上一瞧！」

話音一落，便自向那引翠宮行去。

言旡忌等人，隨在他身後而行，里許距離，眨眼之間，便已抵達！

方石寒走到照壁之前，正待由一側轉入正門方向，忽然一條人影自那照壁之後，冒了出來，喝道：「站住！」

方石寒劍眉一剔，笑道：「借光了！請問這兒可是引翠宮麼？」

那人是位年約五十左右的老蒼頭打扮，聞言冷冷的看了方石寒一眼道：「你是什麼人？打聽引翠宮作甚？」

方石寒心中暗道：「難道柴弘尙未回來麼？否則，他們怎會好像對我一行人卽將來此之事，毫不知情呢？」

但他口中却道：「區區請敎之事，尊駕尙未回答呢，至於在下是什麼人，那可要等到了引翠宮才能說了！」

老蒼頭沉吟了一下，又打量了方石寒身後羣雄一眼，這才接道：「你算是找對了！這裏便是引翠宮！」

他話音一頓，立卽又道：「閣下來意，可以說了麼？」

方石寒道：「區區方石寒，陪同武林盟主鄭大俠，特來求見貴宮主人！」

老蒼頭聞言一怔道：「武林盟主？」

他眼神已然掃向方石寒身後諸人，接着冷冷一笑道：「那是貴客了！待小老兒就去通報……」

轉身退入照壁之後。

方石寒等一行，也隨在他身後轉了過去！

這時那老蒼頭已然進了大門。

方石寒向鄭天心笑了一笑道：「老前輩，咱們要不要進內再等？」

鄭天心笑道：「老弟之意呢？」

方石寒道：「晚輩之意，不如入內！」

鄭天心道：「那就依老弟之見行事便了！」

說話間，幾人便進了引翠宮大門！

進了宮門，乃是一座深達十丈，寬有廿丈的天

井。

天井的盡頭，便是一座大殿形狀的大門，屋簷之下，橫掛一塊方匾，高書「引翠宮」三個斗大金字。

方石寒當先跨入了大廳！

最後進去的是曲江陵！

不過，他在入廳之前，却抬手向那金匾揮動了一下！

言旡忌看得皺了皺眉道：「陵兒，你……可是把那匾額毀了麼？」

曲江陵不想這等小小的舉動，竟被恩師發現，心中大感不安，忙道：「弟子不憤他們所為，是以暗運眞氣，將這塊匾震毀了！」

楊騰適時笑道：「毀的好！放了我在你這等年紀，我也不會放過這塊金匾的了！」

曲江陵感激的向楊騰笑了一笑，正待出言道謝，只見由那大廳的屏風之後，迅快的走出了三個人來！

方石寒聳了聳肩，笑道：「諸葛元，你們回來的很快啊！」

敢情這三人之中，有一位竟是諸葛元！

另外的兩人，一位是石元坤，另一位赫然便是「紅髮魔女」季小梅。

諸葛元大笑道：「方老弟也不慢呀……」

話音一落，向衆人道：「諸位請坐！」

方石寒等人坐定以後，曲江陵忍不住向季小梅道：「姑娘，你怎麼也投入了引翠宮？」

季小梅格格一笑道：「中原武林，有了你這位言大俠的傳人，那裏還有我立足之地？妾身逃來南荒，那也算不得意外吧！」

曲江陵怔了一怔，到不知怎樣回答了！

只因季小梅這番話，十分有理！

但方石寒却笑道：「季姑娘，妳……這一遭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須知引翠宮也不就是你避難之地呢！」

季小梅笑道：「方公子之意，這引翠宮莫非也要被你毀去麼？」

方石寒道：「不錯！」

他語音畧頓，接道：「倘然姑娘知機，最好是依在下之勸，莫要捲入這場是非之中了！」

季小梅笑道：「方公子，事到此刻，妾身也不能自作主張了！」

方石寒沉聲道：「為什麼？」

季小梅道：「公子最好莫問！因為妾身不會說將出來的！」

方石寒看了諸葛元一眼，笑道：「諸葛元，那引翠宮主人何在？」

他為了不使石元坤起疑，故而對諸葛元直稱其名！

諸葛元笑道：「宮主已然知曉各位來到了！不過，他正在為柴公子療傷，少時便會出來與各位相見了！」

方石寒笑了笑，道：「柴兄傷勢較重，齊宮主不知瞧出來沒有？」

諸葛元道：「當然瞧出來很重的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齊宮主對你老弟傷了柴公子之事，顯然既是吃驚，也十分震怒，少時見到宮主之時，方老弟還是小心些好！」

方石寒大笑道：「在下記住了！」

季小梅扭動着嬌軀，欠了欠身子，向言旡忌道：「言大俠，貴軀違和，眼下可已痊癒了麼？」

言旡忌冷冷一笑道：「老夫只是行動不便，才會要陵兒代我去大漢陽峯頭與你們見面，不瞞妳說，季姑娘，妳如想咒老夫死，恐怕還得要幾年之後呢？」

季小梅嫣然笑道：「老前輩言重了！晚輩雖有天大的胆子，可也不敢咒你老早死啊！」

言旡忌道：「但願妳口心如一……」

季小梅笑道：「晚輩本是心口如一啊！何況老前輩愛徒曲公子已將二煞等人廢了武功，晚輩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會再敢放肆了！」

言旡忌冷笑道：「怎麼，妳可是認為陵兒不當廢去他們武功麼？」

李小梅道：「不敢！晚輩決無此心啊……」

言旡忌吁了一口氣道：「諒妳也不敢！」

語音一落，向諸葛元道：「老弟，你叫那齊文翠早些出來，這兒坐的，一半以上都是她的父執之輩哩！」

諸葛元笑了一笑道：「言兄說的是，區區這就去催她前來……」

轉身便向屏風之後行去。

不多時，諸葛元已然急步走了回來，在他的身後，跟着的是柴弘，他看來傷勢已好，精神十分抖擻。

柴弘的身後，是兩名黃衣少女，一人抱劍，一人却抱了一個黃包袱，長約三尺有奇，從外形上却看不出是包的何等事物！

二女身後，則是一位年約廿四五，身着白鮫長衫，髮梳高髻，眉目如畫的宮裝麗人！

方石寒心想，此女必定是那齊文翠了！

但奇怪的却是，齊文翠的身後，還跟了一位黑衣老婦！

五人進了大廳，那齊文翠大大方方的便往當中

的一隻太師椅中坐了下來，黃衫二女，一邊一個的侍立！

那黑袍老婦人，則站在她身後。

柴弘則和諸葛元，石元坤，季小梅等三人坐在一起。

齊文翠容得衆人坐定，這才嫣然一笑，道：「你們都來了麼？難得的很啊！」

這話既非客套，也不算張狂，聽入人的耳中，却是絲毫沒有陌生之感。

方石寒心中忖道：「聽其聲，看其人，她並不像一個窮兇極惡之人啊！」

鄭天心哈哈一笑，道：「賢侄女，還認得老夫麼？」

齊文翠格格一笑道：「盟主大叔，侄女怎會忘記你？」

她語音一頓，向楊騰說道：「帮主叔叔，可好啊！」

楊騰沉聲道：「不敢當！賢侄女居然還認得我們，那眞是天大的奇聞了！」

齊文翠笑道：「帮主叔叔，可是在生侄女的氣麼？那又何必呢！侄女也沒有什麼地方慢待了你們啊！」

楊騰冷冷接道：「妳當然沒有虧待我們了！但妳軟禁了言大俠，鄭盟主，幾乎要你的手下害死了屠琅，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齊文翠依然笑着道：「帮主叔叔，你可別錯怪了侄女！侄女這麼做，也無非為了想找到那石城遺書而已啊……」

她笑聲一頓，又道：「諸位既然來了，咱們也該談談正題了！」

言旡忌雙肩聳動，喝道：「齊姑娘，那石城遺書只是傳聞之事，妳最好莫要把它當成眞的！」

齊文翠格格一陣嬌笑，道：「言伯伯，你這話騙誰？」

她如此稱呼言旡忌，那是說齊伯玉比言旡忌還要年輕一些了！

言旡忌皺了皺眉道：「姑娘當眞是如此執迷不悟麼？」

齊文翠道：「不是侄女執迷不悟，在侄女看來，只恐是言伯伯和鄭大叔執迷不悟呢！」

鄭天心道：「我們那裏執迷不悟了？」

齊文翠道：「想那石城遺書，記載的乃是武林中絕代武功，流傳下來，本是要供給人學會使用，否則，他們又何必將那武功記載下來呢？如今言伯伯知曉這遺書藏在何處，却不肯說出來，豈非辜負了當年記錄之人的一片苦心了麼？所以侄女才說你們才是執迷不悟啊！」

言旡忌被她說得怔了一怔，一時到沒有話應對了！

因為她這番話也自成道理！

但方石寒却微微一笑道：「齊宮主，區區的看法，與你有些出入！」

齊文翠看着他一笑道：「你可是聖心長老傳人，方石寒方公子麼？」

方石寒道：「不錯！正是區區！」

齊文翠笑道：「方公子一身好功夫啊！」

方石寒道：「不敢，宮主過獎了！」

齊文翠看看柴弘，笑道：「柴大哥一身武功，雖非宇內無敵，但已是少見對手的了！但方公子却在怒龍嶺上於數十招內，便將他擊成重傷，倘非妾身親目所見，說出來可眞叫人難以相信了！」

方石寒見她只談武功，似是有些不對，冷笑道：「齊宮主，區區此番來此，目的是在於勸阻姑娘莫要動那石城遺書的念頭，不是與姑娘來討論我與柴兄的武功孰高孰低！」

齊文翠笑道：「方公子的性子很急麼……」

方石寒哼了一聲道：「是又如何？」

齊文翠道：「妾身無意與公子爭吵，你不必這般兇惡，且等妾身與鄭大叔等解決了石城遺書，妾身自當陪方公子大吵一頓！」

方石寒大笑道：「不必等了！妳要想讓言大俠和鄭盟主說出石城遺書所在，最好先聽聽在下的意見！」

齊文翠笑道：「你作得了主麼？」

方石寒大笑道：「當然作的了主！」

他劍眉一揚，接道：「區區聽說，宮主打算在獲得了石城遺書之後，三年內獨霸武林，不知是眞是假？」

齊文翠格格嬌笑道：「不錯！」

方石寒冷笑道：「區區勸妳最好莫作這等妄想了！」

齊文翠道：「你……你莫非也想得到石城遺書麼？」

方石寒道：「在下不想！」

齊文翠忽然粉面一沉，喝道：「方石寒，妾身讓你讓的很够了！何況，就算我沒有得到石城遺書，要想進兵中原武林，那也不是什麼難事呢！」

方石寒也自沉聲道：「你要試試麼？」

齊文翠道：「根本不用試！妾身如果想獨霸中原武林，實是易如反掌一般……」

楊騰怒道：「胡說八道！」

齊文翠道：「大叔，我可沒有胡說八道啊！老實說，除了你老和鄭盟主叔叔，言大伯而外，中原

武林中的幾大門派，姪女早就暗中安排好了人手的啦！」

楊騰冷哼了一聲，說道：「妳……神通不小，是麼？」

齊文翠嬌笑道：「大叔過獎了！錯非姪女有着這雄厚的實力，又怎敢把你們請來？」

她笑了一笑，又道：「而且，你們既然來了，中原又有什麼人還能阻止得了姪女？」

她此言一出，頓時使得在場之人全都明白，她的用心，敢情，她沒有大舉發動的原因，無非是因爲鄭天心等人的力量不可輕侮，現在，鄭天心等人已然被她引來了南荒。

如果她能困住這一行人，整個中原武林，可眞不知如何是好了！

鄭天心這時忍不住喝道：「齊文翠，你胆子太大了！」

言旡忌却冷笑道：「丫頭，你自信能留得住老夫等人麼？」

齊文翠笑道：「如是姪女沒有這等信心，又豈敢要石元坤將大伯請來？」

言旡忌道：「你憑什麼敢作這等狂言？」

齊文翠笑道：「憑藉姪女的一身所學！」

言旡忌皺了皺眉，哼了一聲！

屠琅却禁不住喝道：「大胆！在父執面前，妳太放肆了！」

齊文翠笑道：「屠叔叔，你別以爲你們來的人不少，在姪女看來，除了方公子以外，你們還用不着姪女自己動手呢！」

她這句話充份表露了她的狂態！

屠琅正想反罵，楊騰已然大怒道：「丫頭，妳眞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本座就先領敎領敎妳的武功！」

話音一落，人已站了起來。

齊文翠淡淡一笑道：「幫主叔叔要動手，自然有人奉陪於你……」

她向左邊抱劍的黃衣少女喝道：「小雯，妳去和楊幫主討敎一下！」

她居然命令自己手下抱劍奴婢，出戰丐幫幫主，直把楊騰氣的臉都變成了白色，一時之間呆在當地！

那黃衣少女放下長劍，走了過來，福了一福道：「楊幫主，小雯候敎了！」

楊騰混身一陣抖動，眞是不知好不好全力一擊，斃了這個使女，或是自惜身份，退回原位之際，鄭雨嵐已一躍而來，叫道：「大叔，讓我來敎訓這奴才吧！」

皓腕一伸，長劍已向那黃衫少女刺去。

小雯身形一閃，讓開了這一劍，就一回手，拔出自己肩後的單刀，便已回攻了鄭雨嵐三招五式之多！

她出刀之快，使人幾乎目不暇給！

曲江陵大步上前，向齊文翠喝道：「妖女，曲某人要會會妳！」

齊文翠道：「你麼？不配！」

她一揮手，向另一名黃衣少女，道：「小萍，接住他！」

那小婢立卽放下了包袱，拔出單刀，直向曲江陵砍來。

曲江陵一震天柔劍，冷笑道：「區區殺了你這奴才，再找主人算帳！」

刷——刷——兩劍，將小萍迫退了一步！

但小萍也非弱者，刀光似雪，回手攻來，四人頓時在大廳中力戰不休。

方石寒目光一轉，這才覺出，以曲江陵的武功，竟也與那黃衣少女打了個旗鼓相當，而鄭雨嵐則已相形見拙！

雷鳴大概也瞧出不對，一躍上前，大喝道：「賢侄女，爲叔來了！」

揮棒加入了戰圈，雙戰那小雯！

這時楊騰大聲向齊文翠道：「丫頭，你要不要與本座一戰？」

齊文翠嬌笑道：「大叔，我請高姥姥跟你一戰吧！」

她話音剛落，那白髮老夫人已大步而出。

楊騰一聽「高姥姥」三字，不禁心中一動，容得那老婦人行來，立卽喝道：「老婆子，你是什麼人？」

那老婆子一笑道：「你問老身麼？白安中應該告訴過你了！」

她一開口，竟是說出丐帮上任帮主之名，使得楊騰大吃一驚，暗道：「莫非眞是她麼……」

心中在想，口中却道：「先師過世已久，楊某不記得尊駕是誰了！」

那高姥姥大笑道：「昔年號稱血神高大姑，而今已是高姥姥，你該知道吧！」

楊騰聞言一呆，心中暗暗忖道：「果然是這老魔頭……」

當下連忙笑道：「原來高老前輩……」

高姥姥冷冷一笑，說道：「不用客套了！楊騰，最好是叫他們一齊上來，否則，你不是老身十招之敵！」

楊騰皺了皺眉，心中雖然知道她說的不假，但口中却道：「楊某不濟，他們再上不遲……」

呼的一聲，揮出一拳。

高姥姥沒有讓，直到拳風及身，方始一抬手，笑道：「你這一點門道，用不着獻醜了！」

五指一伸，一把扣住了楊騰脈門！

楊騰呆了一呆，正待運力抵抗，高姥姥已鬆開了手，道：「叫他們一齊上，否則，你只能擋我一招！」

敢情，這高姥姥乃是百年前狂人高野的獨女，高野一身武功之高，幾乎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尤其是他的「血魄魔功」，更是天下第一奇門武功，後來高野隱居苗疆，與苗女生了一個女兒，那就是高大姑了！

因此，高大姑雖然不常去中原，由於她武功高強，中原人物對她也無不忌三分，誰也沒有料到，高大姑已到七八十歲年紀了，還與齊文翠在一起興風作浪！

這時，鄭天心，屠琅兩人，已然離坐緩步走了過來。

當他們發現這個老婆子是高大姑以後，便已特別提高了警覺，眼見楊騰出手就碰了釘子，彼此畧一商量，鄭天心和屠琅就雙雙起立，準備與楊騰三人聯手，和高大姑一戰！

高姥姥見到他們走了過來，頓時嘿嘿笑道：「好啊，你們早該一齊上來才是！」

鄭天心沉聲道：「高姥姥，你這麼大年紀的人，爲何竟要與那小姑娘一般見識呢？倒行逆施之事，可不應當做啊！否則，後悔可就來不及了！」

高姥姥嘿嘿冷笑道：「鄭天心，你放心，別人會死，你和言旡忌兩人絕對不會死，你不用心中不安了！」

鄭天心沉聲道：「爲什麼？妳……也想那石城遺書麼？」

高姥姥大笑道：「天下除了老身，又有什麼人配？翠兒是我的乾閨女，她的一切行動，還不是聽我的麼？」

此言一出，鄭天心明白了！

原來，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狂人的女兒想出來的！

他怒哼了一聲道：「高大姑，妖女，這一切，敢情都是妳一手弄出來的把戲麼？」

高姥姥大笑道：「是又如何？」

鄭天心冷哼一聲，道：「很好，鄭某等人打算跟你拚了！」

話音一落，竟然拔出了身邊長劍！

鄭天心也用起兵刃，可見得對手之强了！

屠琅取出了掛在腰帶上的鐵扇，楊騰則一錯雙掌，三人分成三面，暴喝一聲，齊齊攻了過去。

高姥姥依然空着雙手，不過，她的手心却已變成了一片血紅！

方石寒看的眉頭一皺，那柴弘已飛身而來，沉聲道：「方石寒，柴某還要討敎……」

舉手一掌，拍了過來。

方石寒雖是怔了一怔，但他適時本能的還了一掌！

這時，只聽得柴弘低聲道：「方兄，區區有話要說！」

方石寒似是有些會意，兩人一陣猛攻，便退出了大廳，到了天井之中。

柴弘一面打，一面說道：「方兄，引翠宮眞正的主人，乃是高姥姥，只要將她除去，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

方石寒道：「齊文翠呢？」

柴弘低聲道：「齊姑娘乃是被高姥姥下了本命蠱，無法不聽從於她，高姥姥一日不死，齊姑娘就一日不能清醒！」

方石寒不信道：「齊姑娘很明白，她也很清醒啊！」

柴弘道：「方兄，她此刻的明白，乃是另一種人的明白，自當別論的了！」

方石寒道：「高姥姥武功如何？很强麼？」

柴弘道：「可不？否則兄弟也不會忍氣吞聲，在引翠宮等於當了兩年奴才！」

方石寒道：「柴兄，你……兩年中爲何不帶那齊姑娘遠走高飛呢？」

柴弘搖頭道：「辦不到！齊姑娘中了那妖婆本命神蠱，走不出十里，她就會發現，只要她心念一動，齊姑娘就將送命了！」

方石寒恍然道：「原來如此……但不知高姥姥的武功，在下可能與她一拚？」

柴弘道：「方兄，有一句話，在下希望你能眞實的回答兄弟！」

方石寒道：「柴兄請說！」

柴弘道：「聖心禪師的心禪慧劍，方兄已有幾成火候？」

方石寒道：「八成！」

柴弘道：「眞的麼？」

方石寒道：「兄弟怎會再騙柴兄呢？」

柴弘臉上有了喜色，道：「方兄，血魄魔功，兇狠無比，只有心禪慧劍可以克制，如果方兄眞有八成火候，大概誅殺這狂婆子，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方石寒笑了笑道：「但願兄弟有此神力，不過，兄弟雖然不能順利殺死她，也得與她拚上個同歸

於盡……」

話音未已，大廳中忽然傳來一聲慘叫！

「鐵心天曹」屠琨，似乎已然遭了毒手！

方石寒劍眉一揚，拍出了一掌，道：「柴兄，兄弟要去接應盟主，諸葛元乃是假降，石元坤則不一定，必要時請柴兄多多留意……」

不等柴弘答話，閃身直向大廳中奔去。

戒刀出鞘，當作了短劍，大喝一聲道：「高大姑，方某特來領敎……」

晶光電掠，一刀刺向高姥姥前心！

他來勢極快，而且又是從鄭天心和楊騰兩人之間，穿越而過，是以高姥姥發現之時，刀光已然臨頭。

高姥姥哼了一聲，迫得退開一步！

方石寒適時向鄭天心道：「盟主和帮主快退，晚輩已有勝她之策……」

鄭天心和楊騰此刻已知自己雖然出手與方石寒聯手攻擊高姥姥，只怕效果也不大，說不定反誤了方石寒招數，是以聞言，便退了下來，轉身去助曲江陵和鄭雨嵐！

高姥姥一退之後，立即揮掌而上，喝道：「小娃兒，你是找死……」

血紅的右掌，一拍而出。

那掌力之强，眞是方石寒生平僅見！

但方石寒一來施展的乃是「心禪慧劍」劍法，二來又有天下第一刀在手，故而「血魄魔功」的那股火煞之炁，根本對他不起作用，不像鄭天心等人，一方面要全力迎拒高姥姥的强勁掌力，一面還得運氣閉住脈穴，不讓血魄魔功與火毒侵入毛孔！

敢情「血魄魔功」的厲害，便是它具有火毒，能使人血脈敗壞之故！

方石寒已然不懼火毒敗血，雖是遇到這位天下少見的狂魔，心理上也就沒有恐怕，「心禪慧劍」一招「佛光普照」，又將高姥姥迫退一步！

五招一過，高姥姥的銳氣，去了一半。

適時，齊文翠飛身而來，正待出手，却被柴弘上前攔住，低聲在談些什麼！

諸葛元則與石元坤兩個人，分別和趙寒，言无忌動上了手。

諸葛元是假打，而且，不時還趁機攻出一劍，將石元坤攻勢擋住，十招不到，便使石元坤爲言无忌一掌擊倒！

季小梅則袖手旁觀，滿臉是笑。

言无忌皺了皺眉，正待過去向她搦戰，只見季小梅向他呶了呶嘴，言无忌轉目望去，見是鄭雨嵐和雷鳴兩人雙戰那小萍，還是有些吃力，當下大步走了過去，揮掌加入，三人合戰一名使女。

這時，高姥姥突然大喝一聲道：「翠兒，快取三絕來……」

齊文翠應了一聲是，正要去取那放在地上的黃陵包袱，柴弘突然一伸手，竟然點了她的穴道，自己一腰彎，將那包袱取到手中，大聲道：「方兄，快施殺手，遲則生變……」

方石寒聞言一驚，吸了一口大氣，戒刀一揮而起。施展了「心禪慧劍」中最具威力的「回頭是岸」，但見滿天都是寒影刀光，一丈之內，已看不見人影！

容得他刀光一斂，只見高姥姥已僵立當地！

雙眉之間，露出了一個小洞，鮮血正自緩緩滴下！

她雙目暴睜，一臉驚恨之容！

顯然，她是想到柴弘叛變了自己，正想發出本命蠱，先取齊文翠性命，不料方石寒聽到了柴弘告警，適時施展絕學，取了她的性命！

高姥姥一死，齊文翠竟然暈了過去！

那黃衫二婢，小雯，小萍，也同時倒地，被曲江陵，鄭雨嵐等亂劍刺了一身是洞！

因爲變故發生得太快，是以曲江陵等想收手都已然是來不及了！

柴弘及時挾住了齊文翠，季小梅走了過來，嬌笑着道：「柴兄，我來照顧她！你先把解蠱藥取來吧！」

柴弘應了聲是，很快的由後面拿來一碗濃汁，餵那齊文翠喝了下去，再由季小梅扶着她坐在地上調息。

方石寒此刻緩緩的將戒刀還鞘，收入懷中。

高姥姥的身軀，則咕咚一聲，倒了下去！

元兇已誅，方石寒橫目掃視了大廳中一眼，向柴弘抱拳一笑，說道：「柴兄，引翠宮的善後，要偏勞你了！」

柴弘微笑道：「這是小弟份內之事，方兄不用費心！」

方石寒移步走到鄭天心身前，一禮道：「老前輩，那石城遺書如果眞有，尙盼你老和言老能將它取出，若是不欲毀去，那就送到家師保管，也許不會出錯！」

鄭天心大笑道：「老弟之言，正合鄙意，你……可要與老朽等同去取來？」

方石寒笑道：「不用了！狂婆高大姑已然伏誅，此間之事自是已了，取書之事，老前輩放心前去，晚輩還有一點私事要辦，只好容後再見，晚輩告辭了……」

身形一轉，飛身出了引翠宮而去！（完）

金獅吼

天涯何處尋知己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爲美人帮主在酒中下了催情花，致爲花鳳所乘，終受美人帮主威脅，允爲美人帮護花使者，美人帮主詭計成功，立即命麥飛龍偕花鳳往長安查究鑄金匠房德聲死因，麥飛龍爲人所脅，迫得乖乖聽命偕花鳳離開蒲城，逕往長安奔去，途中，又遇金身怪人率領五名手下截擊，麥飛龍與花鳳與鬥，不久麥飛龍劍挑一名金身怪人，女首領立出手接鬥，麥飛龍被迫得節節後退，那邊花鳳也爲四金身怪人圍攻，被迫得手忙脚亂，二人終不敵被擒，金身怪人首領用劍脅迫花鳳——

怪人首領不理，繼續壓下去，劍口壓得她肚子沉下二三寸，眼看只要再壓下一寸便將腹破腸流！

花鳳大叫道：「我說！我說！」

怪人首領這次却不肯鬆劍，沉聲道：「快說出來！」

花鳳道：「你把劍拿開，我才能說。」

怪人首領斷然道：「不，妳說！」

花鳳裝出不勝痛苦之狀，道：「武林金獅的秘密可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完的，你這樣壓着我，叫我如何說呢？」

怪人首領想了想，便把劍鬆起，道：「好，這是最後一次，妳再不老老實實說出，我就一劍宰了妳！」

花鳳鬆了一口氣，嘆道：「你這個人一定沒讀過書，所以才對我們女孩子這樣無禮……」

怪人首領喝道：「少嚕嗦！」

花鳳忽然道：「龍哥，你看我可以說麼？」

麥飛龍右幽門穴雖受傷，神智却極清醒，聞言淡淡答道：「妳若想死，不妨趕快說出，若不要死，就應閉住妳的嘴，不過我贊成妳說出來。」

花鳳呆了呆道：「怎麼說？」

麥飛龍道：「因爲我想死。」

花鳳頓感左右爲難，視綫移回到怪人首領的面上，憂懼地道：「你……一定不殺我，好麼？」

怪人首領點頭道：「好！」

花鳳嘆道：「唉，說起武林金獅的秘密，眞是一言難盡——噢，對了，請你先回答我一個疑問，你既不知武林金獅的秘密，爲何要竊取它呢？」

怪人首領怒道：「妳別管，快說！」

花鳳忽然嬌笑一聲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猜得出來，你們竊取武林金獅，目的是在打擊崆峒派的聲望，對不對？」

怪人首領沒回答，把劍移上她的咽喉。

花鳳花容失色，忙道：「別來！別來！我立刻就說，那隻武林金獅的秘密是——」

「沙！」

驀地，數丈外的樹上，傳來一聲樹枝震動的音响！

怪人首領渾身微微一震，目中陡露銳芒，跳起大喝道：「什麼人？」

沒人回答，一切又恢復平靜。

怪人首領冷哼一聲，向其中一個金身怪人做了個手勢，示意他過去察看。

那金身怪人一點頭，雙足微頓，身子突如脫弓之箭，循着聲音來處，飛射而去。

樹林濃密，所以他的身形迅即消失不見！

怪人首領緊緊立在花鳳身邊，凝神戒備着，提防有人前來搶救或刧人。

另外的三個金身怪人也停止掘地，守在麥飛龍的左右，嚴陣以待。

過了片刻之後——

「蓬！」

林中深處，突又傳來一聲悶响，似有一人由樹上跌落地上！

怪人首領吃了一驚，開聲急問道：「老三，是什麼人？」

老三沒有回答，一切又恢復平靜，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般！

怪人首領聽不見回答，登時緊張起來了，連忙向三個金身怪人一揮手，喝道：「快去看看！」

三個金身怪人同時縱起身子，一齊向發出聲音的地方趕了過去。

怪人首領把麥飛龍拉到花鳳身邊，讓他們幷排躺着，然後不停的運目搜視四面林中，好像一隻偷食的老鼠，很担心突然竄來一隻貓。

花鳳問道：「是誰來了？」

怪人首領沉聲道：「別說話！」

花鳳笑道：「可能是我的帮主來了！」

怪人首領眼睛一瞪道：「妳再嚕嗦一句，我先劈了妳！」

花鳳吃吃嬌笑道：「是麼？殺了我後，叫誰來告訴你武林金獅的秘密？」

怪人首領把劍尖抵上她咽喉，冷冷道：「妳以爲我不敢殺妳？」

花鳳面色發白，那裏敢再開腔。

驀地，樹動人現，三個金身怪人同時由樹梢上縱落下來了。

怪人首領急問道：「老三呢？」

一個金身怪人走到他身邊，向他附耳說了幾句話。

怪人首領全身劇烈一震，失聲道：「甚麼？老三不見了？你們有沒有仔細找過？」

那金身怪人點點頭。

怪人首領頓足道：「不好！咱們快分頭追人！快！無論如何非把老三救回不可！」

話聲中，人已縱上樹梢，一閃而沒！

三個金身怪人互相一打手勢，立卽破空飛去，分頭救人去了。

花鳳一看對方四人竟撇下自己不管，一齊追出，不禁大喜道：「龍哥，這是脫身良機，你快替我解開穴道！」

麥飛龍道：「我右幽門穴受傷，全身無一絲力氣，如何替妳解穴？」

花鳳焦急道：「這怎麼辦呀？」

麥飛龍緩緩道：「躺一躺再說吧。」

花鳳生氣道：「你這人怎麼攪的？一點也不焦急，難道你眞想死在他們手裏麼？」

麥飛龍道：「頗有此意。」

花鳳恨聲道：「我可不想死呢，你快快想想辦法吧！」

麥飛龍打開話題，笑笑道：「眞有意思，方才我殺了他們一人，那首領人物立刻拿石頭砸爛那人的面部，現在他們丢了一人，却又急得不顧咱們而去，妳知道這是爲甚麼？」

花鳳道：「他們怕暴露了身份。」

麥飛龍笑道：「對了，由此可知他們這些人必是武林中成名露臉的人物，只不知方才刼去『老三』之人爲誰？」

花鳳道：「也許是本帮之人。」

麥飛龍道：「絕對不是！」

花鳳沉吟一陣，道：「嗯，如是本帮之人，這會應該現身救我們離開才對……那麼，你說他是誰人呢？」

麥飛龍道：「我不知道。」

花鳳道：「他刼去『老三』，目的何在？」

麥飛龍道：「我不知道。」

花鳳嘆道：「唉，你甚麼都不知道，你只知道死！」

麥飛龍道：「對了。」

花鳳道：「我哪一點比不上孟三彥的女兒？你這樣心灰意冷？」

麥飛龍道：「妳沒有一點比得上她。」

花鳳氣得粉臉變青，叫道：「好！好！我是一點也比不上她！可是我告訴你，你已是我的丈夫，你別想得到她了！」

麥飛龍道：「我雖得不到她，可是妳也沒有得到我——妳得到我甚麼呢？」

花鳳怒道：「你最好對我客氣一點，別忘了你們終南派的興衰和你的生死都操在本帮手裏！」

麥飛龍沒開腔。

花鳳沉默了片刻之後，忽然說道：「我想起來了！」

麥飛龍淡淡問道：「想起了甚麼？」

花鳳道：「那人刼走一個金身怪人而不救我們，這表示他不是我們的朋友！」

麥飛龍道：「這是很顯淺的道理。」

花鳳道：「他旣然不是我的朋友，那麼他刼去一個金身怪人，其目的必在那隻武林金獅！」

麥飛龍道：「這也是很顯淺的道理。」

花鳳道：「但他只要武林金獅而不向我追究武林金獅的秘密，這就叫我想不通了。」

麥飛龍微微一笑，暗忖道：「我却已經想通，但我不告訴妳！」

花鳳思索道：「眞奇怪，莫非他已經知道了武林金獅的秘密？」

麥飛龍忽然掙扎而起，靠上一株巨樹頭坐着，用手輕輕推拿受傷的幽門穴。

花鳳一見大喜道：「啊，你能活動了。」

麥飛龍道：「我早就能動，只是渾身痠痛無力罷了。」

花鳳急道：「你快替我解開穴道，我帶你去醫治，幽門穴左屬肝右屬肺，非趕快服藥不可。」

麥飛龍笑道：「我都不急，妳急甚麼呀？」

花鳳忽然哭了起來，聲淚俱下道：「你這人眞叫人傷心！你以爲我對你沒有一絲情意麼？我其實是很喜歡你的，雖然……雖然我們帮主做得有些過份，可是……我……我……」

麥飛龍道：「住口！」

花鳳嚇了一跳，愕愕的說不出話來。

麥飛龍看見自己和她的長劍被抛在兩匹馬的脚旁，於是扶樹站起，一步一顚的走過去，檢起自己的劍，走回到她身邊。

花鳳瞪大了眼睛，萬分驚恐地道：「你……你要殺我？」

麥飛龍冷冷望着她，沒有答話。

花鳳顫聲說道：「我告訴你，那入帮誓書，和婚約書，都在我的帮主手裏，你若是殺了我，你也別想——」

麥飛龍突然掉轉劍身，使用劍柄雲頭，運出全身僅有的力氣，往她身上戳了下去。

花鳳痛呼一聲，可是叫過之後，臉上立刻現出一片喜色，慢慢的撐身坐起，又喜又羞地道：「對不起，我……我以爲你要殺我呢！」

麥飛龍扔下長劍，無力的坐下去。

花鳳受制的是麻穴，解開了就沒事，她見麥飛龍面色死白，心知他受傷不輕，連忙趨前扶住他問道：「你覺得怎樣？」

麥飛龍喘着氣道：「再過四個時辰不服藥，妳便成了未亡人！」

花鳳忙道：「那麼，我扶你上馬，咱們快找大夫去！」

麥飛龍道：「不必找大夫，到了城裏，快去替我抓藥就行了。」

花鳳道：「買甚麼藥？」

麥飛龍道：「治療幽門穴的藥是十三味加白豆叩、木香各一錢，煎好之後，冲七厘散三……三錢服下。」

一語甫畢，突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大口血，人也頓時昏厥過去……

× × ×

店小二提着一盞燈走入房中，燈光驅走了黑暗，照亮了躺在床上的麥飛龍和坐在床邊的花鳳。

他把燈掛上牆壁，含笑問候道：「姑娘，妳丈夫醒過來了！」

花鳳點點頭。

店小二道：「另一帖藥甚麼時候煎？」

花鳳道：「午夜。」

店小二道：「好的，小的會替姑娘把藥煎來，姑娘放心好了。」

花鳳道：「你多辛苦一下，事後我自會重賞你了。」

店小二哈腰笑道：「謝謝！謝謝！姑娘還要甚麼只管吩咐，敝店也有賣吃的，要不要小的送些吃的來？」

花鳳道：「暫時不要，你去吧。」

店小二躬身應是，退了出去。

花鳳掏出一條香帕，輕輕拭着麥飛龍頭上的汗水，柔聲問道：「你覺得怎樣？」

麥飛龍苦笑道：「大概死不了了。」

花鳳道：「你好好養傷，等內傷痊癒之後，咱們再動身不遲。」

麥飛龍輕唔一聲道：「妳也去歇息吧。」

花鳳道：「不，我要在此陪着你。」

麥飛龍道：「怕我逃走？」

花鳳嗔道：「瞧你說的甚麼話，我怎麼會怕你逃走。」

麥飛龍笑笑道：「不錯，入帮誓書和婚約書在你們帮主手裏，我逃到天邊海角也沒用！」

花鳳道：「不要再說這些，好麼？」

麥飛龍轉動眼睛望望房中的一切，問道：「這是哪地方的客棧？」

花鳳道：「大荔。」

麥飛龍道：「距離長安還有兩百里………」

花鳳道：「是的。」

麥飛龍道：「咱們是否仍要去長安？」

花鳳道：「當然，這是咱們目前所能進行的一條路。」

麥飛龍道：「咱們已經落後人家一大步了，那刼走金身怪人之人已佔了絕大優勢，他只要揭開金身怪人面上的金皮，便知如何去找武林金獅了。」

花鳳愀然道：「可不是，而咱們却還在暗中摸索，等到咱們查明房德聲之死係被人殺害，証明那些金身怪人是崆峒派的高手時，只怕武林金獅已不在他們手裏了！」

麥飛龍道：「正是，而要找出那人的姓名來歷，恐怕更不容易。」

花鳳道：「這倒不見得……」

麥飛龍道：「不見得麼？」

花鳳道：「是的，我想了半天，又叫我想出一個道理來了。」

麥飛龍微笑道：「甚麼道理？」

花鳳道：「那人刦走一個金身怪人，目的自是在於武林金獅，而他既然未現身逼我說出武林金獅的秘密，便表示他早已知道武林金獅所蘊藏的秘密，而知道這個秘密之人，除我們幫主之外，就只有一個病美人水香蘭了，所以我敢說那人如非病美人水香蘭，就一定是她的丈夫獨臂劍神萬勁松！」

麥飛龍暗暗佩服，心中忖道：「終於被妳想出來了。」

當下開口道：「既然妳認定那人非病美人即獨臂劍神，那咱們還去長安幹麼！」

花鳳笑道：「目前，咱們仍得將金身怪人的來歷找出，而要找出他們的來歷，仍應由房德聲之死下手偵查，至於病美人和獨臂劍神兩人，已有我們幫主等人在監視，刦走金身怪人那人是不是他們夫婦，相信不難查探明白。」

麥飛龍覺得她的主張很對，笑了笑道：「看樣子，妳的智慧倒不在勝雪紅之下。」

花鳳聽到他的稱讚，芳心大悅，嫣然一笑道：「怎麼，你以為我很笨是不？」

麥飛龍道：「妳該去歇息了。」

花鳳嘟起嘴唇道：「你要我去那裏歇息？」

麥飛龍道：「回妳房中呀。」

花鳳道：「這就是我的房間！」

麥飛龍一楞道：「妳只開了一間客房？」

花鳳點頭道：「正是，我已告訴店小二咱們是夫妻，夫妻理應同住一房！」

麥飛龍發楞良久，才長嘆一聲道：「妳始終不肯饒我，是不是？」

花鳳道：「這是甚麼話，難道你不認為咱們是夫婦？」

麥飛龍道：「至少目前還不是！」

花鳳道：「但我已失身於你，而且咱們已交換了信物，如今同住一房，又有何不可？」

麥飛龍又長嘆了一聲，沒再開口，他感覺自己越陷越深，永無脫出泥沼之望了。

× × ×

服藥三日，內傷已告痊愈。

兩人乃即動身南下，第三天晌午時分，來到了帝都長安城。

麥飛龍對長安極熟，一路來到玄武門的一條大街上，遙指前面一家店舖說道：「那便是金山樓，咱們先吃飯還是先進去？」

花鳳道：「先進去。」

麥飛龍道：「當初我和勝姑娘送十斤黃金給房德聲時，他兒子房繼典曾開了一紙收據給勝姑娘收存，作為將來提取金器的憑據，那張收據妳帶來了沒有？」

花鳳道：「帶來了。」

麥飛龍道：「有那張收據，才能取回那十斤黃金。」

花鳳道：「不知房德聲暴斃之前，是否已動工鑄造小小武林金獅了？」

麥飛龍道：「誰知道。」

說話間，兩人已馳至金山樓門口。

金山樓門戶半開，門口貼着一張寫着「嚴制」的白紙，看情形，房德聲還沒有出殯，尚停靈於宅中。

兩人一齊下馬，將馬拴好，即走了進去。

一名夥計正坐在櫃枱前發悶，他見麥飛龍和花鳳走入，連忙起身招呼道：「二位請坐，要打造金器麼？」

麥飛龍道：「不，我們來找貴少東，請問他在不在？」

夥計恭聲道：「在，他正在靈堂上，請問二位是……」

麥飛龍道：「小可麥飛龍，二月前曾來過一次，託貴老店東打造一樣金器，聽說老店東不幸謝世了，故趕來看看，請通報貴少東一聲如何？」

夥計道：「原來尊駕便是麥少俠，小的亦曾聞敝少東提及此事，二位就請隨小的進去吧。」

於是，兩人隨着夥計進入宅內，到了宅中靈堂上，只見房繼典和他的妻兒正圍在靈前燒着冥幣！

一口巨大棺材，停在廳堂中央。

夥計跨入堂上，開聲稟報道：「少爺，有客來了。」

房繼典轉身一看，依稀還認得麥飛龍，驚啊一聲道：「尊駕不是上次來的那位麥少俠麼？」

麥飛龍拱手道：「小可正是。」

房繼典忙的拱手道：「二位快請進來坐——阿福，倒兩杯茶來！」

他接着對妻兒揮揮手道：「你們都進去吧。」

麥飛龍和花鳳閃身讓他的妻兒出去，然後雙雙在廳堂邊的一排椅子坐下來。

房繼典搓搓手，嘆氣道：「眞對不起，家父突於上月初七中風不治……」

麥飛龍肅容道：「小可也聽到了消息，故趕來看看，令尊身體看來極為康健，遽歸道山，誠然不幸之至。」

房繼典長嘆一聲，在他們對面坐下，望望花鳳，畧現迷惑道：「這位姑娘好像不是上次來的那位

勝姑娘吧？」

麥飛龍道：「是的，這位姑娘姓花，和勝姑娘是結拜姐妹，勝姑娘因事不克前來，故由她陪伴小可到此。」

花鳳取出一張字據遞過去，說道：「這是房少東二月前開給我七妹的，房少東請查驗一下。」

房繼典接過收據，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是在下的親筆字……」

花鳳道：「敢問房少東，令尊仙逝之前，是否已將小小武林金獅鑄造完成了？」

房繼典搖頭道：「沒有，這件事十分抱歉，家父才動工製造模子時，第二天便突然中風逝世，他是在夜裏死去的，我們都不知道……」

他說到這裏，站起身子道：「二位請坐一下，待在下去把金子取來。」

說着，出廳而去。

花鳳見他出廳之後，便向麥飛龍低聲道：「你看他願意讓咱們開棺驗屍麼？」

麥飛龍道：「不知道，等下我問問他看。」

花鳳道：「乘着現在無人，咱們偷偷打開棺蓋察看一下如何？」

麥飛龍搖頭道：「不行，咱們必須徵求他的同意之後，才能開棺驗屍。」

花鳳道：「要是他不答應呢？」

麥飛龍道：「我想，他不會不答應的，因為這事——」

語至此住口，因為房繼典已捧着一隻盒子走回廳堂上來了。

房繼典把盒子放到麥、花二人中間的一張茶几上，打開盒蓋，說道：「二位請驗一驗，這裏共是十斤黃金，紋風未動。」

麥飛龍畧一過目，道：「好的，我們收回這十斤黃金，謝了。」

房繼典苦澀一笑，說道：「有負所託，眞是抱歉。」

麥飛龍道：「那裏，這是無可奈何之事，不過……有件事情要和少東談談，少東知不知小可等何以要求令尊鑄造一隻小小武林金獅的原因？」

房繼典道：「麥少俠說即將與那位勝姑娘成親，故欲鑄造一隻小小武林金獅贈給勝姑娘？」

麥飛龍搖頭道：「不，實不相瞞，小可和那位勝姑娘並非崆峒門下！」

房繼典面色一變道：「啊，你們不是崆峒門下，那麼你們是誰？」

麥飛龍道：「小可是終南門下，叫麥飛龍而非麥一龍，那位勝姑娘則是美人幫的姑娘；敝派與美人幫在本屆武林競技大會共同得到了武林金獅，後來發現武林金獅竟係贋品，幾經追查，始知該贋品乃出自令尊之手……」

房繼典愈聽愈驚，插口道：「那隻武林金獅是崆峒派託家父鑄造的啊！」

麥飛龍點頭道：「不錯，崆峒派自稱眞武林金獅被竊，故要求令尊鑄造一隻假武林金獅來代替，我們為了要查明眞相，因此冒充崆峒門下要求令尊再鑄一隻。」

房繼典驚詫不置，道：「原來如此，你們懷疑崆峒派侵吞眞武林金獅？」

麥飛龍道：「是的，我們還懷疑令尊當初鑄造那隻假武林金獅時，是看着眞的武林金獅仿造而成的，所以我們要令尊另鑄一隻小的，然後暗中派人監視令尊的行動，沒想到令尊突然中風死了，所以我們有些懷疑……」

房繼典吃驚道：「懷疑什麼？」

麥飛龍道：「懷疑令尊之死，是被人殺害的，而非中風而死。」

房繼典睜大眼睛道：「麥少俠的意思是：崆峒派殺害家父湮滅人證？」

麥飛龍點頭道：「對了。」

房繼典連連搖頭道：「不！不！沒有這種事，家父的遺體並無任何傷口，而且在下曾請一位大夫察看過，他說家父是中風死的。」

麥飛龍微微一笑道：「少東非武林中人，故作如是想，其實武林人物殺人不一定要用刀劍，一個指頭便能制人於死命！」

房繼典驚疑道：「哦？」

麥飛龍道：「譬如有一種功夫叫點穴，可以用手指頭點死人。」

房繼典臉上滿佈驚疑之色，似乎不敢置信。

花鳳含笑接口道：「少東願否把令尊之死弄個明白？」

房繼典驚愕道：「怎麼弄？」

花鳳道：「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由少東把當初令尊鑄造假武林金獅的經過告訴我們，另一種是開棺驗屍，令尊雖已逝世多日，但我們仍能看出他是不是中風或被人點穴而死的。」

房繼典皺了皺眉，沉吟道：「關於家父替崆峒派鑄造武林金獅之事，在下可說全無了解……」

花鳳問道：「你沒看見？」

房繼典道：「正是，那隻假武林金獅，家父不是在舍中鑄造的。老實說，在麥少俠和勝姑娘未來之前，在下根本不知何謂武林金獅，直到麥少俠和勝姑娘走了後，在下才聽家父約畧說了一些。」

花鳳道：「令尊怎麼說？」

房繼典道：「家父說他們崆峒派把一隻武林金獅丟了，爲了要保住他們的聲譽，司空掌門人便求家父鑄造一隻假的；家父與司空掌門人乃是多年之友，自不便拒絕，於是同他離開家門，那時家父僞稱要去各地玩玩，在下也不疑有他，那一去過了三四個月才回來，回來之後，家父也始終未提起他替崆峒派鑄造了一隻假武林金獅之事，故在下一直被蒙在鼓裏。」

麥飛龍開口問道：「後來令尊說給少東聽時，有沒有說他是在何處鑄造那隻假武林金獅的？」

房繼典道：「沒有，在下也未追問，因爲在下不知武林金獅有這麼重要。」

花鳳道：「令尊有沒有說他是怎樣鑄成那隻假武林金獅的？」

房繼典搖頭道：「也沒有。」

花鳳道：「據說令尊以前曾見過眞武林金獅，依少東之見，令尊能憑記憶而鑄出一隻幾可亂眞的武林金獅麼？」

房繼典點頭道：「家父確有這種本事，不論任何奇形古怪的金器，只要被他看上一眼，他便能够照樣鑄出，這就是他被人尊稱爲天下第一金匠的原因。」

花鳳沉吟有頃，凝眸一笑道：「少東說的，都是實情麼？」

房繼典點點頭道：「是的。」

花鳳道：「那麼，若要明白眞相，只有開棺驗屍一途了！」

房繼典搖頭道：「不！」

花鳳道：「爲什麼？」

房繼典堅決道：「人已入棺，如今再來開棺驗屍，等於是一種干瀆死者安寧的行爲，此事萬萬不可！」

花鳳道：「錯了，少東若不查個明白，萬一令尊確是被人所殺，將使令尊死不瞑目！」

房繼典面露爲難之色道：「數日前，有一位自稱是終南派掌門人的老者到此，他也對家父之死表示懷疑，慫恿在下開棺讓他察看，在下亦未答應，因爲在下總覺人已死了……」

麥飛龍打岔道：「少東說的那位老者即是小可的師父，他已離開長安了麼？」

房繼典道：「不知道，在下不知他是麥少俠的師父，未曾好好招待，十分抱歉。」

麥飛龍道：「不妨。其實依小可之見，開棺驗屍是應該的，你是他的兒子，總不願讓父親死得不明不白吧？」

房繼典道：「問題在於在下覺得家父之死並無一點可疑之處——」

花鳳截口道：「令尊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動工鑄造小小武林金獅時突告中風暴斃，這難道不是可疑之處麼？」

房繼典道：「但那天早上我們發現家父死於床上時，房門是由裏面閂着的，這證明沒有人進入家父的房中。」

花鳳聞言一怔道：「哦，後來你們是怎麼進去的？」

房繼典道：「我們拆下了一扉紙窗，越窗進入的。」

花鳳道：「那扉紙窗也是由裏面閂住？」

房繼典點頭道：「正是。」

花鳳看看麥飛龍，她的信心動搖了。

麥飛龍問道：「那扉紙窗還在不在？」

房繼典道：「在，我們又把它安上去了。」

麥飛龍道：「可否讓我們到令尊的房中去看一看？」

房繼典起身道：「可以，二位請隨我來。」

他領着麥花二人走入後宅院，來到一間書軒前，說道：「這就是家父的房間，他每晚入睡之前，總喜歡看一段文章，故自家母逝世後，便搬入這間書軒來往……」

一面說，一面推門而入。

這間書軒頗爲寬敞，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兩邊壁櫥上放滿厚厚的綫裝書籍，另一邊擺設一床，對面是一扉紙窗，窗紙已破了幾塊……

麥飛龍一入房中，便直趨紙窗下仔細察看，但看不出一些端倪來，乃轉去察看床榻，問道：「少東發現令尊死亡時，令尊是怎麼躺着的？」

房繼典道：「是仰臥着的，雙目暴瞪，左手向床後平伸。」

麥飛龍照他的形容上床躺下，問道：「是這樣麼？」

房繼典點頭道：「是的。」

麥飛龍道：「令尊一向習慣仰臥而睡？」

房繼典道：「不一定，有仰臥，有時側臥。」

麥飛龍道：「少東第一眼看見時，有沒有發現床上有其他怪異之處？」

房繼典道：「麥少俠指的是什麼？」

麥飛龍道：「譬如有掙扎的情形？或檢到令尊所沒有的東西？」

房繼典道：「掙扎的情形倒是沒有，不過後來我們把家父遺體移到廳上時，看見床上有這麼一樣東西……」

他走到桌前，由硯台上拿起一顆龍眼大小的東西，遞給麥飛龍道：「就是這東西，好像是鐵打的

珠子。」

麥飛龍接過一看，登時色變道：「嘿，這是鐵蓮子呀！」

房繼典懵然道：「做什麼用的？」

麥飛龍道：「是武林人使用的一種暗器！」

房繼典訝然說道：「奇怪，家父何以有這種東西？」

麥飛龍神情嚴肅的問道：「這顆鐵蓮子，少東眞是在床上檢到的？」

房繼典點頭道：「是呀！」

麥飛龍一字一字道：「那麼，小可可以告訴你，令尊是被人用這顆鐵蓮子打死的無疑！」

房繼典駭然道：「這麼一顆小小的東西，也能打死人麼？」

麥飛龍道：「只要打中死穴，比這更小的東西也一樣能制人於死！」

他轉頭向紙窗望去，冷冷一笑道：「行兇之人，是從窗外打進來的！」

房繼典面色發白，結結巴巴地道：「這……這麼說來，家……家父眞是被……被人殺害的了？」

麥飛龍點點頭，探手入懷摸出另一顆鐵蓮子，把兩顆鐵蓮子比較了一番，轉對站在身邊的花鳳道：「妳看怎麼樣？」

花鳳道：「完全相同！」

房繼典看見他拿出另一顆相同的鐵蓮子，更感驚疑，口吃着道：「你……你怎麼也有這……這樣的鐵蓮子呀？」

麥飛龍道：「這一顆是小可向崆峒派掌門人要來的，他說竊獅者用這東西打死了他們看守武林金獅的兩個門下……」

房繼典迷惑地道：「那麼，到底是誰殺害家父的？」

麥飛龍不答，拿着鐵蓮子走到對面窗下，很快就找到一個脗合的破洞，說道：「看，就是這個破洞！」

花鳳道：「我有一點不解……」

麥飛龍目光一注道：「嗯？」

花鳳道：「人的身上，有五處死穴都分佈在前身上下，房老先生既是仰臥着的，行兇之人怎能從窗外打中他的前身？」

麥飛龍道：「這一點不難了解，房老先生那夜必是面對紙窗側臥的，於被鐵蓮子打中死穴時，身子一翻，便變成仰臥了，此所以房老先生的左手向床後平伸之故，人在突然由側臥改爲仰臥時，手臂自然而然會向一邊平伸。」

花鳳恍然道：「嗯，你說得對！」

房繼典心亂了，追問道：「麥少俠，你快說，到底是誰殺害了家父？」

麥飛龍沉吟有頃，答道：「照情理推斷，只有一個人有殺害令尊的理由……」

房繼典驚聲道：「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

麥飛龍點點頭道：「是的，或者是他派中的高手，他們爲了湮沒人證，便下手殺害令尊！」

房繼典似乎仍不敢置信，道：「可是，司空掌門人和家父是多年好友呀！」

麥飛龍冷笑道：「爲了保住他們崆峒派的名譽，那還顧得什麼多年好友！」

房繼典渾身癱瘓似的跌入一張交椅，悲聲道：「可惡！可惡！」

麥飛龍道：「如今你也不要太悲傷，惡人自有惡報，總有一天，他會自食惡果的。」

房繼典淚如雨下，道：「如今我該怎麼辦？要不要去報官？」

麥飛龍搖頭道：「那沒用，官府裏的人沒有能力對付高來高去的武林人物，如今你最好的辦法是不要聲張出去，等我們替你報仇好了。」

花鳳接口道：「你若聲張出去，他們還會派人來殺你！」

房繼典神色慘白，驚恐地道：「哦……哦……哦……」

麥飛龍道：「要是他們有人來了，你假裝不知，也不要透露我們曾到此查過，這樣他們便以爲做得天衣無縫，也就不會對你不利了。」

房繼典道：「是……是……」

花鳳道：「現在你答應讓我們開棺驗屍麼？」

房繼典道：「這個……這個……」

麥飛龍接口道：「不要開棺驗屍了，有這顆鐵蓮子在，已足够證明房老先生是被殺害的無疑，如今咱們要做的事是找司空瑜去！」

花鳳道：「僅憑一顆鐵蓮子，能使他俯首認罪麼？」

麥飛龍道：「不管他承認不承認，反正除了他們崆峒派之外，別人沒有理由要殺害房老先生！」

他接着轉對房繼典說道：「少東，我們就此告辭，等擒獲元兇之後，再來通知你便了。」

× × ×

辭出金山樓，花鳳把十斤黃金存入錢莊，便與麥飛龍登上一家酒樓，打尖吃飯。

花鳳邊吃邊問道：「如今你打算怎麼辦？」

麥飛龍道：「先去終南山把一切禀告家師，由家師來處理。」

花鳳笑道：「不行！」

麥飛龍怔了怔道：「爲何不行？」

花鳳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在我們帮主未看到武林金獅之前，什麼都不能讓令師知道！」

麥飛龍冷哼一聲道：「家師乃當今武林盟主，他有權知道！」

花鳳吃吃笑道：「現在別談什麼武林盟主了，反正你若不想身敗名裂，就得一切聽我們的！」

麥飛龍面色沉了沉，道：「方今天下的武林人士莫不知武林金獅應由敝派保存一年半，你們想獨佔，只怕沒這麼簡單吧？」

花鳳道：「我們無意獨佔武林金獅，那天我們帮主說過了，我們要獨佔的是武林金獅的秘密，等我們將那『秘密』取出來之後，你就可以將它捧回去。」

麥飛龍道：「此事若不通知家師，妳我二人那有能力對付崆峒一派之人？」

花鳳道：「我今報告我們帮主，請她派人前來支援我們，問題是眼下司空瑜不知回到了他們崆峒山沒有？那天離開會英閣之前，他好像說要去查查幾個仇家……」

麥飛龍道：「你覺得那個金身怪人首領的身材，像不像司空瑜？」

花鳳道：「有點像。」

麥飛龍道：「那麼，我們如往崆峒山走，他們可能會在途中現身截擊。」

花鳳道：「這就更加證明金身怪人是他們崆峒山的人了。」

麥飛龍一哂道：「我不想再得到什麼證明，我要的是安全！」

花鳳道：「你的意思是說：在支援之人未到之前，咱們不宜前往崆峒派？」

麥飛龍道：「對了。」

花鳳笑道：「你怎麼忽然怕死起來了？」

麥飛龍道：「現在已獲得有力的綫索，所以我要徹底弄個明白。」

花鳳道：「也罷，咱們暫時在長安呆着，等支援之人一到，再動身赴崆峒派便了。」

麥飛龍默默吃了幾口菜，才又開口說道：「由房德聲之被殺，已可證明武林金獅爲他們崆峒派所侵吞不錯，但我想不通，他們爲何要侵吞武林金獅？莫非他們也知道武林金獅蘊藏着某種極有價值的秘密？」

花鳳微笑不語。

麥飛龍一見她的微笑，心頭一動，脫口道：「我明白了！」

花鳳微笑道：「你明白了什麼？」

麥飛龍道：「他們在第七屆和第八屆競技大會上奪得武林金獅，大會規定連獲三屆武林金獅者，即可永遠擁有它，所以……」

花鳳臉上的笑容沒有了，凝目問道：「所以怎樣？」

麥飛龍抿唇一笑道：「你們怕他們又在本屆競技大會上獲勝，所以派人去警告他們，或用某種手段迫使他們不得不退出競技大會，他們在無力反抗之下，只好屈服退出，但由於好奇，他們便暗中鑄造一隻假武林金獅換下眞武林金獅，對不對？」

花鳳道：「不對！」

麥飛龍想起師門一派於參與第七屆武林競技大會之前所遭遇的那場災難，心中疑竇更深，覺得那場「災難」也可能是美人帮的傑作，當下又道：「貴帮想奪取武林金獅，已經計劃十多年了，不是麼？」

花鳳道：「不是。」

麥飛龍冷笑道：「總有一天，我會把事情弄淸楚的。」

花鳳臉露「威脅」笑容道：「你最好不要胡思亂想，否則對你不利！」

麥飛龍沒有再開口，默默吃起來。

花鳳也未再開腔，好像在想着什麼心事，過了好一會後，才說道：「咱們投宿那家客棧較好？」

麥飛龍道：「隨便。」

花鳳道：「上次你和七妹相約見面的那家客棧，叫什麼名字？」

麥飛龍道：「狀元客棧。」

花鳳道：「設備如何？」

麥飛龍道：「還不錯。」

花鳳道：「那麼，咱們就住狀元客棧，俟本帮之人到達後，再一起赴崆峒山。」

× × ×

兩人仍以夫妻名義住入狀元客棧，在客棧中洗身換衣之後，天已黑下來。

花鳳道：「你在此等着，我出去一下，馬上回來。」

麥飛龍心知她要去找駐在長安的美人帮人，請其向美人帮主告援，當下起身道：「我也想出去逛逛馬路，咱們一道出去吧。」

花鳳道：「不，等我辦完事情，再回來同你去逛馬路，現在你暫時不要出去。」

麥飛龍一哂道：「妳是不是欲去找貴帮之人，請他們代向帮主求援？」

花鳳笑道：「你既然知道了，我不想否認——這就是我不要你出去的原因。」

麥飛龍道：「放心好了，我絕不跟踪妳，咱們一道出了客棧，妳走妳的路，我過我的橋。」

花鳳凝眸一笑道：「眞的？」

麥飛龍聳聳肩道：「妳比勝雪紅差勁多了，她和我在一起時，從不疑神疑鬼！」

花鳳道：「情形不同，她與你不親帶故，我却是你的未婚妻，我有權管束你的行動。」

麥飛龍笑道：「妳怕我去賭？」

花鳳道：「還怕你去求救，這長安城中必定有你們終南派的朋友。」

麥飛龍道：「我沒有遭遇甚麼困難，爲甚麼要去向友人求救？」

花鳳微笑道：「你沒有困難麼？」

麥飛龍語氣一冷道：「即使有困難，我會自己解決，決不假手於人！」

花鳳沉思半晌，嫣然一笑道：「也罷，孫悟空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總難翻出如來佛的手掌，你的入帮誓書和婚約書握在我們帮主手裏，我也不怕你怎樣，咱們一道出去便了！」

於是，兩人同時離開狀元客棧，往大街走來。

長安夜街，燈光如晝，行人如鯽，各種繁華盛況，令人目不暇給。

花鳳本是個愛慕虛榮的女子，看到繁華盛景，不禁心焉嚮往，笑道：「我眞希望能在長安住一輩子，你呢？」

麥飛龍不答。

花鳳輕輕碰他一下，又道：「將來咱們成親之後，就到長安來定居如何？」

麥飛龍淡淡道：「等將來再說吧！」

花鳳仰首望望深藍的夜空，臉露沉醉道：「啊，你看，今晚的月兒眞圓！」

麥飛龍道：「月圓人不圓，人圓心不圓。」

花鳳含嗔的白他一眼道：「瞧你，別儘說煞風景的話行不行？」

麥飛龍道：「和甚麼人在一起，我就說甚麼話，和人說人話，和鬼說鬼話。」

花鳳嘟了嘟嘴，忽然住足道：「好了，咱們在此分手，你去吧！」

麥飛龍笑了笑，雙手往後一背，邁着瀟洒的步履向前走去。

走到一處十字路口，轉入右邊街上，即在街角站住，靜立了好一會，不見花鳳或可疑人物跟踪過來，便跨過街心，繼續前行。

復行數十步，看到了一家酒樓。

長安酒樓！

「……由此一直走去，看到『長安酒樓』，隔壁第三家便是舍下。」

這是上次在長安街上遇見年舉岳時，年舉岳說出的他家住址。

今晚，他想找年舉岳聊一聊。

他曾一度懷疑年舉岳是「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傳人，但由於年舉岳的一再否認，他的懷疑已漸消失，但總覺年舉岳是個奇男子，值得交一交，因此決定去找他叙叙舊，連絡感情。

不覺間，已走到了長安酒樓門口。

隔壁第一家，是什貨店。

隔壁第二家，是生藥舖。

隔壁第三家，是年古昌字畫舖。

原來年舉岳的父親是賣字畫的！

舖中布置得很優雅，四壁懸掛着許多山水人物及書法，每一都非俗品，看來均是出自當代名家的手筆。

此刻，舖中的一張長桌上，正有一個夥計在裱糊一幅馬畫，另一邊的一座櫃枱後面，坐着一位氣概不凡的老人，他正在抽捍烟。

麥飛龍一看老人的臉型，就知必是年舉岳的父親，當下舉步走了進去。

那夥計一見有客人上門，立刻停止裱糊，拱手道：「這位公子請坐。」

麥飛龍含笑點點頭，直趨櫃前，拱手一揖道：「請問老丈可是年舉岳的父親？」

老人連忙起身還禮道：「老漢正是，請教公子貴姓大名？有何指教？」

麥飛龍恭敬的答道：「小可麥飛龍，與令郎在競技大會認識，今日專程前來拜訪，不知令郎在不在？」

老人面容一動，驚喜的「啊！」了一聲道：「原來公子便是名滿天下的麥少俠！在！在！小兒正在宅內，麥公子您請坐一下……」

他忌急轉出櫃枱，請麥飛龍坐下，接着向那夥計道：「快去叫少爺出來，就說麥少俠到訪！」

那夥計應了一聲，急急入內而去。

老人親自倒了一杯茶遞給麥飛龍，笑道：「常聽小兒提到麥少俠，今日見面，果然傳言不虛，麥少俠人如玉樹，不愧是人中之龍。」

麥飛龍起身雙手接過，謙遜道：「老伯誇奬了，小可技藝低劣，那及令郎十分之一。」

老人呵呵笑道：「好說好說……」

麥飛龍道：「令郎似乎很少出外？」

老人道：「是的，是的。」

麥飛龍道：「令郎福緣不淺，能得『獨臂劍神萬勁松』收爲衣鉢傳人，將來領袖武林，非令郎莫屬。」

老人笑道：「好說好說……」

忽地神色一呆，楞楞地道：「麥少俠說甚麼？

不不！小兒並非『獨臂劍神萬勁松』之徒！絕對不是！麥少俠誤會了！」

麥飛龍連忙表示歉意，笑道：「對不起，只因令郎技藝極似『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家數，因此小可總是以爲令郎是萬勁松的高足。」

老人搖頭道：「不是！不是！」

麥飛龍道：「老伯身懷絕頂技藝，竟隱身市廛不求聞達，眞令人敬佩之至。」

老人呵呵笑道：「麥少俠弄錯了，老漢於武藝一道，一竅不通！」

麥飛龍故作一楞道：「哦，令郎的武功不是老伯親傳的？」

老人連連搖頭笑道：「不是！不是！」

麥飛龍本想引誘他說出年畢岳的師承，但看他始終不肯深入交談，心知是個「老於世故」之人，故不敢露骨的追問年畢岳的師父爲誰，只得改變話題道：「老伯這間字畫舖，生意很好吧？」

老人道：「還好，還好——哦，小兒出來了！畢岳，麥少俠找你來了！」

一語未了，果見年畢岳神色興奮的快步而出，張臂道：「麥兄，歡迎！歡迎！幾時到的啊？」

麥飛龍起立抱拳笑道：「剛到不久。」

年畢岳上前與他把臂親熱了一番，接着舉目向門外望去，問道：「勝姑娘呢？」

麥飛龍笑笑道：「她沒來。」

年畢岳一哦，立時拉着他在屋內走去，道：「來，咱們到裏面談談！」

他一直拉着麥飛龍進入宅中一間精美的客廳，與麥飛龍並排坐下，立刻發問道：「怎麼樣？武林金獅有無下落？」

麥飛龍搖頭道：「沒有。」

年畢岳現出意外之色道：「小弟聽說你們已查出在會英閣透露消息的人是華山派的『黑天神西門世輝』，證明武林金獅是華山派窃去的，怎說沒有下落呢？」

麥飛龍苦笑一下道：「年兄莫非沒聽過那天在會英閣所發生之事？」

年畢岳搖頭道：「沒有，小弟已許久未曾出門了，不知最近發生的事情——你說發生甚麼事？」

麥飛龍道：「那天徽派及崆峒派、美人幫三方人集會於會英閣，正擬一同上華山追討武林金獅之際，華山派掌門人連天璧突然在會英閣出現，當着我們面前自殺了。」

年畢岳吃了一驚，失聲道：「嗄，自殺了？爲何要自殺？」

麥飛龍道：「他以死來洗清他的罪嫌。」

年畢岳動容道：「噢……」

麥飛龍道：「武林金獅雖然可貴，但不論其價值多高，總不及人命之寶貴，所以連掌門人一死，我們更不再懷疑他。」

年畢岳疑惑道：「然則，那『黑天神西門世輝』又將作何解釋？」

麥飛龍道：「有幾位目擊者都指出『黑天神西門世輝』確是第一個在會英閣透露武林金獅被掉包的消息之人，不過他們看到的西門世輝必非眞正的西門世輝，而是別人僞裝冒充的。」

年畢岳目光發直道：「這是說，窃獅者意在嫁禍華山派？」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還有一個目的可能是要使我們的偵查走入歧途。」

年畢岳眉頭一皺道：「可惡，如今有沒有查出一些端倪來？」

麥飛龍道：「沒有，僅知武林金獅爲某一批『金身怪人』所窃，他們曾數度出現……」

當下，把金身怪人數度出現的經過說了一遍。

年畢岳沉吟道：「奇怪，那些金身怪人是何方神聖？窃奪武林金獅何用？」

麥飛龍並沒有把「已經查出金身怪人是崆峒派之人」一節說出，因爲他覺得不該讓外人知道得太多。

年畢岳雙目一抬道：「麥兄如今打算怎樣着手追查？」

麥飛龍搖頭道：「目前還無打算……」

年畢岳問道：「美人幫的勝雪紅姑娘怎麼不跟着麥兄了？」

麥飛龍苦澁一笑道：「這次走馬換將，換了個人了……」

年畢岳覺得有趣，追問道：「換了誰？」

麥飛龍道：「花鳳。」

年畢岳道：「那位奪得舉重金碗的姑娘？」

麥飛龍道：「正是。」

年畢岳笑道：「她很不錯，美人幫七女之中，小弟認爲她的身段最迷人！」

麥飛龍道：「啊哎！別提了！」

年畢岳訝道：「怎麼啦？」

麥飛龍搖搖頭。

年畢岳一拍他的膝蓋，笑道：「麥兄，你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許多人想接近美人幫的姑娘都不可得，你却抱怨不置，眞叫人不懂！」

麥飛龍苦笑不語。

年畢岳笑問道：「是不是美人幫主沒摸對了麥兄的胃口？」

麥飛龍一怔道：「甚麼？」

年畢岳道：「麥兄喜歡的不是勝姑娘也不是花姑娘，所以才抱怨？」

麥飛龍搖頭道：「不是，不是……」

年畢岳道：「不然，是甚麼原因？」

麥飛龍嘆了口氣道：「年兄，小弟和你一樣，對美人幫的姑娘並無好感，所以請你不要再揶揄我了。」

年畢岳仰頭「哈哈」笑了兩聲，道：「好！不談女人！不談女人！咱們到隔壁長安酒樓去喝兩杯吧！」

說畢，站了起來。

麥飛龍搖頭道：「不，今晚不喝酒，小弟有件事情想和年兄商量商量……」

年畢岳重新坐下，收起笑容道：「有何事？」

麥飛龍道：「小弟自與年兄結識後，覺得年兄是個正直坦誠之人，一直希望能與年兄結爲好友，不知年兄願不願交我這個朋友？」

年畢岳道：「咱們現在不是好朋友麼？」

麥飛龍一笑道：「年兄可願老老實實告訴小弟，你的師尊是誰？」

年畢岳好像很爲難，咬了咬嘴唇，才笑道：「麥兄，你要交的朋友是我，不是家師，對不對？」

麥飛龍道：「對，但你我既爲好友，有何不可說呢？」

年畢岳道：「有一天，小弟會告訴你的，但不是現在……」

麥飛龍道：「有不少人都說年兄的師尊必是『獨臂劍神萬勁松』。」

年畢岳道：「就算小弟的師尊是萬勁松好了，那又有何不對？」

麥飛龍笑道：「當然沒有甚麼不對。」

年畢岳道：「既無不對，又何必窮究呢？」

麥飛龍道：「小弟只想知道罷了，並無別的意思，年兄幸勿見怪。」

年畢岳笑道：「不怪，不怪，小弟因有某種原因，故不欲讓人知道師門來歷。」

笑容一收，注目問道：「麥兄說有件事情要與小弟商量，究是何事？」

麥飛龍道：「小弟想要求年兄幫個忙，替小弟帶一封信給家師。」

年畢岳一口答應道：「好！」

麥飛龍道：「沒甚麼不方便麼？」

年畢岳搖頭道：「沒有。」

麥飛龍道：「那麼，借個紙筆如何？」

年畢岳道：「好，小弟去取來。」

他起身入內取出文房四寶，放到桌上，替麥飛龍磨好墨汁，然後笑道：「麥兄請寫吧；小弟等下再來。」

語畢，一揖而出。

麥飛龍於是提筆寫信，很快寫畢，封上封口，便坐下等候。

不久，年畢岳回廳上來了。

他笑問道：「寫好了？」

麥飛龍起身把信遞出，道：「是的，年兄請將此信面交家師。」

年畢岳接過了信，納入懷中，問道：「何時送去？」

麥飛龍道：「越快越好。」

年畢岳道：「小弟明早動身如何？」

麥飛龍道：「好的。」

兩人又閒聊一陣，麥飛龍才起身告辭，返回狀元客棧而來……

× × ×

年畢岳送走了麥飛龍，立即轉回屋中，取出麥飛龍交給他的信，用淸水在封口上摸了摸，然後輕輕拆開，將裏面的信箋抽出，展開唸了起來。

「師父：今託年畢岳君奉上此函。潼關別後，弟子一路跟踪美人幫主一行到了石門河，該地有一婦人名謂『病美人水香蘭』，據稱數十年前曾與美人幫主共事一夫，現已改嫁『獨臂劍神萬勁松』，美人幫主疑其窃取武林金獅，故往探索。弟子暗中窃聽，始知武林金獅蘊有某一秘密，美人幫主稱該『秘密』只有她和『病美人水香蘭』知情，故懷疑病美人窃去武林金獅，根據弟子觀察所得，美人幫主及病美人，均在覬覦該『秘密』，只是尚未奪取武林金獅罷了。那日弟子暗中窃聽時，爲『獨臂劍神』發現而暴露形踪，現已與花鳳來到長安，經查房德聲死因，在其臥榻尋獲一顆鐵蓮子，形狀與『襲擊』崆峒派門下之鐵蓮子相同，弟子推斷除崆峒派之外，旁人無殺害房德聲之理，故可證明武林金獅失窃，實爲崆峒派所侵吞。師父接獲此信後，請急赴崆峒查究，但萬勿與美人幫聯合，亦勿來見弟子，原因日後稟告……」

年畢岳看到這裏，微微一笑，把信重新封好，收入懷中，即往後院走來。

來到後院一間柴房中，移開地上一塊木板，走了下去。原來，木板下有個地窖的入口，是一條石級，其下是一間頗爲寬大的地窖！

年畢岳走下石級，把木板移回入口蓋上，才一直走了下去。

地窖的一堵壁上，掛着一盞琉璃燈，照見了堆放在地上的幾個鐵箱，也照見了被綁在裏面的一個人！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離開了老伯，肩負起前往通知偷襲飛鵬堡的老伯的手下，停止行動，他在出了井底秘窟，貼身在井壁上，靜候着律香川派來監視的兩名大漢，在下手殺了兩名大漢後，始在晨光熹微中，向北方趕去，當他越過老伯原居的花園，進入一座樹林時，驀見石羣自晨霧中漫步而出，坦率向孟星魂說出是奉高老大之命到來，要孟星魂隨他往見高老大，並堅決聲明若是孟星魂抗命的話，當不惜死拚，孟星魂口中應好，身子却突地往前一衝，手已閃電扣住了石羣持簫的腕子——

鐵漢嬌娃生死情

「噹」的，簫落地。是鐵簫。

石羣的臉突然變得慘白。

孟星魂看着他，悠悠道：「我知道你學會了很久，但我也知道你絕沒有學會這一着。」

石羣臉上僵硬的肌肉已漸漸放鬆，變得一點表情也沒有。

孟星魂道：「這一着你永遠也學不會的，因爲你不是這種人，你並沒有眞的在準備對付我。」

石羣淡淡道：「所以現在你無論用什麼法子對付我，我都不怪你。」

孟星魂道：「我沒有法子。」

石羣道：「那麼你就可以走了。」

孟星魂道：「我當然要走——」

他看着石羣，冷漠的目光已變得充滿了溫暖，友情的溫暖。

他微笑着鬆開手，拍了拍石羣的肩，接着道：「我當然要走，但却是跟着你走，跟着你回去。」

石羣看着他，目中似也有了一絲溫暖的笑意，忽然道：「你知道我爲什麼沒有防備你！」

孟星魂道：「爲什麼？」

石羣笑了笑道：「因爲我早就知道你會跟我回去的。」

孟星魂也笑了。

在這種時候，在這麼樣兩個人的臉上，居然會出現如此溫暖的微笑。

這簡直就像是奇蹟。

除了友情外，世上，還有什麼事能造成這種奇蹟？

× × ×

沒有，絕沒有。

世上唯一無刺的玫瑰，就是友情。

（二）

陽光已升起，菊花却更憔悴。

花園裏根本沒有人。

孟星魂從這裏望過去的時候，沒有被人發現，並不是因爲他選擇的時間正確。更不是因爲僥倖。

天下本沒有僥倖的事。

石羣道：「我來的時候，這裏就是空着的。」

孟星魂道：「你來了多久？」

石羣道：「不久。」

他忽然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我若早些來，這些花也許就不會謝了。」

孟星魂道：「你跟高老大一起來的？」

石羣道：「我一回去，她就要我陪她來。」

孟星魂道：「她來幹什麼？」

石羣道：「來等你。」

孟星魂道：「等我？」

石羣道：「她說你就算不在這裏，遲早也一定會來的。」

孟星魂沒有再說什麼，但臉上的表情却好像變得很奇怪。

石羣看着他臉上的表情道：「你在想什麼？」

孟星魂點點頭，笑得也很奇怪，道：「我在問自己，若不是你找我，我是不是會來呢。」

× × ×

屋子裏暗得很，紫紅色的窗簾低垂。

這裏本沒有這種窗簾，窗簾是高老大帶來的。

她留在屋裏的時候，從不願屋子裏有光。

窗下有張寬大而舒服的籐椅，本來是擺在老伯的秘室中的。

老伯喜歡坐在這張籐椅，接見他的朋友和屬下，聽他們的意見和消息，然後再下決定。

有很多已改變了無數人命運的大事，都是老伯坐在這籐椅上決定的。

此刻坐在這籐椅上的，却是高老大。

她的確顯得很衰弱，很憔悴。

屋子裏雖然暗，孟星魂却還是能看得出來，他從未看過高老大這樣子。

看見他進來，高老大的眸子裏才有了光，展顏道：「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會來。」

孟星魂臉上又露出了那種笑，淡淡道：「你眞的知道！」

高老大道：「我雖然沒有十分把握，但，除此之外，我還有什麼法子找到你，還能在什麼地方等你。」

她還在笑着，既沒有嘆息，也沒有埋怨，但言詞中却充滿了一種比嘆息更憂傷，比埋怨更能打動人心的感情。

孟星魂心裏忽然覺得一陣酸楚。

「她的確已漸漸老了，而且的確很寂寞。」

寂寞本已很可怕。

所有寂寞中最可怕的一種，就正是一個女人垂老時候的寂寞。

孟星魂走過去，看着她，柔聲道：「無論你在那裏，只要我知道，都一定會去看你。」

高老大道：「眞的？」

她並沒有等孟星魂回答，已緊緊握住他的手，道：「搬張櫈子過來，我要他坐在我旁邊。」

這話雖然是對石羣說的，但她的眼波却始終沒有離開過孟星魂。

她的手冰冷而潮濕。

孟星魂道：「你……你眞的病了。」

高老大笑得悽涼而温柔，柔聲道：「其實這也不能算是什麼病，只要知道你們都很好，我這病也很快就會好的。」

孟星魂道：「我很好。」

高老大緩緩道：「可是，你看來却好像比我更疲倦。」

孟星魂笑了笑，道：「我雖然有點累，但身體却從未比現在更好過。」

高老大也笑了笑，眨着眼道：「看你這麼得意，是不是已經找到老伯。」

孟星魂臉上的笑容忽然消失。

高老大道：「是不是？」

孟星魂已開始感覺到，自己臉上的肌肉在漸漸僵硬。

高老大的笑容也變了，變得很勉强，道：「你爲什麼不說話。」

孟星魂咬緊了牙，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因爲我不願在你面前說謊。」

高老大道：「你不必說謊。」

孟星魂道：「你若一定要問下去，我只有說謊了。」

高老大忽又笑了，微笑着道：「這麼樣說來，你一定已找到他。」

孟星魂又沉默了很久，突然站起來，聲音已嘶啞，緩緩說道：「過兩天我還會再來看你，一定會來。」

高老大道：「現在你難道要走？」

孟星魂點點頭道：「因爲我不敢再坐下去。」

高老大道：「你怕什麼？」

孟星魂嘴角已抽緊，一字字道：「怕我會說出老伯的消息。」

高老大道：「在我面前，你也不說？你不信任我？」

孟星魂什麼都不再說，慢慢的轉身走了出去。

石羣並沒有阻攔他，高老大也沒有拉住他。

但就在這時，那低垂着的紫紅窗簾突然「刷」的被拉開。

孟星魂回過頭，就看見了律香川。

× × ×

你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看見律香川，他看來總是那麼斯文親切，彬彬有禮。

他身上穿的衣服總是乾乾淨淨，連一點皺紋都沒有，臉上的笑容總是令人愉快的。

他還在看着孟星魂微笑。

孟星魂却已笑不出來。

律香川微笑着道：「我們好像已有一年多沒見了，你還記不記得半夜厨房裏的蛋炒飯。」

孟星魂道：「我忘不了。」

律香川道：「那麼我們還是朋友？」

孟星魂道：「不是。」

律香川道：「一日爲友，終生爲友，這句話你沒聽過。」

孟星魂道：「這句話你應該說給老伯去聽。」

律香川又笑了，道：「我很想去說給他聽，只可惜不知道他在那裏。」

孟星魂道：「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律香川悠然道：「莫忘了世上本沒有絕對的事，任何事都可能改變的，隨時都會改變。」

孟星魂道：「只有一件事永不會變。」

律香川道：「那件事。」

孟星魂冷冷道：「我們絕不是朋友。」

律香川道：「你不信任我？」

孟星魂道：「哼。」

律香川道：「但有件事你一定要信任我！」

他不等孟星魂說話，微笑着又道：「你一定要相信，我隨時都能要她的命！」

孟星魂的臉色變了。

律香川無論說什麼，他也許連一個字都不會相信。

但這件事他却的確不能不信。

高老大坐的地方距離律香川還不及三尺，無論誰坐在那裏，都絕不可能躲開律香川的暗器。

你可以懷疑律香川的每件事，但却絕不能懷疑他的暗器。

高老大額上似也有了冷汗。

孟星魂回過頭，石羣還站在門口，一直都沒有動，但臉色却又變成慘白，緊握着鐵簫的手背上，也已暴出了青筋。

律香川悠然笑道：「我知道你絕不願眼看着高老大死的。」

孟星魂手心，雖已流滿冷汗，但嘴裏却乾得出奇。

律香川道：「你若想她活下去，最好還是趕快說出老伯的消息。」

孟星魂嗄聲道：「你相信我的話？」

律香川微笑道：「你天生就不是說謊的人，這點我早已瞭解。」

孟星魂厲聲道：「好，那麼我告訴你，你永遠休想從我嘴裏得到老伯消息，休想聽到一個字！」

律香川的笑容突然凝結。

高老大和石羣的臉色也已變了。

他們都知道，孟星魂說的話也是永無更改的！

過了很久，律香川才冷冷道：「莫非你已忘了你是怎麼能活到現在的。」

孟星魂咬緊牙關，道：「我沒有忘記，絕不會忘。」

律香川道：「你寧可看着她死，也不願說出老伯的消息？」

孟星魂厲聲道：「我可以爲她死，隨時都可以，但却絕不會爲任何人出賣朋友。」

律香川冷笑道：「老伯是你的朋友？他何時變成你朋友的。」

孟星魂道：「從他完全信任我的那刻開始。」

他瞪着律香川，目中似已有火在燃燒，一字字道：「還有件事你最好也記住，你若眞的殺了高老大，我無論死活，都一定要你的命！」

律香川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相信，你說的每句話我都相信。」

孟星魂道：「你最好相信。」

律香川淡淡道：「但若爲了她呢？爲了她你總可以出賣朋友吧。」

孟星魂變色道：「她？她是誰？」

律香川悠然道：「你想不想看看她？」

他心裏忽然有了種不祥的預感，已隱約猜出律香川說的是誰。

角落裏忽然有扇門開了。

孟星魂看過去，全身立刻冰冷，冷得連血液都已凝結。

一個人站在門後，正痴痴的看着他。

兩柄雪亮的鋼刀，架在她脖子上。

小蝶。

正是小蝶。

×　×　×

小蝶痴痴的看着他，目中已有一連串晶瑩的淚珠落下。

可是她沒有說話。

她不能說話。

江湖中人只知道律香川的暗器可怕，却不知他點穴的手段也同樣可怕。

暗器高手通常也必定是點穴高手，因爲那本是同一類的功夫。

同樣要手的動作靈巧，同樣要準，要狠！

但無論他點穴的手段多高，也還是無法控制住別人的眼淚。

他可以令人不能動，不能說話，但却無法令人不流淚。

沒有人能禁止別人流淚。

×　×　×

看到小蝶的眼淚，孟星魂的心似已被撕裂。

他眞想不顧一切衝出去，不顧一切將她緊緊擁抱。

可是他不敢。

「你只要動一動，那兩柄刀立刻會割斷她的脖子！」

這句話律香川並沒有說出來，他根本不必說。

孟星魂當然應該明白。

律香川只不過淡淡問了句：「爲了她，是不是値得出賣朋友？」

孟星魂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但却可以感覺到全身的肌肉都在顫抖。

他忽然想起了韓棠釣鉤上那條魚。

現在他自己就像是那條魚，所有的掙扎都已無用，已完全絕望。

律香川的釣鉤已鉤在他咽裏。

沒有人能救他，也沒有人會救他。

律香川悠然道：「我並不是個急性子的人，所以我還可以等一下，只希望你莫要讓我等太久。」

他當然不必着急。

魚已在他的釣鉤上，急的是魚，不是他。

但再等下去可能怎麼樣呢？

無論等多久，結果都絕不會改變的。

孟星魂全身的衣裳都已被冷汗濕透。

高老大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看你還是趕快說出來吧，我若是男人，爲了孫姑娘這樣的女孩子，我什麼事都肯做。」

孟星魂心裏又是一陣刺痛，就好像有把刀筆直刺了進去。

直到現在，他才完全明白。

原來高老大和律香川早已結在一起，這全都是他們早已計劃好的陰謀。

眞正扼住他咽喉的人，並不是律香川，而是高老大。

奇怪的是，他並不覺得憤怒，只覺得悲哀，爲自己悲哀，也同樣爲高老大悲哀。

但石羣呢？

石羣是不是也早已參與了這陰謀。

他忽又想到了石羣手裏的那管簫，和簫管中的暗器。

假如他能拿到那管簫，說不定還有一綫反擊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武器比暗器更有效。

人在接近絕望時，無論多麼少的機會，都絕不肯放棄的。

他眼睛看着小蝶，一步步往後退。

律香川微笑道：「你難道想走，只要你忍心留下她在這裏，我就讓你走。」

孟星魂突然回手，閃電般出手，去抄石羣手裏的那管簫。

他今已算得準了石羣站着的位置。算得很準。

誰知他還是抄了個空。

石羣已不在那裏，根本已不在這屋子裏。

誰也沒有注意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若非他參與了這陰謀，律香川和高老大怎會對他如此疏忽？」

孟星魂心上又插入了一把刀。

只有被朋友出賣過的人，才能瞭解這種事多麼令人痛苦。

律香川冷冷道：「我已等了很久，你難道還要我再等下去？無論脾氣多好的人，都有生氣的時候，你難道一定要我生氣。」

孟星魂暗中嘆了口氣，他知道今天自己已難免要死在這裏。

死也有很多種。

他只望能死得光榮些，壯烈些。

問題是他能不能在律香川的暗器打在他身上之前，先衝過去呢？

他至少總得試一試。也已決心要試一試。

陽光已照入窗子，雖然帶來了光明，却沒有帶來希望。

他儘量將自己放鬆，然後再抬起頭，凝視着小蝶。

這也許已是他最後一次看到她了。

小蝶的目光中，充滿了悲哀，也充滿了哀求——求他快走。

他懂。

可是他不能這麼樣做。

「要死，我們也得死在一起。」

他的意思小蝶也懂。

她眼淚又開始流下，她的心已碎了。

就在這時，架在她頸子上的兩柄鋼刀突然飛起，落下。

刀飛起時，門後已發生兩聲慘呼，兩個人撲面倒了下來。

接着，一隻手自門外後伸出，攔腰抱起小蝶。

一人低喝道：「快退，退出去。」

這是石羣的聲音。

孟星魂的身子一縮，已退出門外，用脚尖勾起了門，人已冲天而起。

只聽「篤，篤，篤」一連急響，十幾點寒星已暴雨般打在門上。

×　×　×

孟星魂掠上屋脊，立刻就看到刀光一閃。

三柄快刀。

刀光閃電般的劈下，一柄砍他的頭，一柄砍他的足，一柄「玉帶橫腰」，似乎一刀就想將他劈成兩截。

孟星魂身子一斜，貼着刀光斜斜的衝了過去，甚至已可感覺到這柄刀劃破了他的衣服。

但他的手却已揑住這個人的腕子，向上一抬。

「叮」的，火光四濺。

這柄刀已架住了當頭劈下的那柄刀。

接着就是一片屋瓦碎裂的聲音，第三柄刀已被他一脚踩住。

幾乎就在這同一刹那間，揮刀的人也已被他踢得飛了出去。

他順勢一個肘拳，打在第二人肋骨上，肋骨幾乎已在這人胸膛裏。

還有一人已嚇得魂飛魄散，掉頭就往屋子下面跳。他身子剛躍起，一柄刀已自背後飛來，刀尖自背後刺出，前胸穿出，鮮血花雨般飛濺而出。

他的人就這樣倒在自己的血泊裏。

孟星魂一刀擲出，連着都沒有再看一眼，人已再次掠起。

石羣正在花叢間向他招手，雪白的衣服也已被鮮血染紅了一片。

孟星魂凌空一個翻身，頭上脚下，飛燕投林，箭一般向那邊射了過去。

他掠起時已看到小蝶。

小蝶的穴道已被解開，正在花叢間喘息着。看到孟星魂掠過來，立刻張開了雙臂，目光中又是悲痛，又是恐懼，又是歡喜。

孟星魂的整個人都幾乎壓在她身上。他等不及換氣就已衝下去，用盡全身力氣抱住了她。

他們立刻忘記了一切。

只要兩個人能緊緊擁在一起，別的事他們根本不在乎。

但石羣却在乎，也沒忘記他們還未脫離險境。

也不知爲了什麼，律香川居然還沒有追出來。這個人做事的方法，總是令人想不到的，但無論他用的那種方法，都一定同樣可怕。

石羣拉起了孟星魂，沉聲道：「你們快走，有人追來我擋住。」

孟星魂點點頭，用力握了握這隻手。

他沒有說話，因爲他心裏的感激已絕非任何言詞所能表達得出。

然後他才轉過頭，想選條路衝出去。

沒有一條路是安全的。

誰也不知道這連一個人影都看不到的花園裏，究竟有多少可怕的埋伏？

孟星魂咬咬牙，決定從正門衝出去。

他剛拉起小蝶冷冷的手，就看到一個人從這條路上奔過來。

一個穿着男人衣服的女人，亮而黑的頭髮烏絲般在風中飛舞。

他已看出了這女人是誰。

鳳鳳！

×　×　×

鳳鳳已經奔過石徑，向花叢後的屋子奔過去。她好像也已看到孟星魂，所以跑得更快——她的功夫本在兩條腿上。

小蝶看着孟星魂臉上的表情，忍不住問道：「你認識她？」

孟星魂點點頭，忽然咬了咬牙，將小蝶推向石羣，道：「你跟住他走，他會照顧你。」

小蝶慘然失色，顫聲道：「你呢！」

孟星魂道：「三天後我再去找你。」

石羣道：「到那裏找？」

孟星魂道：「老地方。」

這句話未說完，他的人已掠起，用最快的速度向鳳鳳撲了過去。

他絕不能讓這女人活着。絕不能讓她洩露老伯的秘密。

×　×　×

屋子的門已被暗器擊開，暗器已完全嵌入堅實的木頭裏。

律香川的暗器不但準而狠，而且力量足以穿透最怕冷的人在冬天穿的衣服。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帮帮主十方羅漢叢林遇伏，爲無情金劍在腰脇上刺了一劍，終藉神奧掌法扳成平手，結果因失血過多漸感不支，爲無情金劍又在腿上刺了一劍，但十方羅漢也拚盡最後一點力道擊了無情金劍一掌，無情金劍强忍痛傷正欲再刺一劍，林外忽湧來丐帮弟子，無情金劍只好逃命而去，據丐帮弟子說是接獲一封神秘信趕來赴援，十方羅漢終算保有性命。長安聚仙居，一中年儒士包下全間酒樓，來客男女老幼均有，第一個到的是高大漢子，那漢子對儒士似甚敬畏，儒士命他喝酒便喝酒，叫他吃飽子他便去吃飽子——

一朝權在手　便把令來行

別人吃包子，一個包子至少要咬二三口，這漢子吃包子，則是一口一個，跟普通吃花生米一樣，一個包子塞進嘴裏，嘴巴沒動幾下，一個大肉包子就這樣進了肚子。

八個包子分爲八次，轉眼一掃而光！

等這漢子吃喝過了，中年儒士抬起頭來問道：「都準備好了沒有？」

大漢用衣袖抹抹嘴唇，垂手恭答道：「都準備好了。」

中年儒士道：「隨時可以上路？」

大漢答道：「是的！」

中年儒士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大漢見中年儒士別無吩咐，腰身微微一躬，大步下樓而去。

接着出現的，是個小老頭兒。

這小老頭兒一身衣着非常破舊，頭上戴着一個大斗篷，模樣就像一個苦力，但從斗篷邊沿底下露出來的兩道目光，却寒芒閃爍，銳利如刀。

這小老頭兒只喝了半壺酒，便將酒壺放回原處，其他的食物，則一概未動。

中年儒士也沒有勉强他，只淡淡問了一句：「沒有出城？」

小老頭兒答道：「沒有。」

全部問答，就只這麼一句。然後，中年儒士一揮手，小老頭兒便告退走了。

這名小老頭兒離去不久，又接着出現一名矮矮胖胖的青衣漢子。



這靑衣漢子不知道是人胖的關係，還是剛剛趕了一段急路，這樣冷的天氣，居然跑出一頭大汗，上得樓來，不住的喘氣，嘴巴開闔了好幾次，都因爲喘得太厲害，而未能說得出話來。

中年儒士見狀臉色微微一變，注目沉聲道：「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那漢子點點頭，喘着氣道：「是……是的，小的剛才在南城門外，忽然看到宮中的馮劍士，騎着快馬如飛而來，他……他……竟向小的……亮……亮……亮出了一面雙劍令旗……」

中年儒士一哦道：「雙劍令旗?」

那漢子道：「是的。」

中年儒士道：「你沒有看錯?」

那漢子道：「小的一點沒看錯，的的確確是一面雙劍令旗，所以小的這才急急忙忙趕回來……」

中年儒士輕輕吁了一口氣，臉色也跟着回復自然。

他朝那漢子手一擺道：「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那漢子呆了呆，遲疑地道：「師爺——」

中年儒士忽然發出一聲乾咳。

那漢子一楞，連忙改口道：「總管……總管……你……你……你的意思，我們那件事，還……還是照常進行?」

中年儒士緩緩抬起目光道：「我有沒有吩咐你們停止?」

那漢子道：「可是——」

中年儒士道：「可是怎樣?」

那漢子結結巴巴的道：「可是……可是小的已看到了這面雙劍令旗，如果將來上面查問起來，小……小的，怎……怎麼交代?」

中年儒士面孔一沉道：「你要向誰交代?你的上面是誰?」

那漢子趕緊低下頭去，不勝惶恐地道：「小的該死。」

中年儒士又咳了一聲道：「洪師父，你站過來一點!」

那姓洪的漢子應了一聲是，乖乖的向前跨出一步，下面的兩條小腿已不由自主的在微微發抖。

中年儒士忽然和悅的說道：「洪師父，你在本宮紅衣劍士隊中，論資格算是相當老的一個了，你能不能告訴本座，本宮這種雙劍令旗，它眞正的功用是什麼?」

洪姓漢子猶豫着沒有敢立即接腔。

因爲他不明白這位新總管這一問的用意何在。

劍王宮的令旗，共分五種，凡是宮中的劍士，差不多人人都熟知這五種令旗所分別代表着的意義，難道身爲總管者，反而會不淸楚?

他不相信，他已經說錯一次話，決不能再錯第二次。

要想不再說錯話，最好辦法，就是不要開口。

中年儒士見他不敢開口，溫和地又道：「沒有關係，你說出來。本座這樣問你並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更不是想藉此難爲你，你儘管放心好了。」

洪姓漢子這才大起胆子，期期地道：「小的職份卑微，所知有限，如果說得不對，還望總管見諒；就小的所知，這種雙劍令旗出現，等於是收回成命，凡是見到這種雙劍令旗的劍士，前此所奉之使命，都將因此旗之出現，而隨之一概取消……」

中年儒士點點頭道：「不錯。」

他接着溫和地又問道：「那麼，你知不知道，這種雙劍令旗也有它失效的時候?」

洪姓漢子道：「是的，小人知道。」

中年儒士道：「那是在什麼情形之下?」

洪姓漢子道：「那是在遇上金劍令旗的時候。因爲這種雙劍令旗，在本宮各種令旗之中，只有對金劍令旗沒有約束力量。」

中年儒士道：「雙劍令旗不能約束金劍令旗的道理何在，你知道嗎?」

洪姓漢子不由得又是微微一怔。

他眞的有點糊塗了。

因爲這位新總管所問的問題，竟然愈問愈淺；別說他還是一名紅衣劍士，就是一名剛入宮的白衣劍士，也不會爲了這些問題難倒。

這位新總管爲何要問這些呢?

就因爲他曾經說錯過一句話?

他想不透!

但是，想不透是他的事情，他並不能因爲想不透這位新總管的用意就拒絕回答問題。

總管就是總管!

儘管他跟別人一樣，到現在仍不明白，爲什麼那位艾老總人還活得好好的，又沒有犯什麼過錯，劍王就將這位師爺提升爲新總管，但有一件事，大家心裏都很淸楚。

就是這位新總管遠比以前的那位艾老總管難伺候得多!

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這雖然是一句老掉了牙的老話，但恐怕就在再過一千年，這句老話都可能還用得上。

爲了樹立威信，這位新總管遲早會拿個把人開開刀，他不希望這第一刀開在自己身上。

所以，他只好像小學生背書似的，恭恭敬敬的回答道：「那是因爲『金劍令旗』代表着『令出不改』，除了主上本人，持令者所奉之使命，任何人也左右不了。」

中年儒士又問道：「洪師父有沒有見過這種金劍令旗?」

洪姓漢子道：「只見過一次。」

他遲疑了一下，忙又改口道：「也可以說一次都沒有見過。」

中年儒士微微一笑，他顯然明白洪姓漢子先說見過一次，旋又改口說沒有見過的原因，但仍含笑問道：「見過就見過，爲什麼又說沒有見過呢?」

洪姓漢子不安地搓了一下手道：「小的說見過一次，那是在小的進宮不久，艾老總爲我們講述各種令旗的功用時見到的，宮中的劍士，不分職份高低，人人都有這樣一次機會，但自那次以後，小的就沒有再見過這種令旗。」

中年儒士道：「洪師父進宮多久了?」

洪姓漢子道：「將近十年。」

中年儒士道：「洪師父進宮如此之久，除了剛進宮的那一次之外，這種金劍令旗怎麼會一次也沒有見過呢?」

洪姓漢子道：「沒有見過這種金劍令旗使用的人，並不止小的一個。」

中年儒士道：「爲什麼?」

洪姓漢子道：「因爲這種金劍令旗的權力太大，主上也許不願輕易托付於人。」

中年儒士忽然微笑着道：「那麼，洪師父現在想不想再看看這種金劍令旗?」

他口中說着，衣袖輕輕一揚，只聽得沙的一聲，桌面上已然端端正正的揷着一面三角小旗!

洪姓漢子完全瞧呆了!

金劍令旗!

無情金劍當了十多年的劍宮總管，一次也沒有使用過這種金劍令旗，這位由師爺升任的新總管，竟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獲得劍王的信任，取得了這種金劍令旗，豈非不可思議之至?

中年儒士抬頭緩緩接着道：「本座說的話，現在你們可以相信了吧?」

× × ×

劍王宮並沒有女性劍士。

但這時聚仙居的店門前，却在洪姓劍士離去不久之後，於風雪中出現一名身材窈窕的藍衣少婦。

這名藍衣少婦也像先前的三名劍士一樣，上前依特定的暗號，在店門上輕輕叩了三下。

痲子店主一打開店門，兩隻眼睛就瞪得像一對發光的鴿子蛋。

他並不是沒有看見過女人。

而是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女人，像刻下走進來的這女人，一見面就使人想到一些不該想的事。

現在走進來的這女人，年紀已經不能算小了，一張面孔也不見得如何動人。

但是這女人有着一雙勾人魂魄的眼睛。

一雙要命的眼睛!

一個生得不太難看的女人，只要有上這樣一雙眼睛，就不難驅使一個男人爲它犯罪。

痲子店主失魂落魄的站在那裏，竟忘了順手再將店門關上。

女人望着他，淺淺一笑，柔聲問道：「樓上有人嗎?」

痲子店主點點頭，喉結骨滑動了一下，沒能說得出話來，口嚥了一口口水。

這位痲子店主自從七八年前死了老婆，就沒有看到一個女人像現在這女人這樣朝他笑過。

經常都是他向別人笑。

向酒客笑。

虛假的笑。

如果他想有女人對他笑，就得付出銀子。

而永樂坊的那些小娘兒們，也只有在看到銀子時才笑。

要不然就在他最難堪的時候笑。他歡喜喝點酒再去那種地方，而酒一喝多了，每到緊要關頭，就不免有難堪的場面出現。

每次看到那些小騷娘兒們臉上那種矯揉做作或是充滿了嘲弄的笑容時，他就忍不住想往地上吐口水。

所以，他一向對女人的看法是女人只有兩種。

一種是使人看了要嚥口水的女人。

一種是使人看了想吐口水的女人。

還有沒有第三種女人呢?他認爲如果一定要說還有第三種，那便是自己的老婆。

有人打老婆，有人怕老婆，但絕沒有人想到要往自己老婆臉上吐口口水出出氣。

同樣的，一個女人不論長得多標緻，要想引得自己的男人嚥口水，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爲沒有那一家的床，是拿來當擺飾用的。

關於自己的老婆，這位痲子店主也曾有過一個很好的比喻。

他覺得自己的老婆，就像自己賣的酒；儘管有人說不錯，自己則很難嚐得出它好在什麼地方；雖然解饞非它不可，說喝起來有多過癮則未必。

不過，在現在的他來說，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痲子店主輕輕嘆了一口氣，懶洋洋地關上店門，然後帶着一身雪花，沒精打彩的往灶下走去。

他想，像這種天氣，他也該燙一壺酒喝喝了。

× × ×

聚仙居的貴妃紅當然比不上劍王宮的玫瑰露。

但龐金甲對這種酒却感到非常滿意。

這位劍王宮的新總管酒量並不大，所以他喝到現在，一壺酒還沒有喝完。

不過他雖然喝得很少，却已經有了幾分酒意。

這幾分酒意並不完全是酒的作用。

今天，他可以說，一上這座小樓他就醉了；這是他的夢想的一天，這一天終於來了。

他很佩服自己剛才的那一手。

姓艾的已經被他從總管寶座上趕了下來，如今他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才能使宮中的那些劍士對他衷心服從。

他的第一步工作做得很好。他相信剛才的那名姓洪的紅衣劍士，一定很快的就會將這事傳去其他劍士耳中；那些劍士一旦獲悉他們的新總管居然從劍王那裏取得了一面金劍令旗，他們將不難想到今天劍王宮中，除了劍王誰是最有權力的人！

就在這位龐大總管想得出神之際，一股幽幽的香氣，忽然從樓梯口飄送過來。

他回過頭去一望，不知打從什麼時候起，樓梯口已然盈盈含笑地站立着一名藍衣少婦。

龐金甲一見來的竟是劍王的元配葛夫人，不禁微微感到一陣意外。

他慌忙離座，欠身喊了一聲：「夫人好！」

葛夫人欵步走了過來道：「師爺辛苦了，噢，我，奴家現在該喊你一聲龐總管了吧？」

龐金甲臉孔一紅，又欠了欠身子道：「以後還望夫人多多栽培。」

葛夫人微微一笑道：「奴家一介女流，能栽培你什麼？這些話你對我們那口子說，還差不多。龐大總管，你說是嗎？」

龐金甲低垂着頭，裝出一副不勝驚恐的樣子。

其實他並不是眞的害怕。

因爲他知道這位葛夫人在劍王的七位夫人中，始終能在劍王面前維持歡心不衰，便是因爲她能處處從劍王的心意。這一次，劍王意欲染指百媚仙子蕭妙姬一事，在七位夫人之中，也只有這位葛夫人知道，所以他並用不着害怕。

這是他做人的聰明處。

對方既然以這種語氣發話，他就必須在態度上使對方的自尊心獲得滿足。

葛夫人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一面在一副座頭上坐了下來。

她緩緩抬起頭來說道：「你坐下來，其實奴家也並沒有責備你的意思，我只是奇怪，男人的心，爲什麼如此不易滿足，已經有了七房姬妾，竟然得隴望蜀，又想再嚐異味……」

龐金甲拘謹地坐下，頭仍垂着。

葛夫人四下望了一眼，又道：「都佈置好了沒有？」

龐金甲點了點頭。

葛夫人注目道：「打算什麼時候下手？」

龐金甲道：「今夜。」

葛夫人道：「那妞兒如今歇在什麼地方？」

龐金甲道：「大方客棧。」

× × ×

談話突告中斷。

窗戶像一隻受傷的旦鳥在拍着羽翼，不斷的發出卜卜之聲；外面的風雪，似乎更大了。

但小樓上却突然間平靜了下來。

× × ×

臉上一直帶着笑容的葛夫人，在聽得大方客棧這個客棧的名稱之後，雙目中忽然出現一種異樣的神情。

她凝視着對面的那位新總管久久沒說一句話。

龐金甲等了一會兒，忍不住低聲說道：「夫人要不要喝點酒？」

葛夫人仍在望着他，就像沒有聽得見一樣。

龐金甲不安地又咳了一聲道：「夫人——」

葛夫人忽然閃動着目光問道：「你知不知道城中的另一家客棧？」

龐金甲微怔道：「另一家？哪一家？」

葛夫人道：「福全。」

龐金甲道：「福全客棧？」

葛夫人道：「是的。」

龐金甲又是一怔道：「城中幾家有名的客棧，卑屬差不多全都知道，怎麼這一家福全客棧卑屬竟一時想不起……」

葛夫人道：「這是一家很小的客棧。」

龐金甲只好跟着改口道：「這家客棧怎樣？」

葛夫人道：「我已經在這家福全客棧訂了一個房間。」

龐金甲有點意外地道：「夫人今晚準備住在那裏？」

葛夫人道：「不錯。」

龐金甲道：「城中大客棧有的是，夫人爲什麼要住在那麼小的一家客棧裏？」

葛夫人道：「我準備住那裏，就是因爲它小；這客棧既然連你都不知道，別人當然不會知道。」

龐金甲點點頭道：「是的，夫人的意思，卑屬明白了，夫人是怕行踪落入別人眼裏，所以才特地選上這麼一家小客棧……」

葛夫人道：「你並沒有明白我的意思。」

龐金甲道：「哦！」

葛夫人道：「我是以夫婦名義訂的一個雙人房間。」

龐金甲吃了一驚道：「東家今晚也要來？」

葛夫人道：「他不來。」

龐金甲道：「那麼——」

葛夫人道：「你來！」

龐金甲嚇了一跳道：「夫人——」

葛夫人望着他道：「怎麼樣？」

龐金甲訥訥道：「夫人……別……別……說笑話了。」

葛夫人道：「你聽誰在說笑話？」

龐金甲道：「我們東家的脾氣，夫人……不是不知道，這……這……這話要傳去東家耳裏，卑屬……這顆腦袋……不……不……不馬上……搬家才怪。」

葛夫人微微一笑道：「是嗎？既然你這樣害怕，那你跟我們三娘在一起時，你爲什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龐金甲突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

葛夫人道：「你如果眞的害怕，只有一個解決的辦法，就是馬上殺了奴家。」

她又笑了一下道：「如果你沒有這份胆量，你今晚就只有一處地方可去，奴家保證你屆時將會發覺，奴家並不比我們那位三娘差，奴家有些地方，也許更比我們那位三娘高明，也許更使你能獲得滿足……」

有兩件事，龐金甲必須先弄清楚。

如果不弄清楚，他將無法安心。

第一，他跟三夫人管雲絹的曖昧關係，這位葛夫人是怎麼知道的？

第二，除了這女人之外，還有沒有別人知道此一秘密？

第二點比第一點更重要！

因爲他這項不可告人的隱私，如果知情的不止這女人一個人，他即使將這女人暫時安撫下來，也沒有多大用處，事情遲早還是會爆發出來的，這就像救火不能只救一個火頭一樣。

那時他就必須另作打算。

如何來打聽這兩件事呢？

他知道要弄清楚這兩件事，只有一條路可走。

去福全客棧！

路只一條。

沒有選擇。

× × ×

那女人先走了。

因爲這時候天色雖然昏暗，那只是下雪的關係，距離黑夜來臨，尚有一段時間。

他還有很多事必須先行安排一下。

那女人離去之後，馬上有一名扮成小販模樣的劍士，前來向他請示今夜動手的時刻。

這位新總管故意沉吟了片刻，然後裝出很嚴肅的樣子，托稱爲了愼重其事起見，他已決定不在客棧中動手，等對方主婢明天上了路再說。

那名劍士心中雖然暗暗納罕，但又不敢動問爲何忽然改變既定步驟的原因，只好唯唯領命而去。

跟着，他又接見了另外幾名劍士，等各方面交代妥當，天也黑下來了。

他這才離開聚仙居，按址向北門那家福全客棧走去。

× × ×

福全客棧的確是個小得可憐的客棧。

像這樣的小客棧，在整個長安城中，恐怕很難再找得出第二家來。

客棧一小，就有些必然會發生的現象。

第一是髒。

第二是亂。

龐金甲一走進這家客棧，就忍不住緊緊皺起了兩道眉峯。

他之所以雙眉緊皺，並不是因爲這家小客棧的髒亂使他噁心；實際上恰恰相反，他對這種小客棧髒亂情形，非但十分熟悉，而且也很習慣。

他進入劍王宮，只有三年左右。

在進入劍王宮之前，是他最潦倒的一段時期，那時他幾乎每天都住在這種既髒又亂的小客棧裏。

那時候他住的當然不是這家福全客棧。

不過，像這種只有十來個房間的小客棧，經營的狀況大致上都差不了多少。

這種客棧裏，以長客居多。

甚至有人一住就是好幾年。

因爲住客多屬勞力階層，客棧老闆收房租就全靠運氣。有時碰上又窮又病的異鄉流浪客，一命嗚呼，死在棧裏，不但房錢盡付東流，說不定還得貼上一口白皮棺材。

他記得清清楚楚，他自己就拖欠了襄陽一家客棧半年的房租，至今分文未還。

這雖然只是一件小事情，但這件事情却一直像影子似的在他心頭無法抹去。

所以，他平時很不願意跨入這種小客棧，因爲一看到這種小客棧，就會使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他進入劍王宮前後那段比一串臭魚頭還要令人嘔心的日子。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追魂堡少堡主羅天宏不惜與鬼府結仇，從那位鬼吏手中强奪藏寶龜圖，交予天香谷銀旗令主梁挹芬，滿擬可博美人青睞，隨他前往追魂堡盤桓半月，不料梁挹芬因任務在身，婉言拒邀，羅天宏遂欲取回藏寶龜圖作爲要脅，這一來却激怒了靜坐旁觀的拾三郎，出面干預，羅天宏不忿與鬥，詎只一招，便爲拾三郎點了肩井穴，羅天宏只好悻悻率領兩名手下離去。梁挹芬俟羅天宏走後，除下蒙面輕紗，以眞面目相示，但拾三郎不明其用意，梁挹芬乃自動說出天香谷現定谷中少女，不得以眞面目示人，否則——

眞情求一死　拒愛怕桎梏

拾三郎心中暗道：「怪不得那『追魂公子』羅天宏適才要她除下面紗時，她堅決不肯……」

他暗忖間，梁挹芬却接着又道：「但是她如果自動除下面紗，讓某人看到她的眞面目時，那人便就是她終身托付之人了。」

說罷，她那秀麗的靨上已飛現起兩片紅暈，含羞無限的緩緩地垂下了一顆螓首。

拾三郎明白了，心頭不禁一陣震顫，旋而，他暗暗深吸了口氣，道：「姑娘，妳這份垂愛之情在下衷心十分感激，只是……」

語聲一頓，倏地轉過身形，以背對着梁挹芬，說道：「姑娘還是將面紗戴上吧！」

梁挹芬螓首倏地一抬，美目注視着拾三郎的背影，道：「相公，你不要我麼？」

拾三郎道：「姑娘，我不敢當。」

梁挹芬道：「相公可是嫌棄我？」

拾三郎搖搖頭道：「姑娘玉貌花容，人間絕色，我怎會嫌棄姑娘！」

梁挹芬美目眨動地道：「如此，相公爲何不要我？」

拾三郎道：「我並沒有說不要姑娘。」

梁挹芬道：「那麼相公是要我了。」

拾三郎道：「姑娘，我只能說我不敢當，套句姑娘對那羅天宏的話，我福薄命也薄，我不配，也不值得姑娘的垂愛。」

梁挹芬道：「相公這是眞心話麼？」

拾三郎斷然道：「我句句發自肺腑，決無一字

虛假！」

梁挹芬語音悽幽地道：「但是我却認爲相公這是自謙，根本不是眞心話。」

拾三郎淡漠地道：「姑娘要是那麼認爲，我就莫可奈何了。」

梁挹芬黛眉微皺地默然了刹那，道：「請相公回過身來說話，好麼？」

拾三郎冷然搖頭道：「不必了，姑娘如是沒有其他的見敎，我該走了。」

梁挹芬忽然幽幽地輕聲一嘆道：「相公就那麼討厭我，連看都不願多看我一眼麼？」

拾三郎搖頭道：「姑娘誤會了，姑娘姿容絕代，貌勝天仙，我怎會討厭又怎敢討厭姑娘呢。」

梁挹芬道：「既然不是，相公爲何以背對着我，不肯回過身來和我面談說話，這算什麼，是禮貌麼？」

「這……」拾三郎微窒，道：「姑娘，這雖然似乎有點不禮貌，但是我是有道理的！」

梁挹芬美目一眨，道：「如此我請問相公是什麼道理？」

拾三郎道：「因爲姑娘生得實在太美了，令我有自慚形穢之感！」

梁挹芬道：「所以相公便不願轉過身來不敢看我，是麼？」

拾三郎點點頭：「是的，姑娘。」

梁挹芬微一沉思道：「這大概也是相公自認那『不配』的理由麼？」

拾三郎道：「我另外還有理由。」

梁挹芬問道：「另外還有什麼理由？」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稍頃道：「姑娘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麼？」

梁挹芬心念電轉了轉，道：「姓拾名三郞，出道江湖不到兩月，名不見傳，但却是個身懷絕學，頂天立地的昂藏鬚眉，蓋代奇男。」

拾三郎雙目異采飛閃地道：「這只是姑娘片面的看法，也是姑娘美好的看法，其實我根本不是姑娘所想像的那麼美好的人。」

梁挹芬道：「相公你又自以爲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拾三郎語音平靜地道：「姑娘，我是個無家無業，浪蕩江湖，今東明西，居無定所，四海爲家的江湖人！」

梁挹芬道：「相公應該明白，妾身雖然生長『天香谷』，身份雖然是『天香谷』的『銀旗令主』，事實上也是個江湖人。」

拾三郎道：「姑娘，我不止是個今東明西，居無定所，浪蕩江湖的人，而且還是個好酒好賭好色，滿身惡習的浪子！」

梁挹芬道：「這我已經聽相公說過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不管相公是怎樣一個人，縱然是個大奸大惡的一代惡魔，我也不在乎。」

拾三郎道：「謝謝姑娘，不過，姑娘雖然不在乎，我却在乎。」

梁挹芬黛眉微微一皺，道：「爲什麼？我都不在乎，你又在乎的什麼？」

拾三郎道：「適才我已經說過了，姑娘貌勝仙女，美絕塵寰……」

他話未說完，梁挹芬突然接口道：「你是因爲我長得太美了，所以你不敢要我，怕辱沒了我，是不是？」

拾三郎點頭道：「是的，姑娘，姑娘人間絕色，像我這樣一個滿身惡習的江湖浪子，實在配不上姑娘，不然，那會害了姑娘一輩子！」

梁挹芬道：「我不在乎，我不怕，我願意！」

拾三郎道：「姑娘雖然願意，雖然不怕，可是我却不願意，我却怕！」

梁挹芬道：「相公怕什麼？」

拾三郎道：「我怕天下武林爲姑娘不平，咒罵我，怕『天香谷』和姑娘的同門羣起責難我，找我算賬？」

梁挹芬黛眉深蹙，幽幽地道：「這麼說，相公是堅決不要了？」

拾三郎道：「請姑娘原諒，我實在是不適合姑娘！」

梁挹芬默然沉思地深吸了口氣，聲調突地一冷，道：「拾三郎，你轉過身來！」

話聲中，她緩緩伸手入懷，撤出了一柄寒光灼灼的七首。

拾三郎冷然一搖頭道：「不必了，我轉不轉過身去都是一樣。」

梁挹芬冷冷地道：「是不是一樣，你轉過身來看看就知道了。」

拾三郎心念忽然微微一動，默默地轉過了身軀，入眼梁挹芬手上握着一柄寒光四射的七首時，神情不由愕然一怔！

梁挹芬却神色冷凝地道：「相公看淸楚我手裏的這把七首了麼？」

拾三郎點頭道：「看淸了。」

梁挹芬道：「相公知道我要用這把七首做什麼麼？」

拾三郎搖搖頭道：「這我怎麼知道。」

梁挹芬語音平靜地道：「我要用它完成一件事情！」

拾三郎問道：「一件什麼事情？」

梁挹芬道：「我要用它毀了我這張不太難看的臉！」

拾三郎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梁挹芬淡淡地道：「好讓相公安心無慮的答應要我。」

拾三郎濃眉微蹙道：「倘然我仍不答應呢？」

梁挹芬神色一片平靜地道：「那我就把它扎進我自己的胸窩裏去！」

拾三郎心頭不禁倏然一震！臉色微變了變，旋忽冷聲一笑，道：「姑娘是想威脅我麼？」

梁挹芬黛眉微微一揚，隨即緩緩地垂下了螓首，低聲道：「那麼相公的意思要我如何呢？」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請姑娘立刻返回『天香谷』去復命！」

梁挹芬默然了刹那，點着螓首，語音悽楚地道：「好了，免得相公誤會我這是『威脅』，我遵命，相公請先走吧！」

拾三郎畧一猶豫，星目深望了梁挹芬一眼，緩緩轉身舉了步。

他剛走出兩步，驀地，十丈以外暴起一個粗豪的聲音，喝道：「芬姪女，使不得！」

喝聲中，一條高大魁梧的身影，突自十丈以外的一株大樹上電射飛掠撲下。

拾三郎反應極快，一聞喝聲，心中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他身形電旋，只一探掌，已奇快無倫地一把握住了梁挹芬姑娘的一隻皓腕。

原來就在拾三郎轉過身來，剛走出兩步之際，梁挹芬姑娘芳心已決死志，那柄寒光灼灼的七首直朝自己的胸窩刺去！

幸虧拾三郎反應極快，旋身，探手均皆快逾電閃，否則，後果不言可知，梁挹芬姑娘必然香消玉殞，拾三郎即定將抱恨終身！

當然，這還得歸功於那一聲喝聲，若不是那聲喝聲使得梁挹芬心中微微一怔，手上七首的刺勢畧慢了一慢，他拾三郎反應，身手縱然再快，也將畧遲，仍將是個「抱恨終身」之局！

拾三郎一把握住了梁挹芬的玉腕，濃眉立即微微一皺，道：「姑娘，妳這是何苦！」

梁挹芬美目微睜，掙了掙被拾三郎握着的玉腕，冷聲道：「請放開我！」

拾三郎雙眉揚了揚，道：「我遵命！」

說話間，手一滑，梁挹芬只覺得腕脈微微一麻，手裏的七首已到了拾三郎的手裏，同時，拾三郎立即趁勢後退了一大步，轉朝那由大樹上撲落下來，身形高大魁梧之人抱拳一拱道：「梁大哥，謝謝你！」

原來此人正是那位威震江湖義蓋雲天，「大酒棚」棚主——「九環刀」又號「鐵漢」的梁大豪。

梁鐵漢哈哈一聲笑道：「拾兄弟請別客氣。」

語聲一頓，環目轉望向梁挹芬，梁挹芬不待梁鐵漢開口，立即俛首襝袵一福，道：「姪女拜見豪叔叔。」

梁鐵漢臉色一沉，輕哼一聲道：「姑娘請少禮，我不敢當。」

梁挹芬黛眉微微一皺，道：「豪叔叔生姪女兒的氣了？」

梁鐵漢又輕哼了一聲，道：「丫頭，妳還把我這個叔叔放在眼裏麼？」

梁挹芬螓首微垂，道：「豪叔，您老人家這話姪女兒可吃罪不起，姪女兒怎敢不把您老人家放在眼裏！」

「好。」梁鐵漢環目一凝，道：「那麼我問妳來開封幾天了？」

梁挹芬答道：「三天了。」

梁鐵漢道：「妳知道我住的地方麼？」

梁挹芬點着螓首道：「姪女知道。」

梁鐵漢倏又輕哼一聲道：「那麼我再問妳，妳既然到了開封，也知道我住的地方，爲什麼不到那裏去見我？」

「這個……」梁挹芬微一猶豫，道：「姪女此來之間，娘曾有嚴諭囑咐。」

梁鐵漢環目一睜，道：「是妳娘不准妳到我那裏去麼？」

梁挹芬螓首微搖道：「不是，娘只嚴諭姪女此來事情未辦好之前，不許去見您老人家。」

梁鐵漢威態稍歛地道：「那是爲什麼？」

梁挹芬道：「娘的意思是您老人家，那裏人品過雜，怕洩漏姪女此來任務的消息，增加麻煩。」

梁鐵漢環目眨了眨，問道：「妳此來任務便是那隻大龜麼？」

梁挹芬點點螓首答道：「是的。」

拾三郎心中突然一動，接口問道：「姑娘，這隻『藏寶龜圖』究竟是些什麼藏寶？姑娘能告訴我麼？」

梁挹芬嬌靨倏然一寒，玉手一伸，冷冷地道：「相公請把七首還給我！」

她沒有答理拾三郎的問話，反而神色冰冷地伸手向拾三郎要回七首，這對拾三郎實在是個極大的難堪，是個極大的「釘」子。

拾三郎兩道濃眉微挑了挑，旋忽一翻腕，遞過了七首，神色冷漠地道：「再見！」

話落，轉身瀟洒地舉了步。

梁鐵漢見狀一怔！連忙說道：「拾兄弟，請留步。」

拾三郎頭也不回地道：「梁大哥，你們叔姪多談談吧，有話我們回頭再談好了。」

說話間，脚下已若行雲流水般出去五丈以外。

梁鐵漢望着拾三郎遠去的背影，不禁深嘆了口氣，自言自語地道：「他眞是個倔强、高傲、冷漠，絕情集於一身，令人無法理解的怪人！」

梁挹芬嬌靨上充滿了一片幽怨的神色，默默地低垂着螓首。

俄而，她芳心裏突然升起了一抹希望地，抬起螓首，美目發亮地望着梁鐵漢問道：「豪叔，您老人家和他的交情很好麼？」

梁鐵漢一搖頭道：「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和他認識的。」

梁挹芬美目之中的亮光消失了，有點失望地道：「這麼說，豪叔也不知道他的出身師承了？」

梁鐵漢道：「豪叔和妳一樣，除了知道姓拾名字叫三郎外，其他也毫無所知。」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便把「黑飛燕」趙玉倩慧眼識英傑，要聘請拾三郎爲乃弟教讀西席，拾三郎一再推拒不答應的經過告訴了梁挹芬。

梁挹芬對於這番經過聽的十分凝神，很是仔細，聽完之後，她黛眉深蹙地沉思了片刻，緩緩說道：「照此說來，那位艷艷姑娘對他倒有可能比較了解些了！」

梁鐵漢搖頭道：「我已經盤問過艷艷，艷艷也和妳我一樣，也只知道他名叫拾三郎，連他從來不離手的那隻鮫皮長袋裏裝的是些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梁挹芬美目眨動地道：「艷艷姑娘她不會說謊瞞騙您老人家吧？」

梁鐵漢道：「我想不會，我一向以誠義待人，艷艷她絕不會說謊瞞騙我，再說她也不敢！」

梁挹芬心念電轉地道：「豪叔，以姪女兒揣想，那艷艷姑娘若說連拾三郎那鮫皮長袋裏的是些什麼東西她都不知，這似乎有點不可能。」

梁鐵漢環目一凝，道：「爲什麼不可能？」

梁挹芬微一猶豫道：「豪叔不是說他已在艷艷姑娘那裏住了三天麼？」

這話一說，梁鐵漢明白了，也笑了。

梁挹芬嬌靨不禁倏地一紅，含羞地嗔道：「豪叔，您笑什麼，姪女兒這話難道還有什麼不對？」

梁鐵漢笑容一斂，道：「據艷艷姑娘說，拾三郎他雖然在她那裏已經住了三天，可是他每夜都住在客廳裏，從未踏進艷艷的房門一步。」

「哦！……」梁挹芬美目異采飛揚地道：「這麼說，他根本不是那種滿身惡習的江湖浪子了！」

梁鐵漢忽地哈哈一聲豪笑道：「丫頭，他眞要是那種浪子惡徒，今晚妳早就遭了殃了！」

這話是什麼意思，她會遭什麼「殃」，梁挹芬她聰慧絕世，她當然聽得懂，也當然明白，拾三郎眞要是那種人的話，以拾三郎適才對付「追魂公子」羅天宏和奪取她手上的七首的那等武功身手，今晚只怕誰也救不了她，她一定非「殃」不可！

因此，梁鐵漢話聲一落，她不禁羞紅了雙頰，緩緩地垂下了一顆螓首，默然不語。

梁鐵漢話題倏地一改，正容問道：「丫頭，那隻大龜究竟關係着些什麼藏寶？」

梁挹芬畧一猶豫，道：「聽娘說，那是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和一部武學奇書，誰要得到了那批藏寶，不但立卽會堪敵國，而且可以練成蓋世奇學神功，席捲天下，雄霸武林！」

梁鐵漢輕「哦」了一聲，隨卽環眼一睜，道：「這麼說，妳娘是要雄霸武林了！」

梁挹芬搖搖螓首道：「我娘並沒有那麼說，只說我們必須得到那批寶藏，免得落入歹徒惡魔手裏，爲害武林！」

梁鐵漢目光凝注地說道：「妳娘眞是這麼說的麼？」

梁挹芬正容說道：「我娘確是這樣說的，姪女兒決未說謊。」

梁鐵漢默然沉思了片刻，話題倏又一改，問道：「丫頭，對於拾三郎，妳打算怎麼辦？」

梁挹芬神色黯然地搖了搖螓首，道：「他任地絕情，姪女還能怎麼辦，只好自怨命薄了！」

梁鐵漢濃眉微皺了皺，道：「難道妳打算就這樣算了不成？」

「是的。」梁挹芬點點螓首道：「他對姪女兒既然絲毫無動於衷，不要姪女兒，不算了又能够怎樣？難道還能像陰魂不散的纏着他，硬賴着給他不成！」

梁鐵漢環眼一凝，道：「丫頭，妳不會得再做傻事輕生，用妳手裏的那柄七首吧！」

「不會的。」梁挹芬螓首輕搖，語音平靜地緩緩說道：「姪女兒已經想開了，姪女兒既然喜歡他愛他，便應該爲他設想，不該做那等傻事，令他心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不安終身，害他落個『絕情無義』的臭名！」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因爲愛並不是絕對的佔有，而是犧牲，是奉獻，也是純潔的！」

她說時不僅語音，臉色神情顯得出奇的平靜，而且美目中那種幽悽、哀怨、黯然的神色消逝了，

代之的是一片聖潔的光輝，晶亮照人！

梁鐵漢看得不禁雙眉高軒，雙目異采飛閃地肅容點頭說道：「賢姪女這份心胸，這種見解，確實不愧是咱們梁氏門中的女中丈夫，愧煞鬚眉的蓋代紅粉！」

語鋒一頓，環眼倏又深注地道：「可是……賢姪女，妳爲他設想，這是妳的美德，妳對他的深情，然而妳自己呢？對於妳自己的一生，妳不爲妳自己設想了麼？」

梁挹芬淡淡地說道：「姪女兒早已經想好了，返回『天香谷』覆命之後，便卽青燈古佛，修積來生。」

梁鐵漢心頭微微一震！道：「丫頭，妳要出家當尼姑去麼？」

梁挹芬道：「姪女兒此生，也只有這條路好走了。」

梁鐵漢眉頭皺了皺，道：「妳娘她會答應妳這樣做麼？」

梁挹芬語意堅决地道：「我娘自然不會答應，不過，她老人家不答應也攔不住我的！」

梁鐵漢雙眉深蹙地道：「丫頭，妳應該明白，妳娘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

梁挹芬點點螓首道：「姪女兒明白，侄女兒雖然出家爲尼，但是仍然會孝敬她老人家的。」

梁鐵漢默然稍頃，又道：「賢侄女，妳想過妳這樣做的後果麼？」

梁挹芬道：「侄女兒想過了，我娘她老人家一定會很傷心，很悲痛，但是我會好好的安慰她老人家的。」

梁鐵漢搖頭道：「我說的不是這種『後果』，而是另外的可怕的『後果』！」

梁挹芬神情愕然一怔！問道：「豪叔以爲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

梁鐵漢臉色神情倏地一肅，道：「賢侄女，我問妳，妳了解妳娘的性情麼？」

梁挹芬螓首輕點地道：「娘的脾性，侄女兒當然十分清楚。」

梁鐵漢道：「如此妳說說看，妳娘是怎樣的性情的人？」

梁挹芬眨了眨美目：「她老人家是位個倔强，剛烈，好勝心極强之人。」

梁鐵漢點了一點頭，道：「妳娘很愛妳麼？」

梁挹芬道：「我娘十分愛我，在表面上對我與對谷中弟子屬衆似乎沒有什麼兩樣，事實上，她老人家愛我比她老人家的性命還重要！」

「那就是了。」梁鐵漢道：「妳娘愛妳既然勝過她自己的性命，妳受了委屈要出家做尼姑，她豈會不追根究源的查問眞相，妳想想看，她於明白眞相後，在傷心悲痛之下，她會怎麼做，她會不會爲愛女出這口氣麼？」

梁挹芬芳心不由暗暗一震！道：「豪叔的意思可是說我娘她老人家在傷心悲痛之下，會找他的麻煩，與他爲難麼？……」

梁鐵漢臉色凝重地道：「賢侄女聰明絕世，妳應想到以妳娘的性情爲人，豈只是找他的麻煩，與他爲難，只怕……」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以他那一身高絕驚人的高學功力與他那冷淡狂傲的個性，必將激怒妳娘，激起妳娘的倔强、好勝之心，定必出動『天香谷』精銳高手與他爲敵，甚至於要毀掉他，其結果必然引起一場武林軒然大波，不可收拾的後果！」

這番話，只聽得梁挹芬芳心不禁大爲震顫，雖然，這只是梁鐵漢的推測，但是梁挹芬她芳心明白，她娘只有這一個女兒，她娘愛她，以她娘的脾性，爲了她，確有可能會不顧一切的這麼做的！

她只是一時沒有攷慮細思這後果問題，如今經梁鐵漢這麼一說，她芳心大爲震顫之下，不禁黛眉雙蹙地默然地垂下了螓首。

梁鐵漢環眼微轉了轉，語音温和地問道：「芬兒，妳願意聽叔叔的話麼？」

梁挹芬螓首微抬，道：「侄女兒理應靜聽您老人家的訓誨。」

梁鐵漢微微一笑道：「賢侄女既然願意聽叔叔的話，那就不准再有那『青燈古佛，修積來生』，或者其他任何一點消極的意念，回谷之後，也不准向妳娘提起他的事情，妳答應麼？」

梁挹芬默然沉思了刹那，點頭道：「侄女兒遵命。」

「好。」梁鐵漢點頭一笑道：「只要妳聽我的話，好好的，我一定想辦法遂妳的心願。」

語聲一頓，又道：「現在妳仍然戴上面紗，回谷覆命去吧！」

梁挹芬檀口微動了動，像似要說什麼，但却又忍了下去，温順聽話地收起手裏的七首，抬手戴上面紗，朝梁鐵[illegible]襝衽一福，道：「侄女兒遵命，也謝謝叔叔。」

語聲一頓，目光緩緩瞥視了地上兩名侍女的屍身一眼，又道：「豪叔，她二人的屍首就有煩豪叔派人買兩具棺木，將她們殮葬了吧。」

梁鐵漢點頭道：「賢侄女放心好了，叔叔會派人殮葬她們的。」

梁挹芬螓首輕點了點，道：「謝謝叔叔。」

話落，又是襝衽一福，一擰嬌軀，長身飛掠而

去。

她身法快捷，白衣飄飄，恍若海鷗掠波的，接連幾個起落，便已消失在蒼茫的夜色裏不見踪影。

梁鐵漢目視梁挹芬的背影消失不見之後，不由長長地吁了口氣，緩緩轉身邁步。

那「夜遊鬼吏」殷千成雖被「追魂公子」羅天宏制住穴道，身不能動，口却能言，一見梁鐵漢轉身邁步即將離去，他忍不住了。

因此，梁鐵漢這裏剛一舉步，殷千成連忙開口喊道：「梁大俠！」

梁鐵漢雖然明知他是穴道被制不能動顫，却連做作不知不識的愕然一怔，停步凝目問道：「請恕梁某眼拙，閣下是？……」

「夜遊鬼吏」殷千成道：「老朽殷千成，乃『幽冥鬼府』屬下。」

梁鐵漢一抱拳道：「哦，原來是『夜遊鬼吏』殷兄，梁某失敬了。」

語聲一頓即起，目光深注地問道：「殷兄喊住梁某有何見教？」

「夜遊鬼吏」殷千成臉色有點尷尬地道：「老朽想請梁大俠帮個忙，梁大俠肯不肯？」

梁鐵漢道：「殷兄要梁某帮什麼忙？梁某能帮得上嗎？」

「夜遊鬼吏」道：「梁大俠不但能帮得上，而且只是舉手之勞！」

梁鐵漢輕聲一「哦」，道：「如此，殷兄但請吩咐好了。」

「夜遊鬼吏」目光眨動地道：「梁大俠是答應帮忙了！」

梁鐵漢微一點頭道：「只要梁某眞能帮得上忙，力所能及，梁某自然答應。」

「夜遊鬼吏」嘿嘿一笑道：「謝謝梁大俠。」

梁鐵漢道：「不敢當，殷兄請勿客氣。」

「夜遊吏鬼」乾咳了一聲，說道：「請梁大俠帮忙解開老朽被制的穴道。」

梁鐵漢做作訝異地一驚！道：「殷兄何處穴道被制了？是誰下的手？以殷兄的武學功力？又怎麼會？……」

「夜遊鬼吏」臉上微微一紅，道：「是羅家小兒，也是老朽一時大意輕敵，中了他的暗算。」

「哦！原來如此。」梁鐵漢道：「我說呢，以殷兄一身上乘武學功力，怎會輕易被人制住穴道呢！」語聲微微一頓，注目問道：「殷兄被制的是何處穴道，知道解法麼？」

「夜遊鬼吏」嘿嘿乾笑了笑，道：「請梁大俠以三成掌力在老朽背後『靈台』穴上拍上一掌，被制穴道就能解開了。」

梁鐵漢點了點頭，道：「這沒有問題，不過，殷兄必須答應梁某一個小小的要求。」

「夜遊吏鬼」雙目微轉了轉，倏然凝注地問道：「梁大俠可是要老朽不去追截令侄女？」

梁鐵漢點頭道：「殷兄高明，梁某正是這個要求。」

語聲一頓即起，注目問道：「殷兄答應麼？」

「夜遊鬼吏」眨眨眼睛道：「老朽如是不答應，梁大俠便不替老朽拍解穴道麼？」

梁鐵漢搖頭道：「不，梁某仍當替殷兄解開穴道，只是時間必須等天亮以後。」

「夜遊鬼吏」道：「梁大俠認爲等到天亮以後，便不虞老朽去追截她麼？」

梁鐵漢道：「不錯，現在距離天亮還有三個更次，那時她已遠在百里外，殷兄是追不上的了。」

「夜遊鬼吏」微一沉思道：「如此，梁大俠只管放心好了，老朽答應梁大俠在天亮以前，決不去追截她就是。」

梁鐵漢抱拳道：「梁某謝謝殷兄千金一諾。」

「夜遊鬼吏」嘿嘿一聲乾笑道：「梁大俠無須客氣，這是應該的，也是一項公平的交易！」

梁鐵漢沒有再說話，抬手出掌，功聚三成，拍落「夜遊鬼吏」背後「靈台」穴上，「夜遊鬼吏」身軀微微一震，被制穴道立解，體內眞氣頓然暢通，張口吐出一口淤血，暗暗吸了口氣，朝梁鐵漢抱拳一拱，道：「多謝梁大俠。」

梁鐵漢淡然一笑，道：「借用殷兄之言，『這是一項公平的交易』，殷兄又何必客套言謝。」

「夜遊鬼吏」嘿嘿一笑，梁鐵漢却接着又道：「現下時值夜半，梁某恭請殷兄移駕梁某那『大酒棚』內畧歇，俾梁某畧盡地主之誼，如何。」

「夜遊鬼吏」搖頭道：「不必了，盛情心領。」

梁鐵漢凝目道：「殷兄不肯賞光是嫌棄麼？」

「夜遊鬼吏」說道：「梁大俠言重了，老朽怎敢……」

心念倏然一動，抬眼問道：「梁大俠可是怕老朽不守諾言，黃夜出城去追截令侄女？」

梁鐵漢微微一笑道：「以殷兄身爲『幽冥鬼府』八大『鬼吏』的身份，梁某相信殷兄決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江湖宵小之流。」

語鋒一頓即起，又道：「値此夜半時分，大小客店俱已關門，梁某身爲地主，理應招待，無論如何也得請殷兄賞光移駕敝處休歇半夜，等天亮以後再走。」

話，說得雖然十分婉轉動聽，是「禮」也是「理」，然而事實是怎麼回事，梁鐵漢堅欲邀請他殷

千成前往「大酒棚」息歇半夜的用心是什麼？殷千成不是傻瓜，怎會不明白。

他乃心機深沉之人，也深知梁鐵漢一身功學兩皆不俗，倘然翻臉動手，他自己實無勝劵的把握！因此，他心念電轉了轉，道：「梁大俠既是這麼說，老朽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的打擾半夜了。」

梁鐵漢哈哈一聲豪笑，道：「殷兄請。」

說着一抬手，肅客先行。

殷千成沒有開口說話，也未多作客套，微一欠身，邁開了大步。

× × ×

夜涼如水，寒風輕拂。

一朶烏雲，遮了一彎淡淡的眉月，夜色頓時顯得更暗更黑了。

大冷天，夜半時分，街上早已沒有了行人，街道的兩邊的店戶也都早就上門熄了燈，入了夢鄉。

萬籟俱寂，一點的聲音也可以傳出老遠老遠。

這時，街上像幽靈般地出現了一條黑衣人影，由東而西，緩緩地走着，鞋底擦着那鋪石板的街道發着沙沙音响。

看那黑衣人影走路的姿態，步履之間，頗爲瀟洒而飄逸，但是臉色神情却顯得十分冷漠而落寞！

他，正是那位讓梁挹芬心碎神傷，幾乎自絕「琉璃塔」前，被視作「絕情寡義」的拾三郎。

拾三郎，他左手提着蛟皮長袋，低着頭踽踽地走着，他腦子裏有點兒紊亂，一面走一面想着心事，想着這兩天來經過的事情，先是那「黑飛燕」趙玉倩，堅要聘請他爲乃弟教讀。今夜則是那位「銀旗令主」，也是「天香谷主」的掌珠的梁挹芬姑娘，竟然對他動了情，傾了心，愛上了他。

人的性情，雖然由於先天的環境遭遇，後天的調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人總是血與肉的結晶，有思想，有靈智，懂得感情的生命。

拾三郎雖是個生情冷漠，倨傲，倔强的人，但他絕非冷血動物，對於玉倩誠摯的聘請，梁挹芬的深情傾心，若說絲毫無動於衷那是自欺欺人之說！

何況趙梁二女都生得那麼美，都是人間絕色，傾城蓋代的美姑娘！

可是，他和趙梁二位姑娘都只緣僅一面，甫才相識，二位姑娘爲何竟都對他如此？……

這問題，他實在想不通，也無法理解，究竟是爲了什麼？因此，他腦子裏有點紛亂，迷惑，也有點惶恐！

驀地，他星目寒芒一閃，心中暗暗冷哼一聲的霍然停了步！

原來就在此際，前面丈外道旁的一條小巷子裏突然閃出了一個身形高大的黑衣大漢，雙手叉腰的攔立路中。拾三郎脚步一停，冷冷地問道：「閣下攔住在下有何見教？」

黑衣大漢嘿嘿笑道：「請問朋友尊姓大名？」

拾三郎道：「有告訴閣下的必要？」

黑衣大漢道：「你最好告訴我。」

拾三郎道：「我不呢？」

黑衣大漢道：「那只怕由不得你！」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軒，道：「由不得我難道還由你閣下不成！」

「不錯。」黑衣大漢道：「正是得由我。」

拾三郎忽地冷聲一哂，道：「可是就憑你們五個人？」

黑衣大漢心頭不禁暗暗一凛！隨即嘿嘿一聲冷笑道：「朋友高明，正是憑我們五個人！」

拾三郎冷冷地道：「如此，你就叫那四個都出來吧，別再躲着了。」

黑衣大漢陰聲一笑，側首朝巷子裏喊道：「崔大祥，你們都出來吧。」隨着話聲，巷子裏閃出了四個一式黑衣勁裝，腰挿短刀的精壯大漢。

拾三郎目光冷冷地一瞥那四個，望着那攔立路中，像是爲首的一個問道：「你們幹什麼的？」

那黑衣大漢微一遲疑，道：「我們是奉命來請一位好朋友的。」

拾三郎道：「你們要請的好朋友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

黑衣大漢道：「我們只知道他姓拾，其他便不知道了。」

拾三郎道：「你們奉誰之命？」

「敝上。」黑衣大漢目光倏地一凝，問道：「朋友是姓拾麼？」

拾三郎冷然一點頭道：「不錯，我是姓拾。」

聲調一落即起，問道：「貴上是誰？」

黑衣大漢道：「拾朋友見了就知道了。」

拾三郎道：「貴上現在什麼地方？」

黑衣大漢道：「城南五里外的一座樹林內。」

拾三郎道：「如此，前面帶路！」

黑衣大漢沒再開口說話，抬手朝那四個一打手勢，兩個隨着他在前帶路，另兩個則隨在拾三郎身後，三前二後，將拾三郎夾在中間。

顯然，他們的用心誰都能一見就知，他們是怕拾三郎中途撤腿跑了。

拾三郎雖然明知道他們的這種用心，但是他並未在意，因爲他們五個只不過是對方的手下爪牙，憑他拾三郎要鬥就得鬥那些有頭有臉，成名的人物，是以他不願和他們五個一般見識，他們五個也不値他出手！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　皐・文
培　新・圖

殘梅俠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在天香書寓中驚聞江采蘋投江，急昏過去，醒來見一醜女，自稱沈妙容，是由江中把英羽拯救回來。數日後，英羽偕沈妙容到齊州，敬珍珍等已他去，天香書寓也改名爲舞鏡書寓，英羽向舞鏡書寓總護院五殿閻羅古長勝質問海天門諫笑姑下落，古長勝不願說出，雙方因而大打出手，正在雙方激烈拚鬥中，忽地傳來悠揚歌聲，歌由內力迫出，拚鬥各人忙趺坐相抗，久之均受傷昏倒，沈妙容在昏倒前淒聲呼娘，歌始歇，迨各人醒來，已無力再鬥，英羽心有不甘，仍向古長勝詢問諫笑姑下落——

趨洛陽　菩提遇險

這時五殿閻羅古長勝向他那些身負重傷的八大弟子瞥了一眼，道：「我可以告訴你，但有些事咱們必先弄個明白。」

英羽道：「什麼事？」

五殿閻羅道：「咱們有仇？」

英羽道：「沒有。」

五殿閻羅道：「那麼我這般死傷的門下，閣下如何交待？」

英羽道：「那可不關我的事，而且你我同是受害之人。」

五殿閻羅哈哈一陣大笑道：「好一個同是受害之人，沈姑娘與閣下是甚麼關係。」

沈妙容道：「我是英公子的丫頭，你問這些做什麼？」

五殿閻羅道：「這就是了，咱們無怨無仇，英少俠丫頭的姑娘却殺死老夫門下三十七人，重傷八大弟子，難道英少俠不應該還給老夫一個公道？」

沈妙容面色一寒道：「我娘離家已久，我原以爲她已經不在人世的了，現在她雖然還活着，但心情上顯然已大失常態，對一個心理失常之人，誰也無法控制於她，事非尋常，你怎能責怪咱們！」

五殿閻羅道：「如果說令堂適才那殘暴的行爲是你們所引來的，妳同意麼？」

沈妙容道：「縱然如此，咱們只能在道義上同情於你，並不能負實際上的責任。」

五殿閻羅道：「老夫可不是如此想法，父債子還，妳娘殺了人，妳就無法推却償還的責任。」



沈妙容冷哼一聲道：「好吧，你劃下道來。」

五殿閻羅道：「咱們以百日爲期，老夫在泰山秦觀峯封禪台等候大駕。」

英羽接口道：「好，你該說出諫笑姑隱跡的所在了。」

五殿閻羅道：「長安或洛陽。」

英羽一怔道：「她到長安洛陽作甚麼?」

五殿閻羅道：「自然是找大燕皇帝了，閣下也與晉王有舊麼?你何不前去瞧瞧!」

英羽嘆息一聲道：「燕雀處堂，人民失所，天道竟是如此的難測!」

語音一頓，接道：「在下的妻子爲諫笑姑所擄，此去洛陽，勢在必行，如果在下無法於百日之期趕往泰山，咱們之約只好另訂時地。」

五殿閻羅道：「好的，不過閣下如想毀棄約定，你縱然逃到天涯海角，老夫也會找到你的。」

英羽不再浪費唇舌，雙拳微拱，便率領沈妙容逕奔洛陽。

此時大唐皇朝不僅洛陽棄守，鎭守潼關的封常清及高仙芝，也被宦官邊令誠誣陷斬於軍中，唐室繼派西平郡王哥舒翰進駐潼關，但以哥舒翰罹患半身不遂之疾，已無法勝任指揮大軍作戰的能力，因而士氣低落，是以一日數驚，雄關天塹，似有隨時陷落之勢。

安祿山已於洛陽稱帝，國號大燕，改元聖武，他自稱聖武皇帝，安慶緒也被封爲晉王。

不過安祿山的軍事進展並不十分如意，黃河以北常山太守顏杲卿，與其弟平原太守顏眞卿聯合起來，企圖切斷安軍的歸路，黃河以北十五郡，都對顏氏兄弟予以聲援，雖然顏杲卿不幸被史思明所擒殺，但抗暴之師仍此落彼起。

安祿山最不得意的是江淮一帶，當他的大軍到達黃河以南時，眞源（今河南鹿邑）縣令張巡在雍邱（今河南杞縣）擊敗他的部將李懷仙，睢陽（今河南商邱）太守許遠，也力守睢陽，使安軍無法南竄，東南地區賴以保全。

整個局面動盪不已，英羽在僕僕風塵，尋找他的愛妻。好在他持有安慶緒的令旗，出入亂軍之中，尚不致發生什麼意外。

至於敬珍珍及他的愛子，一時之間他就無法兼顧了。好在他們有關西大豪夫婦照顧，縱然遇到難關，總不致陷於絕境。

不過，一個人的忍耐能力是有限的，他老父存亡未卜，妻子連續失踪，心情惡劣就可想而知。

現在他又被沈妙容娘親的歌聲所傷，還沒有全部復元，以如此惡劣的心情，加上一個傷患之身，在長途跋涉之時，是應該將息身體，按站歇息的。然而，沈妙容曾經勸告於他，他不僅不聽，還無端端的怒火千丈，時常給予沈妙容難堪。

這位自願當丫頭的沈妙容也夠怪的，他竟然百般容忍，逆來順受，無論他有多大的火氣，她總是面含淺笑，柔情萬斛的遷就於他。

過了睢陽，就是大燕帝國控制之區了，只見赤地千里，十室九空，一片凄涼景象。

見到這些，英羽的火氣似乎更大了，在一個名叫楡厢舖的小鎭寄宿之時，由於沈妙容替他端來的茶熱了點，他竟連茶帶碗，一齊碰到沈妙容身前。

沈妙容面色微變，良久，她幽幽一嘆，道：「你是棄我了?我走就是。」

她哽咽着扭轉身形，蒙面黑紗之內，洒下了點點淚珠。

對一個良善的女孩子施以無情的責罵，英羽也感到有點過意不去。因而他一把握着她的柔荑道：「原諒我，妙容，我不是有意的。」

沈妙容沉默半晌，道：「你不是嫌……嫌我醜麼?」

英羽道：「怎麼會呢，實在是因爲我的心情不好。」

沈妙容道：「我知道，我也沒有怪你，不過，任何困難之事，只有尋求解決才是辦法，苦惱自己是愚蠢的。」

英羽道：「妳說的對，只是我認爲最愚蠢的還是妳沈姑娘……」

沈妙容愕然道：「我有什麼愚蠢?咳，也許是我太笨了，對你照顧不週，這不要緊，以後我多加小心就是。」

英羽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沈妙容道：「那……我怎樣愚蠢了?」

英羽道：「妳武功比我高，生活得自由自在，妳却偏偏要跟着我，那不是太愚蠢了麼?」

沈妙容微微一笑道：「原來是這個，也許我覺得生活太平淡了，跟着你可以找點刺激。」

英羽道：「我是怕妳後悔才提醒妳一點，如果妳有去意，可以隨時告訴我。」

一頓接道：「妳們母女到底是何許人物，妳能告訴我麼?」

沈妙容道：「五殿閻羅猜的不錯，孤烟掌門沈悲秋是我爺爺。」

英羽道：「勿怪妳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原來是孤烟門的衣鉢傳人。」

沈妙容道：「你不必替我戴高帽子，其實我的武功比我娘及我爺爺都差得很遠。」

英羽道：「聽說孤烟門有幾項絕藝不傳外姓，

是眞的麼?」

沈妙容道：「是眞的，除了未來的掌門，對於孤烟躡雲，幻影迷踪，及奇門攝心大法，是絕對禁止傳授的。」

英羽道：「妳學過了麼?」

沈妙容道：「我娘學過了，當我爹拋棄我娘之後，娘也教給我了。」

英羽道：「那麼妳娘跟妳，都是孤烟門未來的掌門了!」

沈妙容道：「我爺爺只有我娘一個女兒，她自然是未來的掌門人，但我爹太壞，他害我娘……」

英羽見她談及此事之時，竟然語音沙啞，悲不自勝，遂歉然道：「我不該引起妳傷心之事，妳不必說了。」

沈妙容道：「不要緊，咱們既然是走在一道，我應該讓你明瞭的。」

語音微頓，續道：「我爹是我娘的師兄，他們奉爺爺之命結爲夫婦，我爹入贅之後，就改名沈元禮了，雖然如此，他還是不能學習本門的三大絕藝，那知他却以甜言蜜語，將我娘騙得逃離本門，然後要求我娘傳授他三大秘藝，我娘傳了他一項孤烟躡雲，就後悔了，另外兩項說甚麼也不肯再傳，他一狠心就丟下了咱們母女，獨自走了，那時我才只三歲。」

英羽一嘆道：「妳爹如此薄情，勿怪妳娘會心性大變了，但既然知他在洛陽，妳娘爲什麼不找他去呢?」

沈妙容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也許她有什麼難言之隱吧。」

英羽道：「我曾經會過一個孤烟門下，他並未獲得那三項絕學，但一身功力，已屬武林罕見。」

沈妙容道：「他是誰?」

英羽道：「邊令誠。」

沈妙容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邊師叔，他是本派弟子中一流好手，功力自然非比等閒。」

英羽道：「妙容，我想……」

沈妙容道：「你想習那三項絕藝?」

英羽道：「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沈妙容一嘆道：「不必顧慮，我娘逃離本門，連帶我再也回不去了，爺爺既然不承認我，我自然也不是孤烟門徒了，我教你那三項絕藝，當然不受任何限制。」

英羽道：「不，妳爺爺只有妳娘，妳娘也只有妳，妳爺爺不會不承認妳，妳更不該有着不是孤烟門下的存心，而且，妳縱然教我那三項絕藝，我也不會學的。」

沈妙容雙目大張，一瞬不瞬的，瞧着英羽，半晌，才長長一嘆道：「公子胸懷磊落，果然是一個人間奇男子，我能夠跟着你，當眞是三生有幸。」

英羽道：「謝謝妳的誇獎，可是我不能再要妳跟着我了。」

沈妙容道：「爲甚麼?」

英羽道：「妳是孤烟門未來的掌門，身份何等崇高!我怎能要妳伺候我呢?何況，孤男寡女……咳，會有玷妳的清白的。」

沈妙容呆了一呆，道：「我不要當孤烟門的掌門，更不怕蜚短流長，你答應收我作丫頭的，大丈夫怎能言而無信!」

英羽面色一整道：「妳爺爺只有妳這麼一條根，妳不能讓他傷心，更不該使孤烟門從此絕藝失傳，否則，妳就變做沈氏門中的罪人了，聽我的話，快去找妳的爺爺。」

沈妙容大聲道：「不，我不去，除非……」

英羽道：「除非怎樣?」

沈妙容道：「除非你……陪我去……」

英羽一楞道：「妳在說孩子話了，我並非孤烟門下，怎能陪妳去呢!並且，我還要找我妻子!」

沈妙容道：「那你就不要我走，待我幫你找到你的妻子後，你再陪我去見我的爺爺。」

英羽道：「有這個必要麼?妙容，妳要考慮考慮。」

沈妙容道：「不必考慮了，你別看我是一個女孩子，我決不做那出爾反爾之事!」

英羽費盡唇舌，都不能勸得沈妙容回心轉意，只好嘆息一聲道：「妳太固執了!好啦，咱們明兒再談。」

翌晨由楡厢舖啓程，沈妙容仍然噓寒問暖，曲意逢迎，弄得英羽十分不安，他們默默的馳出十餘里，英羽終於放鬆了韁繩，回顧沈妙容說道：「妙容……」

沈妙容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英羽道：「我不准妳再叫我公子!」

沈妙容道：「那我叫你什麼呢?」

英羽道：「妳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妳縱然不肯回去，至少也不能再做丫頭。」

沈妙容咳了一聲道：「你這個人眞是死心眼!好啦，我聽你的就是了。」

她語音甫落，忽地柳眉一挑道：「公……咳，英少俠!前面樹林中，似乎有人在等候咱們。」

英羽道：「眞的麼?也許是過路之人吧。」

沈妙容道：「過路之人怎會藏身樹上，我看八成是想對付咱們。」

英羽道：「那咱們要小心一些，不能叫他們傷

英羽道：「當妳身負重傷之後，那人如果對咱們展開攻擊，咱們不是要陷入險境麼？他放棄有利的時機，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沈妙容道：「那人決不是傻子，他所以如此，必有他如此的理由。」

英羽長長一嘆道：「咱們不談這些了，妳的外傷怎樣？」

沈妙容道：「不算重……」

英羽一怔道：「不算重自然也不算太輕了，咱們任重道遠，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沈妙容低頭咳道：「可是此處十分不便……」

她說的不錯，治療內傷，必須露出肌膚，在這山坡廣野光天化日之下，對一個大姑娘來說，實在頗有不便之處。

英羽舉目四望，發覺山頭一側綠樹青深之中，隱隱露出一角紅牆，他心頭一喜道：「山頭有一座廟宇，可供咱們療傷，妳……還能走嗎？」

沈妙容道：「待我試試。」

她取出一條黑紗，先將面頰蒙上，再緩緩起身，一步一步的向山頭移着。

她適才逃出那烟硝橫飛的樹林，快得像一枝離弦弓箭，此時內傷已愈，反而舉步維艱起來，也許那時是情急拚命吧，不管怎樣，瞧着她那身因爆炸而破裂的衣衫，英羽就無法不付出一份憐惜。

因而，他吶吶地道：「妙容，讓我……扶着妳吧。」

他想扶着她，她却嚶嚀一聲，向他的懷中倒了過來，他只得改扶為抱，向山頂一陣急馳。

那是一菩提庵，住有十幾名女尼，除了庵主約莫四十多歲，其餘女尼均為妙齡。

到達庵門，英羽放下沈妙容，向迎出來的一名女尼道：「小師父請了。」

這名女尼年歲雖然不高，舉止却顯得十分老練，她向英羽及沈妙容瞥了一眼，道：「這位女施主有病麼？」

英羽道：「是的，求小師父慈悲，借個地方讓咱們歇息一下。」

女尼道：「貧尼做不了主，必須請示菴主才行，施主貴姓，兩位是什麼關係？」

英羽道：「在下姓英，這位……」

沈妙容咳了一聲道：「他要替我療傷，小師父應該知道咱們的關係非比平常了。」

女尼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兩位請先到客房暫待。」

女尼將他倆引進一間窗明几凈的客房，便轉身退了出去。

沈妙容見女尼走遠，朝着英羽歉然一笑道：「我適才如果不那麼回答，這般出家之人就可能拒絕咱們……」

英羽道：「我知道，不過……」

沈妙容道：「少俠還有什麼顧慮？」

英羽吶吶半晌道：「有一件事，在下必先說個明白……」

沈妙容道：「說吧，少俠。」

英羽道：「承蒙姑娘相救，在下十分感激。」

沈妙容道：「就是這個麼？」

英羽道：「在下對於女人，原是抱着任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原則……」

沈妙容道：「因為某種原因，那項原則就無法遵守了！」

英羽道：「不，在下並無放棄那原則之意。」

沈妙容輕哼一聲道：「就我所知，除了江采蘋，還有一個敬珍珍，你那隻瓢似乎太大一點！」

英羽尷尬的一嘆道：「那是中了別人的計算，並不是在下違背原則。」

沈妙容道：「少俠之意，是不願替我療傷！」

英羽道：「在下怎能那麼不近人情！只是本着嫂溺援之以手的心意而已！」

沈妙容淡淡道：「如果讓少俠白璧蒙玷，小女子就罪大惡極了！謝謝你提醒於我，咱們……就此別過……」

她立起身來，向房門緩緩走去，神情之上，顯得平靜無比。

按說，英羽應該對她慰留的，因為，她對英羽有着救命之恩。

另外，她為他拋棄了家，適才又為他幾乎喪失生命，現在，她雖然內傷已癒，但衣衫之上千瘡百孔，仍然受着極重的外傷。

他站了起來，却沒有做進一步的行動，他有着歉疚之意，却沒有發出片語隻言。

於是，她繼續向房外走着。纖足一抬，就待跨出房門。

「阿彌陀佛……」

就在此時，門外響起一聲佛號，一位四旬出頭，身着緇衣的女尼，攔住了沈妙容的去路。

沈妙容呆一呆，道：「師太！請借個光……」

中年女尼道：「女施主有什麼指教？」

沈妙容說道：「我要離開此地，請師太讓開一點。」

中年女尼一怔道：「女施主怪貧尼來晚了麼？貧尼適才正做午課，並非故意輕慢兩位施主。」

沈妙容道：「不關師太事，是他不要我了。」

中年女尼向英羽瞥了一眼，再度喧聲佛號，道

了咱們的馬。」

沈妙容道：「你帶着馬在這裏歇一會，待我先去瞧瞧。」

不待英羽答言，她腳尖用力，雙肩微聳，她那嬌小的軀體，便像一片輕烟，向二十丈外的樹叢飛去。

英羽自信輕功不弱，但與沈妙容相比，就難免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不過，不管沈妙容功力如何高强，那潛伏林內之人，必是為了對付自己，讓一個女孩子單獨前往涉險，總有點說不過去，因此，他急忙將馬繫於路側，向沈妙容身後急追。

他馳出不及五丈，敵人潛伏之號，竟響起一片爆炸之聲，只見巨聲震耳，火光觸天，聲勢之猛，如同天崩地裂。

英羽心神猛震，猛地一提真氣，向爆炸之處飛身疾撲，他唯恐沈妙容遭到毒手，因而奮不顧身的馳往搶救。

他還未馳近樹林，一名頭髮散亂，傷痕被體的女郎，由火烟四射之中衝了出來。

英羽一眼瞧出她正是沈妙容，因為她面紗已然失落，醜陋的面頰十分顯眼，她只是奔出幾步，便一頭栽了下去。

英羽大吃一驚，兩個起落，已然馳到沈妙容的身旁，他顧不得什麼男女之嫌，雙臂一抄，將她抱了起來說道：「妙容……妙容……妳傷到那裏？」

沈妙容獨目半閉，吃力的嘆息一聲道：「我差一點……見不到你了！快將我……抱……抱到右邊山坡……」

英羽道一聲好，轉身一躍，向右側馳去。

那兒是一個不太陡削的山坡，一旁還有一道潺潺流水，英羽將她安置一塊草地之上，道：「妙容，妳傷得怎樣？」

沈妙容幽幽道：「不要着急，我只是……咳，受了一點震動，我的腰間革囊內……有……藥，白色的，拿兩顆餵我。」

沈妙容除了那副不堪領教的尊容，任何一處無不是上蒼的傑作，她此時受了內傷，酥胸起伏，極易引起異性的遐思。

她的皮膚潔如白玉，滑不留手，那一握柳腰搖曳生姿，更是我見猶憐。

自然，此時此地，任何人都會收起心猿意馬的意念，何況英羽是一個鐵錚錚的大丈夫。

只是她那革囊偏偏藏於貼肉之處，英羽費了不少氣力，才取出兩粒白色丹丸。

有藥無水，是難以下嚥的，英羽不得不趨至山泉之處，以手掬水，餵入她那迷人的櫻唇之中。

給她服丸藥，英羽吁出了一口長氣，他呆呆地瞧着運功調息的沈妙容，似乎對她那醜陋的面容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個人的膚色，應該是全身一致的，縱然面頰長久暴露在日光之下，也不會與其他部位相差得太多。

只有沈妙容的膚色大反常理，她的面頰黑，皮膚粗造，但自頸項以下，則粉白滑嫩，像白玉般的美麗。

這是什麼道理？難道她戴着人皮面具，故意扮做醜陋不成？

要證實他的猜忖，只要摸摸沈妙容的頸部便行，但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而且對方是一個女兒家，他怎能任意輕薄！

不過，這位沈姑娘，實在是一個神秘的人物，她功力如此之高，只要她願意行走江湖，天下都可去得，但她為什麼獨自守在那個島上，而又輕易的跟着一個陌生之人呢！

女人的心，瞬息萬變，難以揣測，但如果你想猜忖，甚至去摸索，你必然是一個自討苦吃的大傻瓜。

英羽有過不少經驗，對女人也特別敏感，他不願猜想沈妙容究竟藏着什麼秘密，只是對她存着一點戒懼。

約莫頓飯時間，沈妙容運功醒來，獨目一睜，寒光如電，顯示這位功力過人的神秘女郎，內傷已經全部痊癒。

她嫣然一笑道：「謝謝你，少俠。」

英羽道：「妳是為我而受傷的，要謝的應該是我。」

沈妙容道：「咱們風雨同舟，彼此就不必客套了，不過，咱們的敵人是一個十分險惡的傢伙，咱們今後還要多加一點小心才是！」

英羽道：「姑娘說的是，咳，妳到底碰到了些什麼？」

沈妙容道：「樹林之上有十幾個草扎的假人，草叢之間，却埋藏着硝磺，只要有人觸及樹前的機關，硝磺便會燃燒爆炸，樹上的假人，也會撒出毒粉了……」

英羽心頭一顫，道：「是什麼人這等毒惡，難道我與他有着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不成！」

沈妙容道：「天下之事，有時是難以理解的，咱們不必瞎猜忖了，我想他一計不成，必然不會就此罷手。」

英羽道：「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過我還是覺得有些不近情理之處……」

沈妙容道：「說說看。」

：「尊夫人傷勢如此之重，怎能讓她獨自離開！咳，夫婦之間，需要相互容忍，對一個受傷之人，施主更應該讓她幾分。」

英羽面色一紅道：「師太誤會了，在下……」

中年女尼微微一笑道：「清官難斷家務事，也許我不應該多管，不過，出家人以慈悲爲本，貧尼焉能見死不救！」

語音一頓，接道：「幻雲，快將這位女施主扶到雲房，待爲師來替她療傷。」

適才在庵門之外遇見的那名妙齡女尼就是幻雲，她應聲扶住沈妙容道：「施主請跟我來。」

沈妙容嗯了一聲，她剛剛踏出一步，忽地身形一矮，橫肘斜斜撞了出去。砰的一聲，幻雲被她撞得跌出七八步，口中狂噴鮮血，肋骨也斷了幾根。

這位幻雲女尼眼看是活不成了，但英羽却爲沈妙容這意外的舉動而大吃一驚。

肆意傷人已是不該，何況她擊斃的還是一個好心要爲她療傷的出家之人。

也許英羽激怒了她，但不能因此而遷怒別人，她可以拒絕女尼療傷好意，絕不能出手如此毒惡！

英羽無法忍耐了，他大喝一聲，向沈妙容奔了過去，道：「沈妙容，妳瘋了……」

沈妙容仰天一陣狂笑道：「我沒有瘋，瘋的是這般假尼姑。」

英羽愕然道：「妳說甚麼？假尼姑？」

沈妙容道：「如果不信，你問她們好了。」

英羽舉目一瞥，只見十餘名女尼，已將他倆圍了起來，而且每一名女尼的手中，都執着明亮的兵刃，顯然，這幢菩提尼菴，必然不同凡俗。

縱然如此，也不能說她們就是假尼姑，出家人練武防身，並不是什麼稀罕之事。

因此，他哼了一聲，道：「妳不嫌太過武斷了麼？」

沈妙容道：「你還沒有問，怎能說我武斷！出家人不打誑語，你何不問問再說？」

這話也對，縱然錯在沈妙容，也應該要她心服口服，因此，他目光一轉，向中年女尼瞧了過去。

出人意料的，是那位中年女尼冷冷一哼道：「她說的不錯，咱們確是假的！」

英羽啊了一聲，他似乎還有點難以相信，但那位中年女尼却舉手向頭上一摸，一頭烏油油的青絲立刻現了出來。

莫羽忍不住愕然道：「妳是誰？她們呢？」

她們自然是指其餘的女尼了，事到如今，他還有點不全相信。

那名身着緇衣，却留着滿頭秀髮的中年女郎冷冷道：「摘下來讓他們瞧瞧！」

她這一聲吩咐，立刻原形畢露，那些假尼姑不僅除去了頭上的僞裝，連寬大的僧衣也一齊甩了下來。

這般妙齡女郎，全是緊衣窄袖，一身勁裝，美麗的粉頰之上，顯出一副惡狠狠的神色。

英羽左瞧瞧，右看看，良久，才仰天一陣狂笑道：「好一個脂粉陷阱，那樹林中的也是妳們的傑作吧？」

中年女郎道：「閣下很聰明，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

英羽道：「那倒不見得，憑妳們幾位，英某還不致放在心上，諫笑姑呢？她怎麼不來？」

中年女郎道：「咱們幫主何等身份？豈是你能見到的！」

英羽打了一陣哈哈道：「幫主？什麼幫主？一個老鴇子居然也當起幫主來了，這當眞是一件天下奇聞！」

中年女郎嬌叱一聲道：「你找死！」

英羽道：「那就要看姑娘的能耐了，姑娘如果有興趣，咱們不妨比劃比劃。」

中年女郎一揚手，一名少女立卽捧來一柄連鞘長劍，她握着劍柄順手一掣，嗆的一聲，立卽泛起一抹晶虹。

英羽手無寸鐵，估不到對方使用的竟是一柄如此犀利兵刃，不必搏鬥，在氣勢上他已落了下風，因而神情之間，不由爲之一陣錯愕。

他身旁的沈妙容淡淡道：「你等一等，讓我先會會這位假尼姑。」

英羽道：「那怎麼行，妳的傷……」

沈妙容道：「一點外傷算不了甚麼，你替我看着一點就是。」

她說話之際，已拔出斜揷身後的鐵棍，道：「來吧，假尼姑，本姑娘這根鐵棍有點古怪，妳可要小心一點。」

她這根鐵棍確是有點古怪，只要她一按機簧，就立刻變爲一條鐵槍，現在她這麼一說，這點古怪就算不得機密了。

中年女郎櫻唇一撇，寒光急閃，已一連刺出三劍，這三劍幾乎不分先後，同時刺向沈妙容的喉結及左右期門二穴，來勢之疾，有如電閃風馳一般。

沈妙容哼了一聲，右手握着棍端，在胸前輕輕一搖，鐵棍一陣顫抖，泛起棍影千重，中年女郎心頭一懍，手腕一挫，就待將劍招撤回。

她心念才動，腕脈忽地一緊，她暗道一聲不好，虎口一熱，長劍已被沈妙容奪了過去。

出手一招便已失去兵刃，甚至長劍如何被奪，

她也茫無所知，沈妙容如果要她死，她必然不會留得命在。

不過，這位中年女郎，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她只是面色微變，迅卽輕哼一聲道：「估不到英夫人一身功力竟是如此之高，這倒是一件令人惋惜之事！」

沈妙容先將長劍遞給英羽，才哦了一聲道：「妳是說菩提庵中就是咱們葬身之地了！」

中年女郎道：「也可以這麼說……」

沈妙容道：「聽妳的口吻，咱們似乎還有一綫生機。」

中年女郎道：「生死禍福，原本只在一念之間，就看你們肯不肯聽我的忠告了。」

沈妙容道：「說說看。」

中年女郎道：「你們是要往洛陽？」

沈妙容道：「不錯。」

中年女郎道：「依我相勸，你們最好打消赴洛陽之意。」

沈妙容道：「爲甚麼？」

中年女郎道：「因爲你們到不了洛陽！」

沈妙容道：「就憑妳？」

中年女郎面色一沉，道：「不要太高興了，英夫人，妳勝了我於事無補，這座尼菴，你還是出不去的！」

沈妙容聞言一呆，她不明白中年女郎爲什麼會說出此等愚蠢的言語。

如果說憑她們這十幾名少女，縱然沒有沈妙容的幫助，英羽也不致因此束手，難道這座尼庵還有什麼厲害的埋伏不成！

他們置身之處，是一爿小小的佛堂，距離庵門不足兩丈，沈妙容目光流轉，並未瞧出有什麼機關埋伏，縱然有，躍過二丈遠近的距離，也不是太過困難之事。

顯然，這是那個中年女郎在虛聲恐嚇，眞菩薩面前不能燒假香，向人當面撒謊，豈非愚不可及。

沈妙容正待回頭叱喝，忽然發覺失去英羽的所在，她猛一旋身，目光所及，不由機伶伶打兩個寒噤。

她自信一身功力，除了幾個絕頂高手，堪與任何人爭一日之長短，十丈之內的虫鳴蟻語，也難以逃過她的耳目。

但她身後三步之處，竟立着一個鳩面凹目，形如殭屍的老婦，那雙閃着森森綠光的眸子，只要瞧着一眼，就會令人不寒而慄。

她微感怯意的退後一步，道：「妳是誰？妳將英公子怎樣了？」

那老婦嘿嘿一陣怪笑道：「我是誰？嘿嘿，妳連吸血羅刹都不知道麼？過來，老婆婆讓妳見識見識！」

她露出滿嘴的森森白牙，做出一副吸血之狀，那種猙獰之形，實在江湖罕見，雖然在大白天，沈妙容仍然覺得襲來一陣陣難以忍受的陰森鬼氣。

這座布滿殺機的尼庵，又蒙上一層扣人心弦的陰森之氣，任是何等豪勇之人，只怕也難以忍受，何況沈妙容終究是一個從未涉足江湖的女孩。

但，當她想到英羽之時，她產生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勇氣，她雖然再度退了兩步，那只是到達她攻守兼宜的距離，而且她暗凝功力，目射神光，沉聲問道：「妳到底將英公子怎樣了？」

吸血羅刹微微一怔道：「妳竟敢向我老婆子這般無禮！我要不吸乾妳每一滴血，就不再叫吸血羅刹了。」

這位吸血羅刹不僅人如其名，她說話的語聲也難聽達於極點，縱然數盡天下的怪聲，也無法形容它的萬一。

她語聲未落，枯手倏伸，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向沈妙容的酥肩抓了過去。

這一抓不僅快捷得難以形容，她五指所帶起的勁風，也不亞於五枝離弦的弓箭，不必她五指抓實，沈妙容的肩頭就可能現出五個深深的血洞。

然而，她這志在必得的一抓，竟然一把抓空，連她指尖射出的勁風，也沒有沾到沈妙容的一絲衣角，這位從未失手的吸血羅刹怎能不大吃一驚。

「啊，原來妳還當眞有點門道，看來咱們要好好的打一場了。」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十八騎首領霍宇寰，得到孟宗元，林雪貞師兄妹報告，有人刺殺他們恩師，留下紙刀，嫁禍霍宇寰，請求代偵兇手、霍宇寰爲此，乃偕百變書生羅永湘及鐵蓮姑，孟宗元，林雪貞，前往蘭州，僞冒蘭州首富珠寶鉅賈金三爺生前拜把兄弟，擬在金家尋覓偵查綫索，弔唁後，與金三奶奶一席傾談，羅永湖從金三奶奶神色間，料斷金三爺並非眞正逝世，實係僞死避禍，果然，羅永湘這一料斷沒錯，此刻金三爺正在遣派手下偵查霍宇寰冒充友好的動機，翌晨，羅永湘僞說發夢，要開棺檢驗，金三奶奶婉詞推搪——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文·高庸　圖·新培

假死避凶神　求生拜吉星

羅永湘點頭道：「我知道這要求太過份。但是，若不能見他一面，我問心難安。」

金三奶奶道：「其實，屍體五官早已潰爛變形，縱然打開棺蓋，祗怕也無法辨認了。」

羅永湘喟然嘆了一口氣，道：「我只是想不透他昨夜顯靈托夢的原因，既然弟妹這麼說，那就作罷。」

接着，又仰面長吁，喃喃說道：「兄弟啊兄弟，你若具有寃屈，今夜就再來見我，務必把內情告訴大哥，我一定替你作主！」

金三奶奶假意勸慰了一番，道：「大哥想必是思念太切，心有所感，才作了這場怪夢，我已經吩咐廚房備了酒菜，陪大哥一起喝幾杯，解解心頭煩悶。」

羅永湘說道：「一家人何必客氣，外面弔祭的客人很多，你得去靈堂答禮，不用在這兒招待咱們了。」

金三奶奶道：「時間還早着哩，我陪大哥吃完飯再去也不遲。」

沒過多久，酒菜送到，僕婦忙着佈箸安席。

金三奶奶請羅永湘坐了首席，又親切地拉着孟宗玉和林雪貞一同入座，自己在主位相陪，親自斟了一巡酒。

畧飲數杯後，僕婦端上來了一隻銀質大鍋煲。

金三奶奶道：「這是我家大師傅最拿手的『紅

炆子鷄』，在蘭州城算得上一道名菜，大哥請嚐嚐看。」

蓋子揭開，煲中嫩鷄鮮筍，香味撲鼻，果然令人饞涎欲滴，食指大動。

羅永湘挾了一塊鷄肉放進口中，細細咀嚼，連聲讚道：「好手藝，果眞是色，香，味俱佳，難得的口福！」

孟宗玉和林雪貞舉箸品嚐，也爲之讚不絕口。

金三奶奶大感光彩，笑道：「大哥再嚐嚐這筍片，味道比鷄肉更好。」

說着，親手挾了兩片筍，送到羅永湘面前。

羅永湘一面稱謝，一面挾起來要吃，忽然「咦」了一聲，急忙放下。

金三奶奶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羅永湘笑了笑，搖頭道：「沒有什麼，可能是下人們沒注意，掉進鍋裏的……」

金三奶奶伸過頭來一看，滿臉笑容頓時變成了尷尬之色——原來那鮮嫩的筍片中，竟夾着一隻死蟑螂。

林雪貞一陣噁心，險些連剛吃下去的酒菜鷄肉，全部吐了出來。

金三奶奶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回頭向李順吩咐道：「去把掌厨老唐給我叫來，厨房當值的人，統統上綁，一個也不許放走——」

羅永湘忙道：「一點小事，弟妹何苦生這麼大的氣呢？」

金三奶奶面色鐵青的道：「大哥請不要攔我。飲食不潔雖屬小事，却是致病的主因，先夫患病，很可能由此而起，今天非查個明白不可。」

這話份量太重，事關重大，羅永湘也就不便再勸了。

金三奶奶沉聲叱道：「李管事，還不快去！」

李順應命匆匆而去，屋中丫鬟僕婦全變了色，一個個垂手肅立，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不片刻，李順和兩名莊丁，押着一個厨師模樣的胖子走了進來。

那胖厨師大腹便便，步履蹣跚，一路低着頭，不停的擦汗，才進門，便撲跪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小的該死！小的該死！」

金三奶奶寒着臉道：「抬起頭來，先拜見何老爺子。」

胖厨抬頭望望羅永湘，又向孟宗玉等人掃了一瞥，急忙俯伏道：「小的唐七，拜見何老爺子，孫少爺，孫小姐。」

羅永湘見他雙目細小，目光灼灼有神，不禁心裏一動——

金三奶奶喝道：「老唐，這『紅炆子鷄』是你親手調製的嗎？」

唐七道：「正是小的親手調製的，入鍋時還乾乾淨淨，不知怎的竟會掉進了這隻油虫。」（西北一帶俗稱蟑螂爲油虫，又稱偷油婆。）

金三奶奶冷哼道：「你倒推得乾淨，難不成這東西竟是我自己放進鍋裏的囉？」

唐七連連叩頭道：「小的不敢推脫，祇求夫人開恩。」

金三奶奶道：「你進莊已經十多年了，莊主和我從未薄待你，想不到你居然恩將仇報，弄這種骯髒東西來謀害主人，你還有沒有良心……」

唐七急道：「夫人明查，這東西決不是小的放進去的，小的有幾顆腦袋，敢做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金三奶奶冷笑道：「那定是別人教唆的了？」

唐七磕頭如搗蒜，惶恐地道：「小的委實不知道，求夫人開恩，小的担待不起……」

金三奶奶道：「莊主暴病身故，病因正無從追查，現在總算有眉目了。你若不肯說實話，那也不要緊，我只把你送去蘭州府衙門裏，自有官家王法，不怕你不招供。」

回頭向李順揮揮手，道：「傳話備車，拿莊主的名帖，把小厨房的人全給我送到府台衙門去。」

唐七嚇得混身都軟了，伏地哀求道：「夫人開恩！夫人開恩！夫人開恩——」

金三奶奶叱道：「拖下去！」

兩名莊丁應聲上前，一邊一個，把唐七挾了起來。

羅永湘忽然伸手攔住，道：「弟妹，能否賣大哥一個情面……」

金三奶奶道：「大哥不必替他求情，這種忘恩負義的奴才，實在太可惡了。」

羅永湘點點頭，道：「話雖不錯。但『家醜不可外揚』，金兄弟屍骨未寒，何苦驚官動府，叫人看笑話。」

金三奶奶道：「大哥的意思是——」

羅永湘道：「事關金兄弟起病根源，一旦報官，諸多不便，最好由咱們自己設法查明眞象，不宜對外聲張。」

金三奶奶道：「可是，這奴才不肯招供，咱們有什麼方法能叫他說實話？」

羅永湘含笑道：「這有何難？」

回頭吩咐取來一份紙筆，草草寫了幾行字，將紙摺好，交給唐七；然後舉手在他肩上輕拍了一掌，低聲道：「去吧！午時以前，等你的覆音。」

那厨師唐七身軀微微一震，神色倏變，兩手緊

握着紙束，木然出屋而去。

羅永湘笑道：「好啦！沒事了。弟妹放心吧，半日之內，他就會說實話了。」

金三奶奶看得如墮五里霧中，但她一句話也沒有問，只是迷惘地點點頭，便告辭走了。

過了片刻，李順也藉詞告退，帶着兩名莊丁匆匆離開了西跨院。

待金三奶奶趕回後莊密室，「厨師」唐七已經虛弱的倒在軟榻上，氣喘吁吁，汗如雨下。

那張紙束飄落在床邊，紙上字跡分明，墨漬猶新。

金三奶奶急忙檢了起來，展開細看，只見上面是數行詩句，寫着——

十八鐵騎號旋風，
人稱百變擅易容。
枉將油垢掩鬼目，
難逃慧眼識英雄。
千里趨訪非惡意，
一棺虛設啓疑衷。
君本堂堂奇男子，
奈何自甘作厨傭？

金三奶奶駭然說道：「他們已經識破你的身份了？」

那假扮厨師的胖老人點了點頭，嘆息道：「都怪我不自量力，班門弄斧，沒想到此人竟是名鬪天下，最精易容術的百變書生。」

金三奶奶驚問：「他們是不是你說的對頭？」

胖老人道：「不是的。但他們對我詐死的事，業已起了懷疑，方才那百變書生，已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金三奶奶道：「那該怎麼辦呢？」

胖老人喟然道：「秘密既被識破，瞞也瞞不過了。你去給他們覆音，就說我委實有萬不得已的隱衷，白天不便相見，今夜初更時候，請他們到莊後見面吧。」

金三奶奶憂慮地道：「如果他們心存不軌，豈不是引狼入室麼？」

胖老人搖搖頭道：「旋風十八騎不是尋常綠林帮派，我想，他們不會乘人之危的。」

金三奶奶遲疑了好一會，終於長嘆一聲，喃喃道：「但願如此——」

× × ×

初更時分，後莊花園一棟精緻的小樓中，紅燭高燒，幕幔深垂，設下了一桌豐盛的酒席。

園中花叢樹後，人影幢幢，佈滿了鬼眼金冲手下親信武師，人人跨刀佩劍，如臨大敵。

小樓上，主客七人繞席而坐，除了管事李順和金三奶奶的兩名貼身丫鬟在旁侍候再無一個外人。

酒過三巡，鬼眼金冲使了一個眼色，李順和兩名丫鬟也一齊退了出去。

金冲夫婦離席，恭恭敬敬向霍宇寰跪下，說道：「久仰霍大俠替天行道，仁義無雙，從現在起，我夫妻的身家性命，全仗霍大俠垂憐庇護，嘯月山莊的一草一木，都靠霍大俠鼎力矜全……」

說着，便磕頭不已。

霍宇寰急忙攙住，道：「有話但說無妨，何須如此？」

鬼眼金冲道：「愚夫婦現有大禍臨頭，霍大俠若不應允搭救，愚夫婦將死無葬身之地。」

霍宇寰道：「究竟爲了什麼事？你且說來聽聽看。」

金冲跪地不起，道：「霍大俠不應允，金冲不敢說。」

霍宇寰眉峯微皺，道：「好吧，我答應你，祇要我力之所及，一定助你消災解禍就是。」

金冲夫婦磕頭再拜道：「霍大俠慨允賜助，就是金家的救命大恩人，請受我夫妻一拜。」

霍宇寰雖然攙住金冲，却不便攙扶金三奶奶，無可奈何，只好側身受了半禮。

拜畢，金冲夫婦又起身敬酒，然後才重新入座，感慨地道：「這是老天爺可憐我金冲命不該絕，才讓我會晤到霍大俠和諸位高人，諸位若能早一天來到蘭州，我也不必裝病詐死，用這條見不得人的笨計策了。」

霍宇寰道：「到底是什麼緣故，迫使你這樣做呢？」

金冲道：「說來話長。只因我無意間參與了一次字畫買賣，招來殺身大禍，迫不得已，只得詐死以求避禍……」

霍宇寰詫道：「一次字畫買賣，也會招來殺身大禍？」

金冲點頭道：「這件事，發生在一個多月以前，有人由關外販來一批字畫，到嘯月山莊求售，當時恰巧也有幾位喜好收集字畫的朋友在座，其中一位，就是武林名家『金刀』許大俠……」

孟宗玉和林雪貞同時心頭一震，不約而同失聲道：「誰？」

金冲道：「人稱『一刀鎭河朔』的金刀許武——怎麼？兩位認識他？」

羅永湘接口說道：「你先別問，請繼續說下去吧。」

金冲目光在兩人臉上打量了一遍，才接着道：「金刀許大俠是位鑑別古董畫的行家，那天却做了

一件最傻的買賣，許多名人字畫他不要，偏偏高價買下了一幅粗劣無比的『百鯉圖』……」

「且慢，」羅永湘忽然打斷話頭，岔口問道：「什麼『百鯉圖』？」

金沖道：「那是在一幅巨軸上，畫了整整一百條鯉魚，每條魚的游姿各不相同，構圖意境倒還不俗，但手法實在很低劣，更不是名家手筆，許武居然一開口便出價七千兩。」

羅永湘駭然道：「七千兩？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呀！」

金沖道：「誰說不是呢，當時不僅那字畫販子驚得呆了，另外幾位在座朋友也大感意外，大家都想再仔細看看那幅畫妙在何處，可是，許武竟不肯答應，匆匆携了圖畫，便告辭走了。」

羅永湘忙問道：「金兄想必也看過那幅百鯉圖，以你估價，能值多少銀子？」

金沖道：「若以圖畫本身價值來說，最多只值得三數兩銀子而已。」

羅永湘道：「這麼說，金刀許武竟出了數千倍高價？」

金沖點點道：「一點也不錯。」

羅永湘道：「但金刀許武本來是大行家，他既不瘋，也不傻，想必那幅『百鯉圖』，定有珍貴之處了？」

鬼眼金沖道：「所以他走了以後，大家都議論紛紛，却始終猜不出那幅畫圖究竟有什麼珍貴之處，事後不久，突然傳來金刀許武遭人暗殺的消息，我才知道那幅『百鯉圖』竟是禍根……」

羅永湘忽然揷口道：「金兄怎知許大俠是遭人暗殺的？」

鬼眼金沖口中吶吶道：「這——這當然是聽人傳說——。」

羅永湘搖搖頭，正色道：「據我所知，外間傳說只稱許大俠是因病去世，並沒有人知道是死於暗殺。金兄這消息是從何而來？」

鬼眼金沖笑了笑，含混地道：「我也記不得是誰說的，反正有人這麼傳說就是了——」

羅永湘沉聲道：「金兄若希望跟咱們做朋友，最好實話實說，否則，請恕咱們無力相助。」

鬼眼金沖道：「我說的都是實話，難道金刀許武不是被人暗殺的麼？」

羅永湘道：「不錯，他的確是遭人暗算而死。但這件事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外間不可能有這種傳說。」

鬼眼金沖反問道：「既然外間無此傳說，羅兄又怎麼知道的呢？」

羅永湘冷冷一笑，道：「我麼？我是從許大俠的親人口中聽來的——」

接着，擧手向孟宗玉和林雪貞指了指，又說道：「實不相瞞，他們兩位，就是金刀許大俠的嫡傳弟子。」

「啊——」

鬼眼金沖一聲輕呼，臉色頓變。

孟宗玉一拱手，道：「我等此來，正是爲了追緝暗算家師的兇手，金莊主不必再隱瞞實情了。」

鬼眼金沖怔忡良久，終於尷尬地點了點頭，輕吁道：「既然都不是外人，我就說實話吧，不過，諸位聽了，千萬不要見笑才好！」

羅永湘道：「咱們但求瞭解事情眞象，決不會笑話金兄的。」

鬼眼金沖苦笑着道：「說來實在慚愧，我做的是古物生意，對於收集古玩字畫，也頗有癖好，自從許大俠以鉅金購去『百鯉圖』，我雖猜不出圖中的妙處，暗中難免好奇，總想知道他搶購『百鯉圖』的緣故，於是暗地派人赴河間探聽消息，因此知道許大俠是遭人暗算的。」

羅永湘道：「你又怎知道許大俠遭人暗算，是因『百鯉圖』而起？」

鬼眼金沖嘆了一口氣，道：「因爲許大俠購去『百鯉圖』的第二天，那求售字畫的商人便被殺於蘭州客棧內，許大俠遇害不久，又接連發生了幾樁無頭命案，都與『百鯉圖』有關……」

羅永湘大感詫異，忙問道：「還有什麼人也被殺了？」

鬼眼金沖道：「當時在座目睹許大俠購去『百鯉圖』的幾位朋友，都在一個月內，相繼暴斃，遭了毒手。」

羅永湘驚道：「死的都是誰？」

鬼眼金沖道：「那天在場共有五個人，除了我和許大俠之外，還有一位賀員外，一位馬堡主，一位姓單的牧場主人。」

羅永湘又問：「這些人都是金兄的朋友麼？」

鬼眼金沖道：「不僅是我的朋友，也與許大俠很熟，這幾位都愛好收集古玩字畫，是『萬寶大會』的常客。」

羅永湘道：「他們之中，是否也有人想得到那幅『百鯉圖』？」

鬼眼金沖搖頭道：「沒有。他們都和我一樣，根本看不出『百鯉圖』有何價值。」

羅永湘蹙眉不語，似乎對這些無辜的人突遭殺害，感到十分困惑。

鬼眼金沖又道：「這一個月內，命案連連發生，被殺害的都是當天在場的人，再下去，必然就輪

到我了，我越想越怕，迫不得已，才許死避禍——現在我把實情告訴了諸位，務求諸位鼎力相助，仗義援手。」

霍宇寰聽罷，眉峯也緊緊皺了起來，點點頭，道：「這說不上幫助，你爲保命避禍，咱們爲了查緝兇手，彼此目的相同，理當互相合作，早早查出那兇手來。」

鬼眼金沖連忙道：「祇要能够查出兇手，解除了殺身大禍，諸位要我怎麼樣做，我一定是全力以赴。」

羅永湘忽然輕咳了一聲，說道：「我想請敎金兄幾個問題，希望你能據實相告。」

鬼眼金沖道：「好！我絕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羅永湘道：「適才金兄提到，那販賣字畫的商人，是從關外來的，金兄知道他的來歷嗎？」

鬼眼金沖道：「那人姓陸，名逢春，本來是順天府的幕賓，後來改行從商，專做字畫生意，我和他並無深交，不過是在『萬寶大會』，見過幾次面而已。」

羅永湘道：「他在客棧被殺，身上那七千兩鉅欵可曾遺失？」

鬼眼金沖道：「分文未少。」

羅永湘道：「如此鉅欵，想必是銀票？」

鬼眼金沖道：「不錯，是蘭州東關『萬源錢莊』的票子——當時許大俠並無現金，用隨身佩掛的一柄鑲珠七星金刀，向賀員外抵押七千兩銀票。」

羅永湘變色道：「就是他仗以成名的那柄七星寶刀麼？」

鬼眼金沖點頭道：「正是。」

羅永湘飛快地掃了孟宗玉一眼，又道：「那賀員外又是什麼人？」

鬼眼金沖道：「他是『萬源錢莊』主人，當天也在座，半個月以前，也被殺害了。」

羅永湘道：「他會不會武功？」

鬼眼金沖道：「不會。但他是識貨的行家，知道那柄寶刀足值上萬兩銀子，而且，金刀是許大俠的成名兵刄，自然會來贖取的。」

羅永湘沉吟了一下，又問道：「關於『百鯉圖』的事，你們事後可曾告訴其他人？」

鬼眼金沖道：「沒有。」

羅永湘道：「如此反常的事，你們怎會不向人談論？」

鬼眼金沖道：「許大俠購去『百鯉圖』的第二天，陸逢春便遭殺害，身上鉅欵却分文未少，咱們聽到這消息，就猜想可能因圖而起，彼此相約，不可將事情對外宣揚，後來知道許大俠也遭了暗算，越發不敢聲張了，其後，幾個人連續都遭毒手，根本就沒有機會再告訴其他人……」

微微一頓，又接道：「這件事，我一直守口如瓶，今夜之前，連內人也不知道。」

羅永湘點點頭，道：「這樣就好。現在請你將當天在場目睹的三位朋友，住址，家世，以及平時交往的人物……等等情形，詳細錄寫下來，備作參考。」

鬼眼金沖道：「這個容易，我立刻叫李管事去辦……」

羅永湘道：「不！必須你親自錄寫。因爲祇有你才能知道他們的詳情，而這份東西，對查緝兇手十分重要。」

鬼眼金沖道：「他們和緝兇事有什關係呢？」

羅永湘緩緩說道：「他們之中，必定有一個是兇手。卽使不是眞正的兇手，也一定跟兇手互通聲息。」

鬼眼金沖駭然說道：「可是，他們都已經死了啊？」

羅永湘微微一笑，道：「金兄不是也死了嗎？怎麼倒好端端坐在這兒？」

鬼眼金沖楞了半晌，心裏雖然不信，却又無話可說，只好點點頭，道：「好吧，我現在就寫。」

金三奶奶連忙取出紙筆，親自磨墨。

趁鬼眼金沖錄寫的時候，羅永湘又對孟宗玉和林雪貞道：「事情演變到現在，令師遇害的疑案，總算已經出現一線曙光了，不過，我也有幾個問題，要想請敎二位。」

孟宗玉道：「羅兄儘管問，爲了報答師門厚恩，咱們兄妹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羅永湘肅容道：「關於令師曾在嘯月山莊『典刀購畫』的事，二位知不知道？」

孟宗玉毫不遲疑地答道：「不知道。師父從來沒有對我們提過這件事。」

林雪貞接道：「但師父遇害後，我們檢點遺物，那柄七星寶刀掛在書房內，並沒有遺失。」

「噢？」羅永湘似乎有些詫異，道：「令師每次出門，都帶着那柄七星寶刀嗎？」

林雪貞道：「是的，那柄刀，是他老人家最心愛的東西，平時總隨身携帶，寸步不離的。」

羅永湘又道：「這次他因蘭州回去，隨身的兵刄忽然不見了，你們難道竟沒有留意？」

林雪貞赧然道：「祇因事情已經習以爲常，所以就忽畧了。不過，據我所知，師父在潼關有一位做木材生意的朋友，如果向他週轉數千兩銀子，將寶刀贖取回來，並無多大困難。」（未完待續）

七十二將相

無毒丈夫續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顚和尙與知機子同往尙府，尙繼志出見，顚和尙以傳音告知知機子這尙繼志是他人僞冒，知機子遂用話逼迫那僞冒尙府主人尙可的老者出面，那僞尙可知身份已洩，乃直截要請兩人入夥，知機子與顚和尙婉拒辭出，返抵石佛寺，知仇靜已走，知機子獨往酒樓買醉，詎爲費大娘派人强請往老坤記，同席有不空和尙、古不留及方城主人三寸老人，費大娘即席相約在座者合作尋寶，所提條件獲各人同意，相約五日後再集會，臨別，三寸老人問知機子是否返回石佛寺，說是同路，於是相約偕行——

三寸留情　不空耍潑

歸途上，三寸老人突然問道：「聽說石佛寺東廂住了個姓仇的，一家三口，是做何營生？」

「搬了，今天午後搬的，貧道和顚和尙全撲了空。」

「哦，顚和尙願不願意和我們聯手？」

「不知道，我正想回去同他商量。」

「聽說今天白天，你們曾經去過尙府，幹麼去的？」

「爲了水，尙府井中的水，顚和尙請求公開供應？」

「好事，這狂俠也能悲天憫人了。」

「他如今佛門修行，自是已具慈悲心腸。」

「對了，東廂既然已無人住，你能否代老朽去向顚和尙說說，從明天起，我搬進去，照樣的佈施燈油錢？」

「前輩算了吧，老顚熬了十年，不容易，我們的事別看貧道還沒弄明白，但却已知不是平安買賣，何必給老顚惹上痲煩，您說對不？」

三寸老人一拍知機子肩頭道：「有你的，好啦，這事衝着你，我老頭子不去石佛寺了，叫那和尙放心吃齋吧！」

他話剛說完，路側暗影中突然有人接話道：「天風太大，小心閃閃你那狗舌頭，就憑你個三寸丁矮潑皮，像鬼非人的糟老頭子，能辨屁事，還自覺得了不起，眞是『夜郞自大』，恬不知恥！」

這頓挖苦話，可罵慘了三寸老人，知機子識趣，竟首先沉喝道：「什麼人，走出來答話！」

說着故作要去搜索的樣子，向暗影撲去。

三寸老人一把抓住了他，道：「寃有頭債有主，人家是找我老頭子來的，天殺老弟，你請，請回寺！」

「這……」知機子搖頭道：「也算我一份！」

「我感情了老弟，聽勸回去，咱們到日子見，請！」

知機子似是無奈的嘆了口氣，才轉身而去。

三寸老人直到知機子走沒了影子，才冷冷地一笑，對着暗影地方道：「你請出來談談怎麼樣？」

「行，出來就出來！」這人出來了，在月影裏一站道：「出來啦，你要怎麼樣？」

「沒別的，小老兒按規矩，先拜問尊駕姓名，再請教何故找上我小老兒，你回答！」

「這是你身高四尺人稱三寸的規矩，可不是我的規矩，姓名現在說太早，找上你那是因爲我想找你！」

「和小老兒有仇？」

「笑話，今夜我是第一次見你，那來的仇？」

「那小老兒就不懂了，沒仇，你偏要找我，又挖苦又罵，你又不是瘋子，這總該有個原因吧？」

「有，矮老頭，就是我看着你不順眼！」

三寸老人嘻笑道：「你小子言不由衷，剛才還說今天第一次見到我，如今又說看我不順眼……」

話沒說完，對方冷嗤一聲已接口道：「是你不會聽人家講話，我說今夜，明白，今夜是第一次見到你這沒錯，要單單論次數的話，這就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那不要臉的臭騷狐茶樓上，你正在大放臭屁，要人家不到的離開六安縣千里地內，所以我才看着你不順眼！」

三寸老人心裏驚了，問道：「那時候你藏在何處？」

對方冷笑一聲道：「藏？哑，我就在正樑上睡大覺，天太熱，樑頭涼快，又不花錢，可是，叫你幾句屁話給臭醒了，你自己說，我不找你麻煩去找誰？」

「對，你找對了人！」三寸老人答着說，驀地如閃電般射向了對方，人到掌到道：「接老夫的外賞！」

對方上半身一動不動，僅僅雙膝微曲，彈身而起，依然是面對着撲來的三寸老人，滑退出兩丈！

三寸老人心頭一動，道：「螳螂縱，朋友，你可是來自『五指山』？」

對方嗤笑一聲道：「五指山地當海外，又潮又熱，好人不去那種地方，馮京馬凉兩回事，小老頭你弄錯了！」

三寸老人嘿嘿一笑道：「就算弄錯了吧，再接一掌！」

這次他飛身而起，如鵰鳥般撲下，並且先一步料定了對方十有七八仍將彈身退避，因此未盡全力暗有所待！

果然，對方果然再次彈身而起，向後疾射而退，仍和三寸老人面面相對，對方飛身起時，三寸老人業已撲下，一衰一始，似應交錯而過，間隔丈外，詎料三寸老人在勢衰刹那，一聲暴喝，全身骨節猛响，驀地閃電般平射追上，其疾無倫到了對方身前，對方適時尚未縱落，三寸老人五指吐力，寒煞陰氣已按向對方丹田！

對方不料三寸老人功力這般了得，此時躲已不能，格抵亦遲，他竟來了一招出乎任何人意外的式子，全身倏縮，雙腿八字兒猛地乂開，三寸老人認爲必中的一抓，竟抓空，手臂伸到對方襠內，這招極險式子，雖將一抓避過，但三寸老人若是手臂上挺，施以陰手，對方那「命根子」，勢將爲重力震碎而死！

三寸老人本想如此，祇是這一招太過陰損而卑鄙，於是三寸老人微微一停，五指挐向對方大腿！

雖是微一停頓，對方業已得機雲翻而出避於丈外，落地之後，方向三寸老人恭敬的一拱手道：「城主請暫停動手。」

三寸老人哼了一聲道：「你有什麼事？」

對方道：「首先在下向城主致歉，先時不應過份詼諧，繼之對城主適才寧可失機而不下毒手的仁厚，衷心感激，城主可信在下這是坦誠之言？」

三寸老人不愧是一代怪傑，頷首冷嘿道：「我信！」

對方欣然道：「在下感激老丈的信任，按說今夜在下就該抖手一走，但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當湧泉以報，是故有些話非說出來不可，但良藥苦口，若說的不大圓滿時，尚祈老丈海涵。」

三寸老人道：「若是勸老夫罷手所謀話，不說最好。」

「不是，老丈所謀既定，在下何許人也，敢妄言勸阻二字。」

「那你就說！」

「在下說出心中言語以前，尚祈老丈坦告一二事！」

「能講的我講，問罷！」

「老丈可知『費大娘』究竟是那一個？」

「費大娘就是費大娘，也許她另有個姓氏，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老夫過問不着，也懶得過問！」

「老丈以武林前輩怪傑之尊，爲何甘供他人驅使……」

「住口，老夫一向獨斷獨行這次亦不例外。」

「如此說來，老丈是和費大娘及其幕後人合作了？」

「可以這樣說。」

「老丈可曾見過那位不出面的幕後人物？」

「不必見，費大娘能够承担下老夫的條件足够矣！」

「老丈不怕到時候那位幕後人物背信？」

「哈哈……老夫自有把握，哼，你還有話要說嗎？」

「在下祇有一句，老丈，與虎謀皮古有……」

「够了，老夫活到這把年紀，過的橋也比你走的路多，念你一片善意，今夜放過你去，你可以走了！」

「老丈既然一向獨斷獨行，這次何不也單槍匹馬一試，莫非年紀大了，自信已無當年之勇？」

「年輕的，對老夫使這激將之計是無用的，你說的太晚了，請吧，莫等老夫改心意留下你來。」

對方一見三寸老人心念已決，祇好嘆息一聲，道：「在下還約得有人，老丈何不先行？」

三寸老人哼了一聲，轉身就走，行未數步，霍地回頭道：「你聽淸楚，下次途遇你當心些！」

對方道：「在下感激今夜老丈之情，當避讓三次，三次過後，則不惜一搏。」

「好，有志氣！」三寸老人話聲中頓足疾射去了。

他目送三寸老人遠去，長嘆一聲搖頭自語道：「此老性情中人，怎容鼠輩斷送了他，我要想個好辦法才行！」

說着，緩轉身軀慢步而行，此時前途丈外突然出現了一個黑影，那是人，不知來自何處，來了多久，不過他却像是平空而到似的，正堵着進路！

一襲烏黑的長衫，似自雙肩披垂於地，一張慘灰的冷陰臉，毫無半絲人氣，木立着一言不發。

他倏然止步，本能的向身後看去，果如所料，身後也有個和前面這人同樣打扮神態的人，看來已被圍於中央，明知將是一場生死之搏，却故作不解的問前面那人道：「閣下何故阻路？」

這人不答，却一步步逼向前來。

他再次喝問道：「閣下報名，說出來意！」

這人仍不開口，步子也是不快不慢，但每邁出一步，他就覺出殺氣漸濃，百忙中又後顧一眼，身後那人並未迫上，於是足尖微移，暗中站穩了身軀，精、氣、神合，雙目暴射出寒光，緊盯在來人臉上！

這人倏然止步，臉上依舊看不出任何表情，仍未開口，於是雙方成了僵持的局面，但氣氛越見陰沉！

僵持已有頓飯時間，他暗自焦急了，不知何時是了，他却不敢妄動，他業已在與這人精神交抵下，試出這人身懷一種極爲罕見的功力，若是自己首先挪動，勢將招致這人雷霆般的一擊，這一擊他自忖沒有躲避的可能，硬拚則落兩敗，兩敗時，這人還有同伴，那時自己豈非必死，所以心中雖急却神色依然從容。

這人似乎較他沉着，毫無急狀，大有一站萬年不動亦可之勢，又隔片刻，他心頭霍地掠過一事，頓知對面這人和身後那人的來路出身了，於是心漸放落，因爲對方門戶規禁極嚴，向來動手一死始得一繼，若雙雙出手，將被門規寸碎處死，其遇敵或行道江湖，必雙出雙進者，並非利在聯手，而是預爲己方不敵對手喪命時携屍之備，如此他已無後顧之憂，更定下了應敵之策。

再片刻，雙方仍未合手，這表示出雙方神氣相當，那個也不敢莽撞出手而招致慘亡。

他已準備妥當，目光仍然盯罩對面這人臉上，冷冷地說道：「你若再不動手，就是表示沒有必勝的把握，既然未必能勝，何不改日途遇時再說？」

這人竟然開了口，道：「不，再等一會兒！」

他哼了一聲，不多說了，以無懈可擊的精神，貫注對面這人身上，氣靜神閒從容相待！

半晌之後，這人突然悄悄無語的退了一步，他沒動，但是多這一步的距離，他已感覺到殺氣稍退了些許。

他暗暗點頭，看來這人是在自知僵持難下，搏戰並無必勝之下，要退身而去，如此他自然十分欣慰。

此時這人又退了一步，突然，他雙目神光暴聚，擦！擦！擦！一連逼上三步，這人瘦長的身軀被震的向後微仰，長大的黑影也因之顫動，他聲調低沉而凌厲的喝道：「你是『湘西殭屍老怪』座下的那一個？」

這人仍不答話，身軀却越發仰後了些！

他厲叱道：「用你的『解屍刀』，這『殭屍毒爪』對我沒有用，不信你就出手試試！」

這人霍地重又站直，右手緩緩伸向背後，背後露出一尺五寸還要多些的長長刀柄，五指已握住了長刀！

他此時冷哼出聲，又向前邁去，二人相距本來祇有丈餘，這人曾退兩步，他却上了三步，剛剛又一大步，如今是第五步，現在互距僅有五尺，這人雖然僅僅說了一句話，却已證明是個久走江湖經多見廣的高手，適才堅持要等一下，就是在等有利的

時刻，因此當他邁出第五步，左足在前尚未落地的剎那，寒光暴閃如一條銀龍已斬向他的右頸及後肩，快過電掣捷逾石火！

他並未取用背後長劍，右足突加重力一登，五尺間隔頓成五寸，左手五指抓住了這人持刀手腕，右手作掌自右下斜方貼這人左肋倏忽提削向上，這人悶吭一聲，持刀右手立即鬆脫，左肋骨連斷三根，噗地坐於塵埃，口中狂噴鮮血，面色如同金紙！

他看也不看這人一眼，大踏步邁過這人的雙腿，從容大度的坦然而去，剎那走沒了影子！

這人的那名同伴，此時踱步而近，左掌拍向傷者天靈，看來似是因同伴傷重無救代爲解脫一般！

不料怪事突生，一掌拍下之後，這人竟從地上爬起，收刀入鞘，二人一言不發，傷者似乎傷勢已復，邁步走去，遠走之後，他又突自暗影中閃出，目送二人背影搖頭道：「果如老仇所料，老殭怪已習成了『提魂大法』，以此推斷，老怪必將重出江湖興風作浪！」

話聲中，自左方小巷中出現了一人，竟是業已搬離天佛寺的仇靜，他立即迎上前去，道：「剛纔要不是你在『傳聲』示知，我還眞難對付這兩個鬼怪東西。」

仇靜神色沉重地說道：「可惜，我還是料錯了事。」

他一楞，道：「料錯了？沒有呀，你臨時教我的這一手不是管用了嗎？」

仇靜嗯着道：「今後怕就沒有用了。」

他笑道：「這當然，他吃過一次虧當然不會再吃第二次。」

「不是這個，那地方是他們『殭屍門』中的『氣眼』，不論多少年後，也無法改變的。」

「那你的意思何指？」

「是指另外那個始終沒有動手的人而言。」

他霎了霎眼，再搖搖頭道：「老仇，我仍然不懂。」

仇靜長嘆一聲道：「那個人正是老怪自己，我沒想到他會矯飾作門下樣子，現在我敢斷定他將找個清靜地方，苦思防守『氣眼』死穴的辦法，若是『齊山』之會老怪露面，就是證明他業已有了防護之策，如此則齊山之事勢將倍加凶險，搏戰也將更加慘烈了！」

「難道再也沒有辦法對付這老怪物？」

「有是有，不過……」仇靜話鋒一頓，改變了話題道：「走吧，去早作適當的安排。」

他點一點頭，二人走着，他突然說道：「不知道那一大一小兩隻鳥兒到了沒有？」

仇靜一笑道：「到了，已去了齊山！」

他眼皮一翻，一聲哈哈道：「好哇，你這可是成心欺侮我放債的了，怎麼，齊山的事怕我應付不下來？」

仇靜一抿嘴巴，微微一笑道：「有一點。」

「有一點」這句話，引起了他的怒火，他猛一跺脚，道：「既然如此，我這放債的自己量力，請辭……」

話沒說完，仇靜一拍他的肩頭道：「別忙着發火，可還記得你在那島上所受的屈辱，告訴你個消息，咱們沒死，人家可也活着，穿紅衣服的改個名字叫了『費大娘』，昔日親手動刑的那一位，也改了名字，如今叫什麼『銀髯神刀』的，我消息可靠，人已到了這六安縣！」

自稱作「放債人」的他，熟人，屈老西也，他既然是屈老西，不用說，仇靜十有八九是那「無毒丈夫」仇若愚了，是不是他，到時候自見淸白，如今不須計較。

屈老西好像脾氣變了，變的更加謹愼，可是當眞火沖闖到頭頂的時候，那習性又自然而然的發揮出來，聽仇靜說到多年來心中永記難忘的仇家，頓時一聲哈哈道：「好，我向你先致歉後道謝，這小子人呢？」

「別急，他跑不了。」

「喂，我說老仇，你這豈不是拿着肉包子引誘我餓了三個月的人，如此虛幌一槍，祇叫我嗅嗅包子香味而不讓到口就食，應該挨雷！」

「餓了三月的人，他祇能先吃喝些米粥蛋糕什麼的，要吃包子準定脹死，你懂？」

「別玩笑，我總會小心的對不？」

「是嘍，所以用不着急，回去好好商量。」

屈老西沒話好說，於是，雙雙展動身形縱馳而去。

他們走了，但背後却遠遠地追躡着一條黑影，仇靜似乎祇顧和屈老西趕路，竟沒有發覺此事。

俗話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點不假，追躡着仇靜和屈老西的這人，也沒想到自己背後不遠地方，還有人悄悄地追躡着他。

仇靜和屈老西平肩的縱馳着，轉向北城荒涼的城根地帶，那裏是片小小樹林，三五菜園和一處墳崗，並無人家，追躡者頓生警惕之心，倏地止步不前！

晚了，已經晚了。

仇靜和屈老西霍地轉身，一閃而近，這人再想躲避，祇苦附近沒有隱身地方，只好橫下心來靜等變化。

仇靜上下一打量這人，冷冷一笑道：「你姓什

麼？」

這人也冷冷一笑道：「姓什麼和閣下有關？」

仇靜沉聲道：「你仔細想想再開口答話，記住，我並非一定要問你姓名來意不可。」

這人冷哼一聲道：「那你何必多問？」

屈老西一聲嘿嘿，道：「小子，八成你是想找死……」

這人沉聲接口說道：「怎麼，你們還敢隨意殺人？」

仇靜一笑道：「所以我才告訴你，並非一定要知道你是誰，因爲你艱苦一直追躡仇某身後不捨，而仇某又沒有你這一號朋友，殺了你是最方便不過，懂吧？」

這人色厲內荏的冷哼着道：「奇怪，這條路又不是你們兩個人的，你們走得我也走得，祇是事情有些巧合，我是在你們身後罷了……」

「罷了！」仇靜接口道：「你說的對，仇某在城中心地帶故意繞了一圈，而你仍然跟着我們，是該罷了啦！」

話聲餘音尚在，人已電射而到，接着一聲悶吼，這人橫裏飛起七尺，滾翻而下，砰地一聲摔落地上，人並未死去，也沒昏倒，但已掙扎難起！

仇靜緩步而前，冷厲的問道：「你姓什麼？」

這人頭一仰，根本不答。

仇靜平淡的一笑，對屈老西道：「反正遲早還有人會追躡我們的，所以……殺了他我們走！」

屈老西嗯着，大步而前，舉掌暴下，這人適時急聲道：「我叫胡威。」

「什麼出身？」仇靜釘問的極快。

「淮上同道？」

「呸！」屈老西咒罵道：「一羣殺人放火的狗種！」

「兩淮五梟來了幾個？」

「三四五爺先到，大爺二爺，還要再等幾天才來！」

「多少弟兄？」

「三十六劍煞相隨！」

「你！什麼身份？」

胡威打了個楞，道：「算是先站的探子……」

「你是什麼身份？在那一堂？五梟中那個的手下？」

「在地理堂，是四爺的手下，份屬『安、湘二道』……」

屈老西接了話，嘿嘿一笑道：「你沒說實話，地理堂中有個叫胡鴈的，以輕功見長，人稱『無形幽靈』，是你不是？」

胡威，不，胡鴈，這次傻了眼，頭一低道：「是。」

屈老西又是一笑道：「閣下眞是『眞人不露相』呀，堂堂『兩淮五梟幫』地理堂的副當家人，却說祇是個無名小探子，我說閣下，何必這麼的自謙呢？」

胡鴈語塞，垂首不言。

仇靜溫和的問道：「知道我們是誰？」

胡鴈搖頭道：「不知道……」

「叭」！屈老西賞了他個「脖拐」（北方土話，打在脖子後面的意思），道：「不知道老子是誰，閣下就好沒影子的追個不捨？」

胡鴈心驚了，他始終在暗中戒備，祇怕對方再來個突擊，所以假作掙扎難起下，小心防守並存得機傷敵而遁之意，不料對手太過高明，任怎麼防護也沒有用，人家就像打孫子似的說打就打，自己也恰像孫子似的躲都沒躲。

一掌打回了胡鴈的幻夢，他直說了實話，道：「我是追那兩個殭怪的，看見這位（指老西）一招勝敵，後來又聽到兩位的談話，認定殭怪沒什麼可怕，兩位……」

「叭」！又挨了一巴掌，屈老西罵道：「好狗胆，把老子們比了殭屍鬼，你大概活的不耐煩？」

胡鴈恨在心中，苦笑於臉上，道：「所以在下才改變主意，暗中釘上兩位，其實在下也沒有別的意思，不過是想打聽出來兩位是那一派的高手，好！好！好結交……」

「滾你個狗蛋，屈老西會交結你們這羣狗種，哼！」

「是是，交不成朋友那就不交，兩位似乎也不必這樣對付在下，現在話全說明白了，在下可以告辭了吧？」

屈老西看着仇靜，道：「能放他走？」

仇靜道：「此人惡行不多，放就放了吧！」

屈老西嗯了一聲，轉向胡鴈道：「聽淸楚，記明白，今天你沒碰到過老子們，懂嗎？」

「懂懂，今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對，假如我聽到風吹草動，胡鴈……」

胡鴈自己說了道：「千刀萬剮，千刀萬剮！」

「滾！快滾！」

胡鴈果然滾着出去，他一滾三丈，方始一挺而起，一連三縱，在相距十丈後，他霍地轉身怒罵道：「你們一個姓仇，一個姓屈，胡老子記下了，兩淮五梟幫也記下了，胡老子發誓要摸淸你們的祖宗三代，姓屈的，你能咬胡老子點什麼？」

屈老西頓足欲追，仇靜勸止了他，道：「算了，這小子既然外號叫『無形幽靈』，可見輕功十分

高明，相隔十丈，追不上了，將來碰上再說也是一樣！」

胡鴈哈哈狂笑着，又高聲罵道：「再碰上，又能怎麼樣胡老子，哼，姓仇的，你也給胡老子小心點……」

仇靜哈哈一聲道：「胡鴈，早點回去躺着吧，剛才你被我震飛出去，眞氣已破，若不妄動功力，六個時辰後還可以像個普通人似的活下去，如今一滾三縱，眞氣盡失，天不亮就要吐血盈斗而死！」

說着，他一拉屈老西，冉冉飛行遠去。

胡鴈瘋了，提力相試始知眞氣果難相繼，臉上頓成死灰顏色，一跺脚，踉然前奔……

怪事，莫非兩淮五梟幫已和「老坤記」的費大娘聯上手，否則胡鴈怎的脚步不穩的奔向老坤記？

他擂門鼓响，門一開，人已摔跌地上，被兩隻有力的大手，挾提到了樓上。

樓上，費大娘親自詢問其由，胡鴈說出經過，費大娘神色突變，問明胡鴈的確實在後，費大娘目光向身旁一名玄衣大漢示意道：「扶胡當家的到後面，小心將養。」

大漢詭譎的一笑，應着聲，扶起胡鴈轉向後樓，將胡鴈扶到一間大小約有兩丈的方室內，讓胡鴈臥於床上，大漢陰陰的一笑道：「胡當家的，今夜所報的消息非常重要，想要多少銀子？」

胡鴈苦笑出聲道：「李老大，今天這消息是姓胡的拿命換的，姓胡的要趁着還能喘氣，借匹馬回趟家，煩老大對大娘說，連這次的和前存於大娘手中銀子，全請包個包兒，我就走。」

大漢嘿嘿兩聲道：「當然，你是非走不可了，還是那句話，這次是多少兩？」

胡鴈道：「我這條命雖不值錢，三二百兩黃金總值，請對大娘說……」

大漢接口道：「大娘說過了，要當家的小心將養，可是當家的，胡當家的，你是活不成了，萬一不幸死在路上，那些金子銀子豈不白白便宜了路人，咱們是老相識，怎麼樣，交給我可好？」

胡鴈一楞，道：「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大漢嘿嘿怪笑着道：「沒有什麼，奉令催當家的上路！」

胡鴈大驚，翻身欲起，大漢閃身已到，右掌化作刀鋒，電掣般劃過了胡鴈的胸腔，胡鴈全身暴縮，胸腹已裂，掙扎着說道：「你！你竟……竟是天……天山毒……蛟……掌……掌中刀……」

大漢驀地哈哈狂笑道：「胡當家的眞識貨，不錯，在下正是『天山毒蛟掌中刀』陰化雨！」

胡鴈這時，臉色已泛灰青，但仍斷續的說道：「你……易容……改……改姓……沒存……存着好心……」

陰化雨陰森的一笑，俯身唇對胡鴈之耳道：「當家的好聰明，在此地陰某叫李化，是下人，侍役，但是等陰太爺摸清楚整個『龍宮藏珍』的事後，陰太爺就是所有打那藏珍主意的鼠輩們的要命閻羅了！」

話一頓，祗見陰化雨在床頭某處輕輕一按，床由中間一分爲二，胡鴈直墜下去，床又恢復舊觀。

陰化雨嘿嘿笑着，自語道：「一天兩具活屍，供這些小虫兒吃肉舔血，他媽的，比陰太爺舒服多了！」

接着他離開這間暗藏毀屍滅跡的秘室，大步回到前樓，五梟幫中那吃裏扒外的胡副堂主，自此失了蹤影，費大娘又辣又狠，以重利誘使他人入她羅網，當已無大用，或有礙所謀時，則殺以滅口，却不料強中更有強中手，那素以寡情狠毒心黑手辣的「天山毒蛟掌中刀」陰化雨，已矯飾下役得其信任，成了她未來的心腹大患！

陰化雨毒、狠，自以爲所謀高人一籌，又怎料到今夜實在不幸，當胡鴈追躡仇靜和屈老西時，那在後的「黃雀」，已悄悄隨着胡鴈到了老坤記，又潛進了後樓，更窺知胡鴈之死和陰化雨的一切，引出奇變。

天剛亮，就有人敲叩老坤記的大門，李化（陰化雨）是目下老坤記的大伙計兼理「劊子手」，劊子手是暗作，大伙計是明作，他正指揮着三個小伙計開門，門已經先有人在連聲的敲打了，啓門，赫！好一位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兒，少年英俊是乍一眼看過去的印象，再看看，人已到了中年，二十八九了，但總沒過三十，好相貌，好瀟洒，那氣質那風度，在官必係公卿，在野亦爲遊龍，佩劍，福履，金衫銀邊，富貴而不俗，六安縣中罕見如此的人物，小伙計自是哈着腰迭聲問早，恭敬的相迎。

李化目光一瞥，心中一動，這公子懷具一身罕有的功力，看那雙目神光，如星似月，他不由暗暗地留了心。

奇怪，公子登樓，却無緣無故的對着李化一笑，這一笑，有些嘲弄，有些素識，也有些輕蔑的意味，因此笑得李化直發毛，怎麼也想不通公子爺這種怪笑的來由。

公子自己找的座位，恰好是昨夜飯口當空，三眼金剛佛不空和尚所坐的位子，這位子是背對着樓梯口，斜背對着通往後樓的門戶。

小伙計上前招呼，公子爺吩咐了下來，一盤甜點，一壺好茶，多少銀子都沒有關係，但茶葉非用名揚宇內的「齊山雲霧」不可！

「齊山雲霧」四個字，不但小伙計傻了眼，李化也被弄了個滿頭霧露，這時公子已探手囊中，取出一錠足有十兩的黃金，往桌上一放，不再言語。

小伙計才待有所申訴，公子手一擺道：「快，別多囉嗦。」

李化招手叫回小伙計，悄聲道：「好好伺候着，我到後面問問掌櫃的，這『齊山雲霧』是什麼東西。」

李化剛剛推門步向後樓，下面又來了大羣喜歡喝早茶的朋友，人眞不少，頭前是三個年皆已有五旬的老者，模樣兒活像鄉下佬，一位比一位來的蒼白，好像都是大病初癒般，中間老者吊眼狗鼻，黃牙外露，左首老者一張馬臉配以豬唇，右邊這位稍稍好看些，一臉白麻子，薄嘴唇，生着兩道濃眉。

這三位也找的是靠窗座，間隔先到一步的公子兩副座頭，要了甜點和茶後，就低低談說起來，目光不停的掃過公子的背影，有所爭議。

在這三位老者身後登樓的，有兩撥，都是十人一撥，人人背劍，這二十位年輕背劍的人物，穿着打扮全是一樣，可是兩撥人却像互不相識般，誰也沒理誰，各找座頭坐下，明眼人若稍稍留心一下，立刻能够看出來他們所坐的位置，不但能阻止進路，也能堵截住退路，十有八九這二十位朋友是有所爲而來的。

若以時間來說，現在還是清早，不過自奇旱開始，太陽似乎也在開六安縣這附近千里老百姓的玩笑，好像五更天它就登開夜被露出頭來，如今雖是清早，已熱得煩人了。

六安縣城裏城外的老百姓們，被「水」所逼，都變成了勤快漢，老早就擔桶捧盆在石佛寺後門排上了長龍。

昨天旁黑，縣裏就在各處貼上了公文佈告，尙府也開始在天剛亮就供應水，不過人沒有知足的，石佛寺的長龍隊，人是仍不見少，這明擺着的事，「萬般皆下品，唯有擔水高」，那家裏沒個三老四少的，多分個人出來去尙府，就多弄點水回來，所以昨天是祗石佛寺後門擠，今天却連尙府牆外也擠了人堆。

人都擠水，水又不要錢，老坤記的生意，可說除了一大早登門的公子，接着來的三位醜陋老者，和那二十名分作兩撥的茶客外，沒有人上門。

其實這也很够了，一大早就進賬二十四兩銀子，再加上點心錢，乖乖，做上三年不發邪財才怪。

又有人來了，哈哈，熟朋友，正是顚和尙和天殺手！

他倆眞會找座位，一屁股坐在了三名老者和公子相間的座頭上，李化正推門回來，看到他倆心中一動，示意伙計向前招呼。

剛說沒再有人登樓，就自己打了嘴巴，樓梯板響，嚇！熱鬧了，今天像是「死約會」一樣，該來的全來了。

黑金剛莊勇和「天鼠」古不留走在一起，小伙計明白這是自己人，座頭恰正傍靠着公子的下首。

不空和尙自己一個人上了樓，很自然的和黑金剛及天鼠坐在一道，最後上來的是三寸老人，李化親自招待他，他坐在三名醜老者的後面，和公子恰好是靠窗座頭的一首一尾。

人全了，不！又來了人，這次是兩老一中年一女子，兩老好玩透了，白髮鷄皮的老太婆，顫巍巍的扶着個瞎老頭子，後面一位年約二十四五的女子，最後是位神逸絕俗的中年儒者。

老婆婆老眼掃了掃樓上，找了副座頭是在不空和尙一桌的下首，李化暗中點頭，有意思，今天老坤記茶樓上，簡直是藏龍臥虎。

公子爺脾氣大，臉對着窗外街景，喊上了，道：「怎麼，一壺『齊山雲霧』，要這半天啦還沒送來？」

李化剛才在後樓，已領過高敎，笑嘻嘻的到了公子爺的身側道：「公子，您這可要包涵啦，小的去問過敝樓的東家，才知道您老要的這種茶，普天之下每到茶季，多說點也祗有六十斤，這不是外賣的東西，全貢上去啦！」

公子冷哼一聲，道：「貢上去啦，是指官家說的？」

李化笑答道：「您老聖明，正是如此！」

公子怒哼出聲道：「那你們憑的什麼，賣一兩銀子一壺茶？難道你們齊山區六安縣，還有嶗山的水晶泉水喝？」

李化嘿嘿兩聲道：「公子爺，如今本地大旱，缺水，滴珠白銀價，這不算貴！」

公子怒聲問道：「我可不信你們老坤記茶樓有井……」

李化接口說道：「敝樓本來就沒有井，這水是……是……」

他說不下去了，公子哈哈一陣朗笑，道：「不錯，用人家的水，賣這高的價錢，費大娘到底是費大娘……」

「砰」！不空和尙猛地一擂桌子，潑口罵道：「入娘賊，沒有揪你脖子扯你腿來，喝不起滾你娘的蛋！」

公子好耐性，祗是回頭瞟了不空和尙一眼，沒答話，不空和尙却沒有完，厲聲道：「看什麼，再看老子，老子挖出你那對屎球來。」

（未完）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鏢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夢秋、劉婉蓉、藍小月、宇文敬救回徐督帥後，擬乘紫天君不備，直搗其窠，詎馳抵那座莊院，驀見院內白烟茫茫，藍小月打出陰燐火彈，也瞧不出內中有何情狀，鐵夢秋遂將擒來二名賊人推入院內，陡聞慘叫，被推入院內賊人立即慘死當地，宇文敬悟出院中滿佈白蜘蛛，遂由藍小月發出火彈，把白蜘蛛燒死，待火燄熄滅，衆人進內一看，發覺紫天君等早已走避一空，劉婉蓉猜測對方定是依照牧羊圖所載，前往發掘藏寶，只不知少林，丐帮中人已否知道紫天君已離此他去——

巾幗勝鬚眉　聖地隱寶藏

宇文敬道：「丐帮常以耳目靈敏，自豪江湖，這件事，他們應該知道，至於少林，內有奸人，外逢强敵，能够知曉好多，那就難說了。」

劉婉蓉道：「聽說少林掌門和丐帮中黃帮主，都很聽你的話，是麼？」

宇文敬笑一笑，道：「表面上看去，確然如此，但骨子裏，就未必是這麼回事了！」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你和丐帮，少林，也沒有什麼眞實的交情。」

宇文敬笑一笑，道：「姑娘，如是在下的手段辣一點，或是用點騙術什麼的，那就大不相同。」

劉婉蓉點點頭，道：「老前輩，只要咱們用心正大，就是手段邪一點，也不要緊。」

宇文敬笑一笑，道：「這個老朽明白，到時間，老朽自會運用。」

劉婉蓉緩緩坐了下去，道：「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設法找出他們的行踪，方向，然後，咱們纔能追踪。」

宇文敬四顧了一眼，道：「姑娘可是準備在這裏找出一點蛛絲馬跡麼？」

劉婉蓉道：「他們不會留下來。」

宇文敬道：「如是咱們趕快一些，或可從值更守夜人的口中，探聽出一些消息。」

劉婉蓉道：「那也不容易，就算咱們能探聽出

來，他們出的東城，但他們出城之後，也可以折向南去，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能一下子，找出他們去的地方。」

口中說話，手中長劍却不停在地上劃動。

宇文敬道：「你是說，藏寶的地方。」

劉婉蓉道：「不錯，藏寶的地方。」

宇文敬道：「姑娘知道？」

劉婉蓉答非所問的道：「老前輩才慧武功，都非泛泛，經驗更是豐富，老前輩是否瞧得出這是什麼地方？」

宇文敬仔細瞧了一陣，道：「有山有水？」

劉婉蓉道：「是一處山水絕佳之地，只是瞧不出它在何處？」

宇文敬望着地上的圖案，呆呆出神，瞧了很久之後，纔緩緩說道：「這地方，在下似很面善，似曾相識。」

劉婉蓉道：「似曾相識？」

宇文敬道：「不錯。」

劉婉蓉道：「老前輩是否常到嵩山？」

宇文敬道：「你是說少林寺……」

突然若有所悟的，道：「對！達摩下院，姑娘劃的地方，很像達摩下院。」

藍小月道：「那是少林僧侶雲集之地，怎能藏寶。」

劉婉蓉道：「所以，很多人，都解不開藏寶之秘。」

宇文敬道：「姑娘，實在說，這有些匪夷所思，我到過那達摩下院，那裏不像藏寶地方。」

劉婉蓉緩緩說道：「晚輩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也無意牽强附會，故意和少林攀上關係，你說它像達摩下院？」

宇文敬道：「不錯，很像達摩下院。」

劉婉蓉長長吁一口氣，道：「那很不幸，咱們也只好趕到那裏看看了。」

宇文敬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但不知是否要通知督帥大人一聲。」

劉婉蓉道：「要！咱們離開此地了，要他們多多小心——」

語聲一頓，接道：「有勞宇文老前輩和師兄去採購一些乾粮，和夜間應用之物，咱們在西門口見面。」

牽着藍小月，轉身而去。

宇文敬笑一笑，低聲對鐵夢秋道：「你這位師妹，胆畧、才慧，都非常人能及……」

鐵夢秋笑一笑，接道：「宇文兄，太過誇獎她了。」

宇文敬道：「老夫從不輕易誇讚一個人，我說的是由衷之言，只是可惜了……」

鐵夢秋一怔，接道：「可惜什麼？」

宇文敬道：「可惜，她是個女孩子，又生在王侯世家，沒有把她留在江湖上，而目下江湖，正需要她那麼一位有担當的人。」

鐵夢秋嗯了一聲，未再多言。

兩人採辦好應用之物，行到約晤之處，劉婉蓉，藍小月，早已在等候。

兩個人牽來了四匹健壯快馬，同時，也改換了男裝。

劉婉蓉笑一笑，道：「老前輩，爲了路上行動方便，晚輩不得不從俗一番了。」

宇文敬笑一笑，道：「把藏寶存在達摩下院，老夫是一直難信，但姑娘說的這般肯定，自然有所依據，咱們走快一些，別讓紫天君得寶而去，那時，再到魔宮找他，那就大費週折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我相信老前輩已經辦好了一件事？」

宇文敬先是一怔，繼而哈哈大笑道：「你說說看，老夫辦了什麼事？」

劉婉蓉道：「通知了少林寺中人，要他們防護達摩下院。」

宇文敬點點頭，道：「了不起，採辦用品之時老夫確已暗中通知了少林門中的人，而且也通知了丐帮，但不知他們能否趕在紫天君的前面。」

劉婉蓉道：「保護達摩下院，非同小可，晚輩相信他們別有快速的通訊方法，超越過紫天君。」

宇文敬道：「咱們也該上路，也許途中咱們還有麻煩。」

劉婉蓉當先縱身躍上馬背，道：「幾位請上馬吧！」

四匹健馬，踏着雪化的春泥，趕奔嵩山。

宇文敬似是想起了什麼重大之事，快馬加鞭，趕上了劉婉蓉，道：「姑娘，有一件事，老夫得先行說明。」

劉婉蓉道：「晚輩洗耳恭聽。」

宇文敬道：「姑娘肯定藏寶在達摩下院麼？」

劉婉蓉道：「那要看老前輩能否認得準那幅圖，是不是達摩下院。」

宇文敬道：「細想那庭院樓台，大約是不會有錯。」

劉婉蓉道：「那就行了，晚輩自信畫的不會離譜。」

宇文敬道：「達摩下院與建距今，已逾數百年，藏寶傳說不足百年，如是眞有人把一批寶藏埋於達摩下院，如何能保得這份隱密……」

語聲微微一頓，接口又道：「老夫回憶百年內武林中傳說往事，少林本院雖有過幾番强敵壓境，浴血苦戰，但達摩下院，從沒有聽說過遭人毀去之事。」

劉婉蓉道：「除非那牧羊圖顯示的內情，是故意誆人，晚輩絕對不會記錯。」

鐵夢秋突然揷口說道：「牧羊圖上只是畫着一羣羊，何以會變成亭台樓閣，有山有水的達摩下院了。」

藍小月道：「莫非圖中有夾層？」

劉婉蓉道：「就算圖中有夾層，那也和藏寶無關，牧羊圖主要的就在那羣羊……」

黯然歎息一聲，接道：「小妹無能，自然找不出圖上的機關——」

鐵夢秋接道：「那麼？師妹何以敢斷言那羊羣是達摩下院？」

劉婉蓉道：「是師父他老人研究出來的辨別方法。」

鐵夢秋道：「那是說，師父也趕往達摩下院去了。」

劉婉蓉道：「是的，咱們去尋藏寶，同樣也在找師父下落。」

宇文敬道：「藏寶卽將出現，姑娘可否說說看如何把羣羊變爲亭台樓閣？」

劉婉蓉道：「說穿並非太難，難的是那畫圖人的巧手妙筆，用一張同樣大小的白絹，剪開七十二個洞，罩在牧羊圖上，羊角，羊身，都變成亭台樓閣，那長垂羊毛，就變成了海溪流泉，羊脚牧鞭，變成了怪石突峯，自然那七十二個洞不好剪，要暗合天干地支數。」

宇文敬道：「高明啊！高明，但不知此圖是何人所繪。」

劉婉蓉道：「這個晚輩不知道，不過，有一點，晚輩一直想不透。」

宇文敬道：「可否見告？」

劉婉蓉道：「全圖中山水明顯，亭閣宛然，但却找不出藏寶之地。」

宇文敬淡淡一笑，道：「這正是老夫心頭中之疑，老實說，對那達摩下院，老夫十分熟悉，但老夫也一樣想不到何處可以藏寶？」

劉婉蓉道：「也許晚輩還未參透那幅牧羊圖，也許，現場中纔能够找出藏寶的隱密，總之一句話，這地方一定和藏寶有關。」

宇文敬道：「不管如何，這是一條重要的綫索，咱們已經決定去了，就要去看個明白，但老夫有一點還是想不明白？」

劉婉蓉道：「老前輩說說看，我能否代老前輩答覆此事。」

宇文敬道：「姑娘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不知何以會知曉那圖上所示，在嵩山之內，如非姑娘提起嵩山二字，老夫也想不起達摩下院。」

劉婉蓉道：「這不是我的能耐，只不過我想到師父一句話，他說圖意所示，似指中嶽，那自然是指嵩山而言了。」

宇文敬道：「令師是——」

劉婉蓉接道：「家師何人，總要奉告，不過，現在還不是時間。」

宇文敬道：「這也要有一定的時間麼？」

劉婉蓉道：「不錯，這要一定的時間。」

宇文敬道：「什麼時間？」

劉婉蓉道：「找到藏寶的時候。」

宇文敬點點頭，道：「姑娘這一份敬師重道之心，老夫好生敬佩，找不出藏寶，說出令師的名諱，可是怕弱了他的名頭。」

劉婉蓉黯然一笑，道：「找不出藏寶，我們都不配列他的門墻。」

宇文敬點點頭，不再多問。

四人四騎，兼程趕路，這是中午時分，已近少林。

宇文敬把四騎健馬，寄在山下一戶農家，四人步行登山。

劉婉蓉道：「老前輩，咱們得設法先進入達摩下院去瞧瞧，而且，要能够不動兵刄，老前輩有何高見。」

宇文敬道：「如若紫天君沒有打擾，咱們裝作香客。」

鐵夢秋道：「如是有了紛爭，咱們就出手助少林逐敵，帮他們一個忙，至少也該遊歷一下整個的達摩下院。」

四人計議妥當，直奔少林達摩下院。

所謂達摩下院，只是少林寺中一座院落，佔地甚廣，在少林寺重重的殿堂佛閣中自成一座院落。

少林寺和往常有些不同，除了迎客的知客僧外，另有八個中年僧侶，散佈寺門內外，而且隱隱間可以瞧出帶着兵刄。

顯然，少林寺已得到消息，暗中有了戒備，但寺門內外的平靜，也說明了紫天君等還未鬧事。

佈守在大門口處的八個僧侶，佔的方位很機巧，雖然佈成了極爲嚴密的防守之勢，但在一般香客的眼中，却是瞧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鐵夢秋等四人中，除了宇文敬是暗藏兵刄之外，三個人都是背着長劍。

八個戒備的少林僧侶，統統向前移動了身子，

似是想要攔阻四人。

劉婉蓉突然一抱拳，說道：「諸位大師父，我們兄弟久聞少林寺的大名，難得今日路過貴寺，又正值貴寺大開廟門之日，咱們等進寺去瞻仰一下就走。」

口中說話，人却快步向前行去。

四個人的舉動都極快速，八個僧侶還未及佈成攔阻之勢，四個人已經越過了羣僧。

這時，正是年後寺門大開之期，進香的客人，不下數十百人，大門口處，十分熱鬧。

少林寺一年難得有幾次打開廟門的機會，少林寺中僧侶，對這難得幾次的廟會，十分重視，都不願太過驚擾香客，眼看四個人以快速的步法衝入了寺內，却是無法攔阻。

但那少林寺僧侶並未有什麼驚慌之色，顯然，整個少林寺，都已有了戒備。

宇文敬輕車熟路，帶幾人轉入一條青石鋪成的小路上。

那正是通往達摩下院的去路。

少林寺中今日的香客雖多，但大都是奔入正殿，到達摩下院這條路上的人，却是不見多少人踪。

宇文敬等行到達摩下院的門前，門外面早已並排兒站着兩個中年僧侶。

鐵夢秋搶前一步，抱拳說道：「大師父，在下幾位兄弟，想進入下院，拜拜達摩祖師的神像，希望兩位大師父讓讓去路。」

左首僧侶合掌說道：「第二座大殿中，供奉有達摩祖師的神像，這裏是下院，恕不接待香客。」

鐵夢秋笑一笑，道：「這裏是達摩下院麼？」

左首僧侶應道：「不錯，這裏是達摩下院。」

鐵夢秋道：「那就對了，既稱達摩下院，供奉的達摩祖師神像，定然最多，希望大師父放我入院瞧瞧。」

左首僧侶笑道：「施主，你找錯門了，貧僧願意坦然奉告，這座達摩下院，是少林寺中師兄弟們，練習強身術的所在，就算貧僧放諸位進去，只怕諸位也難以討得好去。」

鐵夢秋笑一笑，道：「這要看我們的運氣，兩位師父慈善爲懷，如是硬要攔我們，大家鬧起來，豈不是驚動香客，那對貴寺的聲譽，只怕是不大好吧！」

左首僧侶畧一沉吟，讓到一側，道：「貧僧已勸說過諸位了，諸位既然是一定要去，貧僧只好成全諸位的心願了。」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諸位小心一些，那位大師父已警告過我們了，這達摩下院之內，危險萬分。」

宇文敬突展傳音之術，道：「諸位，請給老朽一個面子，不可隨便傷人。」

劉婉蓉點點頭，道：「這個，老前輩儘管放心，晚輩等決然不會隨便傷人。」

鐵夢秋畧一沉吟，道：「如若是情勢迫人時，那將如何？」

宇文敬道：「非傷人不可時，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鐵夢秋身子一側，進了大門。

劉婉蓉急急一步，緊追在鐵夢秋的身側，柔聲說道：「師兄，你知道師父爲什麼歸隱我家麼？」

鐵夢秋搖搖頭，道：「不知道。」

劉婉蓉道：「師父殺錯了一些人，心中痛悔，原本想自毀去一身武功，但又想到日後仍有甚多不平之事，他天生俠胆，又不能不管，這才潛到我家，作一老僕——」

鐵夢秋驚啊了一聲，道：「他老人家，怎麼能够——」

劉婉蓉笑一笑，接道：「師父給了我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拔劍要三思，所以，咱們雖然是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弟子，但在劍法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鐵夢秋回顧了劉婉蓉一眼，道：「小兄亦有此感，只不過未說出來罷了。」

劉婉蓉道：「因爲師父晚年的劍法，已經完全沒有了烟火氣，凡是太惡毒的招法，都被老人家修正了。」

鐵夢秋道：「我明白妳的用心，非必要我決不傷人就是。」

劉婉蓉道：「那很好，咱們不能和少林結仇太深，而且，留在這達摩下院中人，應該都是無辜的人。」

兩人這講話的工夫，已經穿過了一座庭院，進入了二門。

奇怪的是，這一路行來，不下數十丈遠，竟然未見有人攔阻。

但一進二門，情勢立刻有了變化，只是三個和尚一起，分站了八處，隱隱間，佈成了合圍之勢。

鐵夢秋本是當先而行，此刻却突然停下脚步。

原來，他已發覺了少林僧侶這分佈合擊之術，已然佈成，一旦發動，必將是凌厲無匹，自己如拔劍迎敵，非要傷人不可。

劉婉蓉也瞧出了這合擊的佈置的厲害，非制命的還擊，無可奈何。不禁一呆，也停下了脚步。

顯然，把這個難題交給了宇文敬，看他如何對付。

宇文敬無可奈何，緩緩行前幾步，揮揮手，道：「那位大師領隊。」

三個和尚一組，分站了八處，三八二十四位僧侶，佈成了精密的合擊陣勢。

但這並非是羅漢陣，但就擺成的形態觀之，已具有了無與倫比的威勢。

正北方位一個五旬上下的灰衣老僧，突然向前一步，合掌說道：「我佛慈悲爲懷，諸位施主，如若此刻想退出去，還來得及。」

宇文敬笑說道：「大師父不要誤會，我們只是久聞達摩下院之名，只是參觀一下，然後，就離開此地，並無其他的用心。」

少林寺的和尚，果然是有着過人的修養，淡淡一笑，道：「達摩下院，一向不許外人參觀，諸位施主之願，只怕很難得償。」

宇文敬道：「達摩下院，羣僧雲集，想來不會是畏懼我們四個人？」

灰衣老僧冷笑一聲，道：「就算諸位再多上十八個，達摩下院也不會放在心上——」

宇文敬接道：「好！我們解下兵刃，可否參觀一下達摩下院呢？」

灰衣老僧冷峻的搖搖頭，道：「不行，達摩下院不是晉香的地方，諸位施主不要強人所難。」

鐵夢秋劍眉聳動，俊目放光，想發作，却被藍小月一把拉住，低聲說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千萬不可發作。」

但聞宇文敬哈哈一笑，道：「大師，老朽想來，總該有一個可行的辦法吧！」

灰衣僧人道：「有！」

宇文敬道：「請教高明。」

灰衣僧人道：「諸位能够衝過去？」

宇文敬道：「動手相搏的事，總非善策，在下之意，最好能想個別的辦法。」

灰衣老僧道：「別無良策。」

宇文敬道：「如若我們衝過諸位大師的攔截，那就不會再有搏殺行爲了麼？」

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陣，道：「如是諸位眞能衝得過去，老僧答允讓諸位看看達摩下院。」

宇文敬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灰衣老僧微微一怔，道：「如是諸位衝不過去呢？」

宇文敬道：「咱們立刻退走，不過，大師父，放手相搏，只怕難免有傷亡之人了。」

灰衣老僧道：「說的是，諸位施主要小心一些才是。」

鐵夢秋說道：「如若還是要訴諸武功一途，實不必多費這些口舌了。」

（未完待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奉恩師遺命，擬馳返海南，為玄宮門清理門戶，途中巧遇海天四友之一的西掌齊仲仁，及北尼天壘師太衣鉢傳人艾琬環，西掌齊仲仁婉勸他暫緩師門恩怨，要以當前武林洗刦為重，勉其力肩重任，負起聯絡七門一帮，以資對抗行將發動武林血腥的魔帮，並以海天四友竹牌令符交予攜帶，以作和各大門派聯絡信物。凌雲蔚以魔踪方張，不容忽視，毅然負起艱巨，他首先前往少林，抵埗後發現少林緊閉寺門，四老僧持杖攔道，凌雲蔚聲稱要見掌門方丈，一老僧婉答掌門方丈拒見外客——

劍幕重重湧　杖風虎虎生

凌雲蔚正容說道：「但是小生實有重要事情，並且一定非見貴掌門不可！」

圓臉老僧道：「施主當眞是要非見不可麼？」

「哼！小生跋涉千里而來，豈可徒勞往返！」語聲微微一頓，目注圓臉老僧問道：「請問大師法號和在寺中的職司？」

圓臉老僧道：「貧僧乃本寺護院百玄。」

凌雲蔚俊臉忽現一片嚴肅之色地朗聲說道：「煩請大師即刻通稟貴掌門方丈，就說凌某有極重要之事，特來拜會面談！」

百玄大師微微一笑，道：「光憑施主這麼一句話，貧僧如果便即前去稟報，必將遭受斥責！」

凌雲蔚道：「如此說來大師是不肯通稟了？」

百玄大師搖搖頭，臉色一沉，道：「貧僧不願無故受責。」

凌雲蔚劍眉陡地一軒，雙目神光電射地沉聲說道：「大師既然不肯通稟，小生便只好無禮了！」

百玄大師驀見凌雲蔚雙目神光電射，心頭不禁猛然一震！暗忖道：「這小子好精湛的內功……」隨即脫口問道：「施主便要怎樣？」

凌雲蔚冷冷地道：「硬闖！」

百玄大師乃少林八大護院首座，當代掌門方丈百慧的師弟，與他併肩站立的三位灰袍老僧為百通，百空，百妙，也都是百字輩的高僧。

凌雲蔚「硬闖」之言出口，四人臉色不由齊皆陡地一變！旋聞百玄大師聲若洪鐘般地高宣了一聲佛號，臉色沉寒地宏聲說道：「施主是蔑視我少林

寺中無人麼？」

凌雲蔚劍眉倏地一軒，哈哈一聲朗笑，道：「大師此言不覺着過重麼？少林派領袖中原武林，與武當派共稱泰山北斗，同執中原武林牛耳，自數百年前立派以還，人材輩出，聲譽一直隆盛不衰，小生祗不過是個不學後進，怎敢有蔑視少林無人之意！不過……」語聲略頓，接道：「大師對小生既然心存輕視，不肯替小生通報貴掌門，轉達小生跋涉千里，特來拜會商談要事之意，而小生却又未便就此徒勞空返，在這等情形之下，小生只得『硬闖』，自去會見貴掌門完成此來目的了！」

百玄大師沉聲說道：「施主可曾考慮到這『硬闖』的後果！」

凌雲蔚朗聲說道：「小生此來之前，卽已立下『不達目的不休』的決心，後果如何，皆非所計！」他語聲鏗鏘，說得有如斬釘截鐵一般。

百玄大師微一沉吟，道：「如此說來，施主今日見不到本寺掌門方丈，絕不肯善罷甘休了！」

「哼！」凌雲蔚口中輕「哼」了一聲，心念忽然一動，立時冷冷的接道：「同時正好藉此機會見識見識貴派威震天下的鎮山絕藝！」

凌雲蔚此言一出，百玄、百通、百空、百妙，四人臉上頓時齊泛怒色。

百通大師驀然一聲怒喝道：「小子！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前來少林寺挑釁生事，大言不慚，先接貧僧一掌試試！」

話落掌發，左掌掌心外吐，平胸推出，立見一股勁風狂飆，波濤翻湧般朝凌雲蔚胸前擊到！

凌雲蔚朗然哈哈一笑，道：「大師這掌力雖然剛猛足可開碑裂石，但是剛而無柔，火候尚未臻達上乘。」

話聲中，儒袖揮拂，內家勁氣已自發出，迎着百通大師的掌力擊去，只聽得「砰！」的一聲震響，百通大師立被震得身形搖幌，腳下浮動，後退了三大步，凌雲蔚却是神色從容依舊，儒衫飄飄，氣定神閒的傲立原地，毫無與人動手硬對了一掌的跡象。

百玄、百空、百妙三人目睹此狀，心頭不禁駭然大驚，暗忖道：「這少年書生究竟是何來歷？這樣一點年紀，內家功力怎地竟然如此精湛深厚？」

那百通大師被震退三步之後，心中不由又驚、又駭、又怒。

須知百通大師乃少林派百字輩高僧，當代一流高手，武學功力均有極深湛的造詣火候，他這一掌雖然只用了七成眞力，但，至少也有四五百斤力量，在他心中認爲，這麼一個少年書生，縱是從小練武，得有明師傳授調敎，在武學上或有極高的成就，但在內功眞力上，定然無法和他數十年的修爲抗衡，這一掌擊出，只要對方敢於出手硬接，縱不受傷當場，起碼也得被震退數步之外。

豈料，事實竟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對方不僅從容自若的硬接了他這七成眞力的一掌，而被震退的還是他自己，他心中又怎得不驚、不駭、不怒？

就在百通大師被震得後退三步，百玄、百空、百妙心頭驚駭暗忖之際，陡聞凌雲蔚哈哈一聲朗笑，身形倏地憑空拔起，竟欲越牆入寺。

百空大師一見，立時大喝一聲，身形急躍騰起，右手禪杖疾舉，猛朝凌雲蔚小腹「丹田」點去！

凌雲蔚口中一聲冷「哼」，暗裏猛提一口眞氣，身形陡然疾升三尺，堪堪躲過百空大師點來的一杖！

百空大師一杖點空，身形便立時瀉落地上。

說來太慢，也就在凌雲蔚身形上升三尺，百空大師的禪杖點空，身形往下瀉落的同時，寺牆上驀然響起兩聲暴喝，四股剛猛强勁的掌風，威勢凌厲無倫的齊朝凌雲蔚呼嘯擊到！

凌雲蔚絕未想到牆頭上竟另伏有高手，事出意外，心中不禁霍然一驚！但他乃身負奇學，功力上乘之人，立時陡發一聲朗喝，兩隻儒袖疾揮，內家眞力勁氣，隨袖揮出，迎向突然擊來的四股勁風掌力！

內家勁氣掌力交接，在一陣「轟！轟！」震響，勁風激盪中，凌雲蔚因身形懸空，無可着力，頓被震退五尺外落回地上。

凌雲蔚突遭暗襲，身形被迫退落回地上，不由氣得劍眉雙軒，俊面發赤，朗目神光電射地朝牆頭上看去，只見牆頭上併肩立着兩個身材高大，鬚眉皆白，年約八旬開外的老僧。

他雙目射視着牆頭上的兩個老僧，兩道劍眉一陣聳動，陡然哈哈一聲朗笑，道：「眞想不到，被武林譽爲泰山北斗的堂堂少林高僧，竟然和江湖上那些么魔小醜一樣的也會施用暗襲！」

他這兩句話太過尖刻了，只聽得百玄大師等四人和牆頭上的兩位老僧，全都不禁雙眉一皺，臉色勃變！

百通大師忽地一聲怒喝道：「無知狂徒！休逞口舌之利，少林寺前焉是你撒野的地方，接招！」

怒喝聲中，身形飛縱躍出，聲落招出，禪杖一揮，勁風呼呼，杖影如山般，威勢凌厲無匹地猛朝凌雲蔚當頭打下。

凌雲蔚劍眉霍地一挑，口中一聲朗叱，身形不避反進，竟是快若飄風般地欺近百通大師身前三尺之處，右手忽伸，竟然硬抓杖身，左手突出，駢指

點向百通大師右「期門」穴！

他身形快速如電，只看得牆頭上的兩位少林高僧和百玄大師等人，心頭全都不由懍然一震。

禪杖長達九尺，只宜遠戰，不適近搏，近搏非但無法施展其杖招威力，且還有碍手脚。

百通大師料想不到，凌雲蔚竟敢於如山般的杖影威勢上向前欺進，而且身法快速絕倫，心中不禁駭然大驚，待要撤杖向後躍退之時，却已無及，陡覺杖身一震，已被凌雲蔚右手抓住。

接着，猛聽得凌雲蔚一聲朗喝道：「躺下！」

百通大師連念頭都未來得及轉動，頓覺右「期門」穴微微一麻，雙手一鬆禪杖，「噗通」應聲躺倒地上。說來實在太慢，就在凌雲蔚抓住禪杖，點倒百通大師的同時，百空、百妙大師猛然一聲大喝，雙雙飛步縱出，兩根禪杖有如兩條蛟龍般，一左一右，勢疾力猛的齊朝凌雲蔚擊到！

凌雲蔚一見兩根禪杖同時攻到，不由豪氣飛揚的哈哈一聲朗笑，右手將百通大師的禪杖隨手往地上一插！他內功精湛深厚絕倫，雖是隨手往地上一插，九尺長的禪杖，也立被插入地下三尺許！

就在這刹那瞬間，百空、百妙大師的兩柄禪杖杖頭，已擊近他身前尺許左右，此時，如不及時閃避，兩杖必將同時擊實在他身上，他雖是身負上乘絕學功力，但，身體却非鋼鐵打鑄，總是血肉之體，只要捱上一杖，也是承受不起，縱不命喪卽時，也必落個肋折骨斷，重傷當場！

可是，凌雲蔚身形却是未閃未避，依舊凝立當地，對於這兩柄勁疾擊至的禪杖，竟是視若未睹，直到禪杖已距離他身前五寸許，堪堪擊實之際，這才猛然一聲大喝，雙手突伸，快逾迅電般分朝兩柄杖身抓去！

他這一手，不但太出人意外，而且也太以大胆，狂妄至極！

須知百空、百妙大師乃少林掌門師弟，當代一流高手，身負少林絕藝，武學功力，均有極精深的造詣火候，凌雲蔚出手硬抓他人擊來的杖身，分明是意存輕視，未把他二人放在眼下。

是以，他二人一見凌雲蔚突出雙手，分朝杖身抓來，不但毫無撤招變式閃避之想，反而潛運內功眞力貫注杖身，任由凌雲蔚出手抓實。

其實，以凌雲蔚出手之快速，他二人縱想撤招變式閃避，只怕也無法辦到！

凌雲蔚雙手甫才抓實兩柄禪杖杖身，百空、百妙大師立時齊地一聲大喝，猛然往上一挑一震禪杖，意圖將凌雲蔚身形挑起甩摔出去！

那知，事實大不盡然。

以他二人的功力同時施爲，竟如蜻蜓撼石般，非但未能將凌雲蔚的身形挑起摔出，且還感覺禪杖微微往下一沉，突然變的重如山岳，雖是雙手握住杖身，對一身內功眞力運至極限，依然有把持不住之勢！反看凌雲蔚時，却是有若嶽峙淵停，神色鎭靜如舊！

二人心頭不禁大駭！這才知道，對方年紀雖然很青，其內家功力修爲實已臻達登峯造極的絕境！

此刻，二人雖明知功力與對方相差懸殊，但，自是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固然，二人如果就此撤手棄杖後退固無不可，然而，少林一派的威譽將因而掃地，他二人也將因而成爲少林的罪人！

爲此，二人只得咬緊牙關，雙手緊握住禪杖，竭盡全力苦撐，拚着耗盡功力，也要保住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威譽！

俄頃之間，二人額上已是青筋暴現，汗如豆粒般地往下滴落，其吃力的程度，已是可想而知。

牆頭上的兩位高僧目睹此情，知道此時如果再不去解圍，頂多再有一盞熱茶的時辰，百空、百妙必將落得耗盡眞元，脫力倒地而死。

他二人心念方動，驀聞凌雲蔚陡發一聲朗喝道：「撒手！」

雙臂猛的一抖一震！百空、百妙二人頓覺虎口一陣劇痛，已被震裂，鮮血涔涔流出，再也無法握持得住禪杖，手一鬆，身形便也就穩立不住，蹬，蹬，蹬，連退五六步，終於「咚」的一聲，跌坐在地上。

尚幸凌雲蔚手下極有分寸，否則，何止如此！

這時百通大師已經被百玄大師解開穴道，一見百空、百妙二人被震得撒手棄杖跌坐地上，不禁大驚失色，連忙縱身過去扶起二人，百玄大師低聲問道：「二位師弟內腑受傷沒有？」

百空、百妙二人微一搖頭，百空低聲說道：「師兄！這小子內功深厚，其修爲火候，只怕尤在本寺各位師叔師伯之上！」說罷，便與百妙閉目垂簾，就地運功調息，以恢復體力。

一陣微風颯然，牆頭上的兩位老僧已經飄落凌雲蔚對面八尺之處巍然峙立，面色沉凝，雙目精光如電，灼灼懾人地逼視着凌雲蔚。

這兩位老僧乃少林當代掌門百慧大師的師叔，一是護院主持了因，一是羅漢堂主持了欲。

了因大師緩緩沉聲說道：「小施主年紀青青，便身負如此精湛深厚的內家功力，着實令人驚佩，不過……」

凌雲蔚此刻正是豪興如虹之時，聞言，不待了因大師話完，劍眉倏地一挑，哈哈一聲朗笑，接道：「多承誇獎，大師是不是要與小生一試身手！」

了因大師陡地聲若洪鐘般地哈哈一聲大笑，道：「小施主眞是聰明之人，老衲雖已多年未曾和人動手過招，但是，小施主既然前來少林挑釁尋事，老衲爲保少林威譽，不得不與小施主動手一搏！」

凌雲蔚微微一笑，問道：「請問大師在少林寺的身份？」

了因大師道：「老衲乃本寺護院主持。」

凌雲蔚目光轉向了欲大師道：「大師呢？」

了欲大師道：「老衲爲羅漢堂主持。」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兩位主持是預備聯手齊上，還是……」

他話未說完，了因大師忽地哈哈一聲大笑，截斷他「還是」以下之言，臉含怒色地沉聲說道：「小施主你也太狂了！」

凌雲蔚劍眉一軒，冷冷地道：「大師且休自恃過甚，只要大師在小生一雙肉掌之下支持得住三十招不敗，小生便立刻掉頭下山離去！」

了因大師聽得不由雙眉一陣聳動，臉色凝重的緩緩說道：「老衲若果於三十招內敗於小施主掌下，便就立刻自絕當場！」

凌雲蔚聞言，不禁愕然一怔，他想不到了因老和尚竟然以生命作這一場搏鬥勝敗的賭注。

這賭注實在太重也太大了，況且他此來目的非尋事生非，豈能任由了因老和尚作此重大的賭注！當下遂便微微一笑，道：「大師何須如此，而且也非小生本意！」

了因大師道：「小施主意欲怎樣？」

凌雲蔚道：「小生如若倖勝，便請大師開啓正門，讓小生入寺，並擺出『羅漢陣』讓小生見識，然後……」

了欲大師接道：「怎樣？」

凌雲蔚神情肅然地朗聲說道：「請傳報貴掌門出見小生！」

了因大師微一沉吟，道：「小施主所說這三件事情，第二第三，老衲尚可勉力辦到，唯這第一件，因格於本派祖師規定，老衲却未便答應！」

凌雲蔚道：「什麼規定？」

了因大師肅容說道：「非身份至尊，或王侯公卿駕蒞，絕對不得開啓正門。」

凌雲蔚道：「除此而外呢？」

了因大師道：「便是德高望重，譽滿天下的武林名宿，與及一派掌門之尊身份之人！」

凌雲蔚聞聽至此，兩道劍眉不由一陣軒揚地哈哈一聲朗笑，道：「既然如此，大師也就沒有什麼不便答應的了！」

了因大師心念微微一動，目睹凌雲蔚問道：「小施主這口氣，莫非便是一派掌門之尊的身份？」

凌雲蔚神色傲然地微一頷首，朗聲說道：「不錯！小生正是一派掌門之尊的身份。」

了因大師道：「但不知是當今那一大派掌門，尚祈明示。」

凌雲蔚道：「目前尚不便奉告。」

「爲什麼？」

「另有原因。」

了因大師道：「施主如不明示是那一大派掌門，老衲仍舊無法答應担承！」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大師只管放心，如恐違犯祖師規定，受貴掌門之怪罪，自有小生一力承當！」

「可是……」

了因大師只說出「可是」兩字，凌雲蔚立又接着說道：「大師既敢以生命與小生作這一場搏鬥勝負的賭注，何竟連這麼一點些微事情也不敢担待，胆量也未免太小了！」語聲微微一頓，復又接着道：「大師身爲護院主持，在寺中身份地位已是極高，如連担待這些微事情的胆量都沒有，不僅有失身份威信，也可以說是貴掌門用人不當之恥！」

凌雲蔚這幾句話說得實在太重了，含譏帶諷，並且辱及了少林掌門。

了因大師雖是修爲功深的高僧，也不禁聽得臉色遽變，忍不住白眉軒動，雙睛猛瞪，精光有如寒芒冷電暴射，聲若洪鐘般地一聲喝道：「接掌！」

雙掌齊推，頓見勁風如濤，剛猛無儔的猛朝凌雲蔚劈去！

凌雲蔚這一番含譏帶諷的話，本是出於「激將」之計，一見了因大師臉色遽變，口發大喝，突然雙掌齊推，劈出兩股剛猛無儔的掌風勁力當胸擊來，知道這着「激將」之計已經成功。

當下，也不出掌硬接了因大師的掌力，足下微挪，身形向左飄出八尺避開的同時，朗聲喝道：「大師且慢動手！」

了因大師雖在激怒之下，忍不住突然出手發掌，但，掌力劈空，便卽自動停手，臉色沉凝怒問道：「施主還有什麼話講？」

凌雲蔚冷冷地道：「大師已經答應了小生的全部條件？」

了因大師氣怒已極地道：「施主既然要老衲答應，老衲拚着犯規受罰，也必使施主得償心願，只是……」語聲一頓，道：「只怕施主無福消受！」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有福消受與否？此時何必空言，大師還是請卽準備動手吧！」

「好！那麼老衲便有僭了！」

話落，身形微動，倏已飄近凌雲蔚身前，左掌陡出，疾抓凌雲蔚右肩，右掌似虛還實，拍打凌雲蔚胸腹之間。

凌雲蔚雖是身懷絕世奇學，一身功力已臻上乘，但是，這一場搏鬥，關係着他今後在武林中的前途、聲譽、地位，與及聯絡宇內武林高手，各門各派聯盟殲魔衞道，共挽浩劫的成敗至大。是以，他面對着這位名震天下武林的少林派的絕頂高手，心中也不禁有些兒微微緊張！

了因大師雙掌招式攻至，他如何敢於大意怠慢，立時一歛狂傲之態，雙掌齊出，以攻化攻，左掌如封似架，反拏了因大師腕脈，右肩微偏，避開抓勢，右手食中二指駢指如戟，疾點了因大師臂肘「曲池穴」。

他出手快捷，勢如迅電，招式更是奇詭玄奧異常。

了因大師心中不禁微微一震！這才知道對方非止一身功力高絕驚人，而且身懷奇學，就憑這種出手疾快如電，以攻化攻的奇詭招勢，武功造詣若非已臻爐火純青的境地，怎能？……

尚幸他數十年苦修，武功火候已臻上乘，疾地撤掌避招，變式再攻！

他變式再攻，招勢威力立刻大變，竟施展出他生平苦練，極少施展的少林絕技，「大力金剛掌」並雜以「大擒龍散手」法，雙掌忽拍忽打，忽劈忽削，截拏點扣兼備，招沉式穩，氣勢雄渾，勁風呼呼，有若潮湧！

此刻，凌雲蔚微感緊張的心情已經鎭定下來，一見了因大師除招勢威力大變，勁道雄渾沉猛迫人，口中驀地一聲朗叱，立時展開前古秘笈「九合眞解」上的罕世奇學，「九盤掌」法全力搶攻！

二人這一展開絕技奇學互相搶攻，爭制先機，身形全都快若飄風，出手招勢迅逾電閃，變招換式之間，更是詭譎奇幻無倫！

這眞是一場龍爭虎鬥般驚心動魄的搏戰，只看得旁立的百玄、百通、百空、百妙四人目瞪口呆，「羅漢堂」主持了欲大師心頭駭懍至極，兩道白眉緊緊的蹙在一起，暗忖道：「這少年究竟是個什麼來歷？這一身武學功力又是怎麼練的？」

刹那之間，場中形勢已變。

了因大師雖已盡展數十年苦練絕技，招式勢猛，威力驚人，但是，凌雲蔚却愈鬥氣度愈見沉穩，出手招式也更見快捷奇幻莫測，詭譎神奧無倫，而且招式攻出不帶絲毫風聲，看似平淡無力，實質上却是眞力暗含。

因此，十多招下來，了因大師不但絲毫未能爭得先機，反而漸漸處於下風，被迫得招勢沉滯，守多攻少。

情形已極爲明顯，了因大師實非凌雲蔚之敵！「羅漢堂」主持了欲大師，與及百玄、百通、百空、百妙等四人目覩這等形勢，全都不禁暗替了因大師焦急擔心，若非是爲了顧全少林一派的聲譽，在這等形勢之下，只怕已忍不住要縱身出手相助了。

不過，他們雖是不便出手相助，但却還存着一份希望；那便是希望了因大師能够支持到三十招之數！

當然，了因大師已落處下風，被迫得守多攻少，但是，他們却不信連三十招之數都支持不過去！

幌眼工夫，又已過去了六七招，到了二十四之數。

此刻，了因大師的情形已是愈來愈糟，雙掌招式已呈零亂現象，身形更被迫的左閃右挪，節節後退！

在第二十六招上，凌雲蔚忽地使出一招極其普通的「蒼鷹搏兔」招式，雙掌齊出，分向了因大師左肩右臂拍抓攻到，胸前頓時空門大露。

須知高手相搏，絕對不能稍露破綻，予敵以可乘之機，凌雲蔚這種招式使出，胸前空門大露，了因大師是何等人物，豈會放過這等大好機會？身形驀地一矮，不退反進，雙掌陡出，一招雙式，分襲凌雲蔚小腹和腰下「商曲」穴。

良機難再，他這一招雙式攻出，自是奇快絕倫，更因他心中已經憤怒至極，並暗將掌力運至十成，凝勁待吐，只要一掌着實，凌雲蔚的一身內功火候，縱然再高再深，也必將傷斃當場！

旁立的了欲大師和百玄、百通、百空、百妙等四人一見，心中不由全皆大喜，咸都認爲凌雲蔚在這一招雙式下，定然難逃厄運……

那知，事實竟完全出于他們的意料之外。

就在他們心中暗喜，認爲了因大師制敵在卽之際，驀聞一聲悶哼，接着「卜通」一聲，了因大師那高大的身軀竟已仆跌當地！

原來凌雲蔚這一招「蒼鷹搏兔」，本是故作胸前空門大露，誘使敵人上當的虛招，了因大師認爲良機難再，身形不退反進，矮身發掌，恰好正中其算；凌雲蔚左臂微挫，儒袖突垂，已奇快無與倫比的拂在了因大師腦後「風府」穴上。

腦後「風府」穴，乃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若遭重擊，可立時致命，了因大師內功修爲雖頗精湛深厚，凌雲蔚也只用了三成力道，却仍然禁受不起，口中立時發出一聲悶哼，眼前一黑，仆倒當地。

這本是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瞬間之事，了欲大師和百玄等五人，連出手相救都未來得及，同時也

決未料到凌雲蔚這一招「蒼鷹搏兔」中，竟然暗含着這等神鬼莫測，詭異絕頂的拂穴手法。

說來慢，那時快。

了因大師的身子甫一仆倒，立聞一陣暴喝之聲陡起，了欲大師首先雙掌齊推，掌夾嘯聲，勁風如濤般猛朝凌雲蔚撞擊過去。百玄、百通、百空、百妙四人飛步躍出，四根禪杖猛揮，勁風呼呼，同向凌雲蔚攻去！

凌雲蔚倏然一聲朗笑，儒袖疾揮，發出一股內家勁氣，硬接了欲大師的掌力。

兩股勁力相接，「砰」的一聲大震，凌雲蔚身形微幌即止，了欲大師被震得連退三步，方始穩住身形。

也就在此際，百玄等四人的四根禪杖已凌厲威猛絕倫地攻到，凌雲蔚劍眉倏地一軒，兩隻儒袖交揮疾舞，四根禪杖立被一股强大無比的力道震的向上彈起，向旁直蕩開去，四人費了很大的氣力，始能將禪杖穩住。

其中尤以百空、百妙二人更感吃力；他二人因虎口裂傷甫才上藥止血包紮好，這一被震，鮮血立又涔涔滲出。

凌雲蔚雙袖交揮，以至高無上的內家勁氣震彈蕩開四人凌厲攻來的禪杖的同時，暗中曲指輕彈，替了因大師解開了穴道，接着，身形微幌，飄退八尺之外，負手仰臉望天傲然岸立。

這時，了欲大師等人已經飄身到了因大師身旁，了欲大師正要俯身檢視了因大師何處穴道受制時，忽見了因大師身子微微一動，張口吐出一口黏痰，隨即雙手按地，緩緩的站起身子，心中感傷無限地輕吁了口氣。

了欲大師連忙低聲問道：「師弟，你……你不礙事麼？」

了因大師搖首慘然一笑，道：「多謝師兄，小弟身上並無不適之處。」說罷，目光朝負手望天，傲然岸立着的凌雲蔚望了一眼，忽地轉向身旁的百玄正容說道：「你快去開啓正門，以便讓這位凌施主入寺。」

百玄躬身應了句：「弟子遵諭。」轉身大步撲奔東側門入寺而去。

接着，了因大師的臉色忽轉一片和緩平靜之容地望着了欲大師說道：「師兄，小弟今日受此挫辱，已無顏再見掌門，煩勞師兄代爲轉稟掌門人，就說小弟……」

語聲未落，倏地一舉右掌，突朝自己頭頂「百會」穴拍下。

了欲大師不意了因大師竟會突然萌生短見，心中不禁陡然一驚！急喊道：「師弟不可如此……」急喊聲中，出手如電，奇快無倫地握住了了因大師的右臂。

他用一握住了因大師的右臂，立時覺出情形不大對勁；了因大師的一條右臂竟是如同廢了般地軟軟的，他縱不及時出手攔阻，也必無礙！

了欲大師心下不由微感愕然地一怔！旋即鬆開了因大師的右臂，雙眉微皺地目視了因大師說道：「師弟，你這是何苦呢！……」

了因大師神情木然地朝凌雲蔚望了一眼，臉上驀現一股激憤之色，雙睛突瞪，精芒電射地厲聲喝道：「老衲生死與閣下何關，却要閣下來出手阻攔，多管閒事！」

凌雲蔚陡地哈哈一聲朗笑，道：「若非小生多管閒事，此刻，大師豈不已經身登極樂，魂遊幽冥去了……」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大師生死，雖與小生無關，但是，大師若就此自絕喪生，小生心中却難免不無『伯仁雖非吾所殺，但却因吾而死。』之愧疚，是以，小生乃才以隔空點穴手法，阻止大師這種想不開，也是於事無益，癡愚的自絕念頭！」

他說至此處，臉色神情驟轉一片嚴肅地，朗聲又道：「小生雖非德高望重的當今武林名宿，但是，確係一派掌門的身份，只因另有原因，所以目前未便公開宣佈，再說，小生已經說明在先，關於開啓正門之事，貴掌門如有怪罪時，自有小生一力承當……」

語聲微微一頓，復又接道：「若說是因爲敗於小生手下，認作奇恥大辱，羞見掌門，而出此下策，這更是大錯特錯的念頭。須知武學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小生今天雖然倖勝大師，焉知明日不會另有高人將小生同樣地擊敗？況且俗語有云：『勝敗乃兵家常事』，大師身爲少林護院主持高僧，理應有愈挫愈堅，激勵奮發，更求精進的精神志氣，方不愧爲領袖天下武林的少林弟子，不負當年祖師開山創派傳藝的一番心血！」

他這番話，只聽得了因大師愧然低眉垂首，臉上發臊，汗流浹背……

了欲大師聽得也不禁肅然動容的暗忖道：「此人的語氣雖極刺耳難聽，完全是一片長者教訓晚輩的口吻，但却似乎並無惡意，不知他……？」他正暗忖之間，忽聞凌雲蔚竟又朗聲說道：「眼下江湖血腥已現，一場武林浩劫將起，這隱身暗中主持操縱的幕後人物是何許人？雖尚不知，但是，情形已經極爲明顯，定必是一個兇殘惡毒無比，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少林派既爲當代七派一帮之冠，譽稱名門正派之首，領袖武林，爲維護武林正氣，此時此

際，就應出而聯絡俠義羣雄，以作共挽狂瀾浩劫，未雨綢繆之策，大師既有……」

他話方說至此，忽聞寺內響起「噹！噹！噹！」三響清越的鐘聲，兩扇緊閉着的紅漆寺門戛然大開，凌雲蔚也立時住口不語，了欲、了因大師和百通、百空、百妙五人身形霍向兩邊一分，肅立寺門兩側。

凌雲蔚擧目朝寺內望去，只見寺內一片沉寂，闃然不見一個人影。

只聽了因大師口中高宣了一聲佛號，雙掌合十當胸的朗聲說道：「老衲謹遵諾言，敬請施主入寺去。」

凌雲蔚聞言，微一頷首，挺胸邁步，儒衫飄飄，氣度從容地往寺內走去。

他走入寺內，寺門便立刻隨之關閉。

他內功高絕，不須回首看視，憑聽覺已知了因、了欲大師五人也跟隨他身後入寺，距離只在丈餘遠近。

驀然——

又是「噹！」的一聲清越的鐘響；隨着這一聲鐘響，立聞衣袂飄風颯颯，人影縱橫，十多個身形龐大，手持禪杖的黑衣僧人自東西兩邊偏殿內飛步縱躍而出，成合圍之勢，將凌雲蔚圍在中央。

凌雲蔚立定身形，俊目神光湛湛地環掃一週。

只見那些僧人一個個都是身材高大，濃眉環眼，兩太陽穴高鼓，目射灼灼精光，穿着一式齊膝的黑布僧袍，手持禪杖，年約三十多歲的壯年人。

凌雲蔚暗中一數人數，正是十八之數，知道這正是少林派鎭山絕藝之一的「十八羅漢陣」。

此時，十八個壯年僧人，全都雙目精光灼灼的注視着凌雲蔚，氣沉神凝的雙手抱杖山立，顯然，他們正在待令發動陣勢。

凌雲蔚雖然身懷奇學，功力高絕，但，他赤手空拳，立身這種名震天下武林，少林「十八羅漢陣」中，目覩這十八個壯年僧人此等氣沉神凝，待令發動的氣勢，心中也不禁大爲緊張！

這刻的空氣、形勢，充佈着一片沉寂，緊張的氣氛，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須知這「十八羅漢陣」既是少林名震天下武林的鎭山絕藝，其變化之神奧，威力之强猛，當然絕非武林中一般其他陣式可堪比喻的，陣勢一經發動，必將是一場掩天蔽日，風雲變色，聲勢威猛無比，激烈的搏鬥！

忽然，了欲大師高宣了一聲佛號，朗聲說道：「『羅漢陣』已經佈成，老衲揮手之間，陣勢便將發動，施主若於此際說明來歷身份，爲時尚還未晚，否則……」說至此處，語聲倏的頓止，沒有繼續說出「否則」以下之言。

凌雲蔚心中此刻已恢復了鎭定，聞言却是氣度從容地微微一笑，問道：「否則便怎樣？」

了欲大師沉聲說道：「請施主撤出兵刃，老衲立即下令發動陣勢！」

凌雲蔚心念忽然一動，暗道：「若果眞就此以一雙肉掌和內功眞力硬鬥這十八根沉重的禪杖，不僅極爲吃力，且無必勝的把握，我何不……」

他心念一動，便即朗聲一笑，道：「小生此來匆匆，身邊未曾携帶兵刃，出家人既以方便爲懷，便請大師暫借一件兵刃使用如何？」

了欲大師微一沉吟，問道：「施主擅用何種兵刃？」

凌雲蔚道：「最好是劍。」

了欲大師不由雙眉微微一皺，道：「本寺兵刃種類雖有不少，唯獨無劍，施主可否另選一種將就使用！」

凌雲蔚神情狂傲的哈哈一笑，道：「劍乃兵中之王，爲十八般兵刃中之上乘者，眞想不到，堂堂領袖武林的少林寺中，竟連一枝劍都沒有，實在令人感覺遺憾得很！……」

驀然——

牆寺上突地響起一聲朗喝，道：「這枝劍暫且借你一用，小心接着！」

聲落，立聞風聲絲絲，一縷寒光疾逾電掣般地直朝凌雲蔚射到。

凌雲蔚劍眉微軒，倏然伸手，已將來劍接住，絲毫不差的握住劍把。

來劍雖已接住，但却衝力奇大，幾乎帶動他的身形，由此可見，這借劍給他之人，實具非常功力身手！

凌雲蔚心中不由微微一驚！抬頭擧目朝發聲之處望去；竟未見人影！

事出突然，立在「羅漢陣」外的了欲，了因大師等人，臉色全都不禁驟然一變！和凌雲蔚一樣地同時轉首急朝發聲之處望去。

當然，他們也和凌雲蔚一樣地沒有見着一絲人影。

不過，他們雖未見着人影，但，旋即恢復了鎭定。

因爲他們已經得到那人的傳音相告，知道了那人是誰！

凌雲蔚抬頭既未見到人影，便即低首看視手中之劍。

只見劍長三尺五六，劍身清澈有若一泓秋水，寒光閃閃鑑人毫髮，冷氣森森侵肌砭骨，劍尖芒尾

伸縮足有尺許多長，顯然是一枝前古奇兵神劍！

這一看視之後，他心中不禁更是大爲驚異不止，不知這劍主人是何許人物？竟然大方若此，敢將這樣一柄神兵寶刃輕易隨便的借給他，不怕他據爲己有……

他心中正自驚異暗想之際，忽聞了欲大師朗聲說道：「施主小心！老衲要下令發動陣勢了。」

凌雲蔚一劍在手，不由豪氣勃發如虹，語音鏗鏘的朗聲說道：「大師儘管下令吧！」

說罷，雙目中神光灼灼似電，兩臂下垂，劍隱肘後，脚下不丁不八，但却神靜氣凝，岳峙淵停而立。

了欲大師口中朗然高宣了一聲佛號，臉色神情肅穆地緩緩的舉起右臂，在空中倏然一揮！

隨着他右臂在空中一揮之勢，十八名抱杖環立的壯年僧人立時身形齊動圍繞着凌雲蔚疾走起來。

十八名僧人的身形越走越快，帶起一片颯颯風聲，刹那之間，這十八名僧人的身形，已化成了一片黑影，宛似在凌雲蔚的四週一丈五六距離之處，築起了一堵黑色的圍牆一般。

凌雲蔚凝神靜氣的峙立中央，目見這十八名僧人繞身疾走的快速身形，心中也不禁暗暗吃驚！

他雖是身懷前古奇學，功力罕絕，但在這等形勢之下，那還敢大意輕敵，不由得更加的凝神靜氣，運功戒備，抱元守一，靜以待變！

陡然——

一聲大喝暴起，其中一僧首先發難，手中禪杖有若驚電般射出，夾勁風疾向他面門點來！

就在這同時之間，立有八根禪杖如響斯應地紛紛出手發動攻勢，分自四面八方齊朝他身上砸擊攻至！

勁風呼呼，威勢凌厲絕倫無儔！

凌雲蔚一見前後左右共有八九根禪杖勁猛電疾無匹的同時攻到，他不但沒有趕急挪身閃讓，避重就輕的出招還擊，並且竟存下要試試這八九根禪杖同時出手一擊，究有多大威力！

禪杖長八尺，杖身粗逾兒臂，杖頭如斗，重六十二斤，出手一擊，至少也有三百餘斤的力量，任是怎樣一個內家功力絕頂之人，只要挨上一杖，也必承受不起，縱不斃命當場，亦必落個筋折骨斷！

凌雲蔚也眞是藝高人胆大，初生之犢不畏虎。

驀聞他口中霍然一聲朗喝，右臂揮處，頓見寒光急閃如電，劍虹飛舞如龍，竟在他身體週圍三尺距離的空間，結起了一片風沙難入，緊密的罡氣劍幕！

說來實在太慢，只聽得一陣「砰！砰！砰！」連聲震響，九根禪杖已全都砸擊在劍幕之上！

每一枝禪杖擊出的力量以三百斤論計，合九枝禪杖的總和，自是二千七百來斤之力。

但是，說來也眞奇怪，九枝禪杖擊在劍幕之上，竟宛似擊在一種韌性極强的物體上，非但絲毫無法着力，且還暗含着一股勁道絕大的彈力，反震得九僧胳膊酸痲，虎口生疼，心中駭然地急急撤杖躍身後退不迭！

凌雲蔚雖以上乘劍術之最，輔以至高無上的內功眞力，硬接了九僧九杖重如山岳般的一擊之力，却也不禁被震的眞氣盪動，身形微幌！同時也這才知道，這名震天下武林的少林「羅漢陣」，確有其不可輕視之威力！

說時遲，那時的情形實在快極！

這九名僧人甫才撤杖後退，另九名僧人的九根禪杖，倏已一齊發招，威勢凌厲絕倫的電疾攻到！

他既已試出九根禪杖的同時一擊，力道沉猛無匹，如何還肯硬接，徒耗眞力！

是以，他一見另九名僧人的禪杖電疾攻到，口中陡地一聲大喝，身形疾前，掌劍齊施，右手劍四兩撥千斤，架開迎面擊來的兩柄禪杖之一，左掌倏推，以內家勁氣震歪另一柄禪杖，奇速無比地欺身挺進，振劍抖起一大片劍花，籠罩着適才首先發難，出杖攻擊，也是這座「羅漢陣」主樞的那名僧人胸前「華蓋」「玄機」「赤坎」，左右「期門」五大要穴刺去！

如此一來，自他左，右，三面攻至的七柄禪杖，便就頓時全部擊空。

其中有三柄禪杖用力過猛，急切間收不住勢子，只聽得「砰」地三聲巨響大震，三柄杖頭竟然全都擊在地面上，震的火星四濺，砂石激射，地面頓時現出三個一尺五六大小，七八寸來深的凹坑！

凌雲蔚身形奇速無比的挺進，劍演奇招絕學刺出，那名僧人身形祇不過甫才躍退立穩，驀見寒光耀眼，冷芒森森，劍花朵朵，勢疾凌厲的籠罩着胸前五大要穴電掣般刺到，心中不禁駭然一驚！

此刻，如要掄杖硬封硬架來劍，已是無及，只得急閃身形，再度飄身後退。

這名僧人身形一退，「羅漢陣」立時露出了一塊六尺餘寬的空隙缺口，這時，凌雲蔚如果繼續施展其奇速無比的身法，就此躍出陣去，雖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與失敗却是各佔一半！

不過，他此來雖無挑釁生非之心，却存有藉着這名震天下武林的「羅漢陣」，一試自身的武功身手究有多高之意，陣式只不過甫才發動，十八名僧人也祇甫才各攻擊了一杖，「羅漢陣」的眞正威力攻勢尚未全部發揮，他焉肯就此出陣，並且心中也

未生出絲毫出陣之想！

因此，他一劍將這一名僧人逼退之後，正待就勢引劍斜刺向左方的另一名僧人時，陡聞兩聲吼喝暴起，兩柄禪杖迅逾奔電般，分自左右兩方，夾勁風，橫擊了過來。

這兩杖擊出，不但勢如奔電，凌厲非凡，而且攻擊的方位奇妙絕倫，竟然同時封截了凌雲蔚前進，左右挪移閃讓之路。

凌雲蔚雖然身懷上乘奇學，功力高絕，但在這等形勢之下，也祇有飄身退回陣中央一途。

他飄身退回陣中央，身形尚未站穩，驀見勁風潮湧，杖影縱橫，那第一次出手的九名僧人復又揮杖分自四面八方攻至！

他雖已試知九杖同時擊出的力道威猛沉雄無比，重如山岳，不欲以內功眞力與之硬接硬拚，但是，此時已是欲避不能，倉促間只得猛吸一口眞氣，氣沉丹田，下盤用力拿樁穩住身形，再度施展上乘劍術之最，以內家至高無上的內功眞力，揮劍如虹，迅逾驚電般在渾身週圍三尺的空間，佈起一片緊密的罡氣劍幕。

因爲上回被震的眞氣盪動，身形微幌的教訓，這一回，他竟運起了祇具六成火候的「九合神功」爲輔。

可是，九僧却因適才已經在其劍幕上吃過小虧，一見罡氣劍幕再起，那還敢往上硬擊，而蹈覆轍，立時各各一挫手中禪杖，收住擊勢，急急飄身退回原位。

九僧飄身退回原位，凌雲蔚週圍空間所佈的寒虹劍幕，便就頓卽倏然斂去，現出凌雲蔚的身形。

只見凌雲蔚依舊氣靜神凝如前，劍隱肘後，峙然卓立。

凌雲蔚於這刹那瞬間，所現顯的武功身手之神奇，快速，玄奧，實在太已驚人，使人莫測高深！

了欲，了因大師等人目睹他如此武功身手，心中全都不禁油然產生出一股難以言喩的懍駭！

了因大師心想：「這少年武學之奇，功力身手之高，縱是掌門人親出與其相搏，只怕亦難操得勝券。尚幸他每次出手，招式威勢雖是精奇凌厲無比，但，手下却極有分寸，顯然並無傷人之意，於此可見，他雖然不肯說明來歷與及此來意圖，可也確非尋仇挑釁而來，否則……」

他想至此處，心念忽然微微一動，便將心中的意念，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和了因大師一說，了因大師聽後，便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吩咐身旁的百玄。

百玄聞聽，立刻躬身說道：「弟子遵諭。」

那借劍給與凌雲蔚，隱身暗中窺視之人，雖是以劍術馳譽武林的當代名家，一生精研劍術，造詣火候已臻爐火純青上乘之境，可是，他目睹凌雲蔚那種出劍收劍，揮洒自如，閃電般神速的氣勢，心中不由大爲駭異！

尤其是凌雲蔚那以內家罡氣劍幕，硬受九柄禪杖同時一擊之力，更令他心中震驚無比！

須知他一生精研劍術，對當今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法，均皆詳熟，眼見卽知，然而，凌雲蔚所使的劍法招式，却是他生平所未見者，竟不知是何來歷？是以，他心中怎得不於大爲駭異之外而又震驚無比……

這時，「羅漢陣」又已發動攻勢，十八名僧人化成三組的揮杖疾攻，此攻彼退，彼退此攻，循環出手，配合得絲毫不露空隙，精妙絕倫。

刹那間，頓見人影飄閃，杖影縱橫，勁風呼呼，有若浪濤洶湧，聲勢威力較前大增了一倍還多。

顯然，由於凌雲蔚武功身手太高太强，十八名僧人已將「羅漢陣」的威力發揮至極高頂點！

凌雲蔚一見「羅漢陣」的威力突然大增，十八名僧人化成三組循環疾攻，攻勢在凌厲勁猛中較前更見沉穩狠辣，所攻方位也與前大不相同，招式精妙，配合嚴密，互相呼應，連綿不斷。

片刻工夫之後，凌雲蔚的身形已被籠罩在一片縱橫的杖影，與呼呼勁風之中。

初時，凌雲蔚還未覺出什麼，但是，時間不久，便卽感覺到情形有點不妙，不大對勁起來。

原來此刻他已發覺身外四週的空間，突然產生出一股無形的力量，越來越重，逐漸的往他身上壓來！

他心中不禁悚然一驚，知道陣式威力已經眞正發動，當下自是不敢大意輕敵，口中驀發一聲朗叱，立時展開身形，飄閃騰挪，避重就輕，揮劍湧現一片寒濤，劍虹矯若遊龍般迎向攻來的禪杖挑去！

這十八名僧人均已知他內功深厚無匹，一見劍虹夭矯地迎向禪杖挑來，如何敢讓他挑上？

因此，他劍虹才起，六柄禪杖立時已如電掣般撤回飄身疾退，而另六柄禪杖恰於同時之間，快速凌厲的齊朝他腰、腹、下盤攻到！

凌雲蔚左袖揮拂，以內家勁氣震開自左方攻來的兩柄禪杖，身形半旋，劍變「風掃落葉」，截削右、前、後三方攻來的四柄禪杖。

驀然——

一陣喝叱之聲暴起，四條人影疾逾電射般投入「羅漢陣」中，頓見寒光飛洒，劍虹盤繞夭矯如龍舞，一連串的「叮噹」，「嗆啷」金鐵交鳴，「呵！」「呀！」驚叫慘呼之聲陡起……

劍虹寒光斂時，「羅漢陣」已被瓦解破去，十八名僧人大半傷亡倒地，被削斷的禪杖，與鮮血淋淋的殘肢斷臂，令人看來怵目驚心！

說來太慢，那時的情形實在太已快極。

自這四條人影突然射身投入「羅漢陣」中，到驚叫慘呼之聲陡起，劍虹倏忽斂去之時止，其快速程度，祇不過是電光石火一閃的瞬間之事。

寒虹劍光斂去，凌雲蔚與及立身「羅漢陣」外的了欲、了因大師等人，這才看淸來人竟是四個身着青衫，腰佩長劍，面蒙黑紗之人，若無其事的站立在距離凌雲蔚七尺許地方。

因爲這四人都是黑紗蒙面，使人無法看到他們的面貌神情，更因爲他們來的突兀，武功身手又是高絕罕見，太已出人意外，以致了欲大師等人，一時間都不禁被驚愕得呆呆地望着四人發怔！

凌雲蔚目光掠掃了地上傷亡的十餘名僧人一眼，兩道劍眉一陣軒動，雙睛突射湛湛神光，直若寒電霜刄般的射視着四個蒙面人，沉聲喝問道：「四位與少林僧人有仇？」

其中一個蒙面人微一搖頭，道：「無仇。」

凌雲蔚道：「有怨？」

蒙面人道：「也無怨。」

凌雲蔚臉色凝寒地道：「無仇無怨，四位出手何竟如此狠辣！」

蒙面人忽然發出一聲輕笑，道：「這樣便免得你多費手脚氣力，還不好嗎！」

凌雲蔚冷冷地道：「當然不好。」

蒙面人又是一聲輕笑，道：「那麼我們幫忙也幫得不對了？」

「哼！」凌雲蔚道：「不但不對，小生也根本就不需要你們幫忙！」

另一個蒙面人忽然接口說道：「你這人怎地不通情理！」

凌雲蔚道：「你們通情理麼？」

「我們當然通情理。」

凌雲蔚道：「你們通情理，手下爲何這般狠辣，無緣無故的傷斃這些少林僧人？」

蒙面人道：「這怎能說是無緣無故！」

凌雲蔚道：「什麼緣故？」

蒙面人道：「我們看不慣他們這種以衆欺寡，羣毆圍攻你一個人的氣勢！」

「但是這是小生自己願意的。」

「我們却看着不順眼，心中甚是不平！」

凌雲蔚道：「縱是心中不平，也不該出手這般狠辣，將他們傷斃劍下！」

蒙面人道：「這只能怪他們武功不濟，學藝不精，焉能怪得我們出手狠辣？況且動手拚搏，就必須全力以赴，否則，豈非自取死亡之禍！」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你們可知江湖上有一句傳統的俗語？」

蒙面人問道：「那一句俗語？」

凌雲蔚沉聲說道：「殺人償命！」

蒙面人不由愕然一怔！但旋卽哈哈一聲朗笑，道：「你是不是要替少林和尙們出頭討命？」

凌雲蔚劍眉一軒，朗聲說道：「小生雖無替少林僧人出頭討命之心，但却看不順眼你們這種殺人如草芥的狠辣心腸……」

他話未說完，蒙面人已冷然接道：「你想教訓我們，是不是？」

凌雲蔚道：「小生只是要向你們討個公道，以維武林正義！」

那原先說話的蒙面人忽然又發出一聲輕笑，道：「喲！你的口氣倒很不小嘛！」

凌雲蔚劍眉微挑，道：「你認爲小生不配？」

蒙面人連忙說道：「配！配！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這裏不是地方，而且現在也不是時候。」

「爲什麼？」

蒙面人道：「我們現在有點事情要辦。」

「什麼事情？」

「少停便知。」

凌雲蔚心中忽然一動，問道：「你們自何處而來？」

蒙面人道：「天外天。」

凌雲蔚不由微微一怔！道：「天外天？」

「嗯。」蒙面人點了點頭。

凌雲蔚問道：「天外天在什麼地方？」

蒙面人道：「天外天。」

凌雲蔚心念一轉，問道：「請問四位名號？」

蒙面人道：「天外天宮四使者。」

凌雲蔚聽得心中不由詫異大奇，不知這四人究竟是何來歷？「天外天」究在何處？「天外天宮」又是個什麼地方……

他心中在暗自詫異大奇之際，忽見那蒙面人飄身前行了兩步，望着了欲、了因大師，語音冷峻地說道：「老和尙，我們的來意，不說你們也知道了吧！」

了欲、了因大師神色齊皆微微一變，但却强行鎭定的點了點頭。

蒙面人接道：「貴掌門的意思怎樣？」

蒙面人話聲甫落，驀然——

「噹！噹！」兩聲淸越悠揚的鐘聲驟起，接着隨風飄傳來一片佛號梵唱。

了欲大師忽然說道：「四位且請稍待，敝掌門法駕卽刻便至。」

說罷，雙手合十朗宣了聲佛號，便和了因大師一齊飄身退立一邊，臉色神情一片莊嚴肅穆之色。

就在此際，東西兩邊偏殿內，突又縱躍出五六十名手持禪杖，戒刀的黑衣僧人，健步如飛的分向南、北、西三方散開，在距離凌雲蔚和「天外天宮四使者」三丈開外地方站立，一個個神色沉凝，臉容肅穆。

這時，東首十多丈外，兩扇關閉着的拱形紅門忽然大開，一隊僧人行列整齊嚴肅地緩緩行來。

「天外天宮四使者」和凌雲蔚都不由的齊朝紅門內，那隊緩緩行來的僧人凝目望去，只見當先是四個雙手各捧着一隻香烟裊裊，黃澄澄的小香鼎的小沙彌，接着是四個身材高大，手捧「降魔杵」的黑衣僧人，其後又是兩個小沙彌，一個手捧「如意玉杖」，一個手捧「銀絲拂塵」，兩個小沙彌身後是一個四方臉，身穿灰布僧袍，外披黃色袈裟，足穿白襪雲履，年約六旬上下的僧人。

緊跟其後的是八個手持寒光閃閃奪目的戒刀的黑衣僧人，再後則是十六個手持禪杖，年約五旬上下的灰袍僧人。

凌雲蔚雖然沒有見過少林掌門，不知道這位被譽爲當今武林七派一幫之首的少林掌門，是個何許樣人，但從這隊行列中却已看出，當中的那個四方臉，身披黃色袈裟的僧人，必是少林派的當代掌門人無疑！

他目睹這等氣勢排場，內心不禁油然而產生出一股不滿與反感，深覺這少林掌門也太愛虛榮排場了……。

若不是因爲受「西掌」齊仲仁之託而來，爲了挽救一場未來的武林浩劫，他心中反感與不滿之念一生，眞想立刻掉頭下山而去！

正當此時，忽聞「天外天宮四使者」中，突然有人發出一聲輕「哼」，語含輕鄙不屑的冷冷說道：「臭排場倒還不小！」

了欲、了因大師等人聞言，不由齊朝這說話之人怒視了一眼。

這說話的使者一見二人朝他怒視，便卽一聲冷笑，道：「不服氣便過來出手試試，十招之內定必使你二人濺血劍下！」

這口氣實在太大！太狂！太駭人！也太氣人。

須知了欲、了因大師乃少林當代掌門人的師叔，一身武學功力均有極深湛的造詣火候，爲少林派中一等一的高手。

舉目當今武林之中，敢於說這種大話之人，除却「海天四友」外，只怕還找不出其他的人來。

了欲、了因大師二人聞聽，臉色不禁齊皆勃然一變！

口中同時發出一聲輕「哼」，但却依舊站立原地，並未有所動作。

當然，若不是因爲掌門人卽將來到，他二人焉肯忍下這口氣？

那怕是立刻濺血當場，也必出手一戰！

俄頃之間，那隊緩緩行來的行列，已經跨出拱門臨近，當先的四個小沙彌和四個黑衣僧人，霍朝兩邊分開，在距離凌雲蔚和「天外天宮四使者」一丈五六地方停住。

那身披黃色袈裟的僧人氣度威儀懾人的岸然峙立，緊貼在他身旁左右站立的是手捧「如意玉杖」，和「銀絲拂塵」的兩個小沙彌，八個手執戒刀的黑衣僧人，和十六個手持禪杖的灰袍僧人，則在他身後分兩排併肩站立。

這時，全場少林僧人雖有百餘人之多，但却是一片寂靜，不聞絲毫聲息。

凌雲蔚目睹這種情景，心中不由暗自讚嘆道：「少林派果然不愧爲當今武林名門正派之首，其規戒確是森嚴……。」

正當他心中暗自讚嘆之際，忽見少林掌門百慧大師目光灼灼，精芒如電的射視着他，問道：「施主是那位武林高人門下？」

凌雲蔚道：「目前尙還不便奉告。」

「爲什麼？」

「時期未至。」

百慧大師眉頭微微一皺，又道：「施主要見本座何事？」

凌雲蔚道：「有要事商談。」

百慧大師道：「什麼要事？」

凌雲蔚目光一掠「天外天宮四使者」，朗聲說道：「請先解決他們四位的事情，小生再與大師詳談吧。」

百慧大師一怔！詫異地道：「他們四位不是和施主同來的？」

凌雲蔚搖頭說道：「小生和他們，根本毫不相識。」

百慧大師目光轉向「天外天宮四使者」問道：「四位何人？」

其中一人冷冷地說道：「天外天宮四使者！」

百慧大師臉色微微一變！但却强自鎭定的問道：「四位是來聽取回音的？」

「不錯！掌門人的意思怎樣？」

百慧大師陡地沉聲說道：「四位既是奉命前來要本座的回音，爲何無故出手殺傷我派中弟子？」

四使者之一忽然「嘿嘿」一聲輕笑，道：「是我們一時高興，想試試你們這名震天下武林的鎮山絕藝，究有多大的威力，那知……。」語至此處，忽又「嘿」地一聲輕笑，接道：「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實在使我們失望的很！」

說罷，竟然發出一陣哈哈朗笑，笑聲中充滿一片輕視與譏誚之意，令人聽來有忍受不住的憤怒與難堪！

百慧大師臉色不由又是一變！但他到底是一派掌門，修養功深之人，仍然強自鎮定忍耐地緩緩說道：「這等說來，倒是本門弟子『不堪一擊』之過了！」

「哼！只怪他們學藝不精，功力太差！」

百慧大師臉色陡然凝寒如霜地沉聲說道：「四位曾否考慮過妄殺本門弟子的後果？」

「怎樣？」

百慧大師道：「本座身爲掌門，豈能眼看着門下弟子任由人殺戮而不管！」

蒙面使者冷冷一哼地道：「你要爲門下弟子報仇？」

百慧大師道：「爲了本派的聲譽威信，貧僧不得不向四位討個公道，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眼下却有兩條路任由四位選擇！」

「那兩條路？」

百慧大師道：「第一條路是由四位自己選出一人回宮報信，留下三人屈居本寺作質，等待貴宮宮主親自前來要人理論！」

蒙面使者道：「第二條路便怎樣呢？」

百慧大師道：「第二條路極其簡單，只要四位中能有一人勝得本座，便任憑四位自由離去。」

蒙面使者冷笑了笑，道：「關於我們此行的來意，掌門人考慮好了沒有？」

百慧大師道：「已經考慮好了。」

「意思怎樣？」

百慧大師臉色一片沉凝，斬釘截鐵地說道：「辦不到！」

蒙面使者一聲冷笑道：「少林弟子數百人的性命，全都操在你這位掌門人的一句話中，希望你還是多加慎重，再爲考慮考慮的好！」

百慧大師聽得不禁渾身猛然一震！但，旋卽又堅決的沉聲說道：「少林弟子均有『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心，本座意志已決，再沒有什麼好考慮的，閣下也不必多嘵舌了！」

語聲微微一頓，雙目猛張，精芒激射如電地射視着「四使者」喝道：「兩條路，四位是選擇前者還是後者？請趕快決定！」

蒙面使者又是一聲冷笑，道：「本使者已經決定了選擇後者！」

百慧大師微一點頭，問道：「由那一位動手與本座一決勝負？」

蒙面使者道：「自然也是本使者。」說罷，舉手微微一揮，其他三個蒙面使者立時一齊飄身後退丈外，併肩佇立。

三個蒙面使者飄身後退之間，衣袂竟然不帶絲毫聲息，顯然身懷上乘輕功，而且已臻爐火純青之境。

至於這一個蒙面使者，他既敢單獨與少林掌門百慧大師動手一搏勝負，其武學功力不言可知，决不會得在彼等三人之下。

況且，其言語舉動已經明顯的顯出，這個蒙面使者乃是此行四人之首。

百慧大師伸手自身旁的小沙彌手上取過「銀絲拂塵」，臉色凝重的緩緩步入場中，在蒙面使者對面八尺地方立定身形。

這百慧大師確不愧爲一派掌門至尊的身份，雖在這等情形之下，神情氣度依然鎮定從容的朗聲說道：「請施主亮劍準備動手！」

蒙面使者幷未依言立刻撤出腰下的長劍，忽然問道：「掌門人以爲我們這一戰勝負如何？」

百慧大師微微一笑，道：「閣下以爲呢？」

蒙面使者哈哈一笑朗聲說道：「當然是掌門人落敗無疑！」

百慧大師道：「本座和閣下所想恰恰相反。」

蒙面使者陰聲一笑，道：「掌門人可敢和本使者一賭？」

百慧大師雙眉微微一軒，道：「有何不敢！但不知閣下要怎樣賭法？」

蒙面使者道：「本使者如果落敗，便立刻自斷雙手，聽憑貴派處置！」

凌雲蔚忍不住突然接口問道：「你這賭注包不包括和你同來的三位在內？」

蒙面使者點點頭，道：「當然包括在內！」

百慧大師聞聽凌雲蔚突然如此一問，心中不禁微微一動，暗忖道：「這少年書生究竟是什麼出身來歷？何許人？聽他這種口氣，對本派不但毫無惡意，相反的，且有維護偏袒之心……。」

他心中暗忖至此，不由目含謝意的朝凌雲蔚望了一眼，旋卽轉向蒙面使者肅容沉聲說道：「本座如果落敗，立卽自絕當場，少林派幷從今天起封山十年，不准門下弟子在江湖上走動！」

環立四週的百十名少林弟子聞聽百慧大師此言，全都不禁聳然動容的暗驚道：「掌門人這個賭注下得太重大了……。」

不過，他們心中都有着一個共同的信心，就是百慧大師決不會得落敗！是以，他們雖然全都聳然動容暗驚，暗覺掌門人的這個賭注下得太大，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敢於開口說什麼。

其實，此時此際，也無他們開口說話的餘地。

百慧大師話聲方落，蒙面使者忽又陰聲一笑，搖頭說道：「這樣的賭注太重了，而且也不合本使者的胃口，實在不好，請掌門人另換一個如何？」

蒙面使者此言一出，百十名少林弟子全都不由頗感意外的愕然一怔！

目光突然一齊投射向蒙面使者身上。

百慧大師心中雖有些感覺意外的微微一怔，但他乃修養功夫極深之人，却是絲毫不露形色的從容問道：「閣下的意思要怎樣的賭注？」

蒙面使者故意做作的微一沉吟，道：「我們便就事論事作爲賭注如何？」

百慧大師道：「可以，請說出閣下意思吧。」

蒙面使者道：「本使者如果僥倖獲勝，便請掌門人卽日向天下武林宣佈歸附我『天外天宮』，受命『天外天宮』指揮！」

百慧大師臉色陡地一變！大聲說道：「不行！辦不到！」

蒙面使者陰聲一笑，道：「掌門人乃大智之人，應該明白本使者完全是一番好意。」

百慧大師神色堅決的沉聲說道：「謝謝閣下的這種好意，要本座項上的這顆六陽魁首可以，要少林派歸附你們『天外天宮』則休想！」

蒙面使者冷冷地說道：「如此說來，掌門人當眞是抱着『寧爲玉碎』的決心，準備置少林弟子數百人的性命於不顧了！」

百慧大師渾身不禁猛然一震！但，旋卽鎮定的高宣了聲佛號，聲如斬釘截鐵般的說道：「縱是血染嵩山，少林弟子也決不附人翼下，爲虎作倀！」

蒙面使者忽然悠悠的長聲吁嘆了口氣，緩緩說道：「好吧！掌門人既然說得這等堅決不可動搖，本使者自是無法勉強，那麼，我們這場搏戰的勝負，也就不必賭了……。」

語聲微微一頓，沉聲說道：「掌門人便請發招動手吧！」

此刻，百慧大師心中雖已氣怒至極，有着無比的殺機，但是，却仍然不失一派掌門風度的朗聲說道：「請閣下亮劍！」

蒙面使者輕聲一笑，道：「本門劍術向以神速爲主，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必先動，劍出招發，勢在意先，天下無雙，掌門人，只管發招便是。」

百慧大師聞言，心中不由怦然大震！知道對方劍術已臻上乘火候，不發則已，一發必然神速凌厲絕倫！

當下暗中微提一口眞氣，也就不作客套的說道：「如此本座只好有僭了！」

話落，一抖手中「銀絲拂塵」，直朝蒙面使者當頭罩下！

百慧大師身爲少林當代掌門，其武學功力自有其深湛的造詣，獨到的火候。

他這出手一招，招勢雖然看似平淡，無甚精奇之處，但却是實中藏虛，似虛還實，隱含無窮的玄妙，複雜的變化與殺着！

因爲，從言語口氣中，他已揣測料定，這蒙面使者必然身懷超絕的武學功力，上乘劍術，很可能是他生平從未遇見過的一個勁敵！

大敵當前，他焉敢大意，是以一出手便卽施展出少林祕技，精絕之學。

陡聞蒙面使者口中「嘿」的一聲冷笑，突見劍虹耀眼，飛快無倫的自其腰間射起，電掣般刺戮向百慧大師的右腕腕脈！

這蒙面使者出劍果眞神速無匹，只看得環立四週的少林弟子，全都不由的暗吸了一口涼氣，卽連凌雲蔚在旁也不禁看的心中怦然微震！

此刻，百慧大師如不趕緊撤招閃避，腕脈必將傷於蒙面使者這神速無匹的一劍之下！

腕脈受傷，所運注的內功眞力，自是便就立卽消失散去，「銀絲拂塵」擊出的招式，也就當然毫無力道！

因此，百慧大師一見劍虹電射，刺戟向腕脈，奇快無比，心中雖是不由悚然一驚！手底却是絲毫不慢，右臂倏縮，「銀絲拂塵」招式已變，突然有如靈蛇般疾朝蒙面使者握劍的右手腕上纏去。

蒙面使者口發一聲冷「嗤」，挫腕沉劍，招變「騰蛟起鳳」，快似驚電地刺扎百慧大師腰脇！

百慧大師身形微閃，避過劍招，右腕一沉，拂塵銀絲倏地散張開來，招化「瑞雪繽紛」，籠罩着蒙面使者胸前所有穴道刺戮攻去！

這一招演變的精奇神速無比，蒙面使者雖然身負上乘武學功力，在這一招之下，也不禁有無從封擋之感，迫不得已，只得一仰身形，倒身暴退八尺之外。

百慧大師料敵先機，蒙面使者仰身倒退躲避之着，似乎早在他預料之中，只聽他口中一聲朗叱，蒙面使者的身形尚未站穩，他已如影隨形般跟踪撲到，「銀絲拂塵」招式原勢不變，依然籠罩着蒙面使者胸前所有穴道！

凌雲蔚目覩百慧大師這等武功招式身手，心中

不由甚爲佩服暗讚：「確實不愧爲一派掌門宗師，其武功機智，果然均皆超人不凡……。」

他心中正自暗讚佩服之際，陡聞那蒙面使者猛地一聲喝叱，身形微一閃幌，竟然往左移開了尺許，堪堪的避過了「銀絲拂塵」刺戮攻他胸前的一招，右手長劍一揮，寒光如電，猛朝「銀絲拂塵」截去！

百慧大師一見，待要挫腕撤回拂塵不與硬接時，已是無及，只聽得「噹！」的一聲激響，火星飛濺中，雙方身形都不禁微微一幌，右臂微感痠痲，暗自驚心對方功力深厚，霍然同時騰身躍退丈餘，各自檢視手中的兵刃。

二人畧一檢視兵刃之後，心中全都不由悚然暗驚！

原來在這一招硬接之下，長劍劍刃與拂塵塵柄上，竟都留下了一道損傷的痕跡。

蒙面使者忽然一聲冷笑，道：「掌門人一身武學功力果然高明，本使者出道江湖迄今，正以未能遇上一個武功眞正高强的敵手，沒有能够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場而認爲憾事，看來今天大概可如心願的打個暢快了……嘿嘿！」

「嘿嘿」冷笑聲中，身形已快速無倫的欺近百慧大師對面五尺之處，突然朗聲喝道：「接招！」

聲落招發，振腕出劍，寒虹耀目，劍夾嘯風，迅疾凌厲無倫的攻向百慧大師胸腹要害大穴！

百慧大師一見，自是不敢怠慢，口中一聲輕「哼」，身形微偏，避劍招，右手「銀絲拂塵」疾揮，發招還攻！

二人再次出手，立時各展生平絕藝，互相搶攻，爭制先機，但是全都是巧打快攻的招式，彼此誰也不願再與對方兵刃硬接硬拚。

蒙面使者展開劍招，頓見寒光飛洒，宛似洶湧怒濤，劍虹夭矯，有若飛舞神龍，劍夾嘯風之聲，招招精奇，式式譎詭狠辣兼備！

百慧大師展開「銀絲拂塵」招式，雖然不如其詭譎狠辣，但却博大精深，玄奧絕倫，攻守進退之間，莫不沉穩謹愼非常。

他二人，一個是名重當今武林的少林派掌門，一個却是初次出現江湖的「天外天宮」中的絕頂高手，打來不但緊張，激烈，驚險無比，而且奇招迭出，莫不盡是武林鮮見的精絕之學。

雙方招式均皆快如閃電，稍沾卽分，只看得圍立四週的一衆少林弟子目眩神搖，內心驚慄無已！

一個多時辰之後，二人搏鬥已近百招，竟是棋逢對手，誰也不能爭得先機，誰也無法取得優勢。

這等情勢很是明顯，二人這一場搏戰，決非二三百招內可能分出高下勝負的。

凌雲蔚凝立旁觀，目注鬥場二人的招勢變化，他雖是身懷上乘武功奇學，但因出道江湖不久，像這等武林絕頂高手相搏，緊張激烈驚險的場面尙屬初見，是以，他於目注之下，思緒心神竟於不知不覺間，沉浸入了二人搏戰的招勢變化中……。

隨着二人招勢的變化，他腦子裏有如閃電般地飛轉着胸中所學，蒙面使者的一招「陽關三叠」，應該使用那一招破解，爭制先機，百慧大師的一招「佛光普照」，又當以何種招式封阻，以收克敵制勝……。

如此一來，他便宛如置身於鬥場之中，力戰着兩位當代武林的絕頂高手！

這時，二人搏戰已過一百五十招之數，形勢依然是一個難解難分的平手局面。

突然——

蒙面使者陡地發出一聲朗叱，右手長劍疾揮，唰，唰，唰，有若狂風驟雨般的攻出了三劍！

這三劍攻勢奇快絕倫，直如一口氣呵成。

驀見寒虹暴長，冷森森，劍氣更形綿密，彷如一片遮天蓋地的劍網般，威猛無儔，狠辣絕倫的攻向百慧大師。

百慧大師心頭微微一懍！振臂抖腕，「銀絲拂塵」飛快的舞起一大團光幕，快逾驚電般迎着蒙面使者攻來的長劍劍身絞去！

頓聞「嗆啷」一聲輕响，雙方一觸卽分，身形同時倏然向後飄退五尺餘遠。

二人身形飄退之後，便卽相對峙立不動，暗中運功蓄勢，似乎都在等候對方先行發招攻出，俾能以靜制動，爭制先機。

片刻時辰過後，蒙面使者忽然冷冷的說道：「這樣的打下去，要到何時才能分出勝負……。」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可敢和本使者硬拚三招？」

百慧大師兩道慈眉一軒，雙目精光電射的沉聲說道：「有何不敢！」

「好！請準備小心了！」話落，右手緩緩舉起長劍，劍尖朝外，瑟瑟顫動不止。

百慧大師目睹如此氣勢，立知對方此回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定必是全身功力所聚，狠辣凌厲，威猛絕倫的一招！

於是，這位生平少遇敵手的一代掌門高僧，心念電閃之間，急忙暗中長吸了一口眞氣，將數十年修爲的內家功力潛運至九成以上，目光灼灼不瞬的注視着對方手中舉起的長劍，凝神以待。

驀地——

蒙面使者身形微動，口中突發一聲喝叱，頓見

劍影蔽日，寒光如濤，狂飆掠空，劍挾嘯風之聲，威勢有若雷霆萬鈞般地猛朝百慧大師潮湧捲去！

凌雲蔚注目旁觀，一見蒙面使者劍招出手，胸中立刻急如電旋般飛閃過一身所學，竟然覺得無法能够破解這招劍式。

說時慢，當時的情形，實在快如電光石火的一閃……。

陡聞百慧大師猛然一聲大喝，「銀絲拂塵」疾揮，直迎而上，只聽得「噹！」的一聲激响，火星飛濺中，二人身形同時一陣搖幌，踉蹌地急退了五六步，方始穩住脚步，拿樁立定。

凌雲蔚目光一望百慧大師的臉色神情，心頭不禁陡然一驚！

只見百慧大師的臉容蒼煞，嘴角間沁出了絲絲血絲，顯然，在這一招硬接之下，他內腑已被蒙面使者的劍氣震傷。

他心頭一驚之下，不由移轉目光朝蒙面使者望去，蒙面使者的臉色神情如何？雖因其臉蒙黑巾而無法看出，但，從其右手長劍下垂，凝立當地不動的形勢上，不難看出正在暗暗運功調息……。

正當凌雲蔚目光灼灼的注視着蒙面使者，心中暗作判斷，是否和百慧大師一樣，也已受傷之時，忽聞蒙面使者朗聲說道：「三招硬拚雖只才一招，但却勝負已分，你心中若是不服，不妨傾盡全力在二，三兩招中求勝！」說罷，右手復又緩緩的舉起長劍來。

百慧大師聞言，身軀不由猛然一震，但，旋卽暗中長吸了一口眞氣，雙目徐張，精光如電暴射般地射視着對方……。

他雖然內腑受傷很重，全憑數十年苦修的精純內功抑壓住傷勢，也自知絕對無力再和對方硬拚一招半式，但是，他身爲掌門至尊，個人的榮辱，却關係着少林派在江湖中的聲譽地位！

在這等關係因素之下，他又如何能就此服敗認輸？

正值此際，他耳畔突然响起一縷極細而又清晰的聲音，說道：「大師已然負傷，切不可徒逞意氣之勇，俗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否則，非僅於事無補，反而益增惡魔的兇威氣燄，况且，眼下江湖血腥已起，劫難將興，必須從速挽救，尙望大師暫且忍辱認敗，保存實力，以應付卽將來臨的一場腥風血雨，挽劫拯難！」

百慧大師聞聽，雖然不知這暗中傳聲之人是誰？甚爲驚愕其內家氣功之精純，似乎不在他自己之下，但，心念却有如電旋般的，隨着其所言一陣疾轉……。

於是，他臉色神情忽然變得一片平靜地，向舉劍凝功待發的蒙面使者緩緩說道：「閣下劍術確實高超，本座認敗，閣下請走吧。」

蒙面使者徐徐垂下長劍，還劍入鞘，嘿嘿一聲冷笑，轉身朝另三個蒙面使者微一揮手，說道：「走！」

聲落，身形微幌，正待掠躍而去時，忽聞一聲朗喝道：「且慢！」

四個蒙面使者立時一頓身形，止住掠躍之勢，一齊回身，八道目光灼灼的透過蒙面黑巾，射視着凌雲蔚的俊臉，問道：「你有什麼指教？」

凌雲蔚朗聲說道：「小生也要向四位領教幾招劍術。」

蒙面使者道：「你自覺你的劍術，能够勝得我們？」

凌雲蔚道：「決不會得輸給你們！」

蒙面使者冷哼一聲道：「你眞要和我們動手一較勝負？」

「哼！」凌雲蔚點頭說道：「今天一定非向四位領教不可！」他語聲清朗，音韻鏗鏘，令人聽來直有「斬釘截鐵」之感。

蒙面使者暗中皺了皺眉頭，微一沉吟，道：「你是何人門下？」

凌雲蔚道：「你若勝得小生，便告訴你。」

蒙面使者道：「好！你跟我們走吧。」

凌雲蔚道：「到什麼地方？」

蒙面使者道：「到山下，找一處無人的地方，我們好好的打上一場。」

凌雲蔚想了想，道：「你們先去山下等着小生，一個時辰之內必到！」

蒙面使者點了點頭，說道：「好！我們一定等你！」說罷，便卽轉身掠起，躍過廟墻疾奔下山而去。

四個蒙面使者走後，凌雲蔚望了望手中寒光灼灼鑑人的長劍，正欲朗聲發話，請劍主人現身以便還劍時，突聞一聲「無量壽佛」，起自右偏殿屋脊背後，接着一陣衣袂飄風颯颯聲响，一位身材頎長，面貌清癯，長髯飄胸的道人，輕如飛絮地飄落場中。

道人身形落地，立時肅容朝百慧大師躬身稽首施禮道：「掌門大師好，貧道這廂有禮了。」

百慧大師一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適才暗中傳聲勸告自己忍耐之人原來是他，怪不得有那等深湛精純的內家氣功……。」

他心中在暗想自語，雙掌却已連忙合十還禮，謙恭的說道：「不敢當！師叔快請不要多禮。」

原來這道人乃是武當派當代掌門人的師叔，號

稱「武當五子」中的第三位——歸虛子。

歸虛子向百慧大師稽首施禮既畢，便卽轉身目視凌雲蔚含笑說道：「少俠劍術超絕已深得上乘精髓，劍招神奧玄奇，更爲貧道生平所僅見，只是……」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貧道如果臆測的不錯，少俠可能還是第一次正式使劍與人動手搏戰，不知是也不是？」

凌雲蔚一聽，心中不由甚爲暗讚道人目光厲害，點頭微笑道：「不錯。請問道長法號？」

歸虛子道：「貧道乃武當歸虛子。」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怪不得道長能够見微知著，看出小生是初次正式使劍與人動手搏戰，原來是以劍術馳譽當今武林的名門高人，小生實在失敬的很！」語聲微頓，望了望手中的長劍，目視歸虛子問道：「此劍可是道長之物？」

歸虛子點點頭道：「正是貧道之物。」

「何名？」

「屠龍。」

凌雲蔚突然正容朗聲說道：「謹以璧還，并此致謝！」說着朝前跨了兩步，雙手捧劍遞了過去。

歸虛子接過「屠龍」劍納入背後鞘內，問道：「請問少俠貴姓大名，師承那位武林高人門下？」

凌雲蔚道：「小生姓凌草字雲蔚，至於師承，因時期未至，目前尚還不便奉告，請予原諒。」

語聲微微一頓，忽然問道：「道長可知『天外天宮』在什麼地方？」

歸虛子搖搖頭，轉向百慧大師問道：「掌門人知道麼？」

百慧大師搖首說道：「不知道。」

凌雲蔚目視百慧大師問道：「掌門人可知那『天外天宮』主是個何許人物？」

百慧大師苦笑了笑，道：「本座和施主一樣，也是茫然無知。」

凌雲蔚微一沉吟，忽又轉向歸虛子問道：「道長對四使者劍法招式覺得如何？」

歸虛子想了想道：「神速，詭異狠辣兼備。」

凌雲蔚道：「道長乃當代劍術名家，從其所施的劍法招式上，不知是否已看出其可能源出何宗何派？」

歸虛子哈哈一笑，道：「少俠將貧道捧得也未免太高了，貧道一生雖然精研劍術，對當今武林各大門派的劍法招式，眼見能知，但是，對其所施展的招式，却……唉！」語至此處，忽然喟然輕嘆了口氣，接道：「武學一道，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言下不勝感慨之意。

凌雲蔚聽後不禁默然。

百慧大師忽然問道：「凌施主要見本座，究竟有何要事？請卽明告。」說罷，雙目精光灼灼的注視凌雲蔚的俊臉。

凌雲蔚俊臉神情倏地一肅，說道：「此事關係至大，而且也非三言兩語卽能說得清楚明白者……」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小生遠來是客，大師難道連一杯清茶也不肯相待麼？」

百慧大師面孔不禁陡地一紅，連忙雙手合十施禮，歉然說道：「因急欲明白施主此來眞意，以致一時失禮怠慢，尚祈原諒勿予介懷，卽請移玉客室待茶。」

說罷，側身肅客。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掌門人先請。」

百慧大師道了聲：「有僭。」

邁步前行客室走去。

凌雲蔚目視歸虛子道：「道長也請同往一談如何？」

「好。」歸虛子點頭說道：「少俠先請。」

凌雲蔚微微一笑，邁步隨在百慧大師身後，儒袂飄飄，從容而行。

夕陽西垂，餘輝斜照，原野、山林間遍佈了一片金黃色的光芒……

少林寺的紅牆綠瓦，此時，色澤也顯得格外的光潤，鮮艷奪目。

凌雲蔚俊面神采飛揚，心情輕鬆愉快的走出了客廳，百慧大師和歸虛子道長併肩隨後相送，一直送出少林寺門外，凌雲蔚這才停住脚步，回身含笑說道：「到此爲止，二位請留步。」

話落，身形電掠，快逾飄風般往山下馳去。

百慧大師目注凌雲蔚去如電掣般的身形背影，不禁衷心讚佩的說道：「眞是一位武林百年難得一見的天縱奇才，如非親眼目睹，誰也不會相信一個年方弱冠的少年，竟然身懷這等絕世功力，上乘奇學……」

歸虛子道長點頭接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眼下江湖血腥已起，浩劫將臨……」語聲微微一頓，續道：「看來這挽救劫難，除魔衞道的重責大任，該要落在他的肩上了。」

百慧大師忽然感慨的輕聲一嘆，道：「最近一二十年來，我輩俠義門派中人材太也凋落，否則，魔道何敢如此猖獗，興風作浪！」

歸虛子道長聽後，不禁也感慨的發出了一聲輕嘆，默然無語。

就在他二人談話的這片刻工夫，凌雲蔚的身形背影亦已馳去得不見。

百慧大師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望着歸虛子道長

說道：「走！我們下山去看看去。」

聲落，身形微動，已邁開大步往下奔去。

× × ×

四蒙面使者一口氣奔馳到山下左方的一座樹林內停住身形，爲首的蒙面使者這才長吁了口氣，語音有點軟弱無力的說道：「那禿頭的功力實在難鬥……」說着緩緩地就坐了下去。

另三個蒙面使者見狀，心中不由齊皆一驚，急問道：「大姐受傷了？……」

大姐點了點頭，道：「一點輕傷，只要調息一陣就好，三位妹妹請替愚姐護法。」說罷便卽閉目垂簾，吸氣運功調息起來。

原來這四個蒙面使者，都是易釵而弁的女兒身，爲首的大姐名叫瓊仙，其次的名叫惜玉、碧蓉、舜芬。

一盞茶的時辰過後，瓊仙已運功調息完畢，自地上長身站起。

惜玉問道：「大姐，你完全好了麼？」

瓊仙微一點首，問道：「那少年書生還沒有下來吧？」

惜玉搖了搖頭，道：「沒有。」

瓊仙一沉吟，道：「我們到樹林外面去等着他吧。」說畢，便邁步往樹林外面走去。

惜玉、碧蓉、舜芬三人，隨在瓊仙身後走出了樹林，四人一齊凝目朝山道上望去，山道上靜悄悄的並無人影。

舜芬忽然望着瓊仙問道：「大姐，你看他是幹什麼的？」

瓊仙微微一怔，不解的望着舜芬道：「四妹，你說什麼幹什麼的？」

舜芬道：「他上少林寺的目的。」

瓊仙尚未開口，碧蓉已搶着說道：「當然是尋仇的了。」

舜芬道：「我看可能不是。」

碧蓉道：「那麼他爲什麼跑上少林寺和少林和尚動手呢？」

「這……」舜芬語聲頓了一頓，道：「我總覺得他決不是尋仇的！」

惜玉忍不住接着問道：「四妹，你這是根據什麼理由判斷的呢？」

舜芬道：「從他對少林和尚的神情語氣上。」

碧蓉忽然格格一聲嬌笑，道：「四妹，你對他倒是看得很清楚，很注意嘛！」

「啐，」舜芬蒙在黑巾底下的粉臉也不由微微一紅，朝着碧蓉「啐」了一口，笑罵道：「人家講正經的，你偏要往歪裏想，你眞是狗嘴裏永遠長不出象牙來。」

碧蓉又是格格一聲嬌笑，道：「四妹，你不要寃枉人好麼，我……」

瓊仙心中忽然一動，便卽攔阻着碧蓉的話聲說道：「三妹別開玩笑了，四妹的話確實很有點道理呢。」

惜玉望着瓊仙問道：「大姐，你也認爲他和少林和尚的搏戰不是爲的尋仇麼？」

「唔。」瓊仙點了點頭，道：「現在細想起來，他的神情語氣態度，對少林和尚似乎毫無敵視之意……」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等一會他來了，我們問問他好了。」

碧蓉道：「大姐，他一定下來赴約嗎？」

瓊仙點一點頭，說道：「我想……他不但不會不來赴約，而且必定守時，絕對不會超過一個時辰之外！」

她話聲落後，猛一抬頭，瞥見山頂縱起一條人影，衣袂飄飄有如天馬行空般，快速無倫地向山下飛馳而來，連忙低聲說道：「來了。」

凌雲蔚一口氣奔馳至山下，在距離四人面前丈餘遠地方站定身形，朝四人拱了拱手，朗聲說道：「四位久等了。」

瓊仙也拱了拱手朗聲說道：「尊駕不必多禮。」話鋒一轉，冷冷問道：「尊駕的事辦完了麼？」

凌雲蔚道：「辦完了。」

瓊仙道：「很順利麼？」

凌雲蔚點點頭道：「非常圓滿。」

瓊仙道：「我不相信。」

「爲什麼？」凌雲蔚目視瓊仙問。

瓊仙冷「哼」了一聲，道：「少林和尚的脾氣又臭又硬，豈是容易說話之人！」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事實恰恰相反，在小生說明來意之後，少林掌門人不但非常謙虛客氣，並且滿口應承了小生所說的事情。」

瓊仙問道：「是什麼事情？」

凌雲蔚道：「對不起的很，礙難奉告。」

「請問貴姓大名？」

「姓凌名雲蔚？」

「那一派門下？」

「未便奉告。」

瓊仙微一沉吟，道：「你既然不肯坦白相告，我們便到林內好好的打上一場，分決勝負再說吧。」話落，便卽轉身邁步率先往樹林內走了進去。

凌雲蔚口中朗朗一笑，儒衫飄飄，步履從容的隨後追進樹林之內。

雙方立定身形，瓊仙目注凌雲蔚稍頃，心中忽然微微一動，問道：「你的劍呢？」（未完待續）

兩期完新派俠情中篇

江陽·文
培新·圖

啞謎血劍（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申無畏九歲那年，撫養他的族叔申宏署爲宮天南刺殺，臨終命申無害往嶗山求飛靈子爲徒，九年後，申無畏功成下山，幾經打探，知仇家在黃沙鎭，乃兼程往，途爲黑龍會首范陽派人截殺，申無畏殲殺强敵後，獲識一少女左雪顏。那晚在黃沙鎭投宿，心中思疑郊外左家莊左權爲宮天南化身，乃貪夜往探，見那左權雖似宮天南，但不敢決斷，左雪顏邀請他仗義助父拒范南，申無畏正擬偵查左權身世，乃應諾，翌日，申無畏在客棧飯堂碰見一中年書生——

血劍刃血仇　情絲縛情侶

這時，掌櫃的上前躬身招呼着申無畏，在房間裏跌得頭靑臉腫的店小二也走了出來。

掌櫃的强陪笑臉的對申無畏問道：「申少俠，要吃點什麼嗎？」

「我就是想喝些酒。」

「好酒有的是，要吃點菜嗎？」

「不吃了。」

申無畏擺擺手，掌櫃的也退去了，剛迎上店小二在他耳畔低語幾聲，掌櫃的直吐舌頭，也忙扯着店小二入內捧酒去。

申無畏也自覺好笑，時候還早，肚子也不餓，就在這裏喝喝酒，消磨那難度的時光吧。

看見鎭上陡地出現了大批陌生人，又多是勁裝佩刀的，猜想那千手毒蟒范陽眞的要來了，那麼眼前這飯堂裏的白衣中年文士會是黑龍會的人麼？

若然不是黑龍會，又不會在左家莊碰見過，那麼他到底是誰？

正在猜忖着，眼前一幌，申無畏伸手一接，是隻空酒杯。

「這位朋友，既然你的酒還沒有來，就先喝我敬你這一杯吧。」

但見那中年文士抱拳一拱，隨即雙手握住酒壺，一運內力，竟將壺中的酒迫出，像一股酒箭般射出，一條酒柱，不偏不倚，直注入申無畏桌前酒杯之中，剛滿一杯，也無一滴溢下。

他露出這一手，實在令申無畏敬佩之至，當即捧杯一飲而盡。

那人剛放下酒壺，不提防一股吸力，將整壺酒平空吸去，原來是申無畏暗運內力，把酒壺攝取過來，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凌空攝物，也令中年文士暗吃一驚。

申無畏持壺倒酒，陡地又將酒壺輕輕一拋，酒壺拋到文士跟前，却是懸空沒有跌下，原來是申無畏遙遙運勁把酒壺凌空托住。

「借敬了。」

但聽得申無畏低叫一聲，酒壺已微微傾斜，壺嘴的酒瀉出，直注入文士跟前空杯中，也是剛剛斟滿一杯，酒壺便緩緩落下，仍好好的平放在桌上。顯然地，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功力是更比那中年文士爲高。

中年文士臉色微微一變，便也抱拳一揖，隨卽捧杯一飲而盡。

申無畏只是微微一笑。

「請問閣下是黑龍會的什麼人？」那中年文士遙遙相問。

申無畏只是輕輕搖搖頭。

「然則，是左家莊的？」中年文士又問。

申無畏畧想一下，也隨卽搖搖頭。

「那就好了。」中年文士不期然地說了一句，鬆了一口氣。

「閣下是誰？」申無畏覺得有些奇怪，也開聲問道。

「不是黑龍會，不是左家莊，哈哈。」

那中年文士哈哈一笑，像是喃喃自語，又像是把話說給申無畏知道。

只是這句話，又像是說自己，也像是說申無畏的。

話一說完，中年文士放下一塊碎銀在桌上，身形一拔，脚尖在桌面一點，已凌空翻一觔斗，躍出客棧門外。

不料正碰上一名紅面老者率着一大羣人走來，那老者也不打話，上前便是雙掌一推，氣流激盪，風沙翻湧，勁風直迫中年文士身上，中年文士甫一站定，見對方沒頭沒腦的雙掌打來，竟是有心要取自己性命，心底一懍，雙掌隨卽翻出往前一迎。

「拍」地一聲巨响，兩個人四隻掌是對上了，二人「蹬蹬蹬」地各退三步。

表面上是不分勝負，但是明眼人是容易看得出，中年文士只是用了八成眞力，那老者出其不意，全力出擊，仍不能取勝，中年文士的功力是高出一籌了。

紅面老者氣得滿臉血紅。

申無畏悠然站在一傍，冷眼傍觀。

也不知道他是何時走了出來的。

紅面老者正要蓄勁對中年文士出手，却被頷下被削去鬍子的虬鬍漢攔住了。

「荆護法，不是他，是那小子。」

虬鬍漢拉着紅面老者的衣袖，他伸手指着傍立的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站着在咧開嘴冷笑。

這紅面老者是個性魯莽，脾氣躁急的傢伙，見是剛才打錯了人，也不再去理會那中年文士了。

紅面老者大踏步衝近申無畏的跟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說話。

「小子，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個丢人現世的老不死！」

「哼！你駡我！」

「剛才你駡我又怎麼樣？」

申無畏神態悠然，毫不在乎的冷冷嘲諷他。

那紅面老者氣得跳脚。「告訴你，老子就是黑龍會的首座護法『摩天龍手』荆天健！」

「倒是第一次聽見。」申無畏嘴角仍是一抹冷笑，好像毫不把這小老兒放在眼內似的。

「什麼第一次聽見？」紅面老者的肺也氣炸了，跺着脚，臉紅如血，渾身發抖，「老子大名，江湖上誰人不知，武林上誰人不曉，你瞧不起老子，老子就要用摩天龍手教訓教訓你！」

「倒要領教。」申無畏仍是臉露嘲笑，站着不動。

荆天健暗運氣勁於掌，陡地一伸手化掌爲爪地向申無畏迎頭抓去。

「來得好！」

申無畏的話未說完，人已不見。

荆天健一掌抓空，暗吃一怔，回頭一望，看見申無畏笑嘻嘻的站在自己背後。

荆天健換步回身，雙掌推出，是施展「雙龍掠日」招式，但見掌影漫天，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去，挾着虎虎風聲，掌勁是凌厲之極。

申無畏左右閃騰，步步後退。

荆天健心中得意之極，掌勢施展得更是綿密凌厲，招招殺着，把申無畏迫近虬鬍漢那一羣人了。

虬髯漢見荆天健佔了上風，也是興奮萬分，一聲吶喊，便圍攻上去。

申無畏被圍在當中，仍是神態悠悠，臉露冷笑的。

荆天健見機不可失，「摩天龍手」掌法施展得更疾，暗運氣勁，貫注十分眞力於右掌之上，左掌虛幌一招，右掌隨卽猛力推出，宛如天崩地裂的霹靂一聲。

眼看申無畏要立斃於荆天健這一招「一龍摩天

」的絕招之下。

不料申無畏雙掌輕輕往下一拍，竟逆着荆天健掌下翻湧起的狂飇，身形往上飛起，避過了荆天健一掌。

荆天健眼見申無畏飛身避過，自已凌厲的掌風要把衝來的一羣屬下擊個正着，也嚇得大驚，忙陡地收住掌勢，却感到背心一熱，全身不由自主的，掌勢已綿綿吐出。

幾聲慘叫，衝近來的幾名漢子被掌勢擊得飛起，七孔噴血而亡。

這時，荆天健的背心已被申無畏一掌印住，一股熱流，綿綿將荆天健的體內眞力迫出，片刻之間，荆天健的紅面變了紙般白，「哇」然一聲，鮮血由口直噴而出，當堂重傷倒地。

申無畏掌勢一收，輕輕拍手，回頭一望，那中年文士已不見了。

黑龍會的徒衆也只能遠遠的站開，眼巴巴的看着會中的首席護法竟然在十數招之內，便傷在這年青人手底下。

× × ×

「那荆天健是黑龍會裏僅次於范陽的高手，這次敗在申少俠手下，也算是滅了黑龍會的威風。」

已有人通報給左權知道，所以申無畏一抵左家莊，左權便降階相迎，也奉承了申無畏幾句。

傍立的牟沛和辛獨臉上是羨慕，嫉妒，悻然，也不敢再小覷申無畏了。

這時左雪顏也聞訊迎了出來，看見申無畏安然無恙，也是芳心竊慰。

跟着，左權便迎申無畏進入內廳，衆人便分別坐下。

左權乾咳了一聲，便開口說：「申少俠，范陽已派人來下戰書，約我明晨到黃土坡決鬥的。」

以爲申無畏一定有話說，誰料他默不作聲。

「申少俠，請看看，這就是戰書了。」

左權從袖中取出一封戰書，左雪顏還去雙手遞給申無畏看，他只是畧畧看了一下。

他仍舊沉吟無語。

「申少俠，爹這次望你能傾力相助。」

左雪顏脈脈含情地望住他。

申無畏似乎又受了感動，點了點頭。

「申少俠，這范陽武功十分高强，老夫亦非其敵，所以，明日一戰，尙望少俠戰住范陽，只要范陽一死，黑龍會便潰不成軍了。」

左權是想誘出申無畏與范陽相鬥，然後坐收漁人之利的。

不料申無畏亦十分機警。

「左前輩，若是開頭便由晚輩鬥范陽，只怕有些不妥。」

左權臉色一變，問道：「請問有何不妥？」

申無畏微微一笑。「江湖上人人皆知前輩是個成名人物，范陽又是逕向前輩求戰，按理應由前輩接戰，又焉能讓晚輩越俎代庖哩？」

此言一出，左權及牟沛辛獨三人臉色大變，以爲申無畏改變主意，不肯相助。

左雪顏亦覺不安，訕訕問道：「申少俠……」

「左姑娘，在下之意是先由左前輩接戰，畧鬥十回合之後，再由在下飄身而出，范陽猝不及防，亦逃不出在下劍鋒之下。」

這話雖然是對左雪顏說，其實也是說給左權聽的。

牟沛這時也忍不住了，朗聲道：「申少俠，施以暗襲，恐怕勝之不武吧。」

申無畏微微一笑。「並不是暗襲，只是在下陡地現身而出，范陽定然一怔，也正合乎兵法所謂攻心爲上吧了。」

左權不敢與申無畏齟齬，乃朗聲大笑。

「好吧，申少俠既然想得這好主意，那麼明日少俠可來敝莊結隊前往黃土坡吧。」

申無畏搖搖頭。「晚輩獨自前往可也。」

左權又是一怔。「少俠此言……」

「晚輩不是左家莊人，結隊前往總有不妥。」

左權心頭一懍，臉上仍是堆着笑意。

「申少俠，老夫心儀你英雄年少，已決定待范陽伏誅之後，便把雪兒許配給你，以後是一家人，又焉可分彼此？」

這句話是說中了申無畏和左雪顏的心事，左雪顏是心頭一陣喜悅，又對申無畏有些埋怨之意，一雙水伶伶的眼睛用幽怨的視綫望定了申無畏。

× × ×

「申少俠，你難道有什麼難言的心事嗎？」

申無畏默默地俯視着小河的流水，他正和左雪顏在河畔的樹下談心。

「左姑娘，有句話說來唐突……」

「你說好了。」

「左莊主眞是你生身之父？」

「……」

她一時楞住了，從來沒想到這問題，這十多年來，還是頭一次有人對她如此問。

「你的意思是……」她囁嚅地說着。

「我猜他不姓左。」

「爲什麼？」

「我認得一個姓宮的人，跟他一模一樣。」

「是你的仇人嗎？」

「嗯。」

她早已猜出申無畏跟父親之間定有些不可告人之事，却料不到是仇家。

左雪顏當堂楞住了。

「左姑娘，姓宮的曾殺死我叔叔。」

「但是爹平時少出門，我也不相信他會做出這傷天害理之事。」

「既然如此，他又怎會惹來千手毒蟒范陽這夥人呢？」

「正因爲我爹爲人正直，范陽這夥黑道才不肯放過他。」

「左姑娘，我已查出牟沛辛獨二人也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言下之意，似是說左權既然正直，又怎會交上些黑道的魔頭。

左雪顏無詞以對，沉思着。

「左姑娘，左家莊中少有姓左的人，實爲奇事，我猜這黑道魔頭，當年殺死左家莊主，盡殺莊中老幼，自己便冒認姓左，好霸佔左家莊產業，以你年幼無知，便收你爲女，藉以掩人耳目吧了。」

申無畏一口氣把他的猜想說出來，左雪顏聽了半信半疑。

她自幼是跟着母親長大成人的，稍長時，母親送她出外追隨幾位名師學武，正是離家時日多，在家時日少，父女感情也不濃厚。

她忽然想起去問母親。

「申少俠，也許我去問問家母，她老人家近年來獨處經樓，茹素唸佛，似有滿懷心事，我誠懇相問，她或許會把眞相告我。」

「好吧，不過此事需要小心，切莫讓姓宮的知道，對你我都有不利之處。」

× × ×

左雪顏的母親恍惚已心如槁木，對一切事都麻木了。

「孩子，你胡思亂想幹麼？」

「娘，告訴我，他是不是姓宮的？」

母親的臉色一變，顯然是心頭一陣震驚，陡地話也說不出來。

「娘，你不敢告訴我眞相，是怕我武功非他之敵？」

左雪顏人很聰明，也想到母親在維護她，不想她吃虧。

「娘，你送我出外訪師學武，是要報這一大仇，爲何如今又遲遲不肯把眞象相告呢？」

「孩子，別胡思亂想，況且你這些年學武，唉……」老人家也不再說下去。

左雪顏的疑慮更深，正要再問，却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

是左權和牟沛辛獨走上經樓。

「雪兒，原來你在這裏。」

左權大踏步走過來，又問道：「跟你娘親談些什麼來了？」

左夫人强顏一笑，搶着說：「沒談什麼？她來問候我吧了。」

左雪顏也抬起頭勉强一笑，點點頭。

左權在那邊一張椅子坐下，捋鬚沉思，半晌才說話。

「夫人，明日我到黃土坡與范陽決戰，雪兒也跟去見識見識，你留在家裏，可不用担心。」

「是。」左夫人柔順地回答着。

「雪兒，剛才李三探知黑龍會已派人潛入黃沙鎭，他們是打算趁着明日早晨，殺進莊裏來的了。」左權轉頭對左雪顏說。

「那是要趁我們去了黃土坡，他們便乘虛攻入左家莊？」

左雪顏爲了母親的安危而焦急起來。

「此事我已早作準備，今夜我將帶領人馬攻入黃沙鎭，先把那批人殺個乾淨，免了後顧之憂，雪兒，你學武多年，正是給你一顯身手之時機了。」

「好吧，爹，我跟你們一起去。」

左雪顏是想念着福來棧的申無畏，便答應了往黃沙鎭去的事。

× × ×

夜裏的黃沙鎭是一片靜謐。

潛入鎭裏的黑龍會人馬雖然有數十人，武功高的荆天健受了重傷，餘下的都是二三流人物，分成五股人，分別由香主佘洪，張超，麥明，焦洪，薛南五人帶領着。

左權率領左家莊大批人馬分別把這五股人包圍起來，一聲號令，雙方接戰時，黑龍會的人猝不及防，兼以衆寡懸殊，開始便處於下風。

這時，宿在福來棧的申無畏聽見四處有厮殺兵器交擊之聲，正待起來察看，却在黑暗中，看見窗口掠進來兩條人影，身形十分迅捷。

二人掠入時，兩件兵器已趁勢揚起，都是使劍的，兩口劍如靈蛇吐穴，直扎向床上的申無畏。

申無畏自床上一滾落地，兩掌左右開弓，向二條黑影打去，不料二人變招甚快，翻觔斗齊齊一躍上床，雙方竟對換了位置，二人各自揚手，射出暗器，「颼颼颼」的四蓬毒針，直射向申無畏身上。

申無畏脚一挑，將房中圓桌挑翻，剛好將射來的毒針擋住，「刷」地拔出腰中短劍。

陡地在黑暗中見銀光一閃，申無畏身形已撲至

二人之間，哎喲怪叫聲，二人算是閃避得快，各自往斜滾開，却已雙雙中劍。

門被踢開，左家莊的李三及莊丁持着火把走入，後面走進房的人是左權和左雪顏。

「咦！是你？」左權故作驚訝的說。

這時火把的光已照耀出負傷臥在地上的人正是牟沛和辛獨。

「怎麼一回事？」左權臉色驚惶向申無畏問。

「你還是問問他們吧。」申無畏冷冷答。

牟沛和辛獨閃避得快，沒有被刺中心窩，都已嚇得冷汗涔然，二人狼狽的爬起來。

「莊主，我倆奉命來捕殺黑龍會的人，誤闖進這裏來。」牟沛喘息地回答。

「怎麼這樣莽撞？」左權對二人輕叱一聲，接着便轉頭對申無畏說：「申少俠，只是一時誤會，請不必介意。」

申無畏也不想就此拆穿他的陰謀，只是微微一笑。

左雪顏瞟了申無畏一眼，從她那關懷而默默含愁的眼神中，申無畏感到安慰。

「潛伏在黃沙鎭的黑龍會人馬已被我們一網打盡，明日上黃土坡會那范陽時，便少了後顧之憂了。」左權又說着。

這時候，瓦面上躲匿着一個人，他已拔出劍，正擬飛身撲下的，聽見范陽之名字，他陡地又改變主意。

這人是中年文士，原來他正是左家莊的莊主左謀，十八年前，宮天南糾結范陽，在澇河橋邊截殺左謀，左謀重傷墮河，宮天南還以爲他已死去。

後來左謀傷癒，却探悉宮天南霸佔了左家莊，屠殺了全莊老幼。

左謀便矢志報仇，訪師學藝，這十八年來，他已學得了天山玄眞劍法，便跑回家鄉，伺機要向宮天南算賬的，不料遇上了申無畏，發現申無畏的功力較己爲高，很是震驚，不知道申無畏會否是宮天南的人？

現在看見宮天南正跟申無畏談論着范陽的事，左謀知道事有蹊蹺，便耐着性子聽下去。

冒充左權的宮天南只顧和申無畏談着，也沒有留意瓦面上有人竊聽。

「申少俠，明日你多賣點力氣，把范陽宰了，替叔父報仇吧。」

「左前輩，殺了范陽，我還要跟宮天南算賬哩。」申無畏冷冷的說。

伏在瓦面上的左謀，這時才知道申無畏竟是跟自己同在一條路上的，心中暗喜。

他决定待宮天南離去後，他便去跟申無畏好好談一談。

這時，假冒着左權的宮天南聽了申無畏的話，也暗自心驚，覺得這年輕人比范陽更爲可怕，便盤算着明天怎樣好生應付的事。

於是他聊了幾句，便借故向申無畏告辭，帶着負傷的牟沛，辛獨等人離去了。

留下了左雪顏和申無畏。

「左姑娘，剛才牟沛辛獨暗算我的事，你也看見了？」申無畏問着。

左雪顏言無以對。

「你問過你的娘親，宮天南是否就是他？」申無畏再問道。

「問是問了，娘親好像滿懷心事，欲言又止，我猜，大概娘親是嫌我武功不高，不敢告我以眞相。」左雪顏回答說。

瓦上的左謀越看越覺得左雪顏是自己睽別十八載的女兒，忍不住飄身而下。

申無畏一怔，抬頭喝問：「是誰？」

「在下左謀，特來拜見申少俠。」

見悠然走來的正是那中年文士，申無畏一聽他的名字叫左謀，頗覺愕然。

「剛才我躲匿瓦上，看見那正是十八年前害我全家，奪我妻女的宮天南，恨不得立即飛身而下，手刃此獠，只是細心一想，此事仍有待與少俠從長商議之處，所以當時是啞忍了。」左謀說着，一面用眼打量着左雪顏。

左雪顏好生納罕，又以父女天性，竟對這中年人楞楞地凝視着。

左謀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拿出一塊玉珮，左雪顏看了，陡地一怔。

「你是誰？怎麼會有這玉珮？」她神色惶惑地問道。

「女兒，我是你十八年未見的父親。」

左謀凄然苦笑。

左雪顏也拿出自已懷中的玉珮一看，這雙玉珮是一對併得起來的鴛鴦。

「女兒，這玉珮大概是你娘親給你的吧？」

「你怎麼知道？」

「你不妨去問問娘親，就會明白一切了。」

× × ×

左夫人一看見女兒交給她看的玉珮，當時臉色大變，顫抖地坐在椅上。

「雪兒，他……他還沒有死？」

「娘，你說的是誰？」

「還有誰？是你的生身之父。」

「娘……」

左雪顏也是萬分震驚，料不到竟然是事實，又有着一份莫名的喜悅。

原來自己生父並不是申無畏的仇家！

宮天南反而是自己的仇人，那麼自己跟申無畏是同一命運的了。

「他，他在那裏？」左夫人好像從迷惘中醒悟過來，她向女兒問着。

「夫人，我來遲了。」左謀從窗外飄身而入。

一對刼後重逢的夫婦，經過了十八年辛酸痛苦的歲月，再見面，彼此都有恍如隔世之感，滿懷心事，又不知從何道起。

「你……你沒有死，我知道你不會死。」左夫人的聲音發抖，眼眶含淚。

「小雪……」左謀親暱地叫着妻子的小名。

「道謀……」她也低喚着他。

她撲進他的懷裏，啜泣着。

好一會兒，她又推開他。「不，道謀，妾身已屬殘花敗柳，再配不起你，太對不起你！」

左夫人狂哭着，她想起自己忍辱偷生，這些年來，過着偷彈珠淚，痛苦不堪的日子，心坎中堆積了太多的寃屈，又想起了太對不起夫君，心情更是萬分難過，淚水更是奪眶而出，汩汩流着。

「小雪，此事也不能怪你，我知道你忍辱偷生，也是爲了雪兒……」左謀也是難過得說不下去。

傍邊的左雪顏，這時才知道眼前這人才是自己生身之父，她也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

「爹，娘，孩兒不孝，孩兒太沒有用，這些年娘叫我出外尋師學藝，還是那麼不長進，要不然，我該可以報仇，娘也不必要受那麼多委屈！」

左謀扶起了女兒。「雪兒，你也不必太難過，現在爹回來了，爹跟你聯手，該可以把宮天南這賊逮住，報了這血海深仇！」

不料宮天南冷峻的聲音已在傍响起。「恐怕未必吧！」

三人一怔，抬頭一望。

見宮天南及兩位陌生人已站在眼前，他們是什麼時候走入這經樓裏的，令人看也看不清，身法之快，實是駭人之極。

宮天南獰獰地一笑，手往傍一擺。

「這兩位是勾漏山的鐵氏兄弟，本來是留着明天去對付申無畏的，今晚算是碰個巧，先成全你們父女了！」

左謀一聽是勾漏山鐵氏兄弟，便知道二人是綽號勾漏雙毒的鐵奇鐵英二人，這兩人不但武功高深莫測，而且善於用毒，心底自是一懍，倒後悔不讓申無畏一起來，左雪顏的武功差得遠，要自己一人獨戰宮天南及鐵氏兄弟，這個虧是吃定了。

只是他仍鎮定心神，盤算着如何應付之策。

「宮天南，你我血海深仇，今天非算清不可，可是這經樓地方狹小咱們還是到外面比劃比劃！」

在左謀的想法，是希望別在這經樓中動手，怕傷及妻女的。

宮天南却不肯上當，冷笑道：「哼！你也休想活着跑出這個經樓！」

話剛說完，瞟了鐵氏兄弟一眼，二人便手一抖的，一個抖出條烏溜溜的長鞭，一個抖出一柄漆黑的細鐵毒刀。

「上！」

二人互相打個招呼，兩件兵器直向左謀砸去，那百毒長鞭宛似毒蛇吐舌般的採舞，攔腰纏去，挾着陣陣腥風。

那細鐵毒刀也是翻湧起刀山如浪，發出一縷難聞的惡臭，直向左謀身上捲來。

左謀手一抖，「嗡」地一聲震出了長劍，輕輕往前兩點，圈出兩朶劍花，硬生生地將二人的長鞭和刀硬迫回去。

鐵氏兄弟各自手腕一痲，知道左謀內力深厚，知非用毒取勝不可，便各自手一揚，撒出兩把「七毒神砂」。

那「七毒神砂」是鐵氏兄弟賴以成名的暗器，武林中不少英雄豪傑，就栽在這把「七毒神砂」之下。

陡地看見兩縷烟霧自二人手中吐出，左謀便情知不妙，忙閉住氣息，手中劍左右一撩，便硬攻過去。

左謀是要速戰速決，先行擊殺這勾漏雙毒，然後再去對付宮天南的。

料不到左雪顏已急不及待，持劍撲向宮天南，二人已戰在一起。

宮天南使的是一對鐵筆，這對鐵筆表面上是平平無奇，其中却是十分奧妙，宮天南可以將鐵筆射向敵人，隨發隨收，簡直如飛劍一般。

左雪顏自然是遠非宮天南之敵手，十數招之下便讓宮天南的一雙「飛旋鐵筆」迫得手忙脚亂了。

左謀是逆勢硬攻過去，他的一柄長劍，倒把鐵氏兄弟迫得連連後退。

左謀也要奮起神威，待施展天山玄眞劍法的精奇招數，把勾漏雙毒了結的。

陡地一聽左雪顏一聲驚呼，隨着左夫人一聲慘叫，左謀心神一分，手底一慢，便讓鐵奇的鞭梢掠過左臂，一陣火辣辣的酸痲，左謀知道着了道兒。

只是電光石火之際，細鐵毒刀又已倒捲削至，左謀不敢戀戰，翻身一滾，便滾到左雪顏母女跟前，一劍刺去，宮天南往後一躍。

剛才是宮天南用「飛旋鐵筆」迫得左雪顏手忙脚亂，左夫人愛女心切，不顧身撲前助戰，正巧迎上宮天南飛射而來的一支鐵筆，當堂貫胸而出，慘受重傷。

左雪顏扶着重傷的母親。

「娘，娘……」她叫喚着。

「雪兒，我……我不成了，快……快跟爹逃走……」左夫人竭着最後一口氣對女兒和丈夫說着。

「小雪，你忍一忍，我帶你一起走！」

左謀用劍刮破左臂傷口，紅腫的流出污黑毒血，自己亦知道毒性不淺。

「不，道謀，我……我不成了，快帶雪兒走，我……我對不起你，來生結草啣環，再來圖報好了！」話才說完，左夫人已雙眼直瞪，氣絕身亡。

「娘……娘……」

「小雪！小雪！」左雪顏和左謀難過萬分。

「哈哈哈。」

宮天南在狂笑着。

「左謀，你休想帶女兒逃出這經樓，我看你還是乖乖的自行了斷，追隨那賤婦於九泉之下吧！」

左謀氣得怒火塡膺。「姓宮的！今天我跟你們拚了！」

他正要撲去，却被女兒拉着。

「爹，你還是快點兒逃，找着申少俠來吧。」

左雪顏低聲地說。

左謀也覺得很對，只是不忍心留下女兒，便說着：「雪兒，我們一起衝出去！」

誰料宮天南三人已合攻過來，這回是宮天南與鐵英雙戰左謀，一雙鐵筆和一口細鐵毒刀，直把左謀那口劍封得緊緊的。

鐵奇的一條長鞭翻湧起波濤駭浪般的鞭影，也把左雪顏迫得手忙脚亂。

左謀雖然是受了傷，却是功力深厚，仍堪堪把宮天南和鐵英二人敵住。

左雪顏就遠不是鐵奇的敵手，不小心被鐵奇滾地龍一鞭掃向下盤，整個人軟倒地上，當堂被鐵奇擒住。

「爹，你快逃，快去找申無畏！」左雪顏掙扎大叫。

左謀不敢戀戰，也知道獨力難戰宮天南三人，乃把心一橫，賣個破綻，待宮天南持雙筆攻來時，他騰身一躍，直竄出窗外。

左謀瞬息之間，已消失在夜色迷濛之中。

宮天南頗爲失望。

「宮大哥，他中了我一鞭，明早辰時三刻，便要毒發身亡的了，何必担心。」鐵奇走過來洋洋自得地說。

「鐵老弟，我是怕他找到了申無畏。」宮天南臉有憂色。

「哼！咱們兄弟就不怕那小子，他再厲害也防不了咱們兄弟放毒手段！」鐵奇安慰着宮天南說。

× × ×

左謀負傷跑到福來棧。

申無畏見他受傷，知道情形不妙。

「左姑娘呢？」他首先關心左雪顏的安危。

左謀嘆一口氣，把女兒被擒，妻子身亡與及自己受傷的事說了一遍。

「這毒性很劇，我還是先跟你醫治，再去把左姑娘救回來！」

申無畏說着，便把一顆護心祛毒神丹給左謀服用，然後亮出那柄短劍。

「咦，是追魂血劍？」

「前輩也算識貨，這劍不但削鐵如泥，吹毛能斷，而且能祛毒辟邪，眞是神物。」

說着，申無畏貫注眞力於劍身之上，斑斕血漬的劍身騰起一陣烟霧，陡地申無畏持劍向左謀傷處扎去。

立見污血流盡，傷處痛楚全消，申無畏便用祛毒散把左謀傷處敷治，隨用布包紮好。

「走吧，救人要緊。」

兩人便身形一拔，齊齊踰牆而出，便各自施展出絕頂輕功，星馳電掠般的直往左家莊奔去。

只是一盞茶的工夫，二人已抵達左家莊，脚往地上一點，宛如兩隻大鳥般，直飛上一丈高的牆之上。

二人過廊穿廡，直撲經樓而去。

經樓中，不見有人，連左夫人的屍體也被移走了，申無畏和左謀均覺得有些不妙。

「颼颼颼！」

四處亂箭射來，密如急風驟雨。

申無畏和左謀出劍左右招架，兩輪銀光，竟是潑水不入，亂箭紛紛被砸飛。

「跳下去！」

申無畏招呼一聲，便翻一觔斗，竄窗而出，身形凌空翻兩個滾，輕輕由高逾二丈的經樓上跳了下來。

甫一下地，兩蓬牛毛毒針已撲面而至。

申無畏拔出短劍一掃，這「追魂血劍」也眞是神妙無比，竟有攝鐵之能，逕將那些牛毛細針攝在劍身上。

鐵奇鐵英仍不知厲害，一個持鞭，一個持刀，分從左右黑暗處撲出。

一條毒鞭攔腰砸至，一口毒刀迎頭劈下，眼看申無畏避無可避之際，不料他縱身一閃，毒鞭堪堪從頭頂掠過，他又縱身一彈，直射往鐵英方向，手中短劍往上一撩，「毒刀」竟被削斷，短劍隨變招刺去，身劍合一，直射鐵英身上，嚇得他忙滾身閃避，肩際却刮出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這時，申無畏身形如彈丸激射，竟撞向牆去，待碰上牆時，雙足一翻一點，竟在牆上一彈，反射過來，在呆楞着的鐵奇待要閃避時，已來不及，陡見銀光一閃，血光立現，鐵奇一顆頭顱直飛出了半空。

鐵英已嚇得魂不附體，忙撒出「七毒神砂」，却不料申無畏運勁一掌擊去，「蓬」然巨响，他的「飛龍三絕掌」果然犀利，把那蓬「毒砂」倒射過去，直把鐵英渾身滿臉打得斑斑點點的血肉糢糊，申無畏又往前一掠，短劍一起，鐵英的頭顱立時飛出。

只不過是三數回合之間，申無畏已把名震江湖的「勾漏雙毒」盡殲於短劍之下。

由經樓上躍下的左謀，對英雄少年的申無畏亦敬佩之至。

不幸的是二人到處搜索，却找不到宮天南和左雪顏。

「申少俠，姓宮的帶着雪兒溜了。」

「七成是溜往黃土坡。」

× × ×

宮天南和牟沛、辛獨押着左雪顏往黃土坡去，他把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献給范陽，卑詞厚幣的請范陽把申無畏殺死。

「申無畏?就是申宏畧的姪子麽?」

范陽雖然是武功高强，却是個粗莽的漢子。

「是的，范老大，當年我奉你命去殺死申宏畧，如今申無畏要找我們來報仇了。」

「這事我早有留意，我曾命鬼影雙魔去截殺他，不料給他漏網而逃。」

范陽雖然知道鬼影雙魔爲申無畏所殺，嘴上却不肯滅自己的威風。

「范老大，不瞞你說，小弟在左家莊全部人馬亦給姓申的小子殺得七零八落，不但如此就連大哥你派往黃沙鎭的荆護法荆天健等數十人，都被申小子殺光了。」

宮天南將殺死荆天南等人的賬算在申無畏的頭上，直氣得范陽「哇哇」大叫。

「什麽?荆天健也毀在他手裏?」

「范老大，這事我怎敢騙你?姓申的小子武功十分高强，我跟他鬥了一百回合，也不是他的對手，除非是大哥你親自出手，不然，眞是無人制得住他哩!」

宮天南故意說自己跟申無畏鬥了一百回合，又捧范陽兩句，說他親自出手，一定可以制服申無畏的。

范陽也一向自視甚高，以爲自己武功天下無敵，也中了宮天南激將之計。

「好吧，宮老弟，待會兒你看我親手宰了那小子，還有，你存心向我，我也不念舊惡，左家莊散了，你無處棲身，你就頂了老荆的位子，在黑龍會當首席護法吧。」

「謝會主栽培!」宮天南忙跪地磕頭謝恩。

「起來吧。」范陽扶起了他。「待宰了那姓申的小子，回去總壇，再爲你開香堂。」

「是。」

這時申無畏及左謀二人已飛馳而至。

范陽把手中黑龍會旗一展。

陡地四方八面湧出數百名黑龍會人馬，如潮水似的湧向二人，緊緊把二人圍住。

申無畏和左謀二人，仍是漠不在乎的，臉上神色不變。

「姓申的小子，你死期到了。」

范陽上前大喝一聲，隨手從一護衞手中取來一對赤金銅人。

范陽人生得高大，高及一丈，臉如鍋底，赤髮如火，身穿着赤紅繡金的戰衣，手上捧着一對赤金銅人是赤金精煉鑄而成，每一銅人重達百斤，眞是威風凛凛得像個天神一般。

「范陽，你莫口出狂言，想你黑龍會爲害江湖，殺戮武林中人，正是罪大惡極，今天遇上了本爺，還是乖乖的伏地投誠，饒你不死吧。」

申無畏持劍指罵道：「胡說!」

范陽怒喝一聲，手中銅人一擺，圍在申無畏與左謀的黑龍會人馬紛紛持兵刄撲攻。

陡見兩圈銀光，申無畏及左謀才一施展手中的劍，已有七八人中劍慘號。

「刷刷」兩劍。

申無畏身形一拔，已凌空掠去，直撲范陽，范陽料不到申無畏身手如斯之迅疾，畧吃一怔，手中一雙銅人往上連環點去，挾着凌厲勁風，威勢十分驚人。

申無畏暗忖這范陽的武功是較宮天南等人高得多，心中隨卽改變主意，手中劍往下一迎，頭下脚上的。

「噹噹」兩聲。

范陽手中兩個銅人把申無畏的劍勢一彈，申無畏竟借勢飛出數丈，表面上似乎是范陽把申無畏打

得凌空翻飛，其實是申無畏借勢凌空翻兩個跟斗，竟飛到宮天南身旁。

「着!」

短劍揮出，宮天南閃避不及，胸口中劍，雙手捧心，一縷血絲從掌隙溢出。

「是追斬血劍?」

他瞪大雙眼，吃驚地望着申無畏手中的短劍。

「正是。」

申無畏冷笑一聲，身形遊身一轉，「刷刷」兩劍，牟沛和辛獨亦各雙手捧心，中劍倒地。

只不過是起落之間，電光石火般的，已殺了三名高手。

范陽當堂也嚇傻了。

其實申無畏亦有取巧之處，他故意讓自己給范陽砸得飛出，待宮天南看得忘形失神之際，便凌厲地擊出三劍，尤其是牟沛辛獨已嚐過「追魂血劍」的犀利滋味，已嚇得七魂出竅，也難怪終作劍底遊魂了。這時申無畏解下被細綁的左雪顏。

「申少俠……」她喜極流淚。

「左姑娘，這劍交你。」申無畏把左手的長劍交給了左雪顏，自己却只持着短劍，步步迫近范陽去。

左雪顏一劍在手，也如出柙猛虎，聯同着父親左謀，把黑龍會的人劈殺過半。

申無畏步步迫近，范陽臉色變得一片白一片青的，惶恐驚駭不已。

申無畏臉露殺機，步步迫近。

范陽陡地雙臂一抖，「蓬」地一聲，衣袖之內，直射出暗器無數，恍如急風驟雨般，直洒過去。

這范陽有「千手毒蟒」之稱，就因爲他的暗器厲害，而且大大小小的暗器都餵有劇毒，只要碰上一枚，便難以活命，所以江湖上，死於范陽的暗器之下者，不少英雄俠士。

料不到申無畏手中這口「追魂血劍」却是專破暗器的，但見申無畏掄劍一圈，那迎面射來的大大小小暗器是砸飛的被砸飛，攝住的被攝住，一枚也沒碰在申無畏的身上。

「呔!」

范陽幾乎是同時的射出兩枚赤金銅人，他知道眼前這位勁敵是非出絕招不足以取勝，於是連手中武器也疾射而出。

申無畏扭身一閃，堪堪閃過。

范陽陡地手一揚，射出一條綾帶，這正是「千手毒蟒」的絕招殺着——「毒蟒漫天」。

那條綾帶竟像是千百條毒蟒昂頭吐舌似的，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去。

「拍」地一聲。

綾帶竟把申無畏手中的「追魂血劍」纏個正着，范陽大喜，却不料那「追魂血劍」竟似長有眼睛似的直向范陽射去。

范陽扭身一閃，來一招「卸袍讓位」，却剛好被申無畏一掌擊個正着。

范陽料不到自己金剛般的身軀，竟捱不了申無畏一掌，喉頭一甜，「哇」地吐出大口鮮血。

「是三絕掌!」他驚瞪怪眼，似有不信之意。

「我是替家叔報仇!」

申無畏又加上一掌。

「蓬」地一聲，直把范陽打得如斷綫紙鳶似的直飛開去，剛迎上左謀一劍刺去，穿心地把范陽斃於掌劍之下。

「申少俠，你沒事麽?」左雪顏走過來捉住申無畏的手。

她覺得他的手柔軟嫩滑，簡直不像會發出那威猛絕倫的「三絕掌」。

「沒什麽，雪顏。」

他不自覺地流露出情意，她幸福地笑了。

左謀在地上檢起那柄「追魂血劍」，捧着走過來交給申無畏。

「奇怪，這柄劍是我送給一位友人的，何以又落在賢姪之手?」左謀有些訝然地說。

「前輩，這眞是個謎哩。」申無畏笑着說。

× × ×

朝晨的霧靄已被吹散。

黃土坡上，緩緩地走下了三個人，是左謀和相偎着的申無畏和左雪顏。

（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五行怪叟把天地帮主身世向司馬玉龍說出，把清理門戶的重任放在他肩上，爲求使司馬玉龍功力速成，乃携之往覓冰芝，並把本身功力轉注司馬玉龍身上，司馬玉龍獲此奇遇奇緣，功力遠超各派掌門之上，司馬玉龍功成下山，首途前往華山。這時的華山派正遭遇到生死存亡的際遇，天地帮已向華山派發出招降信柬，若抗命，當血洗華山。掌門梅男毅然下令解散華山派，僅留下華山五劍，這日天地帮黑手天王與伏虎尊者直闖華山，華山二劍與伏虎尊者激鬥多時，驀地血光迸濺，二人立卽分兩——

一片丹心挽浩刦　半面竹符退淫蛟

華山二劍施敬的左耳，鮮血點點滴滴，伏虎尊者的右耳却已不翼而飛，鮮血迸流，染得那襲淺灰僧袍，有如一件半面大紅袈裟。

原來伏虎尊者吃虧在體重身肥，又因酒色過度，如來七式雖然威力絕倫，他本身却因精力耗損於無形，不若之輕靈見長的金龍劍法較能持久，數十回合之後，掌力遞減，身形也轉呆滯，此消彼長，機先一失，金龍劍法更是得勢，刹那間，伏虎尊者被整個圈進了二劍的劍影，伏虎尊者左支右絀，遂漸落向下風，伏虎尊者是個兇暴成性的人，他見黑手天王輕易地連勝兩場，他自己剛開始便弄得灰頭土臉，心中發急，再也顧不得什麼武林常規，不聲不響地打出了一個舍利子，舍利子是衡山派特有的暗器，爲純鋼製造，顆粒雖然不大，份量却是不輕，因爲體積小，份量重，所以發將出來，快而無聲，如被打中，直可透皮入肉。

二劍本可一劍刺中伏虎尊者的右肩而大獲全勝的，就因爲閃避此一暗襲，失了準頭，劍尖上挑，祗將伏虎尊者一隻右耳割飛，同時，他自己也被舍利子擦破耳皮，受了微傷。

伏虎尊者一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當衆吃過大虧，又加以自己是賴偷襲解的圍，在場全是一流名手，就是二劍沒有那一喝，誰的心裏還不明白？

伏虎尊者在羞怒攻心之下，僅側目約畧掃視了一下右肩，血，紅得像火，火，燒上了心頭。祗見他狂吼一聲，再度向二劍猛撲過去……。

就在這個時候，鐘聲又響了。

一下，又一下，緊而急……共記五響。在華山派來說，白天的警鐘連敲五下，那已是最高的數字了。

這時，連在地上打坐調息的四劍五劍，全都抬頭睜開眼皮，眼神中流露出一種驚惶之色。

本擬揮劍而起的二劍施敬，在聽了鐘聲連響之後，微噫一聲，飄忽抽身急退。

伏虎尊者因不明鐘聲所代表的意義，又在狂怒失神之際，怪吼連連，仍然揮掌步步進逼。

倒是黑手天王機警，霍地縱身而起，一躍追及伏虎尊者，伸手一拍伏虎尊者左肩，沉聲喝道：「朱香主且慢。可能是總教練來了。」

這一喝有如一盆當頭冷水，伏虎尊者的神志，立卽全部清醒過來。

黑手大王順手一扯伏虎尊者袍角，二人默默地退向階前一角，一二三劍，互相一遞眼色，三人同時閃身遮向四劍五劍的面前。

就在這個時候，議事廳通向靈園的右側門，突然無風自啓，門啓處，一位風華絕世的麗人，當門而立。

祇見她，雲髻高擁，蛾眉淡掃，懸胆秀鼻，菱形薄唇，酒渦漾腮，身穿淡紫宮裝，步步生花地，嬝娜欵步而入，英挺中透着幾份嫵媚，嫵媚中隱藏着一股肅煞神威……

麗人身後，隨着兩個靑衣少婢，一婢手執淡紫細娟金龍旗，一婢平端一柄紫霞氤氳的長劍。

麗人進廳，一二三劍全是彎腰一躬，黑手天王神情錯愕，伏虎尊者的眼光發直，一瞬不瞬，就在華山掌門人梅男出現於議事大廳的同時，金龍宮大門的屋脊上，突然揚起一陣怳若梟啼猿嚎，尖酸悽厲的怪笑之聲，怪笑聲中，一個有如裂帛般的刺耳聲大笑着說道：「娃兒，我們到的尙不算太遲，這一程可累了你啦。」

語音未斷，院中已經並肩飛落兩人。

上首是個身材異常高大，身披玄黃披風，面藍如靛的，年在八旬以上的醜老人，下首是一個年約雙十，書生裝束，雙目蘊光如電，丰神如玉，英姿勃勃的絕世美少年。

老少二人現身，全廳之人全是一怔。

從梅男，一二三四五劍，以及黑手天王，伏虎尊者和梅男身後曾經見過司馬玉龍一面的靑衣小婢，人人都在心底迅速地湧起了一個相同的疑問，那就是：「他們怎會走在一起的？」

衆人之中，又以梅男的感覺異樣特別，她知道，三色老妖一來，除非華山全派向天地帮俯首歸順，否則在日落之後，金龍宮內將是血屍滿地，這種結果，本在她和五劍的想像之中，經過七日夜的冷靜，並不足令她寒心。

可是，現在的情況突變了，她做夢也想不到一直縈牽着她神恩的龍弟，竟會在此刻此地驀然出現……她怎能讓他親眼看到在她領導下的華山派有着那種慘不忍覩的下場？她死，以及五劍死，那是死定了。

但她不顧因了她和五劍的死，而讓他傷心！不能，不能……她絕望地在心底呼號，另一個更爲令她震慄的思想却在此刻霍地在她心頭升起，那就是，當她和五劍一個個在三色老妖的毒掌下血肉橫飛之際，以她這位血性過人的龍弟，他會袖手旁觀嗎？不，絕不可能，那是不容假想卽可得到的答案！

那麼，假如他因不容坐視也跟着動手又會產生怎麼樣的一個結果呢？

今天，來的如不是三色老妖，以他上次和冷面金剛對過的一掌看來，他可能派到五劍中任何一劍的用場，可是，三色老妖是何許人？

所以，司馬玉龍的出現，帶給梅男的祇是一股怨恨，是的，她約過他，希望他能到華山來，但她並沒有希望他在這個時候來……梅男剛才飄然入廳的巾幗豪氣消失了，她痴痴地想着，怔怔地立着，直似土塑木雕。

梅男痴立着，甚至連三色老妖和司馬玉龍邁步登階之際，也忘了自己現今是一代掌門人的身份，上前和來人作應有的禮節交代，直至一劍楊雄向她瞟過一眼時，同時輕咳一聲之後，梅男這才淸醒過來。

梅男終究不愧是個武林奇女子，儘管心頭意亂如痲，一經提示，立卽納氣鎭神，回復了常態。在別人看來，她對三色老妖的視如不見，倒很像一代掌門人有意擺佈的尊嚴。

她靜立着，索興等待對方先行開口。果然，三色老妖在廳內環顧一週之後，抬臉向黑手天王冷冷地問道：「全部祇有這幾個人？還是已經給你們淸理了。」

黑手天王微微一躬，恭謹地啞聲答道：「蕭昆祇見到這麼多。」

三色老妖又向梅男打量了幾眼，然後張着一張藍臉，傲然地道：「喂，你就是華山派的掌門人麼？怎麼樣？老夫今天法外施仁，再給你們幾個機會如何？」

梅男轉身從青衣婢手上取過寶劍以及金龍旗，又用寶劍挑起那面旗子，輕輕往上一送，然後將寶劍一揮，金龍旗立被均勻整齊地割成兩幅，像翩翩雙蝶似地，飄落地面。然後，她扶劍向三色老妖冷笑着厲聲道：「黑水高人，你看到了麼？這便是答覆。」

梅男此舉，勝過千言萬語，簡潔乾脆。

金龍旗是華山派的派誌，如今已在掌門人的寶劍下一劍兩斷，這種充滿憤怒的答覆，着實令人難堪。

三色老妖發出嘿嘿一陣尖酸刺耳的狂笑，然後用手一指五劍等人，獰笑着說道：「從哪一個開始？還是一起來？」

始終負手靜立一旁，連朝梅男一眼都沒有望過的司馬玉龍，這時放下雙手，緩緩越過三色老妖，走至梅男面前，向梅男點頭微微一笑。

他渾然不理梅男在這一刹那眼神中所流露着的那股驚惶錯愕，以及無聲而可憫的懇切哀求，毅然轉身，面向三色老妖，舉手示意，一面說道：「人無信而不立，老頭子，請先從我開始。」

老妖訝然道：「這，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呀？」

司馬玉龍正容莊然點頭道：「是的，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但可是君子履行諾言的時候。」

老妖眉頭一皺，又道：「他們華山派與你娃兒的武當派有何淵源？」

司馬玉龍朗聲說道：「天下武林一脈，祇爲處世宗旨各異方有派別之分，華山臨危，武當豈能坐視。」

老妖哈哈笑道：「娃兒，你有多大能耐？」

司馬玉龍冷然道：「能耐有限，唯胆勇過人而已。」

這時候，三劍王奇和二劍施敬相互一遞眼色，意思頗似欲以行動來解司馬玉龍之危，兩劍的用意，當然逃不過司馬玉龍的眼光，却見司馬玉龍偏頭向兩劍喝道：「施老前輩和王老前輩休得妄生他想，司馬玉龍自信尙能解得今日之危。」

喝畢，不待兩劍答腔，又向三色老妖厲聲道：「老頭子，時間不早了，你我都祇有兩條路好走，一是暫時罷手言和，等待今年中秋夜，君山之會拚命，一是立卽動手，以武學決定強存弱亡，鹿死誰手。」

老妖的雙目中，兇光暴射，獰笑道：「娃兒，你以爲老夫對你下不了手？」

司馬玉龍淡然一笑道：「司馬玉龍年事雖輕，但從不存非分之想！」

老妖又朝司馬玉龍週身上下打量了幾眼，廢然搖搖頭道：「宰你娃兒，易如撩蟻，可是，我們之間的輩份，實在相差太遠了。」

老妖說罷，也不理司馬玉龍反應如何，轉身向伏虎尊者冷冷地吩咐道：「朱香主，你上去給這娃兒一點敎訓吧，打發了這娃兒，我們好辦正經！」

伏虎尊者巴不得有此挽回顏面的機會，他對司馬玉龍一直啣恨在心，假如不是司馬玉龍找上衡山，大乘神經的奪取陰謀絕不會揭發得這樣快，天地帮主也可能不會遠到黑水去找來這個令他們幾個香主黯然無光的魔頭……伏虎尊者快步而出，他眞想一掌就將司馬玉龍劈死！

司馬玉龍對伏虎尊者的出場，直如視而不見，仍然朝着老妖的背影大喊道：「老頭子，他不配，司馬玉龍要鬥的是你！」

伏虎尊者一聽此言，無異火上添油，當下祇喝得一聲：「小鬼，你找死。」雙掌一推一合，又是一招「我佛如來」，捲起一股疾風，朝司馬玉龍兜

頭蓋臉地狂捲過來。

梅男在身後低聲急喊道：「此人不可輕視，龍弟快讓，容大姊來。」

司馬玉龍哈哈一笑，頭也不回，將早已運蓄十足的五行神功，單臂一揮，以大羅掌法中的一招「金仙揮塵」，隨意發出了四成，這一招使出，無聲無息，一點動靜沒有。

梅男以及五劍，當然識得這是大羅掌招，但他們對司馬玉龍的眞正功力並無太深了解，尤其司馬玉龍這次在大雪山野人谷的遭遇，更在他們的想像之外！

所以，司馬玉龍單臂一揮，將一招甚爲普通的「金仙揮塵」漫不經心地使出時，他們不禁同時在心底發出了一聲輕啊！

說時遲，那時快，當伏虎尊者單方面的虎掌掌風撲近司馬玉龍右臂，伏虎尊者呵呵而笑，得意不可名狀的那一刹那，一聲砰然悶響，司馬玉龍微笑着挺立不動，伏虎尊者仰臉一踉蹌，像個圓球似地，倒翻而退。

司馬玉龍現在的功力和兩個五行怪叟相加而相差無幾，他發出的四成功力幾與一個五行怪叟的八成功力相等，任何一位武林高手，在對敵時能發出本身功力的八成，那已是最高的極限了，所以說，伏虎尊者捱的這一招，無異五行怪叟和他的全力相拚，試問，伏虎尊者受得了否？

當堂祇見伏虎尊者連滾兩滾，翻身勉力坐起，臉色已是大變，身軀動得兩動，復又低下頭來，採取了四劍五劍的同一打坐姿態，默默調神養息。

三色老妖朝伏虎尊者不屑地瞥了一眼，然後向司馬玉龍一竪姆指道：「風聞你娃兒已得五行神功眞傳，果然不錯！」

司馬玉龍微笑道：「不把你老頭子打倒，問題不能解決，就憑剛才這一招，我們可以印證一番了吧？」

老妖搖頭大笑道：「再加一倍也是不成，何況，最要緊的，還是你的輩份。」

老妖說至此處，又回頭向黑手天王冷冷地道：「據說你曾獨力闖過少林三十六座經堂，當有驚人絕學，現在你上去試試罷！」

老妖最後兩句話，上一句令伏虎尊者難過，下一句令黑手天王難過，祇有梅男和五劍，聽了大是快意，他們暫時忘記了那最後可怕的結果，每人面上都露出一絲笑容，以讚美的眼光，向司馬玉龍望着。

黑手天王臉色微微一紅，並無其他不快表示。受命後微微一躬，便擬騰步而出。

這時，司馬玉龍猛聚全身眞氣，斷然一聲虎喝道：「且慢。」

聲震屋宇，入耳嗡嗡欲聾。

老妖愕然抬頭，旋卽點點頭道：「不錯，內力充沛，陽而不亢，比我剛才的估計又要高出一籌，但是……限於輩份，仍然不值得老夫動手！」

司馬玉龍怒聲道：「老頭子，你這樣自稱自負，你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梅男在身後發出了一聲低微的驚呼。

老妖哈哈笑道：「娃兒，你想用激將法麼？哈哈……娃兒，你想左啦！老夫到底是個什麼東西，讓老夫來告訴你，老夫是黑水人，人稱三色老妖，老夫自稱黑水藍面仙翁！五六十年前，老夫經常遨遊中原，除了一個已作古人的五行異叟曾和老夫打過平手以外，所向無敵。當今各派掌門人，輩份最高的比老夫小一輩，所有的掌門人加在一起，或許能和老夫來個秋色平分……娃兒，你現在明白老夫是個什麼東西了吧？」

司馬玉龍抗聲道：「好漢不提當年勇，老頭子，你說淸楚點，最少要有什麼身份才够資格和你動手？」

老妖笑道：「最少要能和當今各派掌門人等位平行。」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說道：「假如我是一位掌門人……」

不等司馬玉龍說完，老妖早已拍手狂笑起來，道：「對，對，妙。」他前俯後仰地道：「這是一個美好的希望，娃兒，站過一邊去吧，祇要你娃兒聽話，簡單之至，老夫成全你！哈……哈哈……哈哈。」

就在三色老妖笑不可抑之際，司馬玉龍耳中傳入一絲淸脆而顫抖的聲音：「龍弟，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快點逃命吧。龍弟，老妖不會追你的，就是他追，大姊和一二三劍也會纏住他。你若念華山派收場可憫，天涯海角找上本派梅叟，苦習大乘神功，和五行神功，自有爲愚姊報仇的一天……龍弟，龍弟，姊姊求你呢。」

司馬玉龍搖搖頭，同時探手伸入懷中。

三色老妖笑畢抬頭，驀然間，他怔住了。

他看到他心目中的那個「娃兒」此刻正高擎着一塊三寸長，兩寸寬，上面鐫着一隻酒葫蘆，紫光閃耀的紫金牌了，微笑着，端然挺立。除了三色老妖，全部都發出了一聲驚噫。

老妖瞪目道：「這……這？」

司馬玉龍微笑道：「老頭子，識得此物否？」

「五行令符？」

「不是嗎？」

「你眞是——」

司馬玉龍斂起笑容，沉聲道：「符在權在，符隨掌門人。這是武林中上下古今一體公認的鐵律，老頭子，你還猶疑什麼？」

三色老妖「哦」了一聲，低下頭去，沉思了一會兒，然後抬起頭來，向司馬玉龍點點頭道：「中原各門各派，因了五行異叟的緣故，祗有五行一系尙在老夫眼裏，老夫無權去追究這塊五行令符的來歷，你……你司馬小俠既然持有它，老夫祗有承認你是五行掌門人！現在，你……你說罷，五行一派是否眞欲參與這場是非？」

司馬玉龍收回五行令符，厲聲道：「如念本門師祖和你老頭子當年的平手之緣，請卽將那兩個下流東西帶離華山！」

老妖搖搖頭道：「老夫一生，言出法隨，就是五行異叟復活，這一點也辦不到！」

司馬玉龍厲聲又道：「那就讓本掌門人繼承先祖之志，和你老頭子分個勝負。」

老妖搖搖頭又道：「雖然你的地位已經差强够格，論功力，你還差得遠。今天是本帮滅華山派的日子，總有一天，也許是第二個，也許是最後一個，會輪到你們五行一系的，那時候，不用你强爭，老夫自然會讓你遂願。」

司馬玉龍冷笑道：「華山今天有我司馬玉龍在此，無論如何你老頭子不能順利行事，等會兒混戰起來，多麼不够意思？」

老妖又想了一下，然後說道：「也許你不將老夫放在眼裏，是自恃一身五行神功的緣故，你以爲你師祖當年會和老夫交過平手，認定老夫奈何五行神功不得，如不讓你親眼見見識，諒你也決不肯就此死心……這樣吧，年青的掌門人！我們來個一掌定輸贏如何？」

司馬玉龍怡然色喜道：「假如一掌不分輸贏又怎麼辦？」

老妖搖頭大笑道：「沒有那種事，同時你……你也想錯了，老夫和你，並不需要做得那樣俗氣，老夫所說的一掌，是指祗挨不還，老夫決不苛求，一定要你將老夫一掌打倒，像朱香主剛才那樣……哈哈……你就站在你那裏，我也站在我現在站的地方，我們之間，祗有五尺多一點的距離，以一位內家高手來說，這種距離就是再長三二倍，也算不得什麼，你……你全力施爲吧，祗要老夫被你掌力推動半步。老夫決不動華山一草一木，拍拍手掌走路，如果你辦不到，你怎麼說？」

司馬玉龍旣不知老妖的功力有多高，又不能確切地知道自己自服了冰芝後的功力，增進了多少，唯恐落入老妖的算中，於是，搖了搖頭道：「這樣不公平。」

老妖訝然說道：「這樣還不公平？依你又該如何？」

司馬玉龍大聲道：「我推你一掌，你也要推我一掌，我推你不動算你贏，你若也推我不動就不算我輸！」

司馬玉龍的想法是：師父臨別時告訴過他，現在的功力，已是他們師徒功力的相加，縱然和三色老妖還有一點點距離，那種距離也是微妙異常，很可能被臨敵的實戰經驗佔去大半，依此類推，也許雙方在一掌的限制下，誰也無法奈何誰，要是如此，豈非白讓老妖故示大方一場，而結果反走進了他的圈套？

司馬玉龍說罷，三色老妖哈哈大笑道：「你，你好强成性，竟全不以一派衆多的人命而稍打折扣，果然不出老夫所料，好好好，我們互推一掌，我推你時，祗要你能不退出三步之外，吐血而踣，也就算你贏了。」

梅男在身後急急地低聲道：「不行，龍弟，硬挨那魔頭一掌，實在太危險了。」

司馬玉龍怕話傳入老妖的耳朶，連忙哈哈大笑，道：「老頭子，你自詡輩份崇高，這話可算得數麼？」

老妖怒吼道：「老夫將你當做一派掌門人看待，你娃兒對老夫的言詞之間，可也得檢點一些才好哩。」

司馬玉龍抱拳深深一揖，陪笑道：「司馬玉龍有禮了。」

老妖臉色稍霽，不耐地揮手道：「不早啦，開始吧。」

老妖說完，雙足微分，抱拳當胸，神情相當嚴肅，可見他對司馬玉龍的觀念，業已自那塊五行令符的出示而大爲改觀。

司馬玉龍點一點頭，凝神運氣，功行雙臂，神功運足，喊一聲：「老頭子，來了。」雙掌挫身猛推，以一招「虔叩紫府」，遙向老妖下盤，全力逼將過去。

梅男，五劍，緊張得臉無人色，人人屏聲息氣，全神注視着這一招的反應。

「霍」地一聲暴響，老妖雙腿微顫，上身雖然晃得兩晃，結果却仍然挺立在原來的地方。

五劍低下了頭。梅男一聲輕嘆。

老妖哈哈大笑。

伏虎尊者和黑手天王忘情地喊了一聲好，司馬玉龍失望地搖搖頭，一臉沮喪之色。

老妖大笑道：「很好，很好，除了我和天地帮主，大概難得有人比你更高了。喂，準備，準備，祝你好運，老夫的一掌這就來啦。」

司馬玉龍聞聲，心神頓然一凜。

他暗暗對自己喊道：司馬玉龍，別喪氣，才祗半場過去，你並沒有輸定。司馬玉龍，司馬玉龍，爲着華山一派的衆多生命，你要堅强起來，堅强，堅强……這一刹那間，他猛然憶及五行心訣中有關「定」字功夫的兩句話：翻倒江海神不變，山崩地裂心不驚！

司馬玉龍想到這裏，心情大定，他目注老妖。功聚下盤，他設想老妖出掌之後，將如一座泰山壓將過來，他要拚盡一身功力，和那座「山」力抗，無論如何，卽使碎骨粉身，他決不能後退！

三色老妖喊道：「好了沒有，來啦！」

老妖一面喊，一面伸出一條右臂，揚掌一揮。一股掌風，其疾如箭，呼嘯着，直奔司馬玉龍胸前！

掌風到處，司馬玉龍前胸一緊，全身重心頓失，上身一仰，便欲向後倒去。這時，一個熟習的聲音在他近乎失靈的耳際震響起了：玉龍，你要堅强起來，堅强，堅强，堅强，……於是，他急忙將右脚向後移出半步，提住最後一口沒有散盡的眞氣，按捺住滿腔翻騰的氣血，咬緊牙關昂然扳直上身。

無數的金星在他眼前飛舞，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

但是，他仍微笑着。

恍恍惚惚間，他聽到了五劍的歡呼，梅男的吞聲啜泣。

老妖的狂笑聲：「好好好，老夫今後總算有對手了，眞是中原武林之光，佩服，佩服，走呀，兩位香主！」

另一個囁嚅的聲音道：「總教練，幫主的命令……您老人家看看那小子吧……他，他，……祗要再加一掌，不就什麼都完了嗎？」

劈拍一聲脆響，可能是個耳光。假如是個耳光，一定打在後來說話那人的臉上，因爲，脆響過後又是颼颼數響，然後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司馬玉龍努力地睜開眼皮，他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二三四五劍正一字雁列在他的面前，他無力地問道：「他們……走了？」

五劍一齊點着頭，五對眼睛裏都閃着晶瑩的淚光。

他又看到五劍下垂的左臂，四劍慘白的臉色，便又斷續地道：「兩位……老前輩……受傷了？我懷裏有……百毒散……可以……內服……你們……自己動手拿吧！」

五劍低下了頭淚如斷線。

「他們已經走了，」司馬玉龍恍惚地想：「我不必再撐了，我可以倒下去了，咦，我怎麼要吐呀？吐，吐就吐罷，吐什麼也不要緊，橫豎他們已經走了。」

於是，司馬玉龍噴出一口鮮血，然後含着微笑，放身倒下，……倒在早就張臂以待，淚流滿面的梅男懷中。

一劍向二劍三劍低聲吩咐道：「到養心閣弄幾張床出來，他不能移動，四弟五弟也須靜養，快一點。」

二劍三劍去後，金龍宮大門之外，在一聲淸脆的無量壽佛的朗宣之後，其疾如飛地突然奔進二條人影，二條人影，逕闖議事大廳，一劍楊雄一幌金龍寶劍，躍身阻在廳堦之前，來人定身之後，一劍和來人均於同時發出了一聲輕啊！雙方亦同時怔住了。

來的是一個中年道人和一位妙齡少女。

道人年在五旬左右，頭戴天師冠，身披鶴氅，緩帶雲履，同字臉，柳鬚拂胸，相貌奇古。——道人正是司馬玉龍的授業恩師，武當掌門人，上淸道長。

少女年僅十六七，彎眉鳳目，端鼻薄唇，齒若編貝，淸瞬如水。——少女就是和司馬玉龍早已兩心相許，祗爲了司馬玉龍計誘楊花仙子，以致生出無謂誤會而負氣出走，一度爲三色老妖所擄的天山毒婦愛孫，寃死的衡山三代弟子，大智僧的俗家妹妹，閩人鳳。

上淸道長一擺手中拂塵，喘息着道：「上淸三天前在高南地面和這位閩人小女俠，遇上貴派的吟雲小俠，匆匆看完信，亡命連夜趕來……想不到，眞是謝天謝地，咦，這是怎麼回事？」

一劍楊雄激動地道：「萬分感激道長和這位女俠的一片血性正義，此事說來話長，道長來的正好，我們那邊坐，讓楊雄說起。」

楊雄和上淸道長對答，閩人鳳一句也沒有聽進，她祗管怔怔地望着梅男，再望望梅男懷中的司馬玉龍，粉臉上紅白不定，梅男朝她點頭赧然一笑道：「閩人妹妹，你快點過來，他，這位司馬小俠受的傷太重，我聽他提到過你，來，妹妹，你托住他，宮中人手少，我還要去後面張羅張羅，你來幫幫大姊一個忙吧。」

閩人鳳在心底哼了一聲，本來想掉頭就走，但看到司馬玉龍胸前一片血漬，嘴唇上，也是斑斑點點，人又昏迷不醒，心裏一陣酸痛，便卽趦趄着走了過去，經不住梅男的再三催促，她祗好赧赧然地從梅男懷中將她的龍哥輕輕接過，梅男朝她微微一

笑，趕往上清道長面前約畧寒暄數語，便即到後面幫忙二劍料理去了。

閬人鳳低頭凝覷着司馬玉龍微弱的鼻息，淚水不由得如泉湧出，她恨恨地想道：「好個華山派，爲了自己派中的事，害得龍哥傷成這樣，龍哥呀，你怎地恁痴？」

她就沒有想到，既然她的龍哥痴，她這個「聰明人」爲什麼在上清道長接到華山弟子告警之信，明知華山正面臨覆滅之災，趕向華山無異飛蛾投火而又偏偏爭着要來呢？這正是，身爲情牽，心爲情迷，再加上醋意，任你如何玲瓏透剔，也要變成混沌迷濛了……且說上清道長聽一劍楊雄約畧說明經過，隨即匆匆立起身來道：「一切容後詳談，我們先看看玉龍去。」

上清道長俯下身子，不勝憐惜地在司馬玉龍週身上下，先檢視了一遍。然後輕輕抓起司馬玉龍的一隻手腕，三指搭脈，屏神靜氣地默診了足有半頓飯之久，這才輕嘆一聲向楊雄說道：「這孩子也實在太忠厚了點，照楊兄適才所說，假如這孩子第一掌攻向老妖中盤，老妖雖不致於因而受傷，但本身眞氣必受影響則是毫無疑義，若果如此，他現在受的創傷，就不致如此沉重，再說，當老妖出掌之後，這孩子如能借勢卸勁，連退兩步，然後吐勁抵抗，情形也將會比現在這樣好得多，唉，傻孩子，老妖既然允許你不退出三步之外，就不算輸，你爲什麼祇退半步呢？……也眞是……竟老實到這步田地呢。」

一劍黯然地道：「可能他担心退出兩步之後收不住勢子吧！」

上清道長點一點頭，說道：「很可能他是如此想法。」

一劍又道：「道長素擅岐黃之術，以道長診脈所得，他……無礙否？」

上清道長又抓起司馬玉龍另一隻手腕，點點頭又搖搖頭，神志甚爲專注，一時未答一劍所問，又是半頓之久。上清道長放下司馬玉龍手腕，從懷中摸出一隻白玉瓶，倒出兩顆清香撲鼻的黃色藥丸，交到一旁聽候使喚的一個婢女手上，然後皺眉向一劍說道：「此子經上清詳診結果，發覺內腑各部方位皆極正常，毫無虛脫不調象徵，唯任督兩脈交界處，有一種不明物體停滯其間，上清術止於此，祗有先讓他服下本門的『修元丹』，等到明天再說，今天夜裏，我得好好地思考一番。」

這時，天已大黑。

司馬玉龍，四劍，五劍，均被安置在議事廳內，閬人鳳照顧司馬玉龍，梅男照顧四劍五劍，上清道長一旁打坐思考，一二三劍輪流守值。

一宿無話。

第二天，上清道長分別將四劍五劍診際一遍，每人贈送兩顆「修元丹」，除五劍將有一臂殘廢外，兩劍均無大礙，祗要修養旬日左右，便能全部復原，但對於司馬玉龍的傷勢，道長仍是一籌莫展。司馬玉龍始終停留在昏迷狀態，既未惡化，也未見好轉。

梅男和閬人鳳的眼皮都有點紅腫。

一劍楊雄忽向上清道長憂慮地說道：「天地幫的此番進逼華山，依楊雄看來，很可能是該幫兼滅武林各門各派全盤計劃的第一步，華山賴天之靈，托司馬少俠的仗義捨身，目前雖然苟安一時，來日飛災，仍有可能隨時降臨。再說老妖此番未遂所願而去，決不會就此罷手，少林，衡山，崑崙，北邙，武當，任何一派皆有被禍的危險，以該幫現有之實力，如採取個別攻擊方式，着實堪虞，對於這一點不知道長有何良策否？」

上清道長撚髯一笑，說道：「該幫若依兵法上『遠交近攻』行事的話，下一目標將是本派——武當。」

一劍聞言凜然道：「似此如何區處？」

上清道長斂笑，微微一嘆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該幫究竟是何居心，到目前爲止，我們祗有忖度，而無深切的瞭解，實在是一件令人煩惱的事，玉龍這一次既然是和老妖同道而來，他知道的可能要多些，但他又是這副樣子……總之，目前的當務之急，我們得設法先將這孩子的傷勢治好再說。」

上清道長說至此處，金龍宮門外突然有一個脆越無比的女人聲音接口說道：「要治好這孩子，老身可以効勞。」

話音方落，一個青布包頭，身穿一套青布衣褲，身材窈窕，但却在臉上蒙着一幅寬大黑紗的女人欵步而入。來人因有黑紗蒙面，無法得知她的眞面目，但她那行雲流水般的飄逸步法，議事廳這幾位行家，早就看出來了人的身手不俗。

因爲來人的口音甚爲陌生，廳上衆人在相顧一眼之後，上清道長立即以目示意，命衆人提神戒備，同時一擺手中拂塵，搶至堦前，向來人深深稽首道：「武當上清有禮，願女俠以眞面目見示！」

蒙面婦人立在院心，揚臉朝上清道長帶笑說道：「即使老身除去面紗，道長也未必就能識得，又何必多此一舉？」

上清道長又是一稽首道：「上清恭聆俠號。」

蒙面婦人微微一笑道：「如老身以名號相示，司馬玉龍的一條小命就算完定了。」

任上清道長身爲當今武林六大派的掌門人之一，在聽了這兩句話後，一時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這時，蒙面婦人微笑着道：「道長想定了嗎？是想挽救司馬小俠一命？抑或想知道老身名號？」

上清道長越發不知道如何答應是好了。

蒙面婦人見上清道長遲遲不肯作答，不禁冷笑一聲，掉頭即欲離去，上清道長之所以猶疑不決的原因，無非是以司馬玉龍的安危爲重而已，現在見眼前這位言出有因的蒙面婦人即將負氣離去，一想到愛徒業已一晝夜人事不省，不由得着急起來，當下也顧不得維持一派之主的尊嚴，連忙提聲喊道：「請女俠留步，上清敬遵台命！」

蒙面婦人又是一陣冷笑，重新轉過身來，從容地欵步走入大廳，一劍向二劍三劍一呶嘴，一二三劍立即悄沒聲息地走向廳門，擋住蒙面婦人的出路，閬人鳳和梅男更是緊隨婦人之後，神情至爲緊張。這時候，倒是上清道長的態度較爲鎭定，他見衆人如此佈置，僅僅眉頭畧皺，並未表示反對。

蒙面婦人對週遭的動態，渾似未覺，她走至司馬玉龍榻前，拉起司馬玉龍一條手臂，約畧按了按脈絡，然後輕輕將司馬玉龍的身軀在床上擺正，猛然併起右手食中指，朝司馬玉龍小腹疾點下去……衆人一聲驚呼，一二三劍金龍劍打閃，作勢便往婦人撲去，上清道長沉聲喝道：「且慢！」

一面沉着臉向病床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蒙面婦人若無其事地掉轉身軀，朝上清道長連喊兩聲「恭喜，恭喜。」然後揚手一顆白忽忽的圓球，向上清道長胸前打去，白球脫手，人已倒縱而起，其疾如箭地，巧妙地自三劍劍網中一閃而過，等到三劍收招換式，婦人業已躍上宮門屋脊，三劍暴喝一聲，才待奮力追趕時，身後忽然傳來上清道長無力的呼喚：「三位老弟，回來吧，我們大夥兒栽到家了。」

三劍愕然回頭，祗見上清道長依然無恙地呆立在原來的地方，右手緊握着，臉上浮現出一種極難捉摸的表情，梅男和閬人鳳則各自低着頭，泣不成聲……。

三劍慌忙向病床走去，病床上，司馬玉龍仍然緊閉雙目，昏迷之狀和原先沒有兩樣，所不同的，祗是此刻司馬玉龍的胸腹起伏不定，彷彿有一隻耗子在他的胸腹間來回走動。三劍正在猶疑之際，上清道長業已排衆而入，道長雙手抓起司馬玉龍的雙手，兩手同時按緊司馬玉龍的脈絡，僅僅一觸之下，即便鬆手放開，同時深深地發出了一聲嘆息！

三劍同時大吃一驚，一齊顫聲問道：「怎麼……回事，道長？」

上清道長探手入懷，然後將手掌一伸，送至一劍面前，沉聲道：「先看這個吧！」

三劍睜目一看，原來是個紙團。

一劍連忙接過打開，衆人爭看，祗見上面潦草地寫着這麼兩行字：

分則亡，合可存。

靜守零星滅，主攻求生機

這張紙條，既無下欵，但衆人反覆暗唸數遍之後，已然明白大半。再看病床上的司馬玉龍，這時忽然雙臂一振，張口噴出一塊鵝卵大小的血塊，血塊飛起三丈多高，緊貼在正樑上兩柄倒挿的金龍劍之間，在噴出血塊的同時，人已張目挺身坐起。衆人忘情一聲歡呼。

司馬玉龍無神的眼光在看清恩師上清道長正站在他的床前之後，掙扎便欲下床行禮，上清道長沉聲喝道：「龍兒不得妄動，躺下。」

司馬玉龍朝道長孺慕殷殷地望了好幾眼，然後點點頭，異常乖順地復行躺身下去。

司馬玉龍躺定後，偶而瞥及閬人鳳也在身邊，不禁臉色一紅，低聲道：「閬人……女俠……您……也來了麼？」

閬人鳳眼眶一潤，別轉了頭，沒有答腔。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向一劍低聲問道：「符，柏兩位老前輩無礙麼？」

一劍激動地俯身低聲答道：「別再說話了，他們都比你傷得輕呢。」

「那就好了。」司馬玉龍無限安慰地恨聲自語道：「那個老頭子，總有一天……我會打倒他的。」說完，隨即無力地閉上了雙目。

衆人仍然靜靜地守在司馬玉龍的身邊，誰也不願離去。

很久很久之後，一劍楊雄以一種近乎夢囈般低微的聲音，喃喃自語道：「我楊雄枉爲華山五劍之首，白活了大把年紀，人家帶來那麼深厚的賜予，我楊雄不但看不出人家的善意，甚至人家到底是什麼來路，到現在還如在五里霧中……唉唉，眞是慚愧煞人。」

「上清又該怎麼說呢？」上清低聲慨嘆道：「楊兄，別自苦了，耐心等等吧，也許……龍兒會知道也不一定……這孩子，才祗一年不見，想不到他……看樣子，今後的武林，總有一天會跟着他走哩。」

就在這個時候，金龍宮門外，卜通一聲傳來，跟着一切歸於岑靜，衆人愕然相顧，然後彼此一比手勢，悄退數步，留下梅男和閬人鳳兩女，餘人相繼電閃縱出。……金龍宮大門五步之外的地上，一片血污，血污中側臥着一具屍體，他，不是別人，

正是……。

死者正是奉命前往北邙投書，華山派二代弟子中，最爲優秀的兩個男弟子之一，人稱華山派金銀雙劍的銀劍嘯風。

華山一二三劍看清死者面目之後，臉色全是愴然一寒。

一劍楊雄也不顧屍體上的一片血污，俯身將屍體一把抄起。

他似乎怕驚動議事廳內的養傷之人，只向上清道長微一頷首，即便領先沿着宮牆向左側走去。繞至劍院院外，一劍領着衆人，縱上院牆，越過一排行功靜室，來至那片橢圓形的草坪之上。

一劍先將屍體放正，然後，開始詳細地檢查起來。

「傷在兩肩！」一會兒之後，一劍直起身來，又朝屍體悽然地瞥了幾眼，這才啞聲向上清道長和二劍三劍說道：「兩肩的『天井』和『氣門』之間，各有黃豆大小的圓孔一個，圓洞前後貫穿，洞口五寸範圍之內的肌肉，全部是一片青紫。所有的血，看樣子好像均由這兩個洞孔內所流出。再根據傷口腐爛的程度推測，這孩子受傷的時間，可能是在三四天之前。」

上清道長皺眉道：「這就是說這位小俠尚未完成投書任務？」

一劍悽然地點一點頭，哽聲說道：「這孩子在修習金龍劍法以前，內功根底，紮得相當深厚，雖然創傷祗在兩大要穴之間，若是換了另一個弟子，決不能熬上三四天之久。從他這一身風塵看來，他在受傷之後，一定是沒有經過休息和療治，就往回奔跑的，他這樣做，無疑是抱了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必死之心！」

二劍啞聲接口道：「他一定看到或聽到了些什麼……可惜他已死了。」

三劍喟嘆道：「何嘗不是這個原因才令他送掉一條可憐的小命？」

一劍繼續說道：「這孩子早不死，晚不死，而在離宮門不遠處遽然倒下，可能是這孩子眼看大功告成，情緒激動，衝散了强提着的最後一口眞氣……至於致傷之因，大概是中了一種圓錐形的餵毒暗器。」

上清道長搖了搖頭，說道：「既然穿肉不留，而前後傷口，又無大小之分，則那種暗器一定是中圓兩尖。」

「中圓兩尖？」二劍沉吟道：「難道是『兩尖毒芒』？」

「兩尖毒芒，」三劍怒聲道：「那麼兇手是巫山淫蛟了？」

上清道長冷笑道：「除了那位天地帮的巡按堂香主之外，還會是誰？」

一劍重新俯下身去，從屍體貼肉內衣裏摸出一封已被血漬浸透的密函，恨聲道：「我們的推斷一點不錯，這就是送往北邙的原函。」

衆人低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一劍吩咐三劍將屍體收拾收拾，領着二劍和上清道長和二劍先行通過便門，進入議事大廳。

四劍五劍已到謝塵館養息去了。

司馬玉龍正在盤坐調息，臉色逐漸紅潤。

上清道長低聲嘆息道：「吉人天相，想不到他倒因禍得福，給老妖在無意中打通了天地玄關……上清向以精通岐黃之術自豪，說來也眞慚愧，這一次……她的身手那樣美妙輕靈，她的見聞那樣雜博兼絕，楊兄，您也想不出她是誰麼？」

一劍楊雄道：「道長是指那位爲玉龍小俠療傷的女俠？」

上清道長點點頭。

一劍楊雄却將頭連搖兩搖。

瞑目調息的司馬玉龍，闃聲睜開眼皮，從床上一躍而起，面向上清道長，納頭便拜。

上清道長將司馬玉龍含笑扶起，和聲問道：「玉龍，你沒事了麼？」

司馬玉龍天眞地笑着點點頭，然後向道長問道：「您老人家剛才在談誰？」

道長笑道：「談你的救命恩人。」

司馬玉龍大訝道：「不是恩師……您？」

道長苦笑道：「愚師唯有此心而已！」

司馬玉龍忙道：「那麼，他，那位前輩現在那裏？」

「在那裏，」道長從懷中取出那張留字，遞在司馬玉龍手上道：「龍兒，我們都猜想你會認識她，她是誰，你可知道？」

司馬玉龍將留字看了兩遍，然後抬臉問道：「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

「幾許年紀？」

「不知道。」

「人生得怎樣？」

「不知道。」

「啊——？」

「她臉上蒙着一塊很寬的黑紗。」

「那麼——？」

「她的聲音聽上去很年青，但她却口口聲聲自稱老身……噢，對了，她的名號似乎不太爲武林所重，她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假如她說出眞正名號，

你的小命就算完定了。……孩子，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麼？那就是說，如果我們知道了她的眞正身份，縱然她有天大本領，我們也將不放心將你整個交給她。」

司馬玉龍哦了一聲，然後笑道：「這麼一說，龍兒知道了。」

衆人見說，一齊圍攏過來問道：「誰？」

司馬玉龍向衆人掃了一眼，臉色一整，然後微嘆一聲道：「祗是中原武林道誤解而已，事實上她老家並不是什麼壞人呢。」

「誰呀？你說。」

司馬玉龍面對上清道長道：「她就是天地帮二人之下的內堂香主啊，您老人家難道不知道？」

衆人一聲輕啊。

上清道長皺眉道：「那一次在星盤探壇……噢，那一次你也在場？」

司馬玉龍笑着點點頭，上清道長朝他這位愛徒望了一眼，然後繼續說道：「那一次，我和天龍老兒以及一瓢大師雖然都已聽清該帮的人事安排，但因內堂香主缺席，該帮又未提明各堂香主名諱，所以，內堂香主到底是誰，仍然是個不知道！」

司馬玉龍轉向大家道：「苗疆有一位兼涉天下各門各派精奇奧絕武學的高人，大家聽說過沒有？就是她老人家！」

衆人又是一聲輕啊。

司馬玉龍復將五行怪叟對苗疆桃面騷狐的見解向衆人轉述一遍，最後作結論道：「希望大家以後對她的看法改觀，眼前的事實便是一個明證。」

上清道長連忙問道：「五行公孫長者現在何處去了？」

司馬玉龍眼圈突然一紅，從懷中摸出一封書函，然後雙膝跪在上清道長面前，雙手奉上書函，低聲道：「尚請恩師核奪。」

衆人爲讓上清道長便於拆閱，各各往後退出數步。

同時每人均以一種驚奇的眼光，看看低頭跪着的司馬玉龍，再看看一面讀信，一面神色變化不定的上清道長。

上清道長看完那封長信，先將原信折妥收好，然後又朝低頭跪着的司馬玉龍望了幾眼，輕嘆一聲，點點頭，這才雙手將司馬玉龍扶起，旋即畧整衣冠，以無比嚴肅的聲調，向司馬玉龍深深一稽首道：「武當上清，這厢參見五行山本代掌門人。」

司馬玉龍又要下跪，上清道長沉聲道：「玉龍，從今以後，你再對我多禮便是失儀了。望你記住五行一系在中原武林垂百年來的崇高地位和榮譽，好自爲之，上清忝沾和你以往的一段師徒之誼，亦感無上榮耀，玉龍，你現在的身份不同了，願你認清自己的處境，兢業以赴，來，我們大夥兒商量正經吧！」

衆人等上清道長說完之後，不由得齊聲歡呼起來。

闖入鳳稚氣未脫，這時從身上摸出一塊長三寸，寬二寸，上面畫着一隻酒葫蘆的竹牌，托在掌心裏，一蹦一跳地走至司馬玉龍面前，將手一伸，戇笑道：「小掌門人，認得這個麼？」

司馬玉龍紅着臉，點頭笑了笑。

闖人鳳又笑道：「憑了這塊竹符，我能提出一個請求麼？」

一二三劍哈哈大笑。

司馬玉龍却正色地對着竹符一躬，恭謹地道：「玉龍恭候吩咐。」

如此一來，闖人鳳反而笑不出來了，祗見她粉面一慘，顫聲道：「請掌門人收回這道竹符，一年之內交給我一顆天地帮香主伏虎尊者的人頭！」

司馬玉龍又是一躬，伸手接過，然後肅容道：「謹遵所囑。」

這時，梅男已令兩個青衣婢端來七張太師椅，讓司馬玉龍，上清道長，一二三劍，闖人鳳，以及她自己，七人團團坐定。衆人坐定之後，梅男首先開言說道：「華山不幸，多蒙五行掌門人司馬少俠獨柱擎天，一掌挽回浩刦，梅男謹此致謝。適才司馬少俠已說明那位蒙面高人即係苗疆桃面女俠，天地帮現在的內堂香主，她老人家既然留書指示機宜，以她老人家在天地帮內地位之高，以及天地幫這次無故侵擊華山的一事看來，確有立即採取行動的必要，在座諸位，以上清道長年高德重，尙望道長有所安排才好。」

上清道長微微傾身道：「梅掌門人好說，此爲全體中原武林休戚相關之事，上清敢不竭盡一己才智，爲人謀，更爲己謀？」

道長畧爲一頓，又道：「照目前跡象看來，天地幫業已撕毀面允今年中秋夜君山大會一次了斷之諾言，迨無疑義。桃面女俠說得不錯，『靜守零星滅，主攻求生機』。我們不能再等了，上清的意思，擬自明天起，請楊兄施兄王兄三位分頭趕赴崑崙、衡山、北邙，闖人女俠持上清和梅掌門人聯名簽署的函件跑一趟少林，上清則踹返武當，華山請梅掌門人暫時留守，照顧符兄和柏兄，今年五月五，各派在岳陽取齊，決定行止，諸位以爲如何？」

衆人道了一聲好。

司馬玉龍道：「我呢？」

上清道長微笑道：「最難的留給你。」

司馬玉龍高興地道：「好，我做什麼？」

上淸道長笑道：「天山慕容老前輩和華山梅叟，在五月五日以前，請你務必請到一位。」

闞人鳳搖搖頭道：「天山不必去了，我祖母的脾氣我知道，早在中原武林對她老人家誤解之後，她老人家是再也不願意涉及任何武林恩怨了。……不過，我離開天山這麼久，她老人家因爲不放心而進關找我，倒是很有可能。所以說，她老人家方面，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在五月五以前，如果我能碰上，一切由我負責好了。」

上淸道長點頭道：「這樣也好。」

司馬玉龍向梅男說道：「梅叟他老人家去了那裏？」

梅男搖了搖頭，說道：「祇有他老人家一個人知道。」

上淸道長笑道：「假如梅叟的行踪有定處，還能說得上一聲『難』？」

司馬玉龍奮然道：「我有辦法！」

梅男和一二三劍齊聲訝道：「你有辦法？」

上淸道長也是一怔道：「你有什麼辦法？」

祇有闞人鳳在望過司馬玉龍一眼之後，微笑着說道：「我知道。」

衆人又是一陣茫然。

司馬玉龍也笑道：「那是什麼意思，你倒說說看！」

闞人鳳哼了一聲道：「那有什麼稀奇，你不過想先看看梅叟過去住過的地方，然後再從他老人家留下來的種種物事上去尋覓端倪罷了！」

司馬玉龍撫掌笑道：「對，對極了，玉龍正是這個想法。」

梅男搖搖頭道：「司馬少俠假如眞是這麼個想法，少俠就不免要失望了。」

司馬玉龍一怔道：「爲什麼？」

梅男道：「他老人家原日就住在後面謝塵館的鐵塔下層，自他老人家走後，我已將那一間上鎖，裏面的一桌一椅，從沒有人進去移動過，但據我所知，裏面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以及幾本書籍和一副棋盤棋子而外，什麼也沒有留下。」

司馬玉龍站起身來，道：「我們可以進去看看麼？」

梅男也立起身來道：「當然可以。」

梅叟過去住的那一間臥室，杲如梅男所說，除了一些竹製傢俱外，祇有一些綫裝書籍和一副棋盤棋子，另外在臥室的粉牆上，寫着一些前人的詩詞，其中有一首詩是這樣的：

孤雲無定鶴辭巢，自負焦桐不說勞。
服藥幾年期碧落，驗符何處呪丹毫。
子陵山曉紅雲密，青草湖平雪浪高。
從此人稀見蹤跡，還應選地種花桃。

衆人都在梅叟留下來的書籍中翻尋，想獲得什麼信箋之類的留字，獨有司馬玉龍對這首詩注目流連，再三誦不絕口，闞人鳳走過來低聲笑道：「掌門人，梅叟的行踪在這一首詩裏面麼？」

司馬玉龍脫口大聲叫道：「玉龍之見，正是如此！」

衆人聞聲，一齊集攏過來。

上淸道長問道：「玉龍，你有何所見？」

司馬玉龍沉吟了一下道：「這首詩，玉龍記得好像是晚唐一位道者所作，那位道人的名姓，玉龍一時記不起來了。但這首詩是那位道人所有作品中之精品之一，則是可以肯定的。以梅叟晚來淡泊名利的性格，而獨獨將這首詩錄出來，依玉龍管見，絕非無因。」

梅男甚爲關心地道：「司馬少俠有何高見？」

司馬玉龍想了一下道：「首句『孤雲』之典，係自陶淵明『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而來，此句句旁加點，定係梅叟暗喻自己今後來去無牽掛之意。次句『焚桐』之典，係指漢末蔡邕見吳人焚桐有聲，聞聲而驚曰：『此良桐也』！後以該桐作琴，琴尾尙有一段焦痕而言。此句句旁加有點可能是梅叟看透當今武林的一味恩怨糾纏，因找不到像他這樣對名利淡然處之的知音而對本句激賞。三四句乃道家常課，無甚可述，梅叟亦未加點。第三句和最後一句各加雙點則含意深矣！『仙桃』之典，我們知是西王母故事，帝食桃後欲求栽種，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帝乃作罷。梅叟於此加雙點，可能是已有慕道之意。」

司馬玉龍說至此處畧爲一頓，梅男道：「那麼，他老人家在『青草湖平雪浪高』句旁加雙點是何意思？」

司馬玉龍點頭沉吟一陣，道：「這一句，就是關鍵了。」

衆人屏息以待。

「荆州記載。」司馬玉龍想了一下，「巴陵縣南有一個風光絕佳的大湖，名叫青草湖，青草湖之南，有一座小山，名叫青草山，唐朝有一位姓丁的道士曾在那座青草山中修道，這首詩便是作者做來送給那位丁姓道士的。所以，玉龍的想法是，梅叟他老人家一定深受此詩影响，對青草湖和青草山有良好的印象，雖然玉龍不敢斷定梅叟他老人家一定在那一帶結廬，但最低限度，他老人家到過那裏，却是絕無疑問。」

梅男立卽問道：「因此，你想先到那一帶找找

看？」

司馬玉龍含笑點點頭。

上淸道長沉吟道：「玉龍這番見解，未嘗不在情理之中，這樣總比毫無目標的亂闖强得多，玉龍，你就依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去吧，不管能不能找到梅叟，五月五我們在岳陽樓上碰頭也就是了。」

第二天，衆人分頭散去。

時值早春，司馬玉龍仍然提着他那隻輕便書箱，穿着一件藍布長衫，瀟瀟洒洒地，下了華山。

因爲距離五月五還早，況且巴陰距岳陽也不太遠，司馬玉龍一路行來，並不着急。他知道湖廣一帶，是在天地幫的勢力範圍之內，愈向湖廣接近，他的警覺愈高，無論行臥坐立，他都異常注意着身週一切，以他現有的一身功力，除了三色老妖和天地幫主外，他不担心和天地幫中的任何人碰上，所以他想，祇要碰上天地幫黨徒的非法行爲，決不輕饒。

白天，司馬玉龍任意漫遊，夜晚，司馬玉龍則勤練苦修，他希望在最短期間能有長足進步，無論如何，五行門的門戶他必須自己淸理，方不負恩師五行怪叟的一番毀功成全。每當他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覩恩師怪叟之面時，他就恨不得插翼飛向天山，踏遍每一座窮谷孤峯，去將怪叟找着。

想到怪叟，他就想到金蘭，那個心如蛇蝎的天地幫幫主；假如沒有她，今天的武林那會如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見過金蘭的眞面目一次，他希望在他見到金蘭眞面目時，她的頭已不在她的頸子之上！

春月將盡的某一天，司馬玉龍來到湖陝交界的白河。

白河地當漢水上流，這個地方司馬玉龍曾經來過，因爲它距武當並不太遠。

司馬玉龍先找妥歇宿處，隨意用了點酒飯，然後信步出了店門。因爲是舊地重遊，大街上一磚一石，看上去都是倍感親切。他記得東門有個藥王廟，廟前空地很大，一年到頭都很熱鬧，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應有盡有。

司馬玉龍走到藥王廟前，空地中心正圍着一大羣人。

「大概又是什麼江湖賣藝的吧？」他想，心下忽然一動：「會不會像在黃安碰到的一樣，由天地幫徒化裝出來做眼線的？」

司馬玉龍小心地擠上去，探首一望，不禁好笑而又失望。

你道司馬玉龍看見了什麼？哈，有趣極了，獨脚戲！

場子中央站着一個年約廿四五的粗壯黑小子，那小子，濃眉大眼，虎虎極有生氣。

小子左邊，放着一隻帶把手的鐵鎖，那隻鐵鎖足有巴斗大小，看樣子，份量絕不在兩百斤以下。鐵鎖旁邊倒插着一柄春秋大刀，大刀長約丈餘，鋼刃鐵柄，份量也是相當不輕。

司馬玉龍尋思道：「這傢伙別看他年紀靑，看樣子倒還眞有兩手呢，單就這兩件行頭，莫說會耍，若能舉得起來舞得動，也就甚爲罕見了。」

司馬玉龍再朝右邊看過去，不禁輕哦一聲。右首地面上，堆着很多藥瓶和藥包，一幅白布橫攤地下，上書「濟世救人」四個大字，下面一行小字是「少林正宗秘方，大力丸，大力膏」。

「怪不得，」司馬玉龍心中想道：「原來是少林寺出來的呢！」

少林寺的丹方之靈，向爲武林所公認，司馬玉龍在看清那兩行字之後，不禁對這位黑小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想看一看，這個黑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假如眞是塊可造之材，他倒很想和他交個朋友。

這特，黑小子正說得津津有味，祇見他拍着胸脯喊道：「諸位，看看這個！」

砰，一拳頭搥在自己胸口上。

「好！」

看的人喝了一聲彩。

黑小子得意地一笑，又喊道：「怎麼樣？看到沒有？諸位，我小武曲諸葛天的這副體格那兒來的？嘿，就是那堆東西，大力丸，大力膏，少林正宗秘方。」

「他也叫做小武曲？」司馬玉龍心底一笑，「眞是有趣極了。」

「今天帶的東西不多，要買的趁早！」黑小子喊着，可是喊了一遍又一遍，一個買的人也沒有，於是，黑小子氣憤地吼道：「好，不買再耍，看看少林寺的玩藝兒可是假的！」

祇見他，一個轉身，猛然拔起那把春秋大刀，一抖手，一招「飛天斬月」開了式，接着前後左右，上盤下旋，橫劈竪砍地舞動起來。那麼沉重的一把大刀，到了他手裏，眞比燈草還輕，招式雖無出奇之處，那股蠻力却頗驚人。

司馬玉龍奇怪道：「什麼時候聽人說過少林寺的弟子會舞春秋刀？」

一會兒，一趟刀法使完，黑小子停刀收式，杲然是面不紅，氣不喘，司馬玉龍佩服那小子的氣力，首先高喊了一聲好，接着，所有的人，都鼓起掌來。

黑小子意態洋洋地重新將刀插好，一面轉身大

聲道：「也許有人要問，少林絕學祇聽說過羅漢拳，你小子怎的耍起春秋大刀來了？」

司馬玉龍暗道：「對，你倒說來聽聽。」

「嘿嘿嘿！」小子一陣冷笑，然後正容大聲道：「諸位可別看在下年輕，在下見到的，聽到的，可却不算少！諸位可知道，當今武林有幾派？那一派有那些能人？嘿嘿嘿，你們是行外人，當然不知道！」

司馬玉龍皺眉暗道：「這小子江湖氣好重，那像是少林弟子？」

「少林，武當，崑崙，衡山，華山，北邙！」黑小子一氣唸出，然後大笑着道：「你們知道嗎？嘿，你們當然不知道！北邙掌門天龍老人，華山掌門華山梅叟，衡山掌門一瓢大師，崑崙掌門駝跛二仙翁，武當掌門上淸道長，少林掌門正果禪師，區區便是正果禪師的心愛弟子，得意傳人！」

四週鴉雀無聲，看的人都有點肅然起敬。

司馬玉龍心裏想道：「這傢伙，越來越不像話了。」

「當今各派的掌門人，沒有一位在下沒有見過，那一位掌門見了我諸葛天都會豎起姆指來喊一聲：喝，小子，好！也許有人又要問了，喂，小武曲諸葛天，我來問你，你既是名門正派之後，幹嗎要出來走江湖賣膏藥？諸位，慢一點，我來告訴你，這也就是當今各派掌門人讚美我諸葛天的原因！什麼原因？諸葛天的心腸慈悲！你們彼此看看吧，你們十個人當中，至少有七個以上，不是面黃，便肌瘦，你們那一位比得上我諸葛天？所以，我諸葛天藝成之後，一念心動，稟准家師，討得丹方，週遊五湖四海，發大願心，我諸葛天要救盡天下人！」

司馬玉龍發笑地想：「活見鬼！」

有人伸手了。

黑小子驀地大喝道：「且慢，看就看個痛痛快快！」

喝着，一轉身，面對那把大鐵鎖，深深吸氣，然後一個坐馬式，左手叉腰，右手搭上鐵鎖鎖柄，手指一曲，緊緊抓定，雙目平視，畧一凝神，暴喝一聲：「起！」

鐵鎖緩緩上升……喊好之聲狂起。

司馬玉龍搖搖頭，惋惜地想道：「這麼好的稟賦，却走這麼一條沒出息的路！」

鐵鎖緩緩上升，緩緩放落。

一大堆膏丸，霎眼賣光。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排衆而入。

黑小子朝司馬玉龍打量了一眼，陪笑道：「明天來吧，全部賣光了。」

司馬玉龍搖頭笑道：「藥我不要！」

黑小子訝道：「你要什麼？」

「崇拜你的武功！」

「想跟我學兩招？」

「對了。」

「哼，那有這樣簡單的事？」

「依你要怎麼才成？」

「先拜師！」

「拜就拜！」

「抱歉得很，現在沒有空，半年以後，你可以到少林寺去找我。」

司馬玉龍微笑道：「那太麻煩了，我是帶藝投師，祇要你看着順眼，從現在起，我跟在你後面跑也就是了。」

本已紛紛散去的人羣，聞聲重新聚攏過來。

黑小子兩眼一瞪，訝道：「什麼？你練過武藝？跟誰練的？」

司馬玉龍搖搖頭笑道：「不說也好，以你這種名門大派之後，說出來平白惹你見笑。」

黑小子異常注意地又朝司馬玉龍週身上下打量了好幾眼，看得不住點頭，最後說道：「也好，先去替我將藥瓶子收起來，要拜師，這兒也不是行禮的地方，等一等再說好了。」

司馬玉龍佯傻道：「那怎麼行？」

「什麼不行？」

「我們若不先比劃一下子，誰又知道誰比誰的好？」

「啊，你敢跟我比？」

「有什麼不敢？我們又不是眞打，我祇要證明你的確比我好，我才會死心塌地。萬一你不如我，對不起，我祇是說萬一，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祇打個比方，萬一你不如我，我還跟你學什麼？」

「算了，算了，我們各走各的罷！」

「你不收我了？」

「小子，你睜眼看看我是誰，可別自己開自己的玩笑！」

「你怕？」

「我怕？」黑小子吼道：「這副鐵鎖多重你可知道？」

「不知道！」

「二百五十斤，你舉得起來麼？」

司馬玉龍一板正經地搖搖頭。

「那就好了！」黑小子如釋重負似地噓出一口氣，旋即大聲不屑地道：「小子，回去再練幾年吧，今天你還好碰到的是我，像你這樣，連三二百斤也拿不起來，就胡亂出頭向走江湖的取鬧，若換了別人，哼哼……胆倒不小。」

「謝謝你的開導。」

「你以爲江湖是好走的麼？假如沒有一點眞才實學，像我諸葛天這樣，老實告訴你，哼哼，一步也動不了呢。」

「這倒是金玉良言。」

「何嘗不是……咦，你怎麼還不走開？」

「我們還沒有比呀！」

衆人哈哈大笑。

黑小子起火了。

「你眞的想比？」他惡狠狠地一直逼向司馬玉龍，威嚇地道：「我的手脚重得很，招呼打在前頭，拳脚無情，你小子有了失閃，如何是好？」

司馬玉龍故意擺開一個俗不可耐的金鷄獨立架式，右脚點在地面，小腿肚打抖，上身搖晃不定，嘴裏却高喊道：「來來來，誰行誰不行，比了就知道。」

看的人瘋狂喊好。

黑小子朝司馬玉龍的架式看了一眼，臉上喜色頓露，忙也一開門戶，朝司馬玉龍喊道：「我是少林門下，依理該讓你先，請。」

司馬玉龍一彈左腿，故意打出一記又慢又直的浮拳，向黑小子前胸搗去，黑小子哈哈大笑，一把就將司馬玉龍的拳頭抓住，「將軍帶馬」，一抖一捺，司馬玉龍順着他的勢子，向前踉蹌一步，就地仆倒。

衆人一齊喝彩道：「好，少林派的拳法果然名不虛傳！」

黑小子祇樂得哈哈大笑，連連說道：「如何？小子，誰比誰好？」

司馬玉龍從地上爬起，對着黑小子深深一抱拳道：「佩服，佩服，果然比我好！」

「那就收藥瓶子去！」

「是，是。」

黑小子小武曲諸葛天歇脚的客店，也正是司馬玉龍歇脚的那一家。一路上，司馬玉龍祇提着一隻藥箱，諸葛天却左手大鐵鎖，右手春秋刀，一路行來，健步如飛，不歇氣，不換手！司馬玉龍看着不過意，曾幾次向他要那把春秋刀，以便他騰出一隻手來替換提鎖，黑小子却瞪着他喝道：「諸葛天這點氣力沒有的話，還有資格喊做小武曲？」

到了客店，司馬玉龍說道：「我也住在這一家哩！」

「那好，」諸葛天儼然一副師長氣派，用嘴指着司馬玉龍手上的藥箱道：「箱子放在門口，到你的房間去，等會兒到飯堂找我。」

說完，獨自進房，放好刀和鎖，又出來拿進藥箱，然後砰然將門推上。司馬玉龍做了個鬼臉，懷着一肚子奇情異趣，走回自己臥房。

這時已是下午茶時分，司馬玉龍畧事休息，便慢步走向客店最前進兼賣酒食的大廳。大廳裏，那位諸葛天早已赫然在座，正擺着兩碟小菜，溫着一壺酒，自斟自飲，怡然得趣。

他見司馬玉龍進來，傲然一指他對面的空座，抬着下巴道：「來，這裏坐下，我有話問你。」

司馬玉龍含笑入座。

「你今年多大？」

「二十。」

「什麼名字？」

「余玉龍。」

「余玉龍？唔……祇差兩個字。」

「什麼？」

「我有個朋友，他叫做司馬玉龍。」

「什麼？」

「喝！你不知道？」

「我怎知道？」

「帥極了。」

「帥？」

「我那個朋友！」

「司馬玉龍？」

「唔。」

「司馬玉龍何許人？」

「他是武當派二代弟子之中，最最出色的優秀弟子。」

「多大年紀？人生做什麼樣子？」

「唔，這個，大概廿四五吧，人生得……生得一表人材，倜儻風流，也許，唔不，那是眞的，有點像你，我是說，祇是你的年齡比他小得多，他，他就是有點像你這種英俊樣子。」

「哦，你在那兒認識他的？」

「哈哈，我們是多年的朋友啦，我在湖廣一帶賣藥濟世，經常在湖廣一帶伎義行道，這一帶，提起司馬玉龍和我諸葛天，誰人不知道？」

「他有混號嗎？」

「有，他叫小武曲！」

「他也叫小武曲？」

「噢，噢，是的，他和我的混號一樣，也叫小武曲，武林中稱我們爲中原雙武曲，武當武曲司馬玉龍，少林武曲諸葛天！」

「眞妙！」

「我那兄弟眞是了不起，下次碰上，我來替你介紹。」

「好極了。」

「你有混號嗎？師父給你想一個如何？」

「我想好了。」

「叫什麼？」

「小武曲！」

「小武曲？那太多了，同時，你是我的徒弟，怎好犯師父的諱，不行，因爲有了我，還有那位朋友在先，這一輩子你沒有資格取這種雖然有點誇張，但却響亮異常的混號了，你另外想一個吧。」

「那就再說好了，喂，司馬玉龍，他現在在那裏？」

「前幾天我還碰到過他。」

「哦！」

「他說是回武當去，隔些日子他會來找我——噢，對了，你剛才怎麼樣招呼我？你說『喂』？嘿，簡直反了。」

「爲什麼不可以？」

「我是你什麼人？」

「朋友。」

「我，我不是你的師父？」

「還早。」

「什麼？」

「爲人師者，必須德能俱備，德爲上，能僅次之。不錯，你的武功比我强些，但是，你的德性如何，我目前還不知道。我們不妨先交個朋友，在一起行走一些時候，等到我對你認識清楚，我再拜你爲師也不爲遲。」

「不像話，簡直不像話！」

司馬玉龍知道這個黑小子諸葛天可能認識那一位少林門人，熟曉一點武林常識，又仗着一點天生神力和愛吹牛的天性，便懵懵懂懂的跑起江湖來了。因爲司馬玉龍自出藝後就常在湖廣一帶走動，多少也曾做過幾件伙義鋤暴的俠舉，不知被這黑小子從哪兒打聽到，居然和「司馬玉龍」交上了「朋友」，也眞是可笑！照這樣看來，他的小武曲顯係就是從他司馬玉龍的小武曲抄襲而來，什麼武林雙武曲，全是鬼話連篇！不過，這位諸葛天雖然性喜胡吹，心地却似乎不太壞，他的藥賣得也很便宜，看樣子祇是爲了糊口，並無惡意欺詐之意。司馬玉龍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碰上這種人，不但不感討厭，反而覺得他牛皮吹得愈大愈可愛，同時，這個諸葛天的稟賦也異常渾厚，他的武功不高，祇是沒有遇上明師而已，如果他的本性良好，僅須糾正他的胡吹習慣，未嘗不可以加以教導。

司馬玉龍想到這裏，突然想起另一件事，當下含笑起身道：「別生氣了，我去拿樣東西，等會兒再回來陪你喝酒。」

那位諸葛天，這時正繃緊着兩道濃眉，裝做一副生氣的樣子。司馬玉龍和他說話，他連理都不理哩。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卽便往裏面走去，他悄悄繞至諸葛天住的那間臥房的後窗，伸手一推，窗戶沒有上閂，應手而開，司馬玉龍輕巧地翻入房中，他心中充滿好奇地想：「我倒要看看這傢伙到底有幾斤力氣。」

司馬玉龍閃眼迅速四下一打量，看見那副鐵鎖和那柄春秋大刀橫放在床頭地下，他快步走過去，覷準鎖柄，猛提一口眞氣，一把抓起，手臂向上一舉，鐵鎖幾乎應手飛去。——太輕了。

起初，司馬玉龍還不敢十分相信，以爲是自己運功過足所致，於是將內力消去，以一個普通人的氣力一試，還是一樣，輕得很，全重不超過五斤。

司馬玉龍將鐵鎖反覆檢視了一遍，不禁啞然失笑。

鐵鎖原來是空心的。

他放好鎖，再去看刀，刀，也是一樣。

司馬玉龍放好刀和鎖，悄悄躍出，掩好窗戶，仍然回到前廳。這時，那位黑小子諸葛天正在變顏變色地用眼角朝窗口一個三十來歲，氣宇不凡，身穿竹布長袍的男子，顯然地是個武林高手，但是，黑小子諸葛天爲什麼表現得如此一副又忌又怕的尷尬神色呢？

司馬玉龍若無其事地走過去，含笑向諸葛天道：「小武曲，再來一壺怎麼樣？」

諸葛天彷彿裝做視若無覩地坐下，因爲司馬玉龍坐在諸葛天的對面，正好遮住那個穿竹布長袍的男子和諸葛天之間的視綫，諸葛天抬頭朝司馬玉龍身後望了一眼，然後將臉部微微放低，神色立卽比較自然起來。

他搭訕着向司馬玉龍低聲問道：「你去拿了什麼來着？」

司馬玉龍從懷中摸出那塊由闞人鳳繳回的五行竹符，托在掌心裏，漫不經意地從桌面上一直伸到諸葛天的面前，嘴裏悠閒地說道：「這是我前些日子在一座山脚下檢來的，因爲它的圖案別緻，所以沒有扔去，你的見聞廣些，你替我看看，這到底是塊什麼東西。」

諸葛天接過去，在手中反覆把視了半晌，又瞑目思索了一會，嘴唇翕動，彷彿在吟一首詩似地，然後，他的臉色大變了，拿着竹符的手也在微微顫抖。

他激動地低聲道：「沒有什麼，很好玩……送給我好不好？」

「可以是可以，但你先得告訴我這是一塊什麼東西。」

「一塊竹牌罷了。」

「還給我。」

「你要了有什麼用？」

「你要了又有什麼用？」

「我……我……歡喜它。」

「你不誠實，給我，我也歡喜它。」

「好好，我告訴你，我告訴了你之後，你還肯送給我麼？」

「那得看情形。」

「唉！」

「說呀，我又沒有說一定不給你。」

「聲音低點，聽我說……武林中有這麼四句話：就是『金龍木魚鐵佛手，銀鏢竹符鐵拂塵，若論聲威如鼎重，還數五行酒葫蘆！』這四句話中，前兩句是當今武林六派的信物，普通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件，足可做護身符，暢遊武林而無阻。可是，以上六件信物雖然珍貴異常，仍然抵不上最後一句話裏的『五行酒葫蘆』！什麼是『五行酒葫蘆』？嘍！就是這塊東西！」

「你怎知道的？」

「我聽……我聽我師父正杲老禪師說的，雖然我過去沒有見過這種東西，但是，這塊竹牌的顏色，已經漸呈陰醬之色，論年代，至少已有三五十年以上，假如它是一塊普通竹塊，有誰要把它保管這麼久？而且，世界上也沒有這種湊巧的事，所以，我斷定它一定就是武林人物視爲瓌寶的『五行酒葫蘆』！」

「有什麼用處？」

「嘿，太多太多了，你知道個吡！」

司馬玉龍道：「既然有這麼多，這麼多的用處，抱歉得很……」

「你，你，」諸葛天濃眉一堆，幾乎要哭將出來，「說了話不算？」

司馬玉龍佯怒着，逗着他道：「誰叫你出口傷人？」

「噢，噢，小兄弟，諸葛天該死，該死，對不起，……小兄弟，只要你肯把它送給我，你提什麼條件我都依！」

「眞的嗎？」

「如有不眞，雷劈火燒。」

「條件只有一個！」

「一個？好極了！」

「如今而後，你得聽我指揮！」

「那……那。」

「那就還給我。」

「不，好，好，依你。」

司馬玉龍心底一笑，忽又想起身後那人，不禁回頭望了一眼，身後那個穿竹布長袍的男子，此刻正在支頤沉思。就因爲司馬玉龍的這一回頭而引起了那人的注意。那人掉頭也向這邊打量過來，由於司馬玉龍的上身微偏，那人發現了諸葛天，只見那人雙眉一軒，向諸葛天嘲弄地笑道：「哦，又是你，喂，小武曲，最近生意如何？」

司馬玉龍連忙回過臉來，他想看看諸葛天這時嚇成一副什麼模樣。嘿，一切大出司馬玉龍意外，這時諸葛天，不但毫無畏縮之態，而且展眉開眼，一派昂藏氣概。司馬玉龍暗道一聲怪，同時暗想道：這位黑小子假如改走正路，儀表還眞不俗呢！

就在司馬玉龍納悶之際，諸葛天業已自座位中立起，大刺刺地一抱拳，然後朗聲道：「你好，歐陽老師！」

諸葛天這副豪爽氣派似乎大出那位被稱做「歐陽老師」的男子意料之外，只見那人微一皺眉，旋又笑道：「諸葛天，你的功架愈來愈老練啦！」

諸葛天一點不安之態也沒有，緩步走向那人，又是一抱拳，大聲道：「諸葛天近已投入五行門下，尚望歐陽老師以後多多指教！」

那位歐陽老師先是一怔，但隨卽哈哈大笑道：「什麼？你小子嫌正杲老禪師在武林中的地位還不够高？」

在那位歐陽老師的長笑聲中，諸葛天不慌不忙地亮出那塊五行竹符，高高地擎在手中，一臉肅容，向那位歐陽老師大聲道：「這是什麼，諒歐陽老師想必識得，家師五行怪叟怕弟子年輕識淺，行走江湖不易，所以特地賜予本門令符一面，爲的就是想請歐陽老師你這樣身份的尊長多多照顧！」

原來如此！

司馬玉龍幾乎笑出聲來，這小子，眞是武林一絕！

那位歐陽老師的雙睛發直了，他凝視着諸葛天手上的那塊竹符，一瞬不瞬，好半晌之後，終於趦趄着立起身來，雙拳一抱，意態誠懇地向諸葛天拱手道：「恭賀諸葛小俠奇遇，適才玩笑之處，希望小俠不要記懷才好。」

司馬玉龍看得暗暗點頭，心想，五行門如此般地受武林重視，我司馬玉龍可千萬不能辜負了五行門的歷代祖師！

這時，諸葛天以慷慨的口吻大聲道：「那裏，那裏，歐陽老師好說。」

諸葛天說着，已將竹符重新端起。

那位歐陽老師稍爲猶疑了一下，然後以一種微含迫切的語氣向諸葛天問道：「公孫長者現在在那裏？」

諸葛天極其自然地答道：「他老人家有事去了關外。」

「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沒聽他老人家提起！」

「諸葛小俠投入公孫長者門下是多久的事？」

「唔，一年多了。」

「那麼，諸葛小俠的五行神功一定……很……很可觀嘍？」

「那裏，那裏，充其量四五成火候而已。」

那位歐陽老師本來是愁眉微蹙的臉色，這時倏然一展，他先向司馬玉龍一指，向諸葛天道：「那位小兄弟是誰？」

「我的朋友司馬玉龍！」

「誰？」

「武當派二代俗家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個！」

「哦，那眞是好極了。」

諸葛天牛皮吹足，很過癮地微笑着，這時向那位歐陽老師又一抱拳，說道：「歐陽老師請便，諸葛天失陪了。」

那位歐陽老師此刻突然嗓門一低，向諸葛天道：「諸葛小俠今夜有空否？」

「有。」

「二更左右，北門外楡林相見如何？」

「什麼事？」

「到時候再說吧！」

「好！」

那位歐陽老師見諸葛天一口應允，當卽替諸葛天和司馬玉龍二人會過酒賬，匆匆出門而去。

諸葛天回到座位上，不等司馬玉龍開口，搶先紅着臉解釋道：「這是我諸葛天有生以來第一次扯謊，玉龍兄弟，希望你不要見笑才好！這年頭，在江湖上行走，最講究的就是這一套，你沒看到那位歐陽老師的前倨後恭麼？嘿嘿，假如我沒有這塊竹牌，詭稱是五行門下，他今天不知道要把我奚落成一副什麼樣子呢！」

「你們是老相識？」

「那裏，他配？嘿。」

「那麼是怎麼回事？」

「大前年，我在洛陽附近賣藥——濟世，他，我是說這位歐陽老師，當時他也擠在人羣裏，等我藥賣得快完的時候，他進來了，向我盤問了很多話，然後出其不意地向我一招攻來，我因爲沒有準備，被他摔了一交，他竟不顧我的面子，哈哈大笑着說我是個冒牌少林弟子……」

「你是不是冒牌貨呢？」

諸葛天急得滿臉通紅地吼道：「你，你怎麼也這樣不信任我？上午你不是親自試驗過？憑我那種先天內家眞力，以及一招便將你制服的絕妙身手，你倒憑良心說說看，我像不像個冒牌貨？」

司馬玉龍忍笑點點頭，又道：「你爲什麼說我是武當派的『司馬玉龍』？」

諸葛天眉飛色舞地道：「那有什麼關係，你叫余玉龍，和司馬玉龍也只差得一個字，萬一拆穿，我就說他聽錯了，又有什麼了不起？」

司馬玉龍問道：「那位歐陽老師到底是誰？」

諸葛天姆指一豎道：「誰？他就是北邙派兩絕三瘟中的人瘟歐陽長卿啊！」

司馬玉龍心頭微微一動，强作鎭定地接着問道：「你怎知道的？」

「當時，我的確不知道，後來我回去問，問我師父正果老禪師，那，那是我師父親口告訴我的！」

「兩絕三瘟在北邙派的地位很高麼？」

「兩絕很高，三瘟不低。」

「少林和北邙兩派很要好麼？」

「當然。」

「那麼，人瘟，你說他是人瘟？唔，那麼人瘟既然經過你表明是少林正果老禪師的弟子，他爲什麼還要戲弄於你？」

「大概是他沒有見過我吧！」諸葛天恨聲說着，復又加添道：「我跟隨家師正果禪師之後，平常接見的都是些大派掌門人，最少也是和各派掌門人平起平坐的長老師兄弟，他人瘟歐陽長卿又是什麼東西？」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還要口口聲聲喊他歐陽老師？」

「禮節嘛，武林人物最講究的就是場面和禮節——尤其是像我諸葛天這樣的名門正派之後！」

司馬玉龍想掃掃他的興，故意唬他道：「諸葛兄，我們喝酒吧，天也快黑了，趁我們兩條小命還未送掉之前，先喝個痛快是正經！」

「啊，你說什麼？」

「你不知道我們活不到明天？」

「啊——？」

「你不相信？好，我來問你。」

「你說，說……快說！」

「剛才你向人瘟答應了些什麼？」

「今夜二更左右，在北門外楡林中相見。」

「那就好了，今夜二更左右，便是我們送命的時候。」

「啊，人瘟他敢？」

「不，不，諸葛兄，你猜錯了！」司馬玉龍搖搖頭，忍住笑，裝出一臉愁苦之色，輕嘆一聲，然

後接下去說道：「唉，唉，諸葛兄，余玉龍給你害慘了！諸葛兄，你再想一想看，你的武功比人瘟如何？」

「這個，這個，火候上也許差那麼一點點。」

「他比你强對不對？」

「話不是那麼說！」

「應該怎麼說？」

「我只是說火候方面。」

「好，在火候方面，人瘟比你强是不是？」

「一點點。」

「你知道人家約你幹嗎？」

「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人瘟在和你招呼之前的那副愁眉苦臉？」

「沒有注意。」

「你記得人瘟問你五行神功已修習了幾成？」

「嗯。」

「你知道，五行怪叟是中原武林推崇的第一人吧？」

「那是眞的！」

「五行門在武林中有什麼特色？」

「任危自居，排難解紛。」

「你是五行門下，已有了四五成五行神功的弟子？」

「剛才我說是的。」

「假如你是五行弟子你應該不應該秉承師門道旨行事？」

「當然。」

「那好，今夜二更以後，在楡林中，將有一位比人瘟武功高得多的武林人物在等着人瘟，而人瘟等着你，等着你這位已有五成五行神功在身的五行弟子，以你一身五行絕學去爲他排解一場紛爭。」

「我，我不是眞的呀，我的天。」

「那麼趕快追上人瘟向他說明！」

「那，那怎麼行？」

「那就等到二更左右去楡林！」

諸葛天的臉色變了，一張黑臉漲成猪肝色，期期艾艾地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他朝司馬玉龍哀求地望着，司馬玉龍故意怨他道：「吹牛也得有個譜兒，你老兄吹得實在是太不像話了，現在，你看怎麼辦？」

「小兄弟，噓，我說呀，我們能不能拔脚開溜，失約不去？」

「當然可以，」司馬玉龍暗暗好笑，「不過，人瘟事後會放得過你麼？就算人瘟看在五行怪叟的情面上不會對你怎麼樣，可是，你能担保人瘟回去不向北邙全派訴說？以後一傳十，十傳百，消息遲早總會傳到五行怪叟的耳中，再想想看吧，諸葛兄，五行怪叟是何許人，他若知道了江湖上有人冒名糟蹋他們五行門的聲譽，你將躲到那兒去？」

諸葛天的臉色越發難看了。

「就算你能逃得過今天，」司馬玉龍想藉此機會將這個黑小子的習性糾正過來，繼續說道：「你冒充五行弟子的這一段又將如何善後？」

「是呀！」諸葛天脫口道：「我也正爲這個發愁呢！」

司馬玉龍微笑道：「這一點倒好解決！」

「哦，你說說看，如何解決？」

司馬玉龍笑道：「橫豎今後日子長得很，你不妨先修修自己的品德，然後四處打聽怪叟的行踪，那怕是怪叟的傳人，或者傳人的傳人也好，你苦求他們收留，如果成功了，豈不立卽名實兩符？」

「那太難了。」

「難？」司馬玉龍笑道：「總比絕望好呀！」

諸葛天又發愁道：「那是以後的事，慢一點想辦法還不要緊，頂糟的是今夜怎麼辦？」

「那也只有到時候再說了。」

「現在天都快黑啦！」

「不然怎麼辦？」

諸葛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司馬玉龍打趣他道：「你諸葛兄既然是少林正果禪師的得意弟子，又天生一身驚人神力，今夜，你何不將那把鐵鎖帶去，萬一對方給你唬跑也不一定。」

「那怎麼行？」

「爲什麼？難道——？」

「不，不，我是說，夜裏不賣藥，鐵鎖又不是什麼外門武器，無緣無故，不瘋不顛的提把鐵鎖帶去，成何體統？」

天，漸漸黑下來了。

司馬玉龍也喊了一份飯菜吃了，吃畢，他向諸葛天說道：「我累了，要先去歇歇，起更後再來喊我。」

「你眞的想去？」

「我現在是司馬玉龍了，」司馬玉龍佯裝苦笑道：「既然身爲武當派二代弟子，和你這位原是少林弟子，現又投在五行門下的高人身份差不多，不去怎行？」

二鼓方敲，白河鎭上的一間旅店裏，悄悄地從後院院牆翻出兩個一白一黑的青年，黑皮青年年約廿四五，粗壯威武，白膚青年年在雙十左右，瀟洒秀拔，英華內蘊。

兩青年向北門急步而行，離旅店稍遠，其中一

個首先開口道：「諸葛兄，腳下慢一點，輕功我可不行。」

「我也不怎麼行。」

「你也不行？」

「兄弟我，擅長的是外家硬功和少林絕學羅漢拳，我師父因材施教，他說我天賦如此，拳法上將來可成為一代拳聖，輕功方面則難望大成。我聽了之後，立即對輕功的研習失却興趣，同時怕躭誤了絕學羅漢拳？」

「唔，這個，春秋刀的份量重，藉它可以練練腕功。……唔，到了，怎麼辦？」

「那邊有棵大樹，我們先去藏起來，看看情形再說。」

這時，碧空如洗，月明如銀。

榆樹林徒具「林」之名，它實在祇是一片空地，而只是四週疏疏落落地有着幾株榆樹而已。此刻那片空地上，正面對面地，隔着兩丈左右的距離站着兩個穿長袍的人。

上首站着的，年約三十四五，穿着一件竹布袍，那人正是日間酒店中所見，北邙兩絕三瘟中的人瘟歐陽長卿。

下首的那人和人瘟歐陽長卿年紀相彷，但長相却英俊得多，劍眉星目，挺鼻方口，祇是眼神不定，顯得詭譎！此人非別，正是天地幫的巡按堂香主，以一手歹毒無倫比的暗器成名於武林的巫山淫蛟孫顧影！

這時祇見巫山淫蛟一拱手道：「歐陽兄想定了沒有？冤家宜解不宜結，姓孫的和你們北邙三俠的那一段，算起來還是七八年前的陳舊往事，七八年來，三俠始終苦苦相逼，我姓孫的因為理拙，一直趨避相讓，照理，彼此之間，早就該扯直才對！現在，北邙全派覆亡祇在旦夕，上次在華山之南，我為了華山一名弟子竊聽敝幫剿滅北邙的秘密，不惜讓他負創帶走我姓孫的特有標誌，單就這一點，歐陽兄足可看出敝幫不怕開罪任何人，而與當今武林各門各派勢不兩立的決心。我姓孫的由於對你們北邙三俠的一點前疚，故所以特地約你歐陽兄來此相見，祇要歐陽兄你點點頭，姓孫的擔保天地幫中少不了你歐陽兄一個銀牌的舵主席位，假如三俠同來，敝幫更是歡迎。」

歐陽長卿毫無表情地仰臉望望天色，然後緩緩地道：「淫蛟，你少做夢了！」

一絲兇光自巫山淫蛟雙目中一閃而逝。

祇見巫山淫蛟勉強地笑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尚望歐陽兄看清目前的武林大勢才好。」

人瘟歐陽長卿嘿嘿一陣冷笑，並未答言。

當人瘟歐陽長卿又一次仰臉望天之後，巫山淫蛟雙目亂轉，然後發出一陣陰惻惻的冷笑，同時諷刺地說道：「想不到歐陽兄還有這一手，歐陽兄難道另外尚約了助拳的朋友不成？」

人瘟冷冷地道：「也許有，也許沒有，你姓孫的如果迫不及待，不妨現在立即動手，假如你姓孫的有所顧忌，現在掉頭一走，也還來得及！」

巫山淫蛟聞言哈哈大笑道：「姓孫的是個什麼腳色，別人也許不知道，你們北邙三瘟難道還會不清楚？哈哈……縱令三瘟聚齊，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而已！」

這時，不遠處的一株樹蔭之後，一個細小的聲音道：「諸葛兄，是時候了，出去！」

「…………」

「你不聽指揮了？好，給還我那塊竹符吧，我自己出去。」

另一個細小聲音忙道：「不，我去，我去。」

「沉住氣，好好發揮，准你吹最後一次牛了，照我剛才的話做，巫山淫蛟孫顧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一聲宏亮的長笑起自空地之東，長笑聲中，一位年約廿四五，濃眉大眼，氣宇昂藏的黑皮青年，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地漫步走向空地！

黑皮青年先朝人瘟歐陽長卿傲然微一拱手，道一聲：「歐陽老師你好！」然後緩緩走至巫山淫蛟面前，朝眉頭皺得緊緊的巫山淫蛟冷冷地笑道：「淫蛟，你在這裏了，諸葛天找得你好苦！」

巫山淫蛟略退半步，大聲怒喝道：「你這黑小子是誰？」

黑皮青年哈哈一笑道：「假如我告訴了你你我小爺的真正身份，你還肯跟我走麼？」

巫山淫蛟訝聲叱道：「走到那裏去？」

「他老人家喝醉了，害得我諸葛天跟這種下流東西多打好多無謂的口舌交道……」黑皮青年自語了一陣，迅然向巫山淫蛟亮出右掌，右掌上托着一塊三寸長，兩寸寬，上面畫着一隻酒葫蘆，色呈陰醬的竹牌，然後向巫山淫蛟沉聲喝道：「淫蛟，認得這個麼？此牌主人現在醉臥於鎮內藥王廟中，特命小爺持此信物相招！」

巫山淫蛟朝黑皮青年掌心中詳細地打量了幾眼，臉色頓然大變，祇見他雙睛亂轉，勉勉強強地鎮定下來冷笑道：「他，他找我作甚？」

黑皮青年訕笑道：「大概是請你喝兩口吧，別的有什麼大不了？」

巫山淫蛟掉頭一頓足，人已拔起三丈來高，像一隻靈燕似地，掠過一排榆樹樹頂，向黑皮青年來處沒身而去。

（未完待續）